

爷爷的微笑

La Sonrisa Etrusca



〔西班牙〕 荷西·路易·桑贝德罗 著
林立仁 译



南海出版公司

978

PDG



这是我们这个喧嚣时代最好的小说。——亚马逊（日本）



拥有救世主之名的老兵，心灵融化的一瞬间，实在动人心魄。

——《泰晤士报》（英）

老兵的微笑，有如地中海的温馨阳光。——《纽约时报》（美）

老人于宽容与感谢中享受死亡，美丽动人得惊心动魄。

——亚马逊（日本）

对生活的伟大书写，内中的大“爱”足以令所有读者动容。

——《更远》（西班牙）

既可爱又可恨的老人，让人万分惆怅。——NAVER（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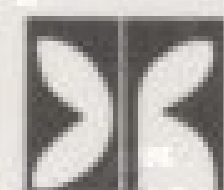
桑贝德罗是西班牙的骄傲。——《五日报》（西班牙）



ISBN 978-7-5442-4412-1



9 787544 244121 >



定价：28.00元

爷爷的微笑

〔西班牙〕 荷西·路易·桑贝德罗 著
林立仁 译

南海出版公司
2009·海口

爷爷的微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爷爷的微笑 / [西] 桑贝德罗著; 林立仁译. —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09.2

ISBN 978-7-5442-4412-1

I. 爷… II. ①桑…②林… III. 长篇小说—西班牙—现代
IV. I5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13257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08-007

LA SONRISA ETRUSCA

Copyright © JOSÉ LUIS SAMPEDRO, 1985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GENCIA LITERARIA CARMEN BALCELLS, S.A.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JIA-XI BOOK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YEYE DE WEIXIAO

爷爷的微笑

作 者	[西] 荷西·路易·桑贝德罗
译 者	林立仁
责任编辑	翟明明
特邀编辑	黄宁群 孙淑慧
装帧设计	新经典工作室·金山
内文制作	北京文辉伟业
丛书策划	新经典文化 www.readinglife.com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 66568511
社 址	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电子邮箱	nanhaicbgs@yahoo.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印 张	11.25
字 数	190 千
开 本	890 毫米 × 1280 毫米 1/32
版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4412-1
定 价	28.00 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1

夏末新秋，观光人潮尽欢而散，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的国立朱利亚博物馆沉寂了下来。博物馆一名男服务员重拾日复一日的例行工作，检视第五巡逻区，只是最近馆内游客清清疏疏，心下甚感烦闷无聊。这时他忽然想到今天馆内来了一位不寻常的参观者，一时之间好奇之心大起，便在巡逻路线上掉转过身，朝着“卡厄瑞石棺”的陈列室走去，心想：“不知道他还在不在那里？”脚步不由得加快许多。

他来到陈列室门口，那位参观者依然坐在长椅上，面对着室内展出的一具大石棺发愣。那是伊特鲁里亚^①文明的卡厄瑞石棺，放置于陈列室中央，棺身以赤色陶土塑制而成，棺盖是一对夫妻的雕像。天花板悬吊着赭色拱形壁板，模拟那具石棺出土的坟墓四壁，把整间陈列室变成了伊特鲁里亚的地下墓窖。这具卡厄瑞石棺正是国立朱利亚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① 伊特鲁里亚 (Etruria)，处于现代意大利中部的古代城邦国家。

那参观者仍然坐在原位，一动不动，姿势就和半小时之前一样，似乎他也经过窑火高温烧炼成形，化作了赤陶雕像。他头戴褐色帽子，一张脸晒成了古铜色，一如那赤陶雕像的颜色，身穿一件白色开领衬衫，看起来像是来自意大利南方亚普利亚区或卡拉布里亚区的乡下老人。

那男服务员不明白老翁为什么一直盯着那具石棺瞧，也难以揣测老翁眼中看见的究竟是什么，因此来到陈列室门口便站定脚步，仔细打量那老翁。他担心老翁会有意外之举，是以不敢离去，但也不敢贸然走入，只觉得一股敬意油然而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自从那老翁进来以后，今天的博物馆似乎就变得和往常不太一样。只见他目不转睛地看着棺盖上那一对斜倚着的夫妻雕像，显然是看得出了神。

那雕像中的妻子扎着几绺发辫，垂在胸前，左肩倚着丈夫，右手微举，左手手心朝上呈捧物之姿，嘴角含笑。那丈夫靠在妻子身后，下巴上蓄着山羊胡，同样斜倚着身子，右手搭在妻子右肩之上。雕像通体呈赤赭色，体内仿佛隐隐有血液流动，恍若时光从此停驻。夫妻俩都有一双丹凤眼，眼角上翘，嘴角也都浅带笑意，蕴蓄着睿智、奥秘、宁静与逸乐。

陈列室的隐藏式投射灯经过精心设置，灯光照射在石棺上，光影交叠，使得那雕像上声色流转，竟似是有生命的一般。那老翁木木然坐在昏暗之中，相形之下，反而更像个雕像。那男服务员不明白老翁在看什么，百思不得其解，脑海中突然闪现出一个念头：“这位老先生一定是走累了，想着既然付了门票钱，干脆坐下来好好休息，乡下人都这样。”又停留了一会儿，见并无异状，便径自离去。

那男服务员一走，陈列室便只剩下老翁与那夫妇雕像，气氛更显神秘，唯有时间静静流过。

一名年轻人走了进来，打破了室内的神秘氛围。他来到老翁面前，说道：“爸，我的事情办完了，走吧，抱歉让您等这么久，因为那个主任——”

老人抬起头，望着那年轻人，不等他把话说完，便插嘴道：“你还真可怜，一天到晚都在赶时间，一天到晚都在道歉，和你老爸完全不一样……对了，那是什么？”

“那个啊，那是伊特鲁里亚人的夫妻棺。”

“夫妻棺？你是说这是用来装死人的棺材？”

“对啊……我们走吧。”

“真的假的？它看起来像是沙发，一点也不像棺材。”

“那叫作卧食椅，伊特鲁里亚人是斜躺在卧食椅上吃饭的，和罗马人一样。伊特鲁里亚人实行的也不是真正的土葬，他们的坟墓就是在地下挖一个坑，把坑里头画得像是一个家，再把棺材放进去，把坑封起来。”

“就好像洛卡瑟拉镇的玛法地侯爵宗祠一样吗？”

“对，可我不是考古学家，这种事您应该去问安莉亚。”

“你老婆？也对，我再问她好了。”

儿子望着父亲，甚感讶异，不明白父亲为什么会对这具石棺这么有兴趣。

他抬起手腕，看了看表。

“爸，从这里到米兰的路程还很远，我们走吧？”

老人从长椅上缓缓站起身来，目光依然停留在那座夫妻雕像上。

“他们是一边吃饭一边下葬的……”他喃喃自语，带惊叹之意。虽然还想再多看一会儿，但也只好跟着儿子走了。

他们离开时，老人开启了另一个话题。

“你的事情没办成对不对？”

儿子面露不悦之色。

“对，那个主任还是老样子，只是满口答应说没问题、没问题，可是……不过他倒是把安莉亚大大称赞了一番，还说他看过安莉亚新发表的论文。”

老人想起二战之后，他曾经和安柏修以及一个游击队同志一起（那个阿尔巴尼亚人叫什么名字来着？他的枪法很准的……唉，我这个记性越来越坏了），前来罗马求见一位党魁，要求政府对南希拉区进行土地改革。

“他是不是送你到门口，还拍拍你的肩膀？”

“对啊，他对人总是很好。”

儿子微笑着，老人却蹙起眉头。就和过去一样，非得等到圣塔塞维里纳镇隔壁的梅利沙村发生示威暴动，三个农夫在现场送了命，罗马的政客才会被吓得屁滚尿流，赶快作出处置。

两人走到停车场，坐上了车。老人系上安全带，口中咕哝着：“又不是给人做农奴，生死全都握在地主手上。”车子驶上罗马外联公路。老人付了通行费后，车子开上了太阳高速公路。他卷了一管烟，又回到那个他目前最感兴趣的话题。

“他们是不是一起下葬的？”

“爸，您是在说谁？”

“那对伊特鲁里亚夫妻啊。”

“我不知道，可能吧。”

“有可能吗？他们不可能死在同一天吧？”

“说得也是，我也不知道……按下那个按钮，等一下点烟器就会弹出来。”

“我才不用什么点烟器，我喜欢擦亮火柴的感觉。”

老人灵巧地划亮一根火柴，用手护着，点着了烟，顺手就把火柴丢出窗外，缓缓地吞云吐雾起来。四下一片静寂，只听见车子引擎的嗡嗡运转声、轮胎的颤动声和偶尔传来的蛮横喇叭声。黑烟丝的气味逐渐在车内弥漫，唤起了儿子的童年回忆，他悄悄按下车窗。老人侧过头去，望着儿子的侧脸：他一向看不惯儿子这张像妈妈的、女人般俊俏的脸蛋，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像。此刻他正在专心开车，双眼紧盯路况……是啊，这孩子一向都很严肃。

“你想他们为什么大笑成……那样？而且还是在他们的棺材上？”

“谁啊？”

“当然是躺在石棺上的那一对伊特鲁里亚夫妻啊，不然还有谁？”

“天啊，您还在想那具石棺。我怎么知道？再说，他们根本没在大笑。”

“有，他们在大笑，我很确定，他们在笑天底下所有的事物，你没看见吗？他们的嘴唇虽然没有张开，可是真的在大笑，尤其是那个妻子的嘴唇很像……”脑海忽然闪现出“莎维妮亚”这个名字，他猛然住口，把这个名字硬生生吞回肚里去。

儿子对这个话题很不耐烦，心想：“爸是不是疯了？不会连脑部也发生病变了吧？”

“爸，他们没在大笑，他们只是在微笑，那是真福的微笑。”

“真福？什么是真福？”

“就是在肖像里头常常可以见到的，当圣徒凝视上帝时，脸上就会浮现的那种微笑。”

老人放声大笑。

“圣徒？凝视上帝？他们是伊特鲁里亚人，你搞错了吧？”

这话说得斩钉截铁，不容置辩。这时一辆大型轿车高速驶过，老人瞥见车内穿着制服的司机和后座那名优雅女子，心下暗忖：“不知我这个儿子要到什么时候才会醒过来，真正懂得什么是生活？”

“那对伊特鲁里亚夫妻是在大笑，他们就算躺在棺材上也快乐自在，难道你看不出来吗？他们是真正懂得生活的人。”

他吐出一口烟，继续说：“后来伊特鲁里亚人怎么样了？”

“后来他们被罗马人征服了。”

“那些罗马人就爱搅局！”

说到这里，老人的往日回忆一幕幕浮现脑际，从专政时期、抗战时期，一直到战后，此时车子一路向北驶去。

日正当中，秋日艳阳把田里的农作物晒得暖洋洋的。山坡上的葡萄正值采收季节，但是在这个时节，南方洛卡瑟拉镇上的葡萄汁已经开始发酵了。老人看见田里有几道歪歪斜斜的犁沟，心想：“要是我有哪个儿子犁出这种沟来，我不把他从田里头给踢出去才怪。”他对农地上的一切了如指掌，只不过此处的农地与南方迥然不同，他觉得北方人种的作物比较绿、比较乏味。

儿子突然说：“这里的土地以前也都是伊特鲁里亚人的。”

似乎是想安慰父亲。

老人觉得还是南方的农村有意思多了，过了一会儿，他开口说：“等一下如果有地方，把车子停一下，我得方便一下，我肚子里的那个小恶魔在作怪了。”

儿子不禁担心起父亲的病情是否已经恶化，他一直责备自己因为其他事没能早一点带父亲来米兰看病，当然，也并不是说自己老婆的事不重要，只不过父亲的病已经到晚期了。他关爱地转向父亲。

“好，看到休息站我就停车，我也想喝杯咖啡提提神。”

“不急，我还忍得住。”

儿子端详着父亲的侧脸，只见它依然曲线分明，鼻子高耸，喉结突出，像是吞了一颗小石头，又见父亲的双眼深陷在眼窝之中。每次看到这张脸，他总是觉得很有安全感，只是不知道这张脸还可以陪伴他多久？过去，命运的力量把他们父子分开，让他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他常常想念父亲的脸，它就像一棵老橡树，时时刻刻荫庇着他。他觉得一阵痛苦浮上心头，想说些什么，却又觉得不妥，只要一开口，那份苦痛就会随着话语流出，父亲听了绝对会不高兴。

车子开到一处休息站停下，儿子替车子加满了油，走进休息站的餐厅，却见父亲已然坐在吧台前，正在享用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

“爸，医生不是跟您说不能喝咖啡吗？”

“那又怎么样？日子还不是一样要过下去？”

“日子当然要过下去。”

老人不再说话，脸上含着微笑，继续品尝手中那杯咖啡，

接着，又卷了一管烟抽了起来。

休息过后，两人继续开车上路，不久就看见前方出现一个出口预告标志，上头写着下一个左侧出口通往“阿雷索市”。

“阿雷索市从前是伊特鲁里亚人的城市。”他们经过的时候，儿子解释道。

萨瓦拓在心中默默记下这个名字：“阿雷索。”

2

二人在路旁一家专为旅客开设的快餐店随便吃了点晚餐，再度驾车驶上高速公路。天色已黑，波河河谷平原和成行的白杨木间弥漫着茫茫雾气。老人望着窗外千篇一律的植被，不知不觉打起了瞌睡。

儿子见父亲头倚坐椅，歪到一侧，心想：“爸累了。爸真的想把病治好吗？如果不想的话，又为什么会答应来米兰？他怎么会舍得离开他那心爱的洛卡瑟拉镇？真不知道他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老人睁开双眼时，四下一片黑黢黢的，唯有仪表板上的电子钟亮着绿色微光，显示时间是十点十分，他立即闭上眼睛，不愿意去面对即将抵达米兰这个事实，一想到即将到达米兰他就觉得心烦。他上一次来米兰，是因为妻子刚刚过世，孩子接他来小住，他才住不到两个星期就受不了了，他们却打算要让他住上两个月。米兰没有一样东西他看得顺眼，举凡大都市、米兰人、窄小住房，甚至儿媳，样样都是他憎恶的对象，而如

今他竟然要再一次前往那个令他厌恶已极的城市！他暗想：“我多么希望可以死在自己家里头，坎达诺那个王八蛋为什么还不断气？”

儿子见父亲挪动身体，说：“睡得不错吧？我们就快到了。”

对，就快到了，就快到陷阱里头了。老人认为城市就是一个诱捕人类的陷阱，里头有各种各样的寄生虫，专爱吸食穷人的鲜血，比如公务员、警察、地主、生意人，等等。车子驶下立交桥，在收费站旁停了一停，递出一张回数票，收费站就是陷阱的入口。

车子驶入米兰市郊，老人以猜疑的眼光察看四周景物，放眼望去，可以看见高墙、仓库、打烊的小工厂、廉价公寓、空地、水坑、烟雾、污泥、垃圾和孤寂、不祥的街灯，每件东西都冷冰冰、硬邦邦、不怀好意。他按下车窗，垃圾和化学制品的湿气和恶臭立刻扑鼻而来。他解开安全带，觉得似乎轻松了一些，稍能抵抗外来的威胁。

幸好今天鲁思卡没有太作怪，他想着，松了一口气。鲁思卡是他以前饲养的一只母雪貂，是安柏修在战后送给他的，当年鲁思卡是镇上一等一的捕兔高手。如今他把潜伏在他体内，正在啮噬他的病魔，也取名叫作鲁思卡。鲁思卡，你今天真贴心，你一定知道对我来说来米兰多么难熬，不过我想这对你来说一定也不轻松吧。我感觉得出来，如果可以不来米兰，我们都想在南方那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地方，好好过日子。

他忆起了雪貂鲁思卡那温柔的鼻子，和那捉起兔子来毫不留情的门牙，又想起鲁思卡是被坎达诺的狗咬死的。想到这里，老人不禁微微一笑，因为后来为了报仇，他割断了那条狗的尾

巴，让它下半辈子都活在羞辱之中。除此之外，坎达诺有个侄女名叫康琪姐，而她的贞操就是奉献给了他。

车子继续向前行进，两旁的屋舍越来越密集，放眼望去，除了眼前空荡荡的马路之外，净是墙壁，这条马路正在引领他们往陷阱里头钻。夜已深，街上偶尔才见到一辆车，红绿灯却依然在有规律地明灭，不知是为谁而亮。霓虹招牌也同样在有规律地闪烁，仿佛是在嘲笑他们。忽然，有警铃尖声响起，像是要警告谁。马路上方的金属高架桥上，一列火车轰然驶过，划破深夜的寂静。隐隐传来的羊叫声、飘来的马粪味，在这城市中心显得十分突兀。

儿子往右边几道墙指了指，说：“那是一家屠宰场，我们工厂用的内脏都是在他们这买的。”

原来这个陷阱不只捕人，也捕动物。

车子转了个弯，开上一条大马路，却见路旁燃着一堆篝火，许多女子围着火焰缓缓移动，犹如荒原上的女巫。

前方亮起了红灯，车子正好在那堆篝火旁边停下来。一名女子走了过来，在车窗旁拉开上身的大夹克，露出一对乳房。

“两位帅哥，有没有兴趣，想不想玩 3P 啊？”她张开抹得红艳艳的嘴唇高声说道。

绿灯亮起，车子驶离现场。

“真是丢脸。”儿子低声暗骂，仿佛自己犯了罪似的。

老人却想：“那对奶子还挺美的，没想到现在连流莺的质量都提高了。”

车子继续往城市迷宫里钻，最后儿子在一处人行道旁找到一个车位，停好了车。两人下车，老人游目四顾，不知身在何

方，一抬头，见街角竖立的路标上写着：“皮亚维大道”。

他问：“是这里吗？我怎么一点印象也没有？”

儿子打开后车厢，说：“我们搬家了，自从小宝宝出生以后，我们以前那间房子就显得太小了。这一区的环境好很多，现在的这间公寓，后排的窗户对着尼诺毕休街，所以我们才买得起，安莉亚在这里住得很高兴。”

老人想起：“对了，小宝宝！”不由暗自责怪自己没把孙子放在心上。不过他先是丧妻，之后又诊断出癌症，接踵而来的烦恼太多，根本没心思顾到……

两人走入一栋公寓的门厅，经过一张摆着面镜子的小桌，来到电梯前。老人不喜欢乘电梯，但一问之下发现他们住在八楼，还是决定放弃爬楼梯，以免惹得鲁思卡发脾气。

两人走出电梯，儿子轻轻打开家门，开了小灯，然后低声对父亲说宝宝应该已经睡了，请他不要发出太大的声音。忽见走廊上出现一个人影，出声道：“雷纳铎？”

“是我，我们回来了。”

老人认出那是安莉亚：身材瘦削，嘴唇严肃刻板，脸颊棱角分明，眼睛灰溜溜的。不过，她不是戴眼镜的吗？

“爸爸，欢迎您回家。”

“安莉亚，你好。”

他伸手抱了抱安莉亚，感觉到安莉亚的嘴唇在他脸颊上贴了贴。干瘦的背膀、平板的胸部，果然是安莉亚没错，而且还是老样子，用那种高傲的语气叫我爸爸，真恶心。他想，这个神圣的欢迎仪式肯定是雷纳铎要求的，不然安莉亚才不会愿意亲我脸颊呢。还记得安莉亚和雷纳铎新婚之时，曾经去洛卡瑟

拉镇住过几天。对安莉亚而言，洛卡瑟拉镇无异于蛮荒部落，而镇民也把安莉亚这位米兰来的都市人当作稀有昆虫，好奇地拿着放大镜仔细观察，镇上有些妇女还特地编了借口，溜进他们家的院子，以便欣赏精致内衣挂在晒衣绳上迎风飘动的样子。

“怎么这么晚才到？”

老人听得出来她暗藏讽刺挖苦的语调。雷纳铎回答说是因为路上起雾，安莉亚却不理会他的解释，转身便往走廊深处走去，一副反正你们一定会跟着我进来的模样。她来到一个房间门口，打开灯，对老人说这个房间是给他睡的，接着向衣柜指了指，对雷纳铎说沙发床的床单在柜子里。

“我没时间铺床，宝宝哄了好久才睡着……爸爸，抱歉，我明天一大早有课，所以得先睡了，晚安。”

老人回了一句晚安，安莉亚便回房去了。雷纳铎打开衣柜，老人则开始四下里打量他这间牢房究竟长得什么模样：窗前挂着一副比窗户小了一号的窗帘，靠墙摆着一张小桌子，桌上放着一盏小灯，灯罩上印着黑糊糊的图案，似乎是鸟，桌前还有一把椅子……

他觉得这些家具全都冷冰冰的，却也并不意外。

他在心里头耸了耸肩，暗想：“这里不比南方家里，将就点吧。”

3

儿子拉不开房里的那张沙发床，他使了老半天劲，可它说不打开就不打开。老人既没力气帮儿子，也不想帮，沙发床对他来说是新玩意儿，和他家里那张老床之间存在着偌大的代沟。他的那张老床，从他结婚以来一直睡到现在，又高又稳，总是像座小山似的傲视整间卧房，床头板以栗木制成，晶莹润泽，高高竖立，床上铺着柔软的床垫，上头两层是羊毛，下头一层是马毛。它坚实耐用，是嬉戏、分娩、休息、死亡的理想场所。他回想起自己风雨人生中的各个休憩处，比如牧羊人小屋的硬泥地、兵营的卧铺、谷仓里的干草堆，他战时曾睡在山洞里长着野草的石头上，还睡过填充着玉米秆的农村床垫，那种玉米秆床垫在两具热情的身体下会噼啪作响……昔日种种与眼前这张沙发床分属于两个迥异的世界。沙发床是人造合成物，内里的弹簧紧紧压缩，有如捕狼器一般。

好不容易，这东西屈服了，折叠的部位砰一声暴烈地弹了开来。儿子拿出床单铺上，又放上一条毯子，嘱咐父亲说家里

有中央空调，不用盖太多被子。老人听了不以为意，心想反正他带了自己惯用的那条毯子来。那条毯子他用了将近半个世纪，都已经磨薄了，可是他舍不得丢弃，它算得上是他的第二层皮肤，在狂风暴雨中护卫着他。他曾经在那条毯子里汗流浹背，度过了这辈子最惨淡和最灿烂的时光，那上面甚至还有一个子弹孔呢。而未来，那条毯子将成为他的裹尸布。

“爸，您还需要什么吗？”儿子问。

需要什么？什么都需要，也什么都不需要。房里的这一切他都不需要，房里没有的一切他都需要。而此时他最需要的是——一瓶葡萄酒，南方产的红葡萄酒，好让他慢慢品味那质朴、浓烈的滋味。他认为意大利南方的葡萄酒才是男人喝的酒，米兰的葡萄酒中净是化学药品，喝了之后都不知道该用什么来漱口才好。此刻他需要一点真实的东西，忽然一个念头闪现脑际，便问道：“有水果吗？”

“有啊，家里有南斯拉夫的梨子，很好吃哦。”

儿子走出房门，不多久便回来了，手里捧着一个盘子，上头摆着两个光鲜好看的梨子和一把水果刀。他把盘子放在那张小桌子上，接着便带着父亲到走廊上去熟悉家里环境，先来到厨房——因为冰箱里什么都有——再走到浴室。

“如果要用我的话请不要太大声，宝宝的房间就在隔壁，太大声会吵醒他……明天早上您就可以看到他了，现在请别把他吵醒。他帅气极了，就和您一样。”

“说得对，还是等到早上再看好了。”老人回答，觉得最后那句话真恶心，只是在拍马屁。新生儿谁都不像，新生儿只是婴儿，只是会哭的东西而已。白痴！

“爸，很高兴您能来，晚安。”

儿子一走，老人第一件事就是把他房里的窗帘拉开，他最厌恶的就是装饰品。窗外是一个院子，对面是另一栋公寓的墙壁和窗户。他打开紧闭的窗户，探出头去，抬头就看见米兰的夜空，低低的，飘着雾和烟；底下的街道映着刺眼的街灯和霓虹招牌的紫色灯光。窗户正下方黑洞洞的，散发着冷食、湿衣、水沟和煤气的混合异味……

他关上窗户之后，才发现自己开窗查看的这个动作完全出于无意识，是战时养成的习惯，为的是察看窗外有无可供脱逃之处，现在看来显然没有，这里和盖世太保位于林米尼市的总部没什么两样。他曾经被关在盖世太保总部，等着被送上刑场，多亏裴卓熬过酷刑，一点口风也不肯透露，才让他瞒天过海，逃出生天。可怜的裴卓！

他看了看小桌子上摆着的梨子，心想：“盖世太保总部的牢房里可没有梨子。”便削了一个，却闻不到香味，料想这梨子的滋味肯定好不到哪里去。尝了一片，入口只觉得冰，什么味道都没有。这梨子经过冷藏，虽然保留了美丽的外形，里头的鲜甜滋味却被扼杀了。他又把另一只梨子的皮削下来，放在盘子里，好让雷纳铎明天早上可以看到。他没有再尝第二口，就打开窗户，把两只梨子都给扔了出去，只听见当啷当啷，它们落在了楼下的锡制屋顶上。

他关上窗，心想：“真没想到，那两只梨子竟然是从南斯拉夫来的。”一想到南斯拉夫，就让他回忆起丹卡。丹卡的胴体如水果般芳香甜美，皮肤十分温暖，从来都不冰冷。丹卡是他昔日的游击队同志，是个温暖又有活力的女人。他们之间有过

挣扎，也有过欢乐。哦，丹卡！丹卡！她的身影已经许久不曾出现在他的脑海之中，但她一直活在他的心中，每当他忆起丹卡的影像，总会让自己充满勃勃生气。

他脱去外衣，摸了摸脖子上挂着的幸运福袋。那是他的护身符，每天晚上他都会摸摸它。他掀开毯子，爬上床，关上灯，把毯子拉到脖子，像睡袋一样裹住自己。丹卡，我还活着，还活着！他重复着这些字眼，同时品尝着它们的滋味。脑海中除了丹卡的身影，又浮现出早上在博物馆看见的那具夫妻棺的影像。用陶土来做棺材，真是个好办法，比用木材好多了，不会腐烂，可以永久保存，就和我那些罐子里的橄榄油一样。

丹卡的影像再次浮出心海：我和丹卡不是坐在沙发上吃饭，和那对夫妻不一样，我们是坐在床上吃，那时候屋子里只有月光，我们不敢开灯，怕轰炸机或盖世太保来攻击。月光照在海面上，就像是一条光之路在我们眼前伸展。我们只需要月光，其他的什么都不需要。我们在月光下爱抚、亲吻……丹卡，我们曾经吻得那么热烈啊！

他沉浸在回忆里，嘴角挂着浅笑，坠入了梦乡的怀抱。

4

老人与往常一样，天还没亮就醒了，如果是在洛卡瑟拉镇的老家，他一醒来就会走出户外，踏上潮湿的土地，感觉夜间的沁凉，呼吸新鲜的空气，眺望晨曦逐渐照亮苍穹，聆听间关鸟语。但这里是米兰，不是洛卡瑟拉。

这时候萝赛姐应该也差不多起来了……萝赛姐昨天和父亲道别时，哭得跟个泪人儿似的，不过她那个饭桶老公尼诺应该安慰过她了，那个尼诺真是窝囊废，没有半点男人样，不知道萝赛姐到底看上他哪一点，女人啊女人！还好萝赛姐和尼诺没有小孩，不然他们有的烦。我老婆萝莎虽然出身富贵人家，对生孩子这档子事究竟不拿手，每年都要流产一次，一共只替我生了三个小孩。法兰契科早就跑到纽约去了，只有雷纳铎这个儿子替我生了个孙子，不知道他们给我这孙子取了个什么名字？之前他们寄洗礼的邀请函来，那时候我正在跟坎达诺为了Soto Grande打官司，压根就忘了要来参加洗礼这回事。这个孙子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安莉亚一定给他取了个高高在上的名字，

比如说摩利齐欧、吉安卡罗之类的。不过至少安莉亚还替我生了个孙子，那个尼诺……

走廊里传来宝宝的哭声，像是被这些愤愤不平的思绪吓着了似的，但那哭声听起来并不像在生气，也不像在抱怨，反而十分平静，如同悦耳的音乐，踏踏实实地存在。老人心想：“我喜欢这个哭声，如果我要哭的话，也会这样哭。咦，有脚步声，会不会是安莉亚？有人正在哄宝宝，不是安莉亚，是雷纳铎。真奇怪，别人上了年纪，耳朵是越来越不中用，我的耳朵却越来越灵光，如果现在还在打仗，我可以不当侦察兵，改当窃听兵了。雷纳铎这小子居然在照顾婴儿，真是丢脸丢到家了，男人在米兰是不可能成为男人的，安莉亚已经把雷纳铎彻彻底底变成了一个米兰人。”

他突然觉得体内那个小恶魔骚动了起来。鲁思卡，你说得对，反正现在什么都无所谓了。我知道你饿了，请你稍等一下，不要烦躁，只等雷纳铎回房，我就去找东西给我们两个吃。我那个孙子会哭，多半也是因为饿了，安莉亚应该起来喂他才对，可是那个女人肯定没什么奶水，最多只能给小孩泡杯牛奶。宝宝的哭声停了下来，他听见雷纳铎回房去了。老人下了床，穿上裤子，走进厨房，却不开灯，以免暴露自己的行踪，他光靠窗外透入的朦胧微光，就能看清楚四周的环境。他打开壁橱，想起南方家里的厨房壁橱一打开就可以闻到洋葱、萨拉米蒜味香肠、橄榄油和大蒜的浓烈气味，而打开这里的壁橱却什么气味也没有，只见里头摆满了瓶瓶罐罐，上面贴着鲜艳的彩色标签，有些写的还是英文。他看到其中一个罐头的标签上写着“米饭”，拿出来打开，里头装的却是半烤过的白米饭，淡而无味。

冰箱里头放着一块几乎无味的淡黄色奶酪，还有一个密封的塑料盒内放着少许洋葱，两者正好可以凑合着混在一起煮。冰箱里还冰着一瓶托斯卡纳出产的葡萄酒，面包则只有工厂制作的水果面包。要是马利欧师傅烤的面包就好了。这也能叫牛奶？简直和水没有两样。那个透明圆瓶里装的黑色液体应该是咖啡，可是要怎么加热呢？

突然之间，卧室里的闹钟零零零地响了起来，整间屋子随即醒了过来。雷纳铎走进厨房，说了声早安，按下咖啡机的加热按钮，又从壁橱里拿出另一台机器，插上插头，拿出两片切得四四方方的水果面包放进去烤。他快步走进浴室，跟着就听见水声响起。安莉亚也走进厨房，一脸的起床气，说道：“爸爸，您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

不等他回答，她就转身走进走廊，和她丈夫撞个正着，两人都低低地埋怨了几句。只听得各种声音纷至沓来：水龙头哗啦啦流出自来水、洗脸池排水孔咕嘟咕嘟把水吞下、瓶子叮叮咚咚相互敲击、电动刮胡刀滋滋滋滋地运转、莲蓬头……不多久，这对夫妻又走进厨房准备早餐，两人忙来忙去，老是撞在一起。老人喝完一杯稀得和水一样的咖啡，就走进浴室盥洗。过了一会儿，雷纳铎走进浴室，说：“爸，家里有热水啊。”

“我不想用热水，冷水可以让我清醒。”

他不想多解释说冷水可以让他想起山里的溪水，柴火刚生起的气味和咀嚼着丰美多汁、兀自凝结白霜的嫩草的羊群。这时，他的儿子和媳妇又蹑手蹑脚地从卧室走到厨房，他们一边拿出烤好的面包咬了几口，一边穿衣并整平。

“爸，快来看看您的孙子，他已经可以断奶了，我们正开始

要喂他吃辅食。”早餐后，儿子说。

老人暗思：“别告诉我说安莉亚那对扁奶挤得出奶水来。”可是也并未看见儿子儿媳准备奶瓶，不由得满腹疑惑。

他感到好奇，以一种讥讽的神态点了点头，便跟着雷纳铎走进一间小卧室，只见安莉亚在铺着床单的一张桌子上替宝宝换尿布。

老人看见孙子，心头一惊，停下脚步。眼前这个宝宝已经可以坐起来了，并不是襁褓中的婴儿。宝宝看见老人的脸，感到非常好奇，挥手挡开母亲送来的一汤匙辅食，一双黑漆漆的眼瞳直盯着老人，口中哼哼呀呀，双臂乱挥乱打了好一阵，才终于对着汤匙张开嘴，吃了一口。

老人惊讶不已，说道：“好健壮的小家伙！”

安莉亚自豪地说：“爸爸说得真对，他才十三个月大呢。”

老人依然惊愕万分，心想：“我的小孙子、我的血肉已经十三个月大了？这么突然，我怎么不知道？他真的长得很好看。他为什么这么严肃地看着我？为什么一直挥手？他想告诉我什么？雷纳铎小时候也是这样的吗？他笑了，这张小脸好像什么都不怕。”

“布纳提诺，看，那是爷爷，爷爷来看你了哦。”

老人更是惊诧，高声道：“布纳提诺？”他伸手去摸脖子上的幸运福袋，面对眼前的奇迹，这是唯一能够解释的答案。“你们为什么替他取布纳提诺这个名字？”

他们讶异地望着他，宝宝却咧嘴笑了。雷纳铎以为父亲生气了，赶紧道歉说：“爸，对不起，我知道长孙通常应该要取爷爷的名字。我本来想替他取名叫萨瓦拓的，可是安莉亚和布

纳提诺的教父，也就是我的同事伦佐，都认为布纳提诺这个名字听起来比较果敢强壮。爸，真的很抱歉——”

老人打断儿子的话，结结巴巴地说：“你不用说对不起……也不用抱歉……我真高兴……你们取的就是我的名字……”

安莉亚望着他，一脸诧异。

“雷纳铎，你应该知道的，在游击队里大家都叫我布诺，你应该常常听到安柏修这样叫我啊？”

“可是您的名字不是叫萨瓦拓吗？”

“别傻了，只有外人才叫我萨瓦拓，布诺是我给自己取的名字，我叫布纳提诺。嘿，布纳提诺！”老人作结，轻声呼唤孙子，觉得命运真是奇妙，竟然给了安莉亚灵感，替孙子取了她的名字。他望着布纳提诺那双无畏的小眼睛，突然一切都懂了，原来当幸运之神降临时，一切都是可能的。

他小心翼翼地伸出手指，摸摸布纳提诺的粉颊，想起自己好像从来没有碰过小宝宝的皮肤，只抱过穿好衣服的孩子，为的是带出去献宝给亲朋好友看。

犹如贪吃的雏鸟，婴儿用小手抓住他粗糙的手指，想放进嘴里，逗得老人哈哈大笑，心想：“这小家伙有种！”发现孙子竟然天不怕地不怕，他欣喜得不得了，世间果然四处充满奇迹。

小孩又放开手指，想往老人的方向爬去，不断挥手打开伸来的汤匙。

安莉亚不得不苦苦哀求说：“宝贝，来，再吃一口好不好？”说着又看了看表，“天哪，已经这时候了。”

今天早上真是充满了惊奇：没想到安莉亚居然也有温柔的一面！只见布纳提诺摇了摇头，哇的一声吐出一口白色液状物。

老人慌忙问道：“他是不是生病了？”

雷纳铎笑道：“爸，别开玩笑啦，他只是胀气打嗝而已啦。看，他又开始吃了。您说这种话，人家会以为您从来没带过小孩的。”

老人自忖：“这倒是真的，我从来没带过小孩。”他这才发觉自己以前过的生活似乎并不完整。在卡拉布里亚区的村镇里，男人是不带孩子的。如果老婆生的是男孩，老公在洗礼仪式上可以大大方方地骄傲，除此之外，孩子是跟女人的。虽然晚上孩子和爸妈睡在一起，会哭会闹，可是带孩子完全是妈妈的责任。南方的男人只有当孩子在屋子里头爬来爬去的时候，才会看见他们。男孩子要长到懂得牵驴子去喝水，或是懂得在院子里撒饲料喂鸡，爸爸才承认有这个儿子，而且他绝对不可以被驴子或公鸡吓到，这样子爸爸才会开始爱他。女孩子更惨，要一直等到月经来了，爸爸才会承认那是自己的女儿，并且开始积极保护她的贞操。所以说，布纳提诺，你几乎等于是我的第一个儿子，我们都靠你了哦，虽然你的爸爸妈妈老是匆匆忙忙的……

“要不要抱抱他？”

不会这么快吧？

还没准备好，可布纳提诺已经给送进了他的怀里。他觉得这小家伙好轻，可是怎么抱好像都不对，闹了个手忙脚乱。妈妈都是怎么抱孩子的？

“抱得高一点，像这样。”他们把布纳提诺调整到适当的高度。“爸，把手臂弯起来！”他觉得自己真够笨手笨脚的。“让他把头靠在您的肩膀上……”他心想这就好像脸贴脸跳慢舞一样。“这样可以消除他的胀气。这条毛巾铺在您肩膀上，这样

他吐出来的东西就不会沾到您衣服了。宝贝，不要哭，这是你爷爷，他很爱你哦。爸，您把身体来回摇一摇……对，您看，他不哭了。”

老人专心摇晃身体，等到回过神来，才发现安莉亚已经不见了，雷纳铎也走了。这小子不知道又赶着去哪里了？他突然觉得自己这样抱着小孩颇为不妥，都不知道是被什么附身了，幸好这里没有其他村民在场，不然可让大家笑掉大牙了。可是男人在这种情况下该做些什么呢？

他把脸颊往布纳提诺的脸上贴，布纳提诺却急忙避开，但是他的脸已经贴到了孩子的脸，他没想到原来小孩的皮肤竟然比女人还细嫩，身上还散发着好好闻的味道：清柔、温暖，奶味中混合着葡萄液发酵的甜苦味——如同酿酒厂附近可以闻到的气味，虽然只带有一丝甜味，却令人心醉神怡。

老人不自觉地布纳提诺抱得更紧了些，紧紧贴住自己的胸膛，随即又赶快松开，怕把他抱得喘不过气，同时又怕他会不小心掉下去。这小家伙也不发抖，抱起来这么轻，可是又这么重，就好像圣克里斯托弗怀中抱着的那个小耶稣一样。圣克里斯托弗是老人所敬重的少数圣徒之一，只因他十分勇健，敢于涉水过河。

宝宝突然踢了一脚，正好踢在爷爷的肚子上，令他大感惊愕，因为这里正好就是鲁思卡咬他的地方。他赶紧低下头来，想看看宝宝的小脸蛋，他的脸颊在布纳提诺的脸颊上扫过，使得布纳提诺哭了起来，他更加心慌意乱了。

忽然听见一个陌生的声音说：“老爷，您的胡须刮痛他了。”有一双手把布纳提诺接了过去，解除了他那既轻且重的

负荷。“我叫阿努琪达，是这里的用人，先生和太太刚刚出门去了。”

她熟练地把布纳提诺放进婴儿床。

“他困了，过一会儿就会睡着。如果没有别的事情，我就去打扫了。”

老人大感惊讶。原来如此！我刚才怎么没发现？

“宝宝就睡在这里吗？”

阿努琪达点了点头。他一股怒气爆发出来，说道：“连晚上都睡在这里？难道米兰的小孩都不和父母睡在一起吗？这样晚上谁来照顾他？”

“以前我当保姆的时候，孩子是和爸爸妈妈睡的，可是现在医生都说孩子最好自己睡。”

“这怎么行？孩子如果哭了或者受伤怎么办？”

“这个年纪还不会啦。太太很会照顾小孩的，她会替布纳提诺量身高和体重，带他去看最好的医生。太太还有一本育婴百科，里头有很多图片，说明得很详细。”

阿努琪达走出了房间，老人不屑地想：“书？带小孩还要看书？如果要看书，那些不识字的好妈妈是怎么带小孩的？怪不得那些小孩长得比较好，不像这样还没长大就给丢进另一个房间。”

他看着布纳提诺那张昏昏欲睡的小脸，心中感到无限同情。只见婴儿的小手惶恐地抓着被角……你的爸爸妈妈把你一个人丢在这里，你又不能够保护自己。他伸手抚摸布纳提诺的脸颊上刚才被他胡须刮到的地方。

可怜的小家伙，每天晚上都自己睡在这里！要是他们没听

见你哭怎么办？要是你肚子痛怎么办？要是你被被子盖住鼻子嘴巴怎么办？要是老鼠或蛇来咬你，就像皮科里蒂的大儿子遭遇到的一样怎么办？不过米兰应该没有蛇，蛇在米兰是活不下去的。可是就算这里没有蛇，还是有很多事情可能发生，米兰这个地方一定有很多邪恶的女巫和坏人。小家伙，你真可怜，一个人被丢在这里。

他望着婴儿床里那个生命的奥秘，见他缓缓闭上了双眼。这么多年来，他虽然和老婆萝莎生了三个小孩，还和其他女人不知道生了多少小孩，可是直到今日他才体会到初为人父的滋味，担心这个又担心那个，心急如焚。

突然间，布纳提诺睁开双眼，望向他，心有灵犀似的。难道他知道我在想什么吗？不可能，可是……布纳提诺那双眼珠黑得像漆，晶光四射，就如同命运之神一般，仿佛能看穿他，吓得他往后缩去。布纳提诺睁眼看了看，认为眼前这张脸可以信任，便又缓缓合上眼睛，小小的嘴巴微微带笑，沉沉睡去。

老人气息粗重，心头依然惊讶不已，没想到安莉亚在那么多名字当中竟然就这么巧选中了他的名字，他喃喃说道：“原来你就叫布纳提诺，过不了不久，你就会长大，成为布诺。”

5

隔天，老人准备出门散步。

“爸爸，您认得回来的路吗？家里的地址是皮亚维大道八十二号，记住哦。”安莉亚说。

他没有回话。她以为我是乡下来的白痴吗？要是她走进山里，能走得出来才见鬼。

走到街道尽头，他见眼前是一座大型公园广场，四周车辆川流不息，看样子那里绝对找不到理发店，便沿原路折返，转而踏入曲折蜿蜒的小街。凭着过去牧羊的丰富经验，他沿路牢记店家的外观，如窗户、门厅、招牌等，以便待会儿能认路回去，毕竟米兰的太阳无法作为回家的指引。他来到一条小街的街口，见街名为“罗西尼街”，心想这名字是个好兆头，便拐了进去，果然就在街边发现了一家理发店。

街道的名称虽然取得很好，却名不副实。店内装潢虚华，他立刻起了防范之心。接待员满嘴油腔滑调，还想替他喷香水，令他心生憎恶。尽管他拒绝了绝大多数的服务，只简单地刮了

个胡子，结账时却发现竟然要价六千里拉。

六千里拉！洛卡瑟拉镇的阿杜，手艺比他们好太多了，也只要两千里拉，而且每礼拜三和礼拜六还会用浮石替我按摩，让我在离开的时候好像换了一张新脸。

他在摆着油膏的桌上丢了一张五千里拉的纸钞，冷冷说道：“五千里拉给你们，这样的收费简直是抢劫。不用找钱了，我不想把时间耗在强盗窝里。就连那不勒斯游击队领导人米盖·贝萨也没这么放肆，人家可是赌上了性命的。你们谁有意见吗？”

那理发师道：“先生，您——”见老人一手插在口袋里，话竟然讲不下去。

一个身穿绿色连身工作裤，看起来孤高自许的年轻人低声说：“算了，别和这种人计较。”

店内一片寂静，老人一动不动地站立着，众人的目光投射到他身上，都被他一一反射了回去。他慢慢走出那家理发店，往回走去，路上顺便买了一把简单的刮胡刀。之前雷纳铎拿了一把电动刮胡刀给他，可是他听说有人在浴室里用电动刮胡刀结果惨遭电击而亡，就拒绝使用；再说，他买的这种普通刮胡刀不会发出声音，早上使用不会吵醒别人。

那是什么狗屁理发店！他今天早上的心情本来就不好，先前吃早餐的时候，他趁安莉亚在浴室洗澡，问雷纳铎为什么不许布纳提诺和他们一起睡，婴儿不是通常都应该和爸爸妈妈睡在一起吗？雷纳铎微微一笑，昂然道：“现在养育小孩的方式不同了，婴儿到了这个时期，应该让他自己睡，这样会独立得比较快，也不会产生任何情结。”

“情结？什么是情结？是会被大人传染的感情吗？”

雷纳铎一本正经地，用简单的词句解释情结的意义，好让乡野匹夫也能够听得懂。雷纳铎的说明，简而言之，就是让婴儿一个人睡，可以避免他对父母产生过多的依赖心。老人瞪着雷纳铎，说：“那婴儿要仰仗谁来照顾他？他不会走路又不会说话，根本没有能力照顾自己。”

“父母当然会照顾婴儿，只是不要过分保护。爸，别担心，布纳提诺很健康的，我和安莉亚都研究过了。”

“说得好，看书研究的对不对？”

“是啊，不过，遵照医生的指示也很重要。爸，在布纳提诺这个年龄段，不可以给他过度的爱。”

老人没有答话。不然是怎样？只能给他一半的爱吗？那算哪门子的爱？只是控制、压抑吧？但是他并没有爆发，把心里话说出来，毕竟，他们才是布纳提诺的父母。萨瓦拓闷了一整个早上，怒冲冲地上街乱逛，一口恶气正好都发泄在刚刚那个强盗窝理发店里。

幸好他来到沙维尼街的时候，发现了另一家店，终于使他对这整个街区的印象改观。那是一家杂货行，门脸朴实无华，又正好有一位看起来很懂得买东西的太太走了进去，这些都让他觉得这家店应该是正派公道的。

他一踏进特伦多杂货行，就觉得仿佛置身于乡间，店里头有香醇的奶酪、陶罐装的橄榄油、香草、香料和新鲜水果，没有透明包装、没有标签，也没有硬纸板包装盒来增加重量。除此之外，柜台后面还站着一位风姿绰约的老板娘。

那老板娘年约四十，正值成熟风华，与店内卖的苹果一样清新怡人。刚才进店的那位太太看来是熟客，那老板娘向她说

失陪一下，便过来招呼萨瓦拓这位生客，她的眼眸闪闪发亮，微带笑意，没有那种一张口就要将客人生吞活剥似的嘴脸。

“先生，您想找什么？”

声音如蜜糖般浓稠，十足是个热情的娇俏村妇。

他往四周一指，微微笑道：“这些全部都是我想找的。”

这家杂货行俨然就是阿拉丁的地窖，里头什么都有，比路上其他店铺里陈设的所有商品种类加起来都要多，甚至还有像样的面包，比如圆面包、麻花面包和长面包，以及可以填入家常番茄酱汁的摩萨度长面包——一口咬下去，汁多味美，正如卡坦扎罗市的一句俗语所说：“咬一口摩萨度，喝口水，擦擦嘴。”

那老板娘走出柜台招呼他。只见她臀部浑圆，没有丝毫赘肉，小腿尚可，膝盖优雅。

“你也是南方人，对吗？”

“对，和您一样。我的老家在塔兰多镇。”

“我是从卡坦扎罗市附近山区的洛卡瑟拉镇来的。”

那老板娘笑道：“还不都一码事吗，卡拉布里亚区就在普利亚区旁边。”

她双手食指相触，满脸欣悦，眨了眨眼，秋波送情，立刻拉近了两人间的距离。

老人心平气和地挑选商品，与那老板娘亲切地讨论价钱和质量。老板娘诚恳周到，听了幽默之语也懂得会心而笑，却不显得谄媚奉承，只是她越看他，就越觉得好奇，终于忍不住开口问道：“为什么一个人来买东西？您一个人住吗？”

“不是，我和我的孙子住……还和我儿子和儿媳住。”

他赶紧补上一句，然后才想到他说的第一句话。从前他从没说过“我和我的孙子住”这种话，他想：“这是天经地义的，他是我孙子，我是他爷爷。”

她上下打量着萨瓦拓，恭维地说：“我敢说您的孙子一定生得很好看。”

好看？布纳提诺好看吗？布纳提诺……是个男孩，男孩就是男孩，生得好不好看有什么关系？只有女人才会在乎这种事。

念头转了几转，他嘴上含糊地说：“大概吧……”接着又想：“这个女人可不是省油的灯，我要是被她捧得心花怒放，她就会把卖不掉的积货全都塞给我，我才不吃这一套，不过这也不能怪她，她是吃这行饭的，自然要懂得讨好客人。”

他想起贝保酒馆，老板贝保的老婆瑰蕾姐在酒馆里帮忙服务客人。瑰蕾姐的胸部丰满挺拔，贝保的朋友经常逗他说：“你老婆的那对海咪咪就跟活招牌一样。”贝保每次听了都假装生气，好让这个话题持续发烧，只因贝保和镇民都知道瑰蕾姐是个端庄正直的女子，说说笑话无伤大雅。更何况这种玩笑其实也有八九分是实情，瑰蕾姐确实迷人，招待客人也热情，称得上是个标准的贤内助。不过眼前的这位老板娘，比起瑰蕾姐有过之而无不及，只见她包装、找钱，素手纤纤，优雅无比。

萨瓦拓心想：“不知道这位老板娘是不是也和瑰蕾姐一样端庄正直？”他看人很少看走眼，但这里是大城市，环境毕竟不同。心念忽动，他问：“太太，冒昧请教一件事，是关于我孙子的，请问你的孩子和你们一起睡到几岁？”

“唉，我和我老公没有孩子，上帝没有赐给我们孩子。”

上帝在想些什么？这么好的一个女人竟然没有孩子？老人

甚为尴尬，赶紧道歉，随即沉默下来。那老板娘不以为意，从容地岔开话题道：“抱歉，今天可能没办法帮您送货，我们店里有位送货员，可是他今天请了病假，我老公又刚好出去进货，真不好意思。”

这个女人连小地方都很注意，知道让男人提着大包小包走回家是不妥当的。老人便说：“夫人，再见。对了，不知道贵姓？”

“别这么客气，叫我玛德蕾娜就好了，而且请不要说再见，说下次见就好了，请您务必再来光顾，我们店里什么都有。”

“会的会的，改天再来看你，那就下次见吧。”

老人走出店门，踏上人行道，脸上挂着微笑。不过这个玛德蕾娜长得这么标致，又是南方人，怎么会生不出小孩？算了，不关我的事，能遇见这样一个女人真叫人高兴，再说有了那家店，我的问题可就解决了。那里什么都有，价钱又公道。从今天起，米兰只有黎明，没有黑夜，上帝是慈爱的。

前几天安莉亚把萨瓦拓放在衣橱里、打算当早餐吃的羊酪和洋葱全给拿了出来，大呼小叫地说：“天啊，爸爸，这些东西放在衣柜里，会把整间屋子弄得都是臭味的。”然后就把它们全都塞进了冰箱里那个棺材似的小储物柜，紧紧关上。他于是决定把他的战备存粮装进塑料袋，绑起袋口，避免气味溢出，然后藏在那张沙发床复杂的铁架底下，同时也把烟藏在那里。安莉亚并没有禁止他在家里抽烟，可是只允许他在布纳提诺不会吸到二手烟的地方抽，所幸安莉亚和女佣阿努琪达的鼻子都不太灵。也难怪，生活在米兰会扼杀所有的感官能力。

如今他终于可以像个男子汉，每天早上都吃到体面的早餐：享用浓郁的羊酪，用他的小刀切像样的面包，再把面包浸入润

喉的葡萄酒中。安莉亚可找不到借口不让他把葡萄酒拿进厨房。

至少现在我每天早上可以不用吃那些水果面包、半加工的调理面食、冷冻食品和工厂制造的垃圾食物。鲁思卡，我们每天至少有一餐可以享受到真正的水果。

他来到大广场，找了张长椅坐下，开始卷烟，可舌头刚沾上微黏的烟纸边缘，他的手就停了下来，暗忖：“关于抽烟这件事，安莉亚说的话可能是对的，二手烟有害布纳提诺的健康。鲁思卡，你说呢？抽烟可以让你平静下来，可是医生也说过抽烟对我不好。现在我除了不甘心比坎达诺早死，又多了一个布纳提诺要担心，我必须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才行。鲁思卡，这样说来，就算我只在那个房间里抽烟，二手烟还是会对布纳提诺造成伤害啰，可恶。”

他用舌头舔湿了烟纸边缘，卷起烟丝粘妥，然后划亮一根火柴，点着了烟，浅浅吸了一口，却发现滋味不如从前美妙，只因心中生起了一股罪恶感：抽烟就等于伤害布纳提诺。

6

对萨瓦拓而言，戒烟可是个重大牺牲，不过偷偷享用早餐却是人生一大乐事，尤其今天的这顿早餐更是享受。今天是他发现杂货行之后的第三天，早上他应该保持空腹，然后九点准时去医院验血。他之所以要去验血，是因为有一位名医要看他的验血报告。昨天晚上，安莉亚带萨瓦拓去了那位名医的诊所，今天早上的验血单就是名医的女助理开的。那位女助理肥肥胖胖，与干干瘦瘦的安莉亚正好形成对比，两人唯一的相似之处，就是都说着一口意大利标准语。他跟着安莉亚在诊所内办理各项手续、排队等待、在走廊间穿梭，结果连那位名医的诊室都没踏进去。萨瓦拓暗地里盘算着隔天可以先在房里偷偷吃完早餐，再走进厨房向安莉亚问好，她一定会以为他乖乖遵照指示，什么也没吃。想到这里，他便洋洋得意，哈哈大笑。

今天早上，萨瓦拓一边品尝滑嫩的奶酪、洋葱、橄榄，一边想，在验血之前禁食这件事，根本是医生想出来愚弄患者的把戏，只不过是装腔作势，以便收取更高额的费用。验什么

血？结果一定不会好到哪里去，鲁思卡，你说对不对？你一定会把验血结果搞得很糟。

抽血的地点并不是在那位名医的诊所，而是在一家综合医院，雷纳铎开车载父亲前去。今天早上雷纳铎比较有空，他供职的工厂又位于宝希撒区的工业区，正好顺路，送完老人可以直接去上班。到了医院，雷纳铎停好车，领着父亲走过一条又一条的走廊，排了一列又一列队，办理了一道又一道手续，最后来到一间候诊室，他再一次嘱咐父亲：

“爸，请记得，抽完血，走出大门直接叫出租车回家就好了。”

父亲一脸专注地倾听，可雷纳铎一离开，他的脸上就泛起一抹轻蔑的微笑。我真想看看这些年轻人上战场时的模样，在异乡的都市里，德国猪只要一进攻，这些年轻人一定只会逃命。出租车？搭什么出租车？搭个出租车少说也要花上一万里拉！

杂货店老板娘玛德蕾娜是个万事通，昨晚她已经详细说过，医院门口有 51 路公交车可以搭，只要在毕安卡玛广场站下车，再沿着墨柯瓦街直走，就可以到家。因此雷纳铎虽然千叮咛万嘱咐，萨瓦拓只是左耳进右耳出，完全不当回事。旁边一个和他年纪相仿的患者，把这一幕看在眼里，了然于心。

如果可以，老人会立刻起身走人，绝对不会挨上一针，可是那位名医需要血液样本，以进行全套的例行检验。“例行检验也不过是做个样子，烦都烦死我了。他们是不是以为我没有多少日子好活了？他们是不是以为我来是想把病治好？这些人真是愚蠢，如果不是坎达诺那个王八蛋还活着，我才不会离开洛卡瑟拉，我会快乐地死在我自己的床上，周围有我的好朋友，窗外有太阳、有白云、有美丽的斐米纳摩山。”

可是坎达诺还好端端地活着，只不过腰部以下瘫痪，无法站立。他呼吸仍然浓重，脸上仍然戴着那副深色法西斯眼镜。老人离开洛卡瑟拉的那天早上热闹非凡，天才刚亮，坎达诺的妻子就叫两个儿子连人带椅把坎达诺抬到了广场，搁在赌馆门口，一群阿谀谄媚的镇民就在那里和坎达诺谈天说笑，等待好戏上场。

此时萨瓦拓坐在候诊室里，等待着护士叫自己的名字，脑海中浮现那天早上的经过。

那天早上，洛卡瑟拉镇的广场看起来仿佛是一张泛黄的照片，广场中央停着雷纳铎的车，周围围着一群好奇的小孩。广场呈长方形，地面凹凸不平，四周是一间间的宅舍，看上去门窗紧闭，事实上镇民在屋内可以把广场上的一切瞧得一清二楚，人人都等着看洛卡瑟拉镇二巨头之一的萨瓦拓如何退场。广场较长的那两侧，一侧是坎达诺的地盘，一侧是萨瓦拓的地盘。坎达诺的那一侧，有教堂和坎达诺开的赌馆，两者同立于一侧，看上去相当矛盾。萨瓦拓和其同伴的那一侧，有贝保酒馆和镇公所，酒馆旁边是他从岳父马丁诺那里继承而来的房子。

只见天色越来越亮，时间越来越少，老人仍希望死对头坎达诺会突然站起身来，阻挡他，不让他离去，但是这个可能性微乎其微，就如同柠檬水会突然冒出气泡的几率。他不断抚摸胸前的幸运福袋，祈求奇迹出现。他把毯子和小刀拿在手上，和女儿争论该不该带上那支老猎枪。那是他这辈子的第一支枪，也是他通过成人仪式的见证物。雷纳铎想起安莉亚交代他去罗马办的事情得花不少时间，因此越看越焦急。太阳升起时，他终于忍不住开口：“爸，我们出发吧，好不好？我把车子开到”

后院门口，您从那里上车就好了。”

这建议对老人来说简直是侮辱，他白了儿子一眼，放下那枝老猎枪，吻了吻萝赛姐，又朝女婿尼诺微微挥了挥手，便粗声说：“走了走了，可是我们要从前门出去。还有，萝赛姐，你如果敢在露台上哭就给我试试看，我会马上回来揍你一顿。如果你要哭，就不要出去送我们。”

老人以这家主人的身份，雄赳赳气昂昂地走下楼梯，穿过阴暗的门廊，走出家门。他的朋友见他出门，纷纷从贝保酒馆里走了出来，他们每一个人都是男子汉，面带微笑，期待迎接他痊愈归来。雷纳铎坐上驾驶座，焦急地等待着。

老人和朋友一一道别，往车子的方向只身走去，故意经过赌馆门前，双眼瞪向坐在扶手椅上的坎达诺和他的两个儿子，坎达诺那两个儿子如同随扈一般，侍立在扶手椅的两侧。

坎达诺脸上戴着一副黑色眼镜，用他那破钹似的声音，轻蔑地说道：“萨瓦拓，再见。”

老人蓦地停下脚步，不慌不忙，双腿微开，双臂作好准备。

他沉稳地回道：“坎达诺，原来你还可以说话啊？好久没听见你的声音了。”

“我们都还活着，当然可以说话。”

“你早就死了，当我割断你那只猎犬诺塞罗的尾巴的时候，你连叫都没叫一声，那时候你就已经死了。”

“诺塞罗咬死鲁思卡的时候，我曾经当着你的面说过，‘鲁思卡是只很棒的雪貂，多可惜啊。’”引得支持他的镇民捧腹大笑。

萨瓦拓愤然道：“你的侄女康琦姐把贞操献给我那时候，

你也什么都没说，你早就死了，死透了，就和你现在一样！”他一手插入口袋，紧紧握住小刀，希望这件事就此了结，和坎达诺来个玉石俱焚。

此言一出，广场突然安静下来。坎达诺的儿子气得就要扑上前来，却被坎达诺挡住。坎达诺轻蔑地挥了挥他那双肥大的手，说：“时间早就缝合了她的贞操，医术比你的医生高明太多了。你快上路吧，一路顺风。”言语交锋到此为止。

结束了。

该说的都已经说了，关于康琦姐的一切老早就公开的秘密，后来康琦姐为了钱，嫁给了一个大发战争财的黑心商人，现在她住在卡坦扎罗市，是个豪门贵妇。“墓园将会是我的旅程终点，过不了多久坎达诺也会去那里报到，可是我现在还有机会，可以一刀刺中他，看着他倒在地上死去，而他的两个儿子也会用刀把我刺死……可是这又何必？该说的都已经说了。”

坎达诺的那一方人马，面对萨瓦拓的挑衅，只是被动地响应，这让他可以慢慢踱到车子旁，很有尊严地上了车。雷纳铎立刻踩下油门，车尾扬起漫天尘沙，把坎达诺那一票人淹没其中。

萨瓦拓非常满意，称赞儿子说：“干得好，而且你刚才下了车，想保护我，我很高兴，不过那个狗娘养的我还应付得来。”

不过他有点惆怅，因为安柏修竟然没有出现，没有来为他送行，而且也没有人知道安柏修在哪里。安柏修以前是萨瓦拓的游击队同志，和他情同兄弟，当初在卡西里山区与纳粹德军交战时，安柏修曾经救过他一命，把他从克拉提河里给拖了出来，让他免于失血过多而死。

不过安柏修只是没去和众人挤在一起而已。车子转过一个

弯，就看见安柏修站在隐士庐前的一棵榆树旁，一如往常嘴里咬着根嫩草。老人立刻叫儿子停车，他跳下车，高兴地叫道：“安柏修，真高兴见到你在这里，你也是来问我为什么要离开的吗？”

安柏修立刻回嘴道：“我有那么蠢吗？你要离开是因为你怕自己比坎达诺早走一步，你不想让坎达诺去参加你的葬礼。”他的左手在胸前的邪恶之眼项链前比了一个号角的手势。

两人一同爆出大笑。

安柏修低声道：“好了，答应我，你一定要撑下去，开开心心地去参加坎达诺的葬礼，然后再开开心心地来参加我的葬礼。”

他做了个鬼脸——那是过去他在生死攸关的战场上最爱做的表情，说：“布诺，你一定要撑下去，知不知道？”

“我知道，我会撑下去的，就和从前一样。”

两人心头一酸，张开双臂，相互拥抱，胸膛紧贴胸膛。他们感觉到了彼此的心跳，然后缓缓地放开了手。萨瓦拓没再说一句话，转身就上了车。雷纳铎踏下油门，萨瓦拓与安柏修的视线隔着车窗紧紧相接。

安柏修举起手，为老人哼起了游击队的凯旋进行曲，目送他离去。

安柏修的身影渐远渐小，终致消失，但是那充满了挣扎和希望的歌词依然在萨瓦拓胸口回荡。

7

下雪了！

老人兴高采烈地跳下床，像个小孩子似的。在他来的地方，雪是惊奇的、有趣的，象征着明年将有丰美的牧草和肥壮的牛羊。他向窗外望去，却发现一楼的露台完全没有皑皑白雪，原来任何的人或物来到城市都会被腐化，连雪花也不例外，雪花一落到城市的地面就化为了污秽的泥雪。他本来想出门赏雪，见到这幅景象便打消了念头，但随即又想到说不定那座公园里会有积雪，再说，出了门就可以摆脱阿努琪达。今天安莉亚一大早有课，阿努琪达会早一点来上工。

他对阿努琪达的印象其实不坏，不过她只要一开始打扫就像变了个人，疯子似的，冷酷无情地入侵每一个房间，让他联想到德国猪大军来犯的景象，阿努琪达推动吸尘器的那股汹汹气势，简直就像是一辆无坚不摧的坦克车。每当阿努琪达开始吸地，老人就会把藏在沙发床下的战备存粮拿出来，不断地从一个房间撤退到另一个房间。阿努琪达如果只是吸吸地，倒也

罢了，可是她还会按照自己的意思，重新摆放房内的物品。幸好她话不多，但她随身带着一台晶体管收音机，走到哪里听到哪里。

那台蠢机器开始播放，而老人来到布纳提诺的房间，宝宝还在睡，他到窗前欣赏雪花飘落。广播节目说的是标准语，他听不大懂。贝保酒馆的电视机讲的也是标准语，可是有屏幕就是不一样，光看节目中的人物神态，就可以明白在播些什么。

阿努琪达最大的缺点，就是会鬼鬼祟祟地监视他，不让他靠近宝宝，他猜想一定是安莉亚告诉过她，这个老头子不但生病还爱抽烟，吩咐她要小心，不要让这个老头子把病传染给布纳提诺。妈的，我已经尽量少抽烟了，如果布纳提诺在睡觉，不让我去吵他还说得过去，可是现在他已经醒了，双手开始乱挥乱动，两颗眼珠子四处乱转，像狐狸一样……

阿努琪达的身影闪现在门口，说：“老爷，请您不要把他抱起来，太太说这样不行。”

“为什么不行？年纪大又不会传染。”

“老爷，话不是这样说，书上说如果常常抱小孩，小孩就会一直想要有人抱。”

“什么意思？小孩都不能碰的吗？又是书上说！你知道我都把书放在哪里吗？对，我都把书丢到外头去！就算是小羊，一出生也懂得去找母羊的奶头，整天舔来舔去，这种天性连动物都有。”

阿努琪达推说：“那都是太太告诉我的。”姿态依然摆得很高。

这时布纳提诺双手一撑，坐了起来，咯咯乱笑，伸手去抓

萨瓦拓的灰发。萨瓦拓放声大笑，把布纳提诺给抱了起来。

第一次抱布纳提诺的时候，他十分害怕自己一不小心就会把这小小的四肢给折断了，可是现在他已经知道婴儿没有那么脆弱。婴儿虽然身体娇小，要求却多得很，而且说要就要，蛮横跋扈，还会突然发出尖锐的哭叫声，双手双脚猛挥猛踢，爆发出巨大的能量。他对布纳提诺那坚定的意志、暗自的决心和浓缩的能量感到惊异不已。

他小时候是牧童，那时他常常把小羊兰布里诺抱在怀里，小羊并不会做出出人意料的举动，但是布纳提诺正好相反，每分每秒都有惊人之举，永远是个难解的谜团。他今天为什么不要他昨天要的东西？昨天他对这样东西明明没兴趣，今天为什么又有了兴趣？他观察布纳提诺的一举一动，看他用小手触碰东西，把它们翻过来，放进嘴巴，测验它们的耐受度，像只小狗一样嗅闻东西的气味，开心无比。

布纳提诺总是要，如果感觉自己没有受到关心注意，就会认为世界不接受他，因此老人才会温柔地把他抱在怀中，亲吻他、嗅闻他，如动物般热切地，嗅闻自己的孩子，认同自己的孩子。看书有个屁用？要教会孩子如何生存不是用书，而是用双手、用亲吻、用肌肤接触、用大吼大叫、用抚摸。我的宝贝，我妈妈以前抱我，我就学会了怎么抱小羊，牧羊人打我，我就学会了怎么打别人，那些牧羊人以前常常打我。他嘴角泛起微笑，忆起自己从他人那里学到的另一项技巧。“我以前有很多情人，她们常常抚摸我，我相信你以后一定是个爱抚高手。”

那小手拉着他的头发，忽然拍了他一掌，老人乐得哈哈大笑，心想：“没错，就是这样，你学得真快。抚摸和掌掴就是

要这样……这样才像男人，用力活、用力爱。你知道以前多洛纽常常对我说什么吗？他说，‘布诺，生命里最棒的一件事，就是和女人玩匕首大战。’”

他忽然感觉到宝宝全身都紧绷起来，没想到这个小鬼头居然能够会意。他无法思考，也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这种感觉，但是他深深领受。现在，他体会到了与布纳提诺肌肤相亲时那种神秘交换的感觉，怀里的布纳提诺就像春日新草般洗涤了他的心灵，而他则将有如老木深根牢牢抓紧泥土般的强大安全感注入婴儿体内。

8

他每天都在想，要怎样才能把布纳提诺养育成真正的男子汉，由于满脑子都在想这个，甚至把鲁思卡都给忘了，一心只希望布纳提诺长大以后不要变成米兰人。米兰人个个都没有安全感，只要拆去表面的伪装面具，就会发现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担心受怕，怕上班迟到、怕生意不好、怕老婆在床上要求太多、怕自己在最想要的时候无法勃起。老人洞察到米兰人的内心从来没有享受过真正的喜乐，他们一直都是半吊子，不是真正的男人也不是真正的女人，身体虽已成人，内心却没有长大。他还把他在乡下的朋友拿来和米兰人比了一比，那些人当中虽然也有一些个性软弱的，却也不乏经得起火炼的真男人。

那么，要成为真男人，自然得吃真男人的食物，药店里卖的罐装婴儿食品上虽然写着“牛肉”或“鸡肉”，里头装的却是满满的化学制品。还有完全不含乳脂的牛奶，所有食品都一样……老人问过安莉亚，可不可以给布纳提诺吃用黑醋栗白兰地煮的栗子，以净化和强健布纳提诺的胃。安莉亚一听简直吓

坏了，那还是他头一次见到安莉亚瞠目结舌、无言以对。不过就算是三岁小孩也知道，要长大成人，黑醋栗白兰地煮栗子是必需的，那才是真正的食物，里头不含任何化学药品。

安莉亚被吓成这样，自然不可能答应给布纳提诺吃那个。撇开这个不说，安莉亚一天到晚都讲那种电台意大利语给布纳提诺听，简直是疲劳轰炸。老人心想：“老唐皮洛死了以后，镇上来了一个老师，安莉亚就和那家伙一个样子。”大伙儿虽然不太了解那位老师，却都很爱听他说那些关于老皇帝和异国风情的故事。不过算数就不一样了，算数要精，才不会被雇主骗，或在市集上被买家骗。有一年冬季学期刚开始，大伙儿做了些蠢事，萨瓦拓是带头的那个，新来的年轻老师用方言侮辱他们，却没料到他们竟然听得懂。萨瓦拓的老家在崔奇欧镇，位于雷久市旁边，自然听得懂那位年轻老师所说的方言，可是他听了不发一语，假装没有听懂。

宝宝听安莉亚絮絮叨叨讲了一长串枯燥乏味的标准语，昏昏欲睡，他也一样。安莉亚却相当自我陶醉，她走到书桌前坐下，打开桌灯，隐没在书本中，开始奋笔疾书。安莉亚还是没戴眼镜，老人这才发现原来她戴的是隐形眼镜。

老人踌躇了一会儿，还是决定趁此良机，来到婴儿床旁边坐下。不久儿子就回家了，先走进布纳提诺的房间，亲了亲小婴儿，然后回房准备换上宽松的家居服。老人为了孙子，跟在雷纳铎后头进了房间，虽然人们通常都会避免进入别人夫妻的卧室，可是为了说服雷纳铎，使他迷途知返，老人只得硬着头皮跟了进去。

雷纳铎拿了家居服正要换上，见父亲跟了进来甚感讶异，

问道：“爸，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我只是想对你说，你们房里还有空间，放得下那张婴儿床。”

雷纳铎虽不耐烦，但仍和善地微笑着。“爸，问题不在于有没有空间，那样做是为了他好。”

“为了谁好？”

“当然是为了布纳提诺好啊，那天我已经向您解释过了，这样可以避免使他产生任何的情结，小孩不能对爱产生依赖，希望您能够了解，父母必须放开孩子，给孩子自由……这是很复杂的，可是，爸，请您相信我，医生很懂得小孩该怎么养育才是对的。”

老人每听一句就反驳一句。复杂？每个人都需要爱，这件事简单得很，哪里复杂了？自由？这些米兰人个个都是懦夫，还敢说什么自由不自由？医生很懂？阻挡父母爱孩子算哪门子的懂法？还有谁比孩子更需要被爱？还是说其实是父母不想让他被爱？

虽然恼怒不已，却没有时间一一反击，因为布纳提诺醒过来了，现在是他的沐浴时间，沐浴是一天当中最美好的庆祝仪式。

这是老人第一次参加布纳提诺的沐浴仪式，他觉得自己像是个窥探宝宝隐私的共犯，但是才看一会儿，他就发现宝宝不仅享受水，而且享受这个英雄般的仪式。现在他每天早上一定刮胡子，烟抽得一天比一天少，宝宝对他的抚摸也越来越有回应，甚至肯让他亲一亲，不过他只敢在安莉亚不在家的时候偷亲布纳提诺。他在一旁观赏布纳提诺的沐浴仪式，惊喜地发现布纳提诺的小弟弟不仅大有可为，而且会自行发挥其正常功能，

充血勃起。只见布纳提诺伸手摸了摸自己的小弟弟，又闻了闻手指，纯真欢乐地笑了起来，看得萨瓦拓心花怒放，暗赞道：“好一个布纳提诺，有种！和你爷爷一样有男子气概！”

他看着布纳提诺，心中越来越害怕宝宝会被那些书和医生害惨，他们让他在晚上被放逐在外，面对噩梦、意外、外力的伤害毫无抵抗能力。要是这种论调再猖獗一点，搞不好他们会说男人和女人不应该睡在一起，不应该对彼此太有兴趣……

啊，布纳提诺，你需要的是南方那些懂得男人的大胸脯女人。你的祖母朵朵蕾拉生了十一个小孩，你的姨婆潘卡娜达嫁了三次，虽然她们都不在这里，可是别担心，我的小男孩，至少我在这里，我会引领你走上生命的常轨，攀上生命的巅峰。要攀上生命的巅峰就和攻顶一样艰难，可是当你抵达山顶的时候，你心中会充满喜乐，就像是要迸裂开来一样！

9

“老爷，您看您看。”

老人把布纳提诺放在婴儿床旁边的地毯上，转过身去，望见站在门口一脸得意洋洋的阿努琪达。“叫我伯父就好了，记住啦。你要叫我看什么？”

“太太说不要常常抱小孩是对的，刚刚他想下来，不想被抱，是我亲眼看见的。”

这倒是实情，刚才小孩在老人怀里，伸出手指，像个颐指气使的小皇帝似的，指着地板，口中直叫：“啊，啊，啊。”萨瓦拓正盘算着是不是要把他放下来。

“好了，现在他不是已经在地上啦。”

“最好不要太常抱他，你看，太太说的果然是对的。”

“才怪，唐尼古拉神父说的才对，他是一个正直的神父，在洛卡瑟拉镇服务过一阵子，不过他太正直了，所以待不长久。”

“那他们有没有送他到更好一点的教区去啊？他在其他地方的前景应该会更好。”

老人忽略话中的刺。“没有，他放弃当神父，说要试着去体验世俗生活。做神职人员让他受够了，他到那不勒斯的学校讨生活去了。”

宝宝坐在地毯上，听着两个大人不带恶意的声音交替，演出每天早上必定上演的拌嘴戏码，兴致盎然，像是听得懂似的。

“哦，那请问这位正直的神父有没有找到那颗举世无双的珍珠呢？”

“你是说《马太福音》里用来比喻天国的珍珠吗？那个比喻是说有些人心智闭塞，虽然有眼睛有耳朵，可是怎么看都看不见，怎么听都听不明白，意思大概是这样，正好就是在说我的那个儿媳妇和你，还有那些和你们一样的人，比如说那些医生之类的。”

阿努琪达恼怒不已，过了好一会儿，才语带讥讽地说：“罗果聂伯父，我看这个世界上大概没有人可以说得过您。”

她走开，样子却也像是个胜利者。

这时小男孩伸手拿起旁边的一个纸盒，翻了过来，然后开始审视四下散置的各种玩具：彩色塑料益智积木、布娃娃、系着许多小铃铛的不倒翁，还有一个摇木马。那个摇木马是老人送给他的，刚买来的时候，布纳提诺爱不释手，但是没过多久就将其打入冷宫，不过最近它又再度获得小皇帝的青睐。老人坐在男婴身旁，乐滋滋地轻声说：“这个世界上当然没有人说得过我，那两个女人以为自己是谁啊？布纳提诺，阿努琪达那个人的心地其实挺善良的，她很爱你，只不过她是用老处女的方式来爱你。她明明什么都不懂，却自以为什么都知道，就和你爸妈一样，以为你不想被我抱，其实却正好相反。还好有我懂你、抱你，让你更有自信，帮助你成为男子汉。我的小天使，

我看你已经开始想用双手双脚在地上移动，展开冒险了吧。”

事实的确如此，过去两个星期以来，布纳提诺越来越渴望扩大冒险版图。当他连同玩具被放进婴儿床里的时候，他会把玩具用力甩出来，然后用手指向地上的玩具。过去他指着地上的玩具，是想叫人把玩具拿到婴儿床里来，现在他指着地上的玩具，意思是想和玩具一起待在地上。有时候他会抓着婴儿床周围的护板，探头往外看，使得大人必须时时留意，提防他倒翻出来，摔落在地上。

老人继续说：“你那个白痴妈妈一定以为你越来越不依赖他们了，其实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是因为我一直在教你，所以你越来越懂得怎么保护自己，她不懂得你正在学习生命中最宝贵的一课，也不懂得你一直在进步。小宝贝啊，你要知道，如果你不坚强起来，别人就会踩在你头上，所以我抱着你的时候才会一直告诉你，‘要尽情去享受这个丰富的世界，可是不要受人摆布。’很显然，你已经开始想要练习了，可是你要记住，‘要让自己刚硬起来，可是也要尽情地去享受爱。’就和我的小羊一样，尽情吸吮母羊的奶头，只可惜它没能长大。可是你不一样，你可以变强变壮，成为男子汉！”

小男孩的确正在一点一滴练习探索世界，如今他已经可以在自己的小房间或客厅里四处爬行，比如现在，他的眼睛就紧盯着老人的裤脚，跟着往前爬，突然，有一种持续不断的嗡鸣声响起，他抬起了头，一双好奇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四处张望。

萨瓦拓心想：“他的耳朵和我一样灵敏，认得出阿努琪达那台吸尘器的声音。”小宝贝，你脸上的表情真棒，就好像以前那个英军军事顾问，那个老是皱着眉头的泰瑞一样。那天晚上，

我们在黑暗中拿不定主意，不知道该怎么接近德军，泰瑞跳伞下来，从天而降，来帮助我们，我还记得他有一对浓浓的眉毛。

小男孩径直往门口爬去，来到门边，探出了头，左看看，右望望，在他眼中，走廊像是一条无止无尽的隧道，可是他毫不胆怯，立刻朝那奇特声音的源头前进。老人亦步亦趋跟在后头，一同享受这趟探险之旅。他往前方的卧室一看，只见阿努琪达背对门口，正在用吸尘器吸地毯。

小宝贝，向前冲，可是记得不要发出声音，要像猫，像个游击队同志，把敌人攻个措手不及。记住了，一定要趁人不备。老师以前常说：“惊慌失措的敌人就是要玩儿完的敌人。”哈，其实老师不是这样说的啦，他是说：“惊慌失措的敌人就是必败的敌人。”我不是读书人，但我的话听起来比较对味。对啦，就是这样，趁现在，攻击！

“啊！”

阿努琪达感觉到脚踝有不明物体拂过：是小男孩的手。她大惊失色，急忙放开吸尘器把手，跳到一旁。吸尘器停留在原地，马达依然运转着，发出巨大的嗡嗡声。

“他会受伤的！”阿努琪达跨前一步，关上了吸尘器。这边老人正笑得前仰后合，吸尘器一静下来，老人的笑声显得更为大声，他双手狂拍大腿，与阿努琪达的惊慌失色形成强烈对比。

小男孩瞪着没了声音的吸尘器，不明就里，失望不已。他伸出小手拍打吸尘器的金属外壳，一脸就要哭出来的表情，随即又骑上吸尘器，更加用力地不断拍打，像是想把吸尘器拍得响起来似的。

老人走上前去，按下吸尘器把手上的开关，只听见马达嗡嗡嗡嗡地又开始运转，把小男孩给吓了一跳，身子往一旁滑落，老

人赶紧抓住小男孩的肩膀，把他扶上吸尘器。小男孩在这凶神恶煞般的坐骑上坐稳了，立刻兴奋地啧啧咂嘴，随即又咯咯大笑。

阿努琪达叫道：“老爷，您疯了吗，快抱他下来！”尽管她很想夺回吸尘器的主控权，却难以插手，只能呆立在旁边观望。过了一会儿，布纳提诺对这个只会嗡嗡大叫、了无新意的新玩具感到腻烦了，身子一侧，滑到地板上，继续寻找下一个新奇的目标。老人也趴了下来，与他面对面，说：“小宝贝，你真勇敢，成功地拦截了坦克车，这是你的巨大胜利，就和以前多洛纽扔汽油瓶和手榴弹，成功消灭坦克车一样，是个巨大胜利。”

但小男孩只是往前爬，从老人的双腿之间穿过，绕了一圈，最后又爬上他的战利品，坐了下来。

“最后这一步走得好，就和从前一样，逃到树林里躲起来，设好各种机关。现在这些战术你都学会了，我们以前就是这样消灭飞机和坦克车的，你已经是真正的游击队同志了，你是我们的一分子，悄悄攻击，快速撤退！”

萨瓦拓大声喊道：“布纳提诺万岁！”接着，他脑海中灵光一现：“对了，应该让你骑马游行才对。”

他高高抱起小婴儿，让他骑在自己肩头。婴儿又惊又喜，尖声大叫，双手牢牢捉住老人波浪般的鬃发。老人捉住他的两条小腿，来到门口时双腿微屈，以免小孩撞到门楣，就像过去在洛卡瑟拉镇抬着圣佳兰雕像出巡一样。阿努琪达见了，吓得频频挥舞双手。

老人走进走廊，直起双腿，带着小男婴来回穿行，口中高唱着凯旋进行曲：“欢迎大英雄布纳提诺凯旋归来，欢迎大英雄布纳提诺凯旋归来……”

10

老人坐在扶手椅上，面对窗户，背对安莉亚的书桌。阿努琪达把那张扶手椅叫作“硬椅子”，完全不明白老人为什么特别喜欢坐它，它是用佛罗伦萨胡桃实木做成的，朴实无华，靠背笔直。老人不喜欢一坐就陷下去的沙发，一点儿也不坚实，只有软弱的米兰人才喜欢坐沙发。

安莉亚第一次看见他坐在那张扶手椅上的时候，曾说：“您喜欢看那些摩天大楼对不对？它们真美。”

这时窗外可见如船首般尖直的共和广场摩天楼和著名的皮雷利大厦，以及数之不尽的建筑物，纷纷亮起荧荧灯火，可是他对这些建筑一点好感也没有，这和艳阳下洛卡瑟拉镇广场上远眺可见的斐米纳摩山根本无法相比。斐米纳摩山庄严雄伟、母性滂沛、浑朴自然，面容随着四季流转和云彩流动而变化万千。

家门打开又关上，雷纳铎蹑手蹑脚地走了进来，以免吵醒宝宝。他和父亲打了个招呼，然后走向安莉亚，亲了亲她的颈背，两人开始轻声交谈。老人听见信封打开的窸窣声，就知道

他们一定是在看他的验血报告。今天雷纳铎回家之前去了趟医院，把验血报告拿了回来。老人没有回头，他知道儿子和媳妇一定正以同情的眼光看着他，想想就觉得好笑。

雷纳铎走过来和父亲说话，约略提到验血报告，然后就岔开话题，开始夸张地抱怨今天路上的交通有多糟糕。此时安莉亚并没有回到她的书桌前，却是走到走廊里打起了电话。老人想：“他们明明吓坏了，却还要假装镇定，真可笑，想也知道验血结果一定好不到哪里去。”

安莉亚挂上电话，走了过来，宣布说她已经跟那位名医挂了号，要带老人去看诊。老人一言不发，只是微笑，公开嘲笑儿子儿媳的窘态。这时房间里忽然传来小孩的哭叫声，正好在这个难堪的场面给了三人一个台阶下。安莉亚和雷纳铎赶紧往布纳提诺的房间跑去，老人也跟在后头期待参与这每日一度的盛典，尤其今天是个如此特别的日子。

安莉亚和雷纳铎替小男孩洗完澡，正帮他擦干身体的时候，他又玩起了自己的小弟弟，只见它逐渐胀大，红里透白，如同栗树长出的春芽。可是这次他却不把手指凑到鼻子前面闻，而是朝老人伸去，将生命的汁液奉献给他。男孩嘴角带笑，一双乌黑深邃的眼眸望着老人，像是在邀请他一般。

雷纳铎佯装惊讶，大声道：“布纳提诺，不要闹了！”

安莉亚简洁地说：“没关系，他正在克服肛门期。”

老人没空去理会安莉亚所作的评论，因为布纳提诺的动作让他想起许多歃血为盟的故事。

他心中深受感动，弯下腰来，鼻子凑在布纳提诺的小手前深深吸了一口气。婴儿的眼里闪出亮光，然后自己也闻了闻手

指，老人知道，如此一来，就等于两人订立了盟约。

他上床睡觉时，心中感到十分平静，他知道，男孩已经决定信任他了。

不需要再多说什么，一切都已走上正轨。

萨瓦拓总是会在对的时间起床，准备上战场、狩猎、偷鸡摸狗、做爱。这天清晨，他也在对的时间起床，而且起得比平常更早。

大教堂传来钟声，可见时间是凌晨三点。这次的降雪净化了空气，使得钟声听起来格外清晰。老人往窗外望去，见对面的阳台墙壁上映着银亮的月辉。

以此时的月光亮度来说，如果要进行伏击就未免太亮了，可是对于他现在要执行的任务却是恰到好处。小宝贝，没想到你竟然这么快就认出我是你的同志了！

他慢慢穿上厚袜，拿起了他的宝贝毯子。公寓里有中央空调，并不寒冷，可是他如果不带上那条宝贝毯子就会觉得好像少了什么，它曾陪伴他执行过无数任务，而这一次，他们要一起把布纳提诺从孤独中拯救出来。

他如猫一般蹑手蹑脚走过走廊，来到小房间门口，停下脚步，只见房门半掩着，门缝透出一丝红光，那是墙上插着的蝴蝶形小夜灯发出的亮光。手握上门把，他忽然想到不知道铰链会不会发出吱吱声，往内一推，门却无声无息地开了，似乎连房门也在全力支持他们之间的盟约。老人走进房内，把门轻轻带上。

月光从窗外倾泻而入，射落一地银灿灿的湖水，婴儿床伴着夜影，就仿佛是浮在银湖上的小岛。枕头好似一面明镜，而婴儿沉睡的小圆脸就是明镜中映着的圆月。老人俯身在布纳提

诺面前，嗅闻着，感觉到他温暖了自己苍老的脸颊。

老人轻声说：“同志，布诺报到，你以后再也不必担心孤单迷路了，这里的地形我熟得很，前进吧！”

小男孩的呼吸和心跳充满了这整个夜晚。老人背倚着墙壁，在地板上坐了下来，犹如大树在新雨过后苍翠如濯，过去漫长的男性记忆如同树种般遍撒，而过往的经验则搭筑成荫，庇护着婴儿床。

那一刻，两人的命运丝线纵横编织在一起，如同织布机上的滑梭，嗒嗒嗒地来回不止。布纳提诺昨晚已经用沾了生命汁液的手指，画出了一个只属于他们的世界，一个影影绰绰的月之世界。那个动作就犹如野公猪在石头或岩蔷薇上播种，界定领土范围一样，老人曾经在春天见过野猪那样做。

在那一刻，究竟什么事情发生了？什么东西铸成了？什么东西结晶了？老人不知道也不明白，他只是活生生地把它演绎了出来。耳听见自己的呼吸声和布纳提诺的呼吸声合而为一，年老与新生汇聚成河，有如两条蛇盘绕交欢，又像是同根树叶相互摩擦，窸窣作响。早在几天前他就已经体会到这种感觉了，不过昨晚布纳提诺出于本能做出了那个仪式性的动作，又将之神圣化了。他轻轻抚摸胸前的幸运福袋，不禁想起洛卡瑟拉镇的隐士庐旁，那棵枯干的老榆树把所有的汁液提供给攀附其上的常春藤，而常春藤回报老榆树的唯一方式就是努力往阳光的方向生长，尽情绽放青葱翠绿。

老木与新叶，根与血，老人与婴儿。老人和小孩如同志般在时间的洪流之中相遇，一个在生命之初，一个在生命之末，携手并肩，向前迈进。月亮在满天星斗中缓缓移行，照抚着他们。

11

那位女护士娇俏迷人。

“萨瓦拓·罗果聂先生，请进。”

老人从候诊室里雅致的沙发上站了起来，安莉亚轻轻触了触他的手背，给了他一个鼓励的眼神。蠢女人！

走进诊室，一位比较年长的护士过来领他进入一个小更衣间，替他脱下全身衣服，连脖子上的幸运福袋也取了下来，全部放入墙边的一个绿色自粘袋里，接着又替他换上病号服。他穿上病号服之后，里里外外摸来摸去，却摸不到一颗扣子，他想：“这种衣服给布纳提诺穿再适合不过了。”

他走出小更衣间，来到一间摆满仪器的诊室，一名年轻医生请他躺在一张床上，准备检查。老人一开始觉得很新鲜，那医生问什么他就答什么，可是很快就感到无趣，开始百无聊赖地回答：“对，那边会痛。”“下面那边不太痛。”“它就像是住在我身体里的小恶魔，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咬我一口。”那医生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老人高声道：“做得好啊！”心有灵犀似的

看了护士一眼。

这项检查作完之后接着作下一个，接着又作下一个，医生一个换过一个，诊室也一间换过一间，有的诊室灯光充足，有的装有雾面玻璃，而准备进行 X 光检查的那间则漆黑一团。

“啊，您的身体里有一颗子弹，您不会觉得不舒服吗？”

“一点都不会，那是我们攻下科森萨市的纪念品。”

拍摄 X 光片时，必须躺着不动将近一个小时，他差点打起瞌睡。整个检查过程实在累人，他连要去抽根烟都给忘了，只觉得胃一直很沉重，因为在检查之前护士给他喝了一杯乳状液体，让他联想到可怜的布纳提诺一直被喂食的那些人造婴儿食品，不由恨得牙痒痒的。这天早上，阿努琪达在喂布纳提诺吃婴儿食品时，布纳提诺一直粗暴地挡开汤匙，最后阿努琪达只好放弃，去做打扫工作。老人逮到机会，偷偷拿了一片水果面包浸到葡萄酒里，再喂给男孩吃。男孩大口一张，狼吞虎咽，一下子就把整片面包给吞下了肚，让做爷爷的他开心得不得了。

安莉亚很贴心，亲自开车载他来到这位泰勒诺教授的诊所。出于尊敬，安莉亚今天特地穿了裙装，又精心打扮了一番，她一坐上驾驶座，瘦棱棱的膝盖就向外突出，脚一踏上踏板，脚背就露出一根根粗大的静脉。萨瓦拓心想：“她还是穿裤子比较适合。”安莉亚见状，误以为他是在打量她，便拉了拉裙子，以示端庄。

“雷纳铎说您对朱利亚博物馆展出的那口夫妻棺很感兴趣，那的确是件无价之宝。”

“对啊，那对夫妻看起来就像是活的一样。”

安莉亚听了这个回答微感讶异，随即简单讲述起那具夫妻

棺的历史背景，语气平淡，如同在讲课一般。老人起初还仔细听，可是安莉亚讲的是那种字正腔圆的意大利话，他听了一会儿之后就懒得听了，幸好安莉亚一开讲就自顾自地滔滔不绝，他不必多费心思与她对答。

车子经过天主大学时，安莉亚暂时中断授课，说：“您看，这里就是我教书的天主大学，泰勒诺教授也在这里教书，我们是同事，所以他才肯替您看病，不然平常人想要请他看可不容易呢……”

老人照完X光片，给扶了起来。一直保持那个姿势实在很不舒服，他承认安莉亚今天倒是表现得不错。紧接着又是一项项的检查，走过一条条的走廊，进入一间间铺着白色瓷砖的诊室，接受各种仪器的检查，贴上电极片，眼睛被手电筒照射，不断地接受问诊和触诊，最后他觉得自己像软木一样漂浮了起来，对四周的一切感到麻木，对自己也感到麻木。

也因此，当医护人员再次脱下他的衣服，他在一面大镜子中看见自己的时候，觉得看见的是别人的身体，而不是自己的。他觉得自己并不是镜中那个瘦骨嶙峋的臭皮囊，胸部多毛，脖子被太阳晒成棕色，臀部却白苍苍的。他认为自己是个尽情享受过人生的沙场老将，曾受到无数女子的渴求和亲吻，和眼前这具苍老的肉体一点关系都没有，故而心里头感到非常的不舒服。真的不舒服吗？其实倒也未必，只有人类才会感到心里不舒服。现在他躺在检测器输送床上，如同屠宰场待宰的动物，被分解成了生物组织、内脏器官、耳朵、四肢。他觉得自己简直都不算人类了。与此同时，诊所里每一位医护人员对他说话却都彬彬有礼、笑容可掬，表现得好像他很快就可以康复似的，

虚伪造作到了极点。

要是给老盖塔医生检查绝对不会是这样！医护人员帮萨瓦拓穿上衣服时，老人回忆起位于卡坦扎罗市哥索街的老盖塔医生开的诊所，每次走进去再走出来，他都会觉得自己似乎又恢复完整了。他越想越痛恨这间米兰人开的诊所，怒火中烧，以至于走出诊室的时候竟似是回了魂。

医护人员打开安在一张像圣坛的桌子后方的一扇门，这是最后的一扇门，像是为了专门欢迎他用的。这是一间诊察室，安莉亚就坐在里头，旁边站着一位医生。安莉亚一看见他就笑脸相迎，那医生拉过一把椅子来请他坐。

“教授，很高兴见到你。”他又语带讥讽地补了一句：“我很期待与你见面。”

“罗果聂先生，其实我们早就见过面了，就是刚刚在 X 光室里，只是里面很暗，您看不见我，可是我看得见您。”

老人若有所思，心思沉定。我还以为他会丢出一堆检验报告，然后就打发我们走。教授面前的桌子上摊开着一份份的报告和数据。这时一名助理走进房间，开始与教授交谈，说的尽是萨瓦拓听不懂的密语，他们表示同意时就点点头，表示不同意时就摇摇头，不是沉吟，就是只短短说上几个词儿。最后教授在报告上写下了几个字，下了几道指示，那位助理拿起报告，抱在胸前，对老人和安莉亚笑了笑，就出门去了。

“罗果聂先生，以您的年纪来说，您的身体相当硬朗，除了您那个老毛病之外，整体来说都保持得十分健康。不过说起您那个老毛病，我想您应该不会觉得意外，讲得直白一点，您身上出现的这种症候群是……”

教授所谓的“讲得直白一点”，和那些说意大利标准语的广播节目没有两样，老人靠在椅背上，耐着性子一个字一个字听，只听到一堆名词，比如说“病理过程”、“科学资源”、“近代进展”、“另类疗法”，等等。安莉亚却倾身向前，仔细聆听名医泰勒诺说的每一个字，听得悠然神往，其乐无穷，不时还提出一些疑问，让教授讲得更是兴高采烈。

老人心想：“他讲的这些话关我屁事？如果是去给老盖塔医生看，只要看他的表情，就可以知道病情到底严不严重。”他觉得面前这个教授根本就是在自导自演一场戏。

“罗果聂先生，您听懂了我刚才所说的吗？”

这家伙是在开我玩笑是不是？老人不动声色，使出游击战术，加以反击，说：“我一句都没听懂，我也不想听懂。”

他顿了一顿，欣赏眼前这位教授吃惊的表情，才接着说：“我只想知道我什么时候会死。”

办公室里原本充满了一种微妙、体谅、高效的氛围，这时就像是气球给戳破了一样，顿时烟消云散。安莉亚与教授互望了一眼，她紧张地说道：“爸爸，您怎么这样说？”

老人对于自己制造出来的这种震撼效果十分满意，大睁双眼观察安莉亚和教授的神情。教授给出了一连串回答，什么“不可确定”、“非典型发展”、“期望”，等等，语气已不如先前那般自信。老人再次出击，问道：“是几个礼拜？几个月？还是一年？我想应该不到一年，没有那么长——”

教授打断他的话，说：“我没有办法很确定地告诉您，所有疾病在预后都具有不确定性，更何况您的病例又这么特别，您的身体很硬朗，有可能——”

“教授，你用不着解释得这么费劲，我已经明白你的意思了，再说，比起我那个只能坐在椅子上的老朋友，我还比较喜欢我的鲁思卡。那个坐在椅子上的坎达诺，他从腰部以下中风瘫痪，希望上帝保佑，让他的心脏快点瘫痪，让他比我早走一步。教授，请问你，这类的瘫痪扩散得快不快？如果他剩下的时间都只能坐在椅子上，那还不如早死早超脱。”

“我没看到患者，没办法回答您的问题。”教授回避了这个问题，纯粹处于挨打状态。老人已经把他从凤凰枝上给打落了下来。

“反正要死也是我的事，我只想知道我那个老朋友会不会比我先死。我把他的情况告诉你，这样就好像你亲眼看见他一样。六月的时候他还能走路，可是到了八月……”

老人把他所知的坎达诺的状况和症状全都说了出来，教授听得相当不耐烦，而听完之后也拒绝作出任何评论，只是礼貌地站起身来，说检验报告会连同处方笺和建议疗法一并寄到府上，省去了平常一定会对病人加油打气说的那番话，直接与亲切而又有好学之心的同事安莉亚道别。泰勒诺教授和安莉亚一打开话匣子，又说了许久，从诊察室说到走廊上，一路说到教授的办公室。

他们离开诊所时，安莉亚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还是老人先开口：“那个家伙根本不懂什么是中风，唉，我的好朋友玛列姐去年一月过世了，要是她走得不是那么早就好了。我真是不走运，坎达诺的事她都替我照看得好好的，眼看就快要成功了——”

“爸爸，玛列姐是谁？”

“她是卡普多镇的女巫，是全卡拉布里亚区最厉害的，不对，是全意大利最厉害的，没有一次不准，愿圣母眷顾她。”

12

他终于有一个尿壶了，米兰上流社会人士称之为夜壶。

安莉亚起初当然极力反对，她说：“爸爸，现在已经没有人用那种东西了。”

“难道你们晚上都不尿尿的吗？”

“会啊，可是要上厕所去浴室就好了，不像您镇上的房子没有厕所，得走出院子去上公厕。”

洛卡瑟拉镇的公厕对她来说是一场噩梦，当年她去上厕所，总是有农人或村妇在外头计时，同时想象她在里头如厕的样子。

“浴室我用不习惯，我走过去再走回来，要花好长的时间才能再睡着。我习惯放个尿壶在床铺旁边，只要翻个身，半睡半醒就能撒尿，方便得很。”

安莉亚说什么也不肯妥协，可没想到有一天居然同意让雷纳铎去买个尿壶回来。老人心想：“一定是那个教授说我没多少日子好活了，叫他们尽量顺我的意，看起来那次去看医生倒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可是他们错了，我绝对会活得比坎达诺

长，我才不会让那个家伙称心如意，来参加我的葬礼。”

尿壶买是买来了，可它到底给藏到哪里去了？

他大喊：“阿努琪达，阿努琪达。”

阿努琪达跑了过来，说：“不要大叫，宝宝在睡觉。”

他深怕吵醒布纳提诺，便压低声音问道：“我的尿壶呢？你把它藏到哪里去了？”

“您那个宝贝还会在哪里？当然是在您床底下啊。”

“哪有？你看，没有啊。”

“老爷，是在另一边，我的老天。”

果然没错。

老人怒道：“这一边？干吗放在这一边？对了，我跟你说过几百次了，不要叫我老爷，叫我伯父。你干吗把它放在这一边？我习惯把它放在那一边，我一直用左手拿尿壶，用右手……呃，你知道我用右手干吗。”

“太太说放在那一边从走廊就看不到了。”

“还会有谁来看我的房间？只有你，又没有别人，你们这两个女人真是够戗！”

阿努琪达答应说她会尿壶放到靠外头的这一边，然后就转身走了，咕咕哝哝不知说些什么。他知道她嘴里答应，实际上一定不会照做，就和她整理家里其他东西一样，一定要按她自己的意思摆放。

他已经快被安莉亚和这女人给逼疯了，前不久安莉亚居然想把他的宝贝毯子扔掉，换条新的给他。那条毯子平常白天的时候阿努琪达都藏在衣橱深处，那天安莉亚把它拿出来打算丢掉，正巧让老人撞见。他大发雷霆，安莉亚只好又放了回去，

出了房间就对雷纳铎说那条毯子有羊骚味，臭死了。“有些人可是愿意付出一切，好让自己和我的被子一样散发出生命的浓烈气味哟！”

老人找到尿壶之后，在床沿坐下，忽然有一股冲动，很想卷一管烟来抽，叫鲁思卡高兴高兴。最近他成功地减少了吸烟量，鲁思卡对此似乎颇为不满，今天早上狠狠地闹了一顿脾气。他才刚拿出卷烟纸，就听见婴儿的哭声传来，像是来解救他似的，他立刻把鲁思卡丢在一边，朝布纳提诺的房间飞奔而去。

阿努琪达正在里头轻声哄着布纳提诺，可是男婴依旧哭个不停。阿努琪达束手无策，转头向老人求助，或许是因为她已经发现他那低沉的语声能够抚慰布纳提诺，又或许是因为她想赶快回到她钟爱的吸尘器旁边。爷爷轻轻哼起小曲，可是男婴仍旧号啕大哭，两只小拳头在空中乱挥乱舞，哭得面红耳赤，像是遭受了敌军攻击一般，他甚至用一只脚的脚趾尖顶着另一只脚的脚跟，把两只小鞋子都给脱了下来。这是布纳提诺惯用的伎俩，用来彰显婴儿的无上权力，逼迫大人帮他把鞋子穿上。安莉亚对之的评语是：“他在欺压鞋子。”可是现在布纳提诺变本加厉，不只把两只小鞋给脱了下来，还把它们踢得老高，如同中世纪骑士掷出铁护手，向敌手下战帖似的。

阿努琪达往门外走去，说：“应该是要换尿布了。”

她不久便回到房内，手里捧着一盆温水，还拿着沐浴海绵和纸尿裤。米兰的婴儿都穿这种纸尿裤，紧紧包覆着整个臀部。这种纸尿裤不好，会影响男性雄风的发育！

布纳提诺的确需要换尿布了，可是他如此烦躁，会不会另有他因呢？老人不禁问道：“为什么今天都没看到有人家里点

蜡烛？今天不是鬼节吗？”

“现在已经没有人过鬼节啦。”

“那今天也不送礼物给小孩啰？”

“在鬼节送礼物？谁敢收啊？”

“在南方我们都会送啊，然后说这是亡者送的玩具。”

“太奇怪了吧，我们送礼物给小孩不是说是东方三博士送的，就是说是圣诞老人送的。”

“有什么好奇怪的？三博士和圣诞老人才奇怪呢，他们和小孩有什么关系？再说他们根本就是虚构的，亡者才是真实存在的，他们是我们的——你真是搞不清楚状况——亡者是小孩祖父母的祖父母，和孩子血脉相连，会保佑他们。”

老人一边嘴里喃喃重复说着亡者是真实存在的，一边前去准备鬼节应该为亡者点上的蜡烛。看，他们会说今年在米兰有人记得我们，是洛卡瑟拉镇的布诺记得我们。他回到他的房间，点起一根蜡烛，向亡者致敬。他从洛卡瑟拉镇带来了一根蜡烛，以备不时之需，因为那些电灯总是会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发生故障，不过，今天点蜡烛是要为回来探访的亡者照亮路途。

阿努琪达此时已经在尿布桌上铺上了一条毛巾，并脱去了布纳提诺的衣服。过去的女人替婴儿换尿布的时候，习惯坐在矮凳上，再把婴儿放在穿着裙子的大腿上。萨瓦拓想：“阿努琪达可没有那种功力。”颇有责怪之意。

是的，布纳提诺是该换尿布了。阿努琪达替他擦拭干净，还在他臀部起尿布疹的地方抹上了乳液，布纳提诺感觉全身干爽，终于露出笑容。老人觉得阿努琪达似乎把布纳提诺的臀部当成了小女孩的脸，接着又看见她把乳液抹到男孩的股沟之间，

手指还在中央停留了一段时间，不禁又怒火中烧。男人的那个地方怎么可以让你随便乱玩！布纳提诺给这么摸了摸，却完全不受影响，小弟弟又站了起来。这才是我的好孙子！人家说小孩不像爸爸妈妈，更像爷爷奶奶果然是真的，不过这副雄伟的景象就这么被纸尿裤给破坏了。真是丑恶！

阿努琪达把布纳提诺的两只小脚按进睡衣里，然后把他翻过来，开始扣扣子。老人坚持要帮忙，从上端开始扣，阿努琪达则从下端开始扣，可是等阿努琪达把其他扣子全都扣好了，他却连第一颗扣子都还没扣起来。她说：“我来好了。”然而老人认为这件事攸关荣辱，下定决心一定要自己扣好，可那颗小圆扣在他笨拙的手指之间滑来滑去，丝毫不听使唤。最后布纳提诺似乎也不耐烦了，发出咕咕咕的不满之声，他爷爷这才松手，喉咙像是给哽住了似的，饮恨败阵。

阿努琪达伸过手来，轻轻巧巧地扣上了那颗扣子，然后把布纳提诺抱上婴儿床。老人在婴儿床旁边坐下，轻声哼起摇篮曲——那首半个世纪前伴他入睡的摇篮曲，只是那颗扣子依然令他耿耿于怀，因此声音里添了一丝忧愁。老人心里暗忖：“如果今天只有我在家，不就没办法帮布纳提诺穿衣服了吗？那他 wouldn't 就会着凉了？又不能拿我那条宝贝毯子把他包起来，婴儿不能那样包。”

他想得出神，并未发现安莉亚回家，也没听见阿努琪达前去门廊迎接的声音。

“太太，布纳提诺的爷爷正在唱摇篮曲哄他睡觉，那个人虽然有点怪，把布纳提诺交给他倒是可以放心，他守在婴儿床边就像是一只凶恶的看门犬。”

安莉亚一如往常，走到布纳提诺的房间门口，站在半掩的房门前，用鼻子嗅闻里头的气味，她这么做并无恶意，只是觉得那老人什么卫生观念都没有，也不懂得任何的儿童养育方法，实在叫人不放心。闻了一闻，并未发现任何异味，她便安下了心，不然她也已经快被逼疯了。

布纳提诺坠入梦乡，老人静了下来。阳光穿过窗帘的缝隙，射落在他那一双大手之上，他呆呆望着自己的双手，看看手心，又看看手背。这双手宽大有力，青筋突起，手指粗壮有如葡萄藤，指甲短而坚硬，手毛底下可以看见许多老人斑……

他望着它们，它们可以杀敌、可以爱抚、可以替小羊接生、可以驯服马匹、可以投掷炸药、可以种树、可以拯救受伤的女人、可以抚慰女人……这是一双男人的手，是一双万能的手，可以杀人也可以救人。

真的是万能的吗？他心下不甚确定。这双手没办法扣起那颗小扣子，也没办法好好地把布纳提诺抱在怀里，这怎么能算是万能的？

那颗扣子令他万分沮丧。手指在眼前活动……这双手如此粗糙，骨节突起，并不适合抚摸布纳提诺那丝绸般的皮肤。

果真如此吗？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对自己的双手不感到骄傲，布纳提诺需要的真的是别人吗？阿努琪达就比我更能够照顾他……我真的是疯了，竟然会去忌妒一个女人，这样子和米兰人有什么两样？不对，不对，我的手没有问题！我的手就是我的手。

他需要时间冷静下来，原谅自己心中生出忌妒女人的念头，尽管如此，他心头的疑惑依然挥之不去。难道力量会成为障碍

吗？一定有办法可想的，我一定有办法可以对付那些小扣子，替布纳提诺换衣服……我和布纳提诺之间不需要女人，这样他才能长成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想到布纳提诺和他之间可以没有别人，他不禁欣喜起来。那些女人会把布纳提诺宠坏的，可是这样一来，他不就变成保姆了吗？他突然哽住，得用食指去抚顺脖子到衣领间的区域。他身体僵硬，对这种画面有说不出的厌恶，脸颊渐渐涨热。不，我不是保姆，我是老师，我是布纳提诺的老师！可他心中依然十分害怕，怕自己不能把布纳提诺照顾好。真丢脸，鲁思卡把我的勇气都吃掉了！

他望着枕头上布纳提诺那张圆圆的小脸蛋，淡粉红色的脸颊，额头上盖着一撮深色头发，心中涌起一股温柔之情，使得他深深叹了口气。他伸出手，用手指轻触这张小脸，才碰到就又立刻缩了回来，像是被烫到了似的。只因指尖的记忆告诉他，这种触感和抚摸丹卡是一样的。他的手指释放出一段骚乱的回忆：“丹卡！那些个日子！那些个夜晚！”他忆起丹卡睡在他身旁的时光，她的脸颊摸起来就和布纳提诺的一样。或者相反？其实是丹卡的手触碰到了布纳提诺或他的脸？……记忆如乱流般涌来，分不清是谁触碰了谁。

阳光再度落在他的双手上，他呆呆望着它们，却不知道它们究竟是谁的，只见袖口伸出的那双手白皙、纤细，很有女人味，他不由得大吃一惊。很有女人味？不是吧，这双手这么强壮……就算是，那又怎样？丹卡还不是和男人一样很会操纵机关枪。

他由惊愕转为痛苦。我的眼睛是不是被恶魔蒙蔽，变成了

邪恶之眼？神圣的亡者啊，我要我的手！他用手指捏着他的幸运福袋。

他内心的震荡停止了，世界又恢复了原貌。他经过了重组整合，更坚定地存在于自己之中，重新感觉到房间和时间。他刚刚是不是睡着了？是不是做了一个梦？他倒抽一口凉气，甩了甩头，要把那些如鬼魅般的思绪甩掉，如同落水狗甩掉一身的水。他又看了看自己的双手，一如往常。

却又飘来一股愁思：“要是这双手也是丹卡的就好了。”

丹卡的手会调情似的轻抚他的额头，把他从张牙舞爪的思绪中解放出来。他心中响起一首感伤的小曲，那是一首四十年前的小曲，曾经使他忘却战争中的枪林弹雨。一天傍晚在林米尼市，他们从马拉泰斯塔神殿朝海边走去，一同哼着这首小曲。那天丹卡参观了马拉泰斯塔神殿，看得她惊叹连连。接着两人来到海边的一间小屋，小屋的露台顶上爬着葡萄藤，一串串成熟的葡萄垂落下来，手一伸就可以够得到……丹卡倚在他的手臂上，伸手摘了一串葡萄下来，就如同那个伊特鲁里亚夫妻棺上的妻子。

他的胸膛深处传出了呜咽之声，他的男性气概退让给了温柔，使他投身到一片宁静的海洋之中，他脱口而出一句话，就像从海面跃出的海豚：“布纳提诺，你到底要我怎么办？”

四十年前，他也曾经用方言对丹卡说过这句话，当时他得到的回答是丹卡的吻。

两种渴望、两个时代、两个重要时刻在他的胸口融合，令他不由得从心底深处喊出：“哦，我的布纳提诺！”

13

安莉亚星期三没排课，因此每逢此日就会执行“照顾家庭”工作计划。老人对于安莉亚所谓的“照顾家庭”，实在太清楚不过了。一般来说，要等到阿努琪达已经开始打扫，安莉亚才会走出卧房，穿一条绿色灯笼裤，前去探视布纳提诺。如果男孩醒着，她就抱一抱他，然后四处巡视，挑三拣四，最后走到客厅角落，隐身在摆满了书的书桌后方。对她而言，书桌才是客厅。此外，安莉亚还不时会进行突击检查，像是隼科猛禽对准猎物飞扑而下。通常老人在厨房里避难，坐在厨房椅子上，安莉亚却循线而来，以几乎抓狂的语气说道：“爸爸，您在这里干什么？您不是应该坐在客厅里的那把佛罗伦萨椅上面吗？”

老人觉得她还是戴眼镜比较好看，至少看起来还像个女教师，如今她改戴隐形眼镜，怎么看都觉得有说不出的怪异。“如果不是要让坎达诺参加不了我的葬礼……圣母啊，请让我比坎达诺那个浑蛋多活一个月，这样我就能回去了。”这是他每天早上的祷告词。

安莉亚来厨房探头探脑已经是今天早上的第三次了，老人心想她的研究工作一定很不顺利，因此一听她吩咐阿努琪达去买面包和水果，就自告奋勇说要去，正好顺便出去透透气。

“我当然懂得怎样挑梨子，我是乡下来的。”

安莉亚同意了。过了不久，老人带着一袋战利品凯旋归来，昂首笑道：“哈，她把水果都包在了保鲜膜里，让人摸不到，骗得了别人可是骗不过我，我就是要摸。”

安莉亚心头一惊，问道：“爸爸，您在说谁？”

“就是你常去的那家水果行的老板娘啊，她是个女土匪，那些烂水果她自己留下来吃吧。你看我买的这些梨子多好，价钱只有一半而已。”

阿努琪达把袋子里的梨子拿出来，问道：“面包呢？”

“哦，面包，抱歉，你们吃的那些东西也叫作面包吗？我知道的面包和你们的面包很不一样，而且我忘了买你的那种面包。”

米兰贩卖的面包种类不计其数，可是每一种都和化学制品没有两样。安莉亚只是用绝望的眼神看着他。

“你们这两个女人，看看这些梨子，这才叫作梨子，不像那个女土匪卖的那些，每个看起来都一样，活像是蜡做的。包装就更别提了，不但让你闻不到水果的香味，还会增加重量……好啦好啦，对我说说你们要买的那种面包，我再出去买。”

“没关系，爸爸，我正好要去——去药妆店买点东西。”

安莉亚的脸色和语调都显得甚为不悦，表现出她的不满。她出门之后，老人也决定出去，实在不想在安莉亚回来的时候再和她打照面，这种日子他也快要受够了……

他出门时，安莉亚已经来到她惯常光顾的那家水果行，正在尽全力平息老板娘的怒气，老板娘先前被萨瓦拓冷嘲热讽了一番，简直要气炸了。

“罗果聂太太，他还在客人面前叫我女土匪，我店里的东西物美价廉，街坊邻居个个都知道，可是他居然叫我女土匪！”

“马兰蒂太太，请您不要放在心上，他年纪大了，又有病在身，他只是个乡巴佬……我也快被他搞疯了，就请您看在我的面子上，不要和他计较。”

“您是个真正的淑女，冲着您的面子，我不和他计较，可是请您不要再叫他来了，他刚刚还想打开保鲜膜去摸水果，又土又粗鲁，一点卫生观念都没有。他还拿了我那台最先进的自动磅秤，想称称看水果到底有多重，就是一直怀疑我、怀疑我。卫理牌磅秤是市政府检验通过的，可是他就是一直吵闹，还讨价还价，后面的客人大排长龙，都只为了他一个人。我最难过的就是他居然这么不信任我，我们在这里做生意都已经三十年了，从来没有被人怀疑过！”

安莉亚困窘万分，静静聆听马兰蒂太太宣泄怒气，并努力不让自己丢脸，毕竟这家水果行是这个地区最高级的，她可不喜欢去老人经常光顾的那家特伦多杂货行。最后马兰蒂太太软化下来，说：“真不敢相信您那位体面的先生有这样一个爸爸，而您，是个博士，又是议员的女儿，而且是天主大学的教授……”

老板娘向店内排队结账的顾客大肆宣扬，安莉亚则继续扮演受害者的角色，道：“快别说了，我一直在忍耐，还得时时注意我儿子，都不知道我公公会对他做些什么，有时候我觉得

我公公的脑筋好像不太对劲。”

“他不应该出来乱跑的，您先生同意让他出来吗？”

“我们不好限制他的行动，他快要死了。”

老板娘惊呼：“您公公快要死了？他骂起人来可是精力充沛得很哪，怎么会快要死了？”

“他得了癌症。”

大家一听见癌症这两个字，都像是给泼了一头冷水，连马兰蒂太太都感到遗憾，说：“真可怜。”

“他没有多少日子可以活了，我带他去给泰勒诺教授看过了，教授是我在天主大学的同事——”

“您是说那个鼎鼎大名的泰勒诺教授？”

安莉亚回说他们尽力想让他不要承受太多痛苦，可是他就像个疯子，让他们很为难。最后安莉亚说要买两公斤以保鲜膜包装的卫生水果：“那些看起来很不错。”

“那些是最上等的，就像上次您买的南斯拉夫梨子一样，那些南斯拉夫梨子已经全部卖光了，这次我们进的是希腊的。”

“希腊？不错不错。”

最后两人欢喜地互道再见。马兰蒂太太之所以欢喜，是因为安莉亚已经在诸多顾客面前亲自向她赔了不是，再说，老人又得了癌症，一个善良的基督徒是不能对癌症患者过于苛责的。安莉亚之所以欢喜是因为她成功化解了这场危机，她可不想被马兰蒂太太列入黑名单，否则马兰蒂太太以后可能会向她要高价，而这附近又没有其他像样的水果行。就这样，安莉亚抬起下巴，走出那家水果行，在回家的路上顺便买了水果面包。

此时，老人正坐在公园长椅上，身穿御寒的毛线外套，平

静地夹着一根烟，缓缓抽着。他规定自己白天只能抽一根烟，晚餐后在自己房里可以再抽一根。他一边抽烟，一边回想今天早上发生的事。

先前他去杂货行买梨子时，看店的不是玛德蕾娜，而是她丈夫。那丈夫实在令老人大感震惊，他个头挺高，看上去却完全是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头发中分，往两侧直直垂下，说话尖声细气。

老人礼貌地问道：“玛德蕾娜今天不在吗？”

“她去市政府处理执照的事情了，那些事情都是她在管。”那男人看了看柜台后方挂着的壁钟，“她差不多就要回来了。”

“我是从卡坦扎罗市来的萨瓦托，请代我向她致意。”

老人心想：“那家伙干吗用怪异的眼神看我……不，那家伙和玛德蕾娜一点也不配。她是真正的女人，凡夫俗子可配不上她，她是个十足的女人。”

等他来到环绕博物馆的威尼斯大道时，米兰再度在他面前打开潘多拉的盒子。他看见一辆车在对面沙维尼街街角的人行道旁停了下来，那辆车是绿色的，立刻吸引了他的目光，驾驶座上的男子侧脸锐利如鹰，留着小胡子，肤色呈深棕色。只见他正与某人吻别，那人随即开门下车。

这时绿灯亮起，老人迈开大步走过马路，却见那女子站在人行道中央向那辆绿色轿车挥手道别，绰约多姿，比起玛德蕾娜毫不逊色。那女子并未看见他，径自往杂货行的方向走去。

那女子不是别人，正是玛德蕾娜。老人脸上画出一道大大的上扬弧线……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14

老人随意散步，穿过公园，来到大广场上。广场中央矗立着一尊骑马者的雕像，台座气势恢弘，四面饰以寓意深长的青铜雕像。那骑马者留着胡须，戴着一顶帽子，正是爱国志士加里波底！而那坐骑更是一匹非凡神骏！这些米兰人终于做对了一件事，至少他们还记得加里波底。以前那个教授来我们侦察班讲课的时候曾经说过，加里波底送走了那不勒斯国王之后，就被人民丢在一旁——那就和德国猪被赶走以后，我们这些爱国游击队就被晾在一旁是一样的——然后罗马的那些王公贵族和他们的跟屁虫就开始作威作福！

他来到一条大街，在树下信步而行，忽然看见前方不远处有一道宏伟的红色墙壁，不由得停下脚步，循着红墙望去。

那是一座很美的高塔。好棒的城堡！城垛上还设有枪炮眼，就和我们以前那座小碉堡一样，可以抵抗敌军侵袭，连希特勒的轰炸机都炸不毁它……哇，塔顶还有钟楼。

他正好停在一个书报摊的前方，只见摊子上方挂着一排杂

志，杂志封面看得他眼花缭乱，他盯着它们，像是小孩子看到图画书一样。

看看这些海咪咪！现在的女人都喜欢炫耀自己雄厚的本钱，这还挺有趣的，我们的眼睛可不会老化。可是就算她们肯大方地秀给人看，男人也一样痛苦，因为这些只是纸，是假的，撩起了男人的欲望，却又叫人摸不着，只有米兰人这些冷血动物才能面带微笑，忍受这种看得到却摸不着的痛苦。

看了那些杂志封面之后，他看路上女人的目光改变了。

妈呀，现在的女人怎么都穿得这么少！裙子这么短，让人看了都觉得冷，这种天气连我都要穿毛线外套了。他手中夹着烟，快步向前走去，来到那堵红墙边。墙上镌有观光标示，上头写着“史佛萨古堡博物馆”。太好了，有博物馆，正好可以打发时间，逛完以后刚好回去吃午饭。他心里很想再看看伊特鲁里亚人的夫妻棺，就准备要进去。

他对那具夫妻棺一直念念不忘，甚至向安莉亚请教过，当时安莉亚拿出一本厚厚的书借给他看，同时千叮咛万嘱咐，说：“爸爸，这是一本艺术书，如果气温超过摄氏十九度就不能打开来看，我是说真的，不要忘了。”

那本书里头满满都是伊特鲁里亚文明各种文物的照片，可是他看了半天却毫无感觉，就像书报摊挂着的那些杂志封面一样，这些也不过是纸，都是假的，那些人和他们的书根本就分不出来实物和图片的差别。

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如此期待想再看一些伊特鲁里亚的文物，但他遇见的第一位服务员却说馆内并未展出伊特鲁里亚文明的文物。

他怒道：“为什么没有？这里不是博物馆吗？”

“对，可是我们这里没有展出伊特鲁里亚文明的文物，只有罗马和南方的博物馆有。”

我知道伊特鲁里亚文明的根源在南方，你这个白痴，你们这些北方人永远都不可能像伊特鲁里亚人那样笑。这是什么烂博物馆？怪不得我常说罗马以北不算意大利，就算是罗马也不算意大利。

那服务员话锋一转，极力称赞馆内文物，说：“我们这里有很多很棒的艺术品，比如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品，各种各样，绘画、雕塑、绣帷、兵器……”

谁要看什么兵器？算了，票都已经买了，既来之则安之吧。

没想到看了手臂雕像之后，他竟然赞叹不已，觉得值回票价。

这些都是真正的男子汉，穿着铁甲，挥舞着长矛和锤矛，打在头盔上面的话一定连头都打碎。如果给我和坎达诺一人一根长矛，我一定能立刻解决我的苦恼。当然了，要和坎达诺决斗，为了公平起见，我也会坐在椅子上和他打，就像这些雕像一样，这些人是真正的勇士。他们可以组成一流的樵夫队，只可惜现在的米兰人已经堕落了！

他又看了馆内其他文物，觉得只有武器还值得一看，其余的只是浪费时间，比如说那些画，画的不是圣徒，就是小花、圣母、侯爵、主教和怪异的大胸脯女人，画中那些小孩更是一点生命力都没有，脸颊都是圆滚滚的，小小的手臂也是圆滚滚的，就和圣婴耶稣一样，只不过耶稣原本就是那样，是那么的柔弱以至于日后被人钉上了十字架。要是我也和耶稣一样能创造奇迹，那么……可是这些画里头的小孩看起来个个都没出息，就和那些长大了的米兰人一样，还好布纳提诺有我。鲁思卡，我得撑到布纳提诺可以说话，请你再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好好教导布纳提诺，

好让他长大以后不会变得和那些米兰人一样。布纳提诺已经在学了，昨天晚上雷纳铎和安莉亚睡着以后，我到他房间里去，你有没有注意到他的表情？夜晚是我和布纳提诺的时间，就像大战期间一样。你有没有注意到，他本来睡得很香，我一走进去他就睁开眼睛，似乎是想挥动小手，或是想哭，可是他一看见走进来的人是我，就笑得好甜。你有没有看见，那张笑脸就好像是一个吻？然后他闭上眼睛，可是我说的每一句话他都听得清清楚楚，连我只是在心里头想，而没有说出来的话，他也听得一清二楚。鲁思卡，布纳提诺是个小魔法师，什么都能吸收，连我们这些直言不讳的人说的话都能吸收，我们可不像米兰人，讲话光会拐弯抹角。

他并未在画中看见有生命力的小男孩。其他类型的画更是看得他哈哈大笑，比方说有一幅画里头是一群羊，这是白痴画的吧？天底下哪有这种羊？头长得像兔子，活像是狗和兔子交配生下来的杂种。另一幅画更是让人怒火中烧，他瞪着旁边一位参观者，问道：“这算是哪门子的牧羊人？”那人被他吓得快步离去，避之唯恐不及。这幅画要是给莫洛丹卓看见了不笑死才怪，莫洛丹卓才是真正的牧羊人。这幅画画的不知道是什么怪异的地方，这些牧羊女居然穿着白袜子，裤子、帽子、领子上都绑着蝴蝶结，还穿着像气球一样鼓起来的裙子，真叫人笑掉大牙，叫人想拿出刀子来，往画上戳几个窟窿。这也叫牧羊人吗？哼！

他恨得牙痒痒，只想尽快离开，于是大步朝出口的方向走去，经过一座雕像时，却又不由得停下了脚步。

那座雕像没有任何修饰，像是尚未完成，但是看了却很有感觉。那粗糙的表面就像是从心底发出的呐喊，又像是嘹亮的号角声，呼唤着他。它是那么的粗糙，那么的不完美，却又饱

含着生命力。

那座雕像粗刻出两个人的形状，几乎合为一体。他回忆起小时候他在树根和树干上刻的图画。他当牧童的时候，经常在高山上的栗树树荫下拿出小刀，对着树干，又砍又劈，刻出图案来，比如吹小号的男人头像、哨子、狗，还有大胸脯的女人，并且总不忘在双腿之间刻上一条缝。有一次他刻的是坎达诺的父亲，结果被大家认了出来，因为那人驼背，很容易就被看出来。他虽然并无恶意，牧羊人头领还是把他捉去痛打了一顿。当时他想都没想到，多年之后自己竟然会和坎达诺反目成仇。他雕的那株残干自地面凸起，非常醒目，也许是有人以邪恶之眼对着老坎达诺的雕像，诅咒了坎达诺家族。

然而眼前这尊雕像并不是块木头，而是一块美丽的大理石。他感到非常惊讶，雕这尊雕像的雕刻家就和手持锤矛的战士没有两样，毫不软弱。老人十分感动，想来那位雕刻家也是性情中人，因此越发想要了解他，老人想：“为什么他要选用大理石来雕刻？他想告诉世人什么？”雕像中后方那人戴着一顶圆头盔，披着披肩，胸前扶着一个双脚无力、痛苦万分的全裸男子，那全裸男子几乎就要晕倒了……这当中隐含的奥秘是什么？

他看了看那座雕像的标示牌，上面写着“米开朗基罗：隆达尼尼的圣殇”，他难以置信地摇了摇头。

不会吧？这样说来，后面那个戴头盔的是个女人？是头上裹着头巾的童贞圣母玛利亚？圣母玛利亚在画中都是柔弱的小女孩，怎么可能这么强壮，站得这么稳？还能把耶稣扶起来？除非米开朗基罗是卡拉布里亚人，不然其他地方怎么会有这么强壮的女人？不对，这些米兰人绝对看不懂这座雕像，他们替这座

雕像取“圣殇”这个名字，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其中的含义。如果米兰人看得懂，那这里一定也会有伊特鲁里亚人的夫妻棺！

正因为米兰人不懂这座雕像，老人对这座谜一般的雕像更感兴趣了。

这应该是两个战士，是那个年代的游击队员，一定是这样。这太明显了，那个人受了伤，他的同志就扶着他走去安全的地方。他们就像兄弟，就和我与安柏修一样。对，一定是这样没错。后面戴头盔的那个人很伤心，看起来很勇敢，可是其实心里在淌血。你们是谁？是什么年代的人？

老人靠近那座雕像，进行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同时赞叹这座神秘大理石雕像呈现出来的坚强的温柔和深刻有力的爱。他之所以用平等的方式对那座雕像说话，是因为如果他在山里有凿子的话，一定也会在岩石上雕出这样一尊雕像。

他看了一会儿，没能发掘出更多有关那座雕像的事，便依依不舍地走了，就和离开国立朱利亚博物馆的那具伊特鲁里亚夫妻棺时一样，只不过心情不尽相同。这两具雕像都令他着迷，深深触动了他的心，一具述说的是悲伤中的力量，另一具呈现的则是棺材上的微笑。他深受感动，又十分气恼，因为有某段回忆似乎被触及了，却又迟迟不肯浮现脑海。

深夜，南风吹起，房里的窗户虽然紧闭，老人仍然听见了大教堂的钟声。叫醒他的也许是那钟声，也许是那两名战士。即使在他睡着时，那尊雕像仍萦绕在他周围，一直敲叩着回忆之门。他醒了过来，霍地坐起身，全身都处于警戒状态。他听见鬼鬼祟祟的脚步声。侦察班今天晚上谁站岗？他是不是被抓

走了？他手一扬要去拿冲锋枪，才记起自己并不在山里，刚刚听见的应该是雷纳铎走进布纳提诺房间的脚步声。老人微微一笑，伸了伸懒腰，试着放松。

但是他并没有继续睡，反而更加清醒了。那两名战士终于敲开了他的回忆之门，往事倏然浮现脑海，令他惊愕不已。

多洛纽是游击队里最高壮的队员，总是戴一顶巴拉克拉法帽，就像那个雕像中戴头盔的人，而他胸前扶着的是垂死的戴维。他尽力扶高戴维，好让戴维看清山坡下的整个村庄，看见游击队的辉煌战绩。一列运载军火的德军火车一节接着一节爆炸，犹如一场烟火表演。爆炸的光亮划破黑夜，车厢厢顶被炸得腾空飞起，残存的士兵穿着醒目的制服仓皇奔逃，零零散散，有些为了逃生只好往克拉提河里跳。那是游击队在南方给予纳粹部队的一次重创，而幕后功臣正是戴维。戴维戴着一副厚厚的近视眼镜，身上总是带着雷管、火药和引线。

戴维个头矮小，是佛罗伦萨的犹太裔意大利人，化学系的学生，因为具备科技知识，所以被分派到侦察班来。戴维曾坦白说每次出任务他都很害怕，惹来大家的讪笑。游击队里每个人都冒着生命危险，其实没有人不害怕。那天晚上，引爆测试失败，戴维独自回到铁轨旁，赶在火车驶抵之前接好了电线，离开时却被德军发现，在山坡上遭机枪击中。戴维用尽全身力气，回到侦察班同志驻扎之处，这时爆炸的红色火光正好亮起。火光中只见戴维的眼镜已然掉落，露出他那美丽深邃、感情丰富的双眼。

随着爆炸的结束，戴维的双眼也失去了光芒，他双膝一软，死在了多洛纽的怀中。多洛纽的双眼噙着泪水，悲苦与温柔同时在脸上浮现。

15

滋……滋……滋……

刮胡刀剃过他抹了肥皂的脸颊，声音细微，人耳几乎听不见，只有老人自己透过骨骼能够听见。水沿着手肘流下，无声地滴落在一块他特地放置的沐浴海绵上。他没开浴室的灯，因为都市的夜晚并非完全漆黑，永远都会透入隐隐微光，可是这样反而显得阴森。

用热水洗脸可以软化胡子，可是不会让人清醒，凡事有利必有弊。尽管他已经用热水洗过脸了，刮胡刀的刀锋剃上粗硬的短胡，依然会发出滋滋声。他买的那种刮胡刀是便宜货当中刀头最锋利的，却仍然不堪使用，刮过两次就得更换刀头。刮胡子可以让他平静下来，他在洛卡瑟拉镇的时候每个星期只刮两次胡子，而现在他每天都刮，而且很喜欢刮，因为刮完之后他的脸感觉起来就像是女人的脸。和他的手一样，他的胡子是真正男人的胡子，只有在那天那场白日梦当中，他才觉得自己的胡子有女人味。那场梦依然萦绕着他，想要遗忘却一直留有淡淡的蓝色印痕。自从他每天细心刮过胡子之后，布纳提诺那张如茉莉般柔细

的脸颊再也不会畏惧他了，也因此他越来越喜欢刮胡子。

他经常趁四下无人之际，把布纳提诺抱在怀里。安莉亚不喜欢他这样做，昨天才对阿努琪达大发牢骚，以为他在房里听不见，她说：“布纳提诺身上有烟味，我的小宝贝好可怜，得天天忍受烟味。”老人听见这番瞎话，简直快气炸了：第一，安莉亚的嗅觉很迟钝；第二，他现在连早上的那根烟都忍着不抽了，而那原本是用来安抚鲁思卡的。鲁思卡，请你了解，我和你一样正在承受这份痛苦，我和你同样难受。

一个不小心，刮胡刀刮伤了脸，他立刻用浮石压住伤口，只见伤口渗出一滴血，为平滑的脸颊增添了几许男人味。他忽然想：“平滑？安莉亚就很平滑……平胸、平臀，就和雷久市的圣徒一样。雷纳铎，真不知道你到底看上安莉亚哪一点。怪不得你老是这么严肃，你在床上一定是任安莉亚摆布，她只要说头痛，你就不能碰她。她爸爸不是某个有名的议员来着？议员都是些一文不值的东西，我从来都不信任议员，他们在墨索里尼面前只会吓得尿裤子。”

他拿过毛巾把脸擦干，这时鲁思卡突然咬了他一口，疼得他脸部抽动，不过他并不讶异，昨天晚上鲁思卡就已经很浮躁了，像条小狗一样跑来窜去，不肯安睡。好不容易鲁思卡安静下来了，他却又过了很久才睡着，因为痛楚突然减轻，反而觉得浑身不对劲。

他在马桶上坐下，不一会儿就排完了便，站起来看了看，却见便中带血。也难怪，昨天晚上鲁思卡都闹得天翻地覆了。在洛卡瑟拉镇上厕所，我从来不会去注意自己的大便，可是在这个讲究的马桶里，我的血便就像是橱窗里展示的商品一样，几乎不可能不被注意。我的血、我的生命，一天天地在流失。我还剩下多

少日子？我已经不再量脉搏，也不再留意身体发出的警讯了。

他看了看镜中的自己，面容并没有多少改变，眼睛和布纳提诺的一样深邃，只是虹膜外围是白蒙蒙的一圈，那已经出现好一阵子了。布纳提诺的确遗传到了他的眼睛，至于雷纳铎，则遗传到了他妈妈的淡褐色眼睛。

圣母啊，请你让我比坎达诺多活一个月！我会为你点一根最大的蜡烛，还有，如果我可以活得更久一些，对布纳提诺一定也更有好处。

的确，比坎达诺多活一个月已经无法满足他了，现在他满脑子几乎都是布纳提诺，时时刻刻都在想男孩需要他的帮助才能在米兰这个鬼地方生存下去。他摸着幸运福袋，再次望向镜中的自己，并未发现自己出现任何改变。

我离开洛卡瑟拉镇已经一个月了，如果萝赛姐现在看见我，会不会发现有什么不同呢？一个月前的今天我意外地见到了伊特鲁里亚夫妻棺，那些伊特鲁里亚人如果到米兰来住一定很可怜，还好他们不在那一家博物馆，不然他们一定觉得像是被关进了监牢。

突然间他的耳朵竖了起来。这种都市公寓的隔音并不好，隔壁房间有个什么动静都能听得见，他听见了雷纳铎和他老婆正在卧室里说话。

“安莉亚，你醒着吗？”

“关你什么事？”

“我昨天好累，一上床就睡着了……亲爱的，你不舒服吗？”

“我真的是受够了，那是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他把所有的街坊邻居都惹毛了，我费了好大的力气才让水果行的老板娘消气，并向她那些高贵的顾客解释清楚。”

雷纳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老人暗自窃笑，心想：“她不知道已经说过多少次那个女土匪和梨子的故事了，那个不要脸的女土匪可是被我好好地教训了一顿。”他试着不去理会接下来的对话，只想等盥洗妥当，就悄悄潜入布纳提诺的房间，但是隔壁传来了更大的动静，这一次是吵架的声音。

“都是你的错。真不知道我干吗要叫你替我去和朱利亚博物馆谈工作的事，我早该知道你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老人并未听见雷纳铎的回话。雷纳铎压低了声音，可是安莉亚却越说越大声。

“借口，都是借口！我和朱利亚博物馆原本都谈得好好的，他们都是我爸的朋友，连美术部副部长都说丹尼尔叔叔是他的前辈。结果你一去就把事情搞砸了……你到底给馆长留下了什么坏印象，把事情搞成这样？”

“……”

“雷纳铎，你实在是无可救药，你不要再说了，这和你在工厂有什么两样？你只愿意当个无名小卒，让每个人都来剥削你，结果每个人都比你早升迁，每个人都踩着你的头往上爬，但凡你有点骨气，现在已经是研究室主任了，那个位子本来就是你的！”

“……”

“我的履历这么漂亮，他们怎么可能不要我，而且我还是科洛米议员的女儿，要是爸爸还在的话，那些人个个都得滚蛋，不过，现在一切都得靠我自己……你什么都不是，至于你那个爸爸——”

他听见咯咯咯的笑声，然后只听见一句话，就像是蚀骨的毒药：“根本就是窝囊废。”

老人听见这样一句侮辱至极的话，气得目眦欲裂。他已经穿好裤子，只是腰带还没系上，于是他用手握住腰带扣头，砰的一声把浴室门撞开。要是雷纳铎制不住那个女人，我来！

刚踏出门就看见隔壁布纳提诺房间的门半掩着，门缝里透出红色微光，老人的脚步停了下来，才刚停步，就听见一声怒吼传来，在屋内回荡。

那声音虽然听起来半噎着，但是非常粗暴。“闭嘴！你给我闭嘴！不闭嘴我就把你给揍扁！”

老人心想：“雷纳铎才不敢动手呢。”尽管如此，听见雷纳铎的怒吼依然让他欣喜若狂。安莉亚突然安静了下来，接着又听见有人跌下床的声音，显然是安莉亚被雷纳铎制伏了。安莉亚并没有哭，可能是过于震惊，连哭泣都忘了。雷纳铎的吼声退去后，屋里显得格外死寂。

老人走回浴室，又用力地撞上门，深深吸了一口气。终于！他一直怀疑雷纳铎体内流着的不知道是不是他的血液，如今终于证实雷纳铎的确是他的儿子没错。

今天晚上是个不祥之夜，楼顶上有个巫婆在做法，一定是坎达诺派来的。等雷纳铎和安莉亚睡了，我就去守在布纳提诺身边。布纳提诺虽然是安莉亚生的，却是我的骨肉，他懂我，他会闻我、听我说话，他是我的骨血！

血，白色大理石洗脸池上凝结的水珠间晕染着的那滴血，仍然在那儿。刚才刮胡子的时候，他忘了开水龙头，他不习惯水龙头这种东西。

他扭开水龙头，自来水哗啦啦地流出，填补了屋内的死寂，冲走了那滴鲜血。

16

早上，安莉亚迟迟不见阿努琪达来到，心急如焚，担心上课迟到。老人识相地待在房里，免得挡住她的去路。突然间安莉亚把头探进他房间，说：“爸爸，您敢一个人照顾布纳提诺吗？他正在睡觉，阿努琪达应该等一下就会来了，如果要请假她都会事先打电话来，所以她今天一定会来的。”

还装模作样地问我敢不敢照顾布纳提诺，是你不敢让我照顾布纳提诺吧！老人暗自偷笑，却保持面无表情。安莉亚急匆匆地出了门，留下他在家。他立刻向圣母祈祷，希望圣母把布纳提诺叫醒，好让他把他抱在怀里。他走进婴儿房，看着布纳提诺，正想在婴儿床旁边的地毯上坐下，突然听见电梯门打开的声音……这老女人真是扫兴。他不情不愿地走进走廊。

他来到门廊，却见一位妙龄少女正在把一条长长的黄色围巾挂在衣架上，并脱下了针织长外套。她身穿一件吉卜赛风味的紫色印花长裙，脚踏一双淡褐色长靴，接着，她脱下真皮短外套，摘下扁圆柔软的贝雷帽，一头乌黑的长发倾泻而下。她

把衣帽都挂好，转过身来，又见她上身穿着一件短衫，肩上披一条亮彩绣花披巾，嘴角上扬，绽放微笑，露出晶莹皓白的牙齿。她走向他，说：“您就是罗果聂伯父吧，我叫席梦妮姐，阿努琪达是我姨妈，她今天生病了。”

她像男人一样大方地伸出手来，和老人握了握。而他只迸出了一句话：“欢迎。”她继续道：“抱歉我迟到了，都是堵车害的，20路公交车从马蒂库尼街开到这里，一路上开开停停的，唉，我真讨厌米兰。”

她踩着长靴走进客厅浴室，脚下没发出一丝声响。老人的目光随着她的飘逸长裙来到浴室门口，只见那长裙消失在门后，门关了起来。

他年轻的时候，洛卡瑟拉镇上的女人也都穿宽松长裙，已婚的穿红色，丧夫的穿黑色，未婚的穿褐色，长裙绣有滚边，色彩各有不同。洛卡瑟拉镇的女人都穿传统紧身胸衣，底色墨黑，上头绣着五彩缤纷的图案。镇上女子也喜欢披披巾，后背上往往垂坠着披巾的一角，有些女人头上还会戴上提里欧镇附近地区的传统头饰。她们不穿长靴，只穿绳编凉鞋，头发只要走出浴室一定挽起来。尽管穿着如此不同，她看起来却和她们很……对了，连眼睛都像，就和洛卡瑟拉镇的女子一样。

席梦妮姐再度出现，她姨妈的围裙，让她的身材更加显得玲珑有致。她脚下只穿了双厚厚的羊毛袜。

“你姨妈的拖鞋在——”话还没说完就被她打断：“我不习惯穿拖鞋，我在家里都习惯不穿鞋。”

洛卡瑟拉镇的女人在天气好的时候也不穿鞋，甚至光着脚走上街，连袜子也不穿……

老人想到这里，猛然发现席梦妮姐正拿着打扫用具走进他的房间。天啊，我的尿壶会被她看见！

他赶紧跑上前去，差点和席梦妮姐在房门口撞个正着。她手上拿着尿壶正要去倒，他看了差点没晕倒，却又自问：“我干吗这么紧张？这是她的工作，倒尿壶本来就是女人的工作。”

“没关系，我来倒，”她手里拿着尿壶，脸上带着微笑，“我在家都帮我爸爸倒尿壶，我爸爸也是南方人，他的老家在锡拉库莎镇。”

“那你爸爸一定也很喜欢味道浓烈的奶酪啰？”他心中盘算着，要是席梦妮姐发现了他的战备存粮，该如何解释才好，却不知道阿努琪达早就把这事告诉了席梦妮姐，还特别嘱咐她不能透露她们已经知道战备存粮就藏在沙发床底下这个事实。

“对啊，我也很喜欢……我爸爸是建筑工人，因为工作意外而去世，我妈妈是阿努琪达姨妈的妹妹，爸爸过世以后不久，妈妈也过世了。”

她一边说，一边开始整理他的房间，手法娴熟。老人一反常态，没有避到房间外头，反而待在里头和席梦妮姐聊了起来。能够遇见一个讨厌米兰的女人实在太令人惊讶了，我一定要多和她聊一聊。

“没错，我很讨厌米兰，我热爱动物和乡野，每一种动物我都爱。”说着她笑了起来，“连苍蝇都爱！所以现在我在大学念书，准备以后当兽医。”

老人忆起年轻时自己遇到的一位兽医，那人满面红光，身材肥硕，老是穿件硬领衬衫，打一条领带，手上夹着雪茄，烟灰掉得到处都是，连看诊的时候雪茄也不离手。

“以前在洛卡瑟拉镇，我们得把动物带到舍萨小区去给一个兽医看，那个兽医只有在我们镇上的羊群得了传染病，内脏都肿起来了的时候，才会上我们镇里来，还和警察一起来，要把羊群全都杀掉。那时候我们就会把一些羊藏起来，毕竟一头羊就是一条生命。你虽然是大学生，却不介意来做清扫工作，可想而知，你一定很会爬山，比那些政客权贵都懂得爬山……房子里有中央空调，你穿那双厚长袜不热吗？”

“一点都不热，这不是长袜，这是半筒袜，这样我穿靴子才不会磨破脚。”她拉起裙子，露出双膝，那双厚袜只到小腿而已。

“我年轻的时候，洛卡瑟拉镇的女人穿的也是这种袜子，她们就叫它长袜，因为她们买不到更长的了。”他没说洛卡瑟拉镇的女人绝对不会把膝盖露给陌生人看。在他那个年代，一个少女如果肯让一个年轻小伙子看她的膝盖，那个年轻小伙子就知道他可以直奔本垒了。

他上前帮忙铺床，席梦妮姐很自然地接受了他的协助，就这样整理了一个房间又一个房间。许久之后，席梦妮姐突然想到了什么似的，惊讶地望着他，说：“南方的男人不是都不做家务的吗？”

“对啊，可是这里又不是南方。”

老人觉得自己又做了一件卑劣的事，给她逮个正着，单用这句话蒙混不过去，惶急之间，脑海里涌上回忆，正好可以用来证明自己的清白，他说：“南方的男人也不照顾小孩，可是我会照顾我的孩子……再说，当年二战的时候我是游击队员，大小事情都要自己来，像洗衣服、缝衣服、煮饭，什么都要做。”

这女孩关上吸尘器，盯着他看，眼睛闪闪发亮，过了好一会儿，才说：“您以前是游击队员？好厉害呀！”

这回换老人双眼发光了，极少有年轻人会对那场战争感兴趣，时下的年轻人根本不想知道那段往事，可是如果没有前人的奉献牺牲，怎能有今日的和平安定？如果没有前人的奋勇抗战，搞不好现在大家都在替德国人做牛做马。

席梦妮姐问道：“您以前在哪里作战？”

“还能在哪里，当然是在希拉区，在我的山里！没人能在南希拉区和北希拉区捉到我们，有时候我们会跑到更南边的希腊希拉区，与那里的人联手出击。你知道吗？那里的人是阿尔巴尼亚人的后裔，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时期迁来的，他们现在有自己的教宗，因为他们受过基督教神父的很多迫害，他们自己的神父是可以结婚的，而且很好色。有一次……”

两人就这样一边打扫，一边谈论往事。对老人而言，就仿佛是遇见了老战友，一同缅怀旧事。突然间布纳提诺哭了起来，两人赶忙跑进他的房间。老人看了看表，已经快要中午了，没想到一早上一眨眼就过去了。

席梦妮姐轻轻摸了摸布纳提诺，只见他挥舞着两只小手，咯咯大笑，口水直流。席梦妮姐欢快地说：“他喜欢我！他喜欢我！您看，他笑了。我可以抱他吗？您不会和他们一样也认为不应该抱小孩子吧？”

老人笑说那些人指责他抱小孩会造成小孩心理失常，完全是无稽之谈，席梦妮姐便把布纳提诺抱了起来，动作自然无比，展现了丰沛的母性，看得老人感动不已。她简直就像他的潘卡娜达阿姨，像他的妈妈朵朵蕾拉，像洛卡瑟拉镇的每一位母亲……

布纳提诺依偎在席梦妮姐温暖的怀抱里，小猫似的蜷缩在她胸前。他伸出一只小手臂搂住女孩的脖子，又朝老人伸出另一只小手。老人站上前去，让婴儿的小手用力搂住他的脖子，这小孩左拥右抱，开心得咯咯大笑。

空气里除了布纳提诺的味道，还有其他的味道。席梦妮姐的乌黑秀发轻拂过他的皮肤，他脑海中浮现的竟然是昔日一同工作的伙伴和共同作战的同胞。一个女人吞吐着气息，脸靠得很近，近到……

他对此感到困惑不已，但他联想到的却是和女人不相干的事，席梦妮姐怀中抱着布纳提诺，看起来完全是个母亲。布纳提诺的母亲？

老人满腹疑惑，叹了一口气。布纳提诺没过多久就累了，双腿猛踢，对着自己空空的餐盘伸出了小小的双手。他的餐盘是黄色的，塑料制成，摆在餐具柜上。

席梦妮姐问道：“到了吃饭时间吗？”

“对，他一定是饿了。”

“您陪陪他，我去准备吃的。”

老人惊疑地问道：“你怎么准备婴儿食品吗？”现在的年轻女子多半是不知道的。

“姨妈交代过我了，再说，我也不是没当过保姆，去年我在瑞士边打工边留学，这点小事还难不倒我。”席梦妮姐在门外走廊上止步回头，自信地笑道。

老人待在小孩房里。布纳提诺这样的小男婴就是需要这样一个真正的女人来照顾他，喂他吃东西、换尿布、洗澡、哄他睡觉、生病的时候照料他……一个真正的女人甚至能胜任更艰

巨的任务，比如布纳提诺经常把他那双小鞋子踢掉，一个真正的女人就可以替他再穿上，还可以帮他拍背排除胀气，扣上那些小小的扣子。布纳提诺，你需要一个真正的女人来悉心照顾你！

老人越看越惊讶，布纳提诺平常很抗拒吃固态辅食的，今天居然乖乖地让这个学生喂食。两人把布纳提诺抱到厨房，布纳提诺就在厨房里东摸摸西摸摸，对各种物品表示好奇，引得席梦妮姐哈哈大笑。换作是安莉亚，看到布纳提诺到处乱摸，肯定怫然不悦。席梦妮姐一边和布纳提诺玩耍，一边准备午餐。老人也欣喜地加入这场正午派对，把他私藏的南方佳肴拿出来分享，为安莉亚布置的这间意大利北方风格的冰冷厨房带来了活力与生气。

席梦妮姐尝了一口后惊呼：“这奶酪真好吃！”布纳提诺见她吃得如此高兴，也凑过来想尝上一口。

“那你应该尝尝我们在洛卡瑟拉镇自己做的奶酪，比如说烟熏的拉斯古奶酪、掺有牛油的布迪里奶酪，可是要吃就得在洛卡瑟拉镇当地吃，这样才好吃，尤其是要在露台上吃，一边吃一边眺望远山美景，或是在栗树下野餐，天气晴朗的时候视野一望无际，连遥远的海平线都可以看得到。”

席梦妮姐满嘴食物，兴奋地说：“我可喜欢大海了。”

“海有什么好？山才好，海又不属于人类，如果属于，人类就会长鳍了，对吧？”他顿了一顿，心念一转，又说：“不过我在林米尼市的时候在海边住过几天，那里的海中午是蓝色的，到了下午就变成紫色……”

席梦妮姐站起身来倒葡萄酒，来到老人身后时，摸了摸他的头发，打断了他的怀旧思绪。她温婉地说：“罗果聂伯父，

我喜欢您的头发，白得这么均匀，又卷曲又浓密，真希望罗马诺到了您这个年纪的时候，头发也是这样的。”

老人觉得受宠若惊，但仍镇定地说：“我也喜欢你叫我罗果聂伯父。”

她喝了一口，看上去津津有味，一滴酒沿着她的嘴角流到下巴，红彤彤的，像血，仿佛她不小心咬破了嘴唇，青春的血液便满溢了出来……她立即用手背拭去，仍是一脸的烂漫天真，然后笑说罗马诺是她的男友。

“他是医学系的，以后我们两个人要医好意大利、医好动物、医好全人类。他是共产主义者，我也是。阿努琪达姨妈讨厌他讨厌得要死。”她笑得更大声了。

“小姑娘，共产主义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理想，我的土地就是我的，为什么要和别人分享？不过呢，你们的那些共产党前辈在二战的时候非常英勇善战，是与我们并肩作战的好同志，可是战争结束后，他们还是和其他人一样，全都变了样，开始操弄政治，到处演说。”

她高声道：“这不可以一概而论，要为自由奋战，就必须懂得政治权术，难道你以为你只要保有你那一块小小的土地，天下就可以太平了吗？”

她说得慷慨激昂，甚至对他直呼“你”，似乎把他当成了党员同志。两人把屋子打扫干净之后，就来到客厅坐下看电视，嘴上却仍然争论不休，越辩越激烈，只有当布纳提诺爬上扶手椅或是靠近慕拉诺牌水晶烟灰缸的时候，才稍微停战，上前去把布纳提诺抱到安全的地方，或把烟灰缸拿开。老人听席梦妮姐高谈阔论，心想：“她说话的语气神态简直就像是在对群众

发表演说，这些共产主义者就是会说话。”

席梦妮姐述说她的理想抱负，并承认这些全都是罗马诺激发出来的。以前的她只想拿到学位，然后进入社会赚钱，可是自从认识了罗马诺，她觉醒了，罗马诺启发了她！

“他当然想和我上床！”她响应了老人语中的暗示，“我也想和他上床。罗果聂伯父，请你看清楚了，我今年十九岁，不是十五岁。”

洛卡瑟拉镇的少女到了十三岁就和成熟女人一样懂得谨守分寸，把自己包得紧紧的，可是这个席梦妮姐……却像个逍遥自在的年轻小伙子，而且诚实坦白，老人从来没见过这么从容自在的少女，万分诧异。

“可是并没有……我们还没做过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她的语气突然严肃起来，“应该是时机还没成熟，我们不想草草率率地来做这件事。罗马诺从一开始就说我们应该好好经营我们的关系，等我们以后赚了钱，就可以好好去度个假，犒赏自己这段时间这么辛劳。”说到这里她脸上又露出笑容，“你这是问的什么问题？他长得当然很好看，比我好看多了。”看上去一脸娇嗔。

老人暗忖：“比她还好看？这倒是，她的确算不上美丽，可是她不需要美丽，她一走进来整个屋子就都笼罩在她的光芒之下……甚至听着她评论，什么节目都好像好看了起来。”

时间过得很快，似乎才转眼工夫，安莉亚竟已下班回到家，她付了席梦妮姐一天的工资，然后藏身到她那张书桌后头。席梦妮姐走到门廊，看起来就和早上刚来时一样，但是离开的时间已经到了，她已经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布纳提诺紧紧抓住她

的裙子，放声大哭，不让她走，安莉亚过来抱走了他。

老人帮席梦妮姐穿上长外套。她戴上那顶贝雷帽，整整头发，背上肩包，系好黄色围巾，又转过身来，微笑着说：“今天真愉快。”

她和早上刚来的时候一样伸出手来，像是对待同志似的。但还没等老人伸出手，她便改变想法，把双手搭上了老人的肩膀，轻轻地在他脸颊上吻了一吻，说：“布诺伯父，再见。”

老人被这么一吻，神情竟然庄严起来，说：“希望很快就能再见到你，同志。”

席梦妮姐半开了门，微一侧身便出去了。她轻轻把门带上，只留下一抹真诚的微笑，当作离别礼物。

老人听见电梯门打开，便转身慢慢走回布纳提诺的房间，在婴儿床边坐下。布纳提诺终于睡着了，安莉亚插上的蝴蝶夜灯的迷蒙光影笼罩着他。空气中弥漫着布纳提诺的气味和奶味，婴儿细稳的呼吸声流动在宁静之中。

大教堂的钟声乘着南风来到，原来已经六点了，老人这才想到今天一整天鲁思卡都安安静静没闹事，想来是因为今天有席梦妮姐与他做伴，她就像是自己年轻时候遇到的小姑娘。

圣奇亚拉节时，镇民会沿着小溪旁那排大栗树走到隐士庐，抬来一盘盘用来供奉圣奇亚拉的面包，到了中午再把它们拍卖。葡萄林深处，地下涌出清澈泉水，是镇上那条小溪的源泉。正当葡萄成熟的季节，漫长的午后时光，阳光灿烂，夏日脚步虽未远去，薄暮却已铺上凉秋的闲愁。葡萄皆已收成，镇民都在休养生息，准备投入下一阶段的年度大事——葡萄酒的酿制。

布纳提诺，为什么我会想起这些事，仿佛我还年轻一样？

难道我正在期待下一个任务的来临吗？就好像我已经采收了葡萄，正准备酿制葡萄酒吗？还有，席梦妮姐能够明白我叫她“同志”的意义吗？“同志”代表的不只是美丽和美好，在米兰是找不到字句来形容“同志”一词的。可是，就算有了答案又怎样？有什么意义吗？真不知道为什么我对席梦妮姐没有感觉到丝毫的性欲，甚至在那滴葡萄酒从她的嘴角流下来的时候也没有，我甚至没去想象她和那个罗马诺做爱会是什么样子。性冲动对我来说一直是个困扰，虽然我年纪大了，可是性欲还在，只不过鲁思卡已经开始慢慢啃食它了。今天发生了一些事……

他静静思索着，在心中对布纳提诺说：“小宝贝，记住我说的，别忘了，女人永远会给你带来惊喜，就好像打扑克牌，你以为你已经把对方的牌摸得一清二楚，没想到对方却打出一张出乎意料的牌。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席梦妮姐抱着你，十足像一个母亲，可是她连男人都没碰过。我看着她的唇，感受着她的手抚摸我的头发，却没有一点性冲动……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他的眉头舒展开来，对着布纳提诺微笑。

“不过有席梦妮姐来陪我们，今天过得好开心对不对？如果你是女孩，长大以后一定要像席梦妮姐那样，逗你爷爷开心……呸呸呸！我在想什么？你是男孩，你长大以后要成为一个男子汉，我的脑袋是不是坏掉了？我是不是老年痴呆了？我这样胡思乱想会不会是痴呆的前兆？莎维妮亚，是不是你？你又在对我说应该走哪条路才对，就和从前一样，你叫我横越广场，和大家走的方向都不一样，还叫我上萝莎的床。如果不是你，今天我怎会这样？我为什么会在席梦妮姐身上看见洛卡

瑟拉镇少女的影子？在米兰这个城市怎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少女？”

他忽然心生一念。

布纳提诺，难道是为了你吗？会不会是为了你才出现的？是为了帮助你成为男子汉，所以她才会用她柔软的身躯和胸脯来拥抱你？

他望着布纳提诺圆圆的睡脸和小小的唇，静静地笑了。

可是我的宝贝，席梦妮姐不是你的母亲，你有的只是我的胸膛，这里只有你和我，所以我必须学会照顾你……我知道了，这就是我的下一个任务！

他霍然站起身子，轻轻打开布纳提诺的衣橱，拿出一个布娃娃，然后悄悄藏在夹克里。那个布娃娃很小，就算他在走廊上与安莉亚擦身而过，也绝对不会被发现。

他回到自己的房间，把那个布娃娃藏在沙发床下的另一个地方。到了晚上，他把那个布娃娃拿了出来，解开布娃娃身上衣服的扣子，开始练习扣扣子。他的手虽然是男人的手，可是为了布纳提诺，他必须把它们训练成女人的手。

17

阿尔卑斯山吹来一阵阵冷冽强风，米兰市区的行道树迎着寒风，不停地打着哆嗦，树干直往土槽里瑟缩下去。老人看着公园广场上的一棵棵树木，心想自己体内的血液一定也像树木里的汁液一样，挣扎着要流往各个部位。突然间，一声声如同掘墓工人以铲锄地的刺耳声响传来，他见是一名年轻男子手持一把利斧，正对着树枝猛劈乱砍，不由得怒火中烧。哪有人这样修剪树木的！他不忍卒睹，转过身去。

斧劈之声停了下来，老人的思绪便游移到了雷纳铎的身上，可是一想到他，怒火更是一发不可收拾。雷纳铎已经无可救药，彻底被驯服了。他那天晚上虽然咆哮了一声，隔天却又心甘情愿再度成为安莉亚的奴隶，还表现出悔恨万分的样子。昨天安莉亚打电话回家说学术研讨会延长了，不回家吃饭了，雷纳铎只是温顺地点了点头，说：“我会替布纳提诺洗澡，喂他吃饭……好，亲爱的，我会哄他睡觉的，别担心。”

一如往常，安莉亚又在电话上絮絮叨叨不知道说了什么，

只听见他儿子请求原谅：“亲爱的，请你原谅我那么粗暴。我不能再说下去了，我正在帮布纳提诺洗澡。”

老人只要一想到雷纳铎竟然把姿态摆得那么低，还郑重其事地道歉，就怒不可遏。粗暴的是安莉亚那个女人！

斧劈之声再度传来，把他拉回眼前的世界。忽听见啪的一声，接着安静了片刻，就传来咔嚓咔嚓树木断裂的一连串哀鸣之声，一根大树枝应声落在人行道上。老人忍无可忍，转回身去。

只见一棵大树旁架着一把梯子，梯子上站着的那名年轻男子身穿市府公园园工队的黄色制服，正高高举起斧头，准备砍向另一根树枝。老人破口大骂：“喂！你是猪啊！懂不懂得尊重树枝啊？”

他心想：“他一定会爬下梯子，过来和我大打出手。”

只见那年轻人愣了一愣，果然迅速爬下梯子。老人作好准备，握紧拳头，暗自盘算该如何运用自己江河日下的战斗力，迎战对方的利斧。不料那年轻人面带微笑，怯怯地走上前来。

“我做得不好，是吗？”

“何止是不好，你刚刚砍的是不应该砍的树枝，之前你已经砍掉了同一排的另一根树枝了，你这修剪技术是从哪里学来的？”

“我没学过。”

“米兰市政府都是死人啊，你没学过还叫你来，是想把树都给害死吗？”

“我总得赚钱吃饭……”

“去找别的工作吧。”

“可是职业介绍所的人说只有市政府的行道树兼职修剪工有

职缺，我还能怎么办，只好硬着头皮做，对不起。”他顿了一顿，又说，“我喜欢树，所以我不常砍树，要砍也只砍小树枝。”

“没错，要砍就砍小树枝，大树枝留着，这样就对啦。”

“我很抱歉。”那年轻人重复。

老人看了看那年轻人的手，竟是一双书生文人的手，又看了看他的脸，见他一脸的善良诚恳。

“你以前是做什么的？”

“我是学生。”

“学生又没有失业这回事。”老人心想这家伙搞不好是个不老实的小混混。

“我爸爸要我当律师，只替我付法学院的学费，可是我不想当律师，所以还修了其他科系的课程。”

老人嘴角微扬，思忖：“这小伙子不坏啊，只是有点自讨苦吃，当律师赚的钱可多了，可是他宁可跑来当行道树修剪工也不想当律师，精神可嘉。那些个律师除了会压榨穷人，还会什么！”他用手指向那把斧头，说：“给我。”

他的声音极具威严。那年轻人依言递过斧头，老人拿了斧头走到那棵大树下，爬上梯子。年轻人吃了一惊，怕这老人会掉下来，却见他毫无惧色地爬上了梯子。老人观察了一下那棵树的枝叶，想了一想，然后扬起斧头，又快又准地砍了一斧，只听见嘎的一声，一根小树枝应声而坠，干净利落。接着他坐上树干分杈处，以树干为轴，开始修剪周围的小树枝，然后又爬下梯子，调整梯子的位置，再次爬上……最后终于大功告成，回到地面。

那年轻人以钦佩的神情望着他，咕哝着说：“我真是丢脸

丢到家了。”

“小朋友，没有人是一出生就什么都懂的。幸好他们没给你电锯，不然这棵树可就惨了。”

那年轻人窘笑道：“我上工第一天他们就给了我一把电锯，可是被我弄坏了，后来我就只好用斧头。您真厉害，您是园艺家吗？”

“不是，可是对树木我还懂一点，我是在乡下长大的，你看不出来吗？”

“您是哪里人？”

老人骄傲地说：“我的老家是洛卡瑟拉镇，就在卡坦扎罗市附近。”

那年轻人兴奋地说：“那不就在卡拉布里亚区吗？明年夏天我要去那里。”

这下子换老人好奇了，问道：“是吗？你去卡拉布里亚区干吗？”

他该怎么解释他要去做实地考察，收集古老的神话和民间传说，然后加以整编？

“我要去收集传统习俗、民间故事、诗歌，把它们记录下来，加以研究，您懂我的意思吗？”

“不懂。”

这些学生脑袋里都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反正就是不想用双手工作。故事是说出来让人笑的，歌是唱出来给人听的，不就是这样吗，有什么好研究的？

那年轻人又解释道：“研究完以后我会发表研究成果，会很有趣的。”他实在不知道该怎样更简单地解释他的研究，于是

岔开话题，说：“我的老家在佛罗伦萨。”

老人脸上再度露出微笑。很好，这小子不是米兰人。

“您抽烟吗？”那年轻人深怕刚才自己提到要研究传统习俗的话，惹恼了老人——因为在课堂上教授曾警告他们说，有些传统习俗相当忌讳外人查问——于是加了这么一句。

“谢谢了，虽然鲁思卡很生气，我还是把烟戒了。”

“鲁思卡？”

“鲁思卡是我的一个朋友，它喜欢我抽烟，不抽它会生气。”

老人心下暗喜：“这下子换他听不懂我在说什么了。”接着又说：“我不赶时间，你接着修整下一棵树吧，我会教你怎么修。记住了，落点要准，斧头要这样握，身体要平衡，手要抓紧斧头，来，不会很难的。”

两人工作了一上午，还吸引了不少妈妈和小朋友围观。老人觉得颇为欣慰，一来证明了自己多少还有些用处，二来拯救了许多在寒风中颤抖的树，让它们免受官僚和书生的荼毒。此外，那年轻人不仅受教，而且手脚敏捷，一点也不笨拙。

我的布纳提诺长大以后就要像这小伙子这样才行，而且要比他更好，我会好好教导他……这小伙子倒是很聪明，一教就会，可是既然不懂树，还是不应该随便来乱砍树，不过这也不是他的错，再说，他又不是米兰人。

修整完一整排树之后，那年轻人向他道谢，说：“我可以请您喝一杯咖啡吗？”

老人面露犹豫之色。

那年轻人说：“在学校里，我们都说没有人会拒绝一杯咖啡或一顶博士帽的。”言下之意是坚持要请。

老人发出一阵大笑，但并无轻视之意，说道：“你不是缺钱吗？”

“我还有点钱，昨天我把我的《民法概要》教科书给卖了，那是由罗艾塔和布契亚尼评注的，是最好的版本，而且是全新的。”

两人都笑了起来。那年轻人拿了锁链把梯子锁在一棵大树旁，然后把斧头挂在制服腰带上，指了指对街一家咖啡馆。就在此时，一辆市府的厢型车在他们面前停了下来，一名园工队组长从车窗里探出头来。

“喂，上车，接下来去市中心。”

那年轻人面露歉意。“真是抱歉。”

“没关系，改天再喝，为了庆祝你摆脱那本《民法概要》，这杯咖啡我可是喝定了。”

“您教了我这么多东西，这杯咖啡一定要请的。组长，这几天我都会在这附近工作对不对？”

那组长点了点头，又看了看眼前那排大树，惊讶不已。“不错嘛，你学得挺快的。”

老人和年轻人相视而笑，互相伸出手来握了握。

那年轻人正式自我介绍道：“我的名字叫凡勒力·费里尼。”

老人说：“我叫萨瓦拓·罗果聂。”

凡勒力坐上厢型车，透过后车窗向他挥手道别。刚才握手，老人发现这个凡勒力的手强健有力，是男子汉的手。

可是我的布纳提诺将来一定会比他更是个男子汉！

18

不，他对于眼前发生的事不忍卒睹。

老人闭上了双眼，没想到眼睛一闭上，眼前却浮现出兰布里诺的影像。兰布里诺是他这辈子第一个好朋友，是他永远的回忆。

当然了，妈妈爱他，可是妈妈的关爱他习以为常，况且他在山上当牧童的时候，妈妈一星期才上山看他一次。兰布里诺却不一样，时时刻刻都在陪伴他。它是一只纯白色的羊宝宝，喜欢在岩蔷薇和矮树丛之间蹦来跳去，是宇宙孕育的奇迹。它有一双温柔的眼睛，还有柔软温暖的身体。每天晚上他都抱着小羊一起睡觉，他小小的胸膛触着小羊身上的柔细羊毛，感觉好舒服，他的心也和它的心一同跳动。

此时他闭上双眼，在眼前的黑暗之中，兰布里诺那令他难忘的身形再次浮现。他这辈子第一堂爱的课程，便是它引领他经历的。可是紧接着，他们相处最后一天的那幅景象也浮现在他眼前，令他悚然心惊，他赶紧睁开双眼，不忍再看。还记得

那一天，屠夫的左手臂夹着兰布里诺扭曲的脖子，右手拿起一把大刀挥落。老牧羊人在一旁见这年轻人心痛如绞，竟哈哈大笑起来，就和那些看着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哈哈大笑的人一样丑恶。

他睁开双眼，却不见眼前有任何人在笑，背景也不是鲜亮的翠绿大山。眼前那几个人围成一个小圆圈，面带忧色。尽管如此，组成元素还是和那天差不多，居中是一条动也不动的小生命，小小的头颅被压得向前倾，在刽子手面前露出了雪白脆弱的脖子。老人的脑海中又浮现兰布里诺双眼突出的头颅，耳际又听见它咩咩的惨叫，但是眼前的布纳提诺却吭也不吭一声，双目紧闭，几乎透明的眼睑包覆着眼球，就像颗静止的弹珠。

刚才雷纳铎和安莉亚请老人帮忙抱住布纳提诺，可是他暴烈地加以拒绝，并且退到门口，不愿意当共犯，只是倚着门框，挡住出路，除非有人给个交代，否则谁都不准出门。同时他一手插入裤子口袋，紧紧握住他那柄小刀，双眼紧盯那个刽子手，看着那刽子手的左手食指按住婴儿脖子上的血管。倘若那刽子手敢胡来，他立刻上前送上一刀。

那刽子手拿着的并不是屠刀，而是一支空针管，正准备刺入布纳提诺的血管。要是他失手怎么办？要是布纳提诺流血怎么办？要是布纳提诺噎到了怎么办？鲁思卡，如果这样，我一定会杀了他！我一定会！针头深深刺进了……一看就知道那家伙是个懦夫，不知道该怎么用针刺进敌人的肚子，得盯紧他才行。

透明的针管里慢慢吸入了布纳提诺宝贵的血液，宛如圣吉拿诺的血。在奶白色的晨光照射下，布纳提诺的血看起来不是红色的，而是诡异的暗黑色，不祥之色。他忽然想：“那根针

会不会有毒？”他回忆起一个名叫拉法里的小马夫曾被一只骡子踢中肚子，结果吐血而死。当时大家都认为拉法里死有余辜，谁叫他生了一双邪恶之眼，竟敢爱慕高贵的帕桂琳娜小姐。可是，布纳提诺的双眼并不是邪恶之眼。

那刽子手抽出针管，把血倒入另一根管子，那里头看起来像是还有什么东西，他随即把管子盖上，放进手提箱里。布纳提诺恍若未觉，只是在针头插入的时候低低呻吟了一声。那刽子手向安莉亚道别，却见萨瓦拓挡在门口，为了出去，他只好解释道：“对小宝宝来说，通过颈动脉抽血是很安全的，请您了解。”

安莉亚接口道：“爸爸，请您照顾一下布纳提诺好不好？”这句话果然奏效，老人立刻离开了门边。

安莉亚跟在那刽子手身旁出去。老人在婴儿床旁边坐下，忧心忡忡地亲了亲布纳提诺火烫的额头。他用一只手替他整理枕头棉被，好让他睡得舒服些，另一只手的手指则按在他脖子上的止血棉花上，只觉得婴儿的脉搏快速跳动，可见他发高烧烧得厉害。

他望着布纳提诺，想起两天前的夜晚布纳提诺开始咳嗽不止，这小小的婴孩咳得很重，好似老年人在咳嗽，只是音调尖锐。隔天早上，布纳提诺什么也吃不下，到了中午，就开始发高烧，他紧闭双眼，昏昏睡去，偶尔才稍微睁开眼睛，张望四周，似乎在说：“为什么没有人好好照顾我？”然后他时而呻吟，时而咳嗽，呼吸沉重。布纳提诺高烧不退，晚上他们只好给他洗了个冷水澡，他也不敢碰自己的小肚子，因为那里烫得像个小火炉似的。

这两夜，老人睡不安生，不时地在布纳提诺房外张望，又在屋里走来走去，一言不发，只要需要帮忙，就立刻伸出援手，他能做的只有这些。他忧心如焚，却又不知如何是好。更糟的

是，安莉亚居然请了个儿科医师来家里。在米兰，大夫不叫大夫，叫儿科医师。昨天早上，萨瓦拓在布纳提诺房门口一见到那个儿科医师，就觉得那家伙不可信赖。

只见那医师身穿西服，头发梳得就像罗西尼街上那家强盗窝理发厅的广告牌模特儿一样，身上的古龙水气味在走廊上飘荡。他手中提着一只白色真皮手提箱，小拇指上戴着一只蓝宝石戒指，闪闪发光。这家伙几岁了？三十还是四十？他打扮成这样根本看不出年纪，脸上还戴一副金框眼镜，说起话来更是让人……受不了！大家都知道意大利人生得美，男人有时候看起来不够男人，可是那家伙也太……说话装模作样的，每个音节都说得那么清楚，语调却平平淡淡的，让人听了就想揍他。那家伙进房前和出房后，都要去浴室洗手，安莉亚则随侍在侧，捧着一条毛巾给他擦手，像是神父旁边捧着弥撒小壶的辅祭似的，把那儿科医师当成圣徒一样侍奉。

老人看在眼里，心想：“原来安莉亚喜欢的是那种男人，她当初想嫁的肯定也是那种人，可是却嫁不成，没想到雷纳铎好死不死给她碰上，落入她的手掌心，这个雷纳铎还真是倒了大霉。她根本是迷上了那个男人，嘴里医师长医师短的。那家伙只顾得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根本没有认真看布纳提诺，只拿小手电筒检查了布纳提诺的耳朵和喉咙，问烧到几度。那个安莉亚也不知羞耻，竟然把温度计插到布纳提诺的小屁眼里头去量。那家伙拿出听诊器，一头是黑黑的橡胶，好像会吸血的水蛭，把它贴在布纳提诺的胸部，只听了胸部，也没听听背部。鲁思卡，你应该也看见了吧？那家伙根本不把布纳提诺的病当成一回事，还说是什么医师，我看根本是淫虫一条，有洞就上。

鲁思卡，要是安莉亚真的看上那家伙，那我们还真是走运了。只可惜，我看那家伙是个孬种，一定不敢和别人老婆通奸，不然我们就可以趁这个机会把安莉亚一脚踢开，让雷纳铎重振雄风。”

老人无奈地叹了一口气，看着病恹恹的布纳提诺，把那些麻烦倒霉的事抛在了脑后。我的布纳提诺病得这么重，那家伙却不当一回事，反正又不是他的孙子。还有，如果布纳提诺只是重感冒，为什么要抽那么多血？几乎要了他的命？为什么？

他听见走廊上有人低声交谈，心想该不会是那医生又回来了吧，仔细一听，原来是雷纳铎和他老婆在走廊上说话。

安莉亚说：“医师说不严重，过两三天就好了，可是我的行程却泡汤了。”

“你可以晚几天再去罗马。”

“我都已经和一位部长约好了，这样一来我只好改约其他人，还有，丹尼尔叔叔已经开始替我拉关系了。”

两人走进布纳提诺的房间，住口不谈。老人把布纳提诺交给雷纳铎照顾，心想：“安莉亚只关心她的事业，还嫌布纳提诺挡了她的发达路，可怜的布纳提诺。”

入夜之后，雷纳铎和安莉亚共进晚餐，老人就在房里照顾布纳提诺。他对着布纳提诺那张红彤彤的小脸上的苍白额头，说道：“我的小宝贝，你在这里发烧受苦，你爸妈却若无其事地在吃饭。你的血液正在对抗恶魔，你的生命正在对抗死亡，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冷酷？算了，别管他们，反正有我陪你，你一点也不孤单。你爸爸不像个男人，你妈妈的一颗心都飞到了那个庸医身上去了，可是你爷爷会好好照顾你，助你渡过难关。我的小天使，明天我会给你洗个花叶热水澡，水里加上桉叶和

克丽拉里花。你知道吗？树是好的，树喜欢小孩，它们会帮助你好起来，比那个庸医有用多了。洗完花叶热水澡以后，你闻起来会有春天的大山香味，你的呼吸会更加顺畅。哈，你在笑吗？你相信我说的话对不对？我的小宝贝，向前挺进吧，你打败过坦克车，这次也一定可以打倒敌人！”

隔天早上，安莉亚让了这一步。她先去查书查了半天——她不管做什么都要去查那本育婴百科，小孩几点起床、几点喂食，通通都按照书本来，仿佛那些不识字的妈妈就带不大小孩似的。老人还听见安莉亚用她书桌上的分机打电话给那个庸医，窃窃私语，聊了好一会儿，最后才出现在走廊上，双颊晕红，嘴角带笑。老人心想：“她还真是迷上了那个庸医。”

无论如何，安莉亚首肯了，老人赶紧冲下楼，跑到药店去买桉叶。桉叶买是买到了，可是米兰卖的桉叶是包装成一包一包的，他怎么看怎么觉得不对劲，还是扔了。此外，药店不卖克丽拉里花，那些无耻的药剂师连克丽拉里花的名字都没听过。于是他去了玛德蕾娜的店。他对玛德蕾娜百看不腻，只是这次见到她就情不自禁地想起那辆绿色轿车。特伦多杂货行有真正的桉叶卖，玛德蕾娜还指引他去附近一家药草行买克丽拉里花，去了果然就买到了。玛德蕾娜，真是多亏有你，而且你越来越明艳动人了，不过我一点都不惊讶，因为滋润你的并不是你那个垂头丧气的丈夫，而是另有其人。

他回到公寓走进电梯，把好不容易买到的桉叶和克丽拉里花紧紧藏在怀里，这些用来救命的花叶他绝对不能让安莉亚和那个庸医发现。我亲爱的布纳提诺，在战时，运用欺敌战术是必要的。

19

这一天，老人穿一件羊皮外套，戴一顶旧帽子，骄傲地推着婴儿车来到公园广场，车里躺着布纳提诺。公园里许多妈妈和小朋友都认出他就是之前教行道树修剪工怎么修整树木的老先生，这次又见他推着婴儿车，里头躺着一个可爱的小婴孩，便又对他产生了不同的观感，有的心生敬意，有的则不自觉地拨了拨头发。

但旁人的这些反应，老人都视而不见，他的眼中只有布纳提诺。布纳提诺的一举一动都让他惊喜，他的一对小眼珠澄澈得像弹珠，一双小手总是挥来挥去，从来不会累，皮肤吹弹可破，有时还会毫无来由地大叫几声。这天下午布纳提诺的种种出奇举措更是让他狂喜不已。这是布纳提诺病愈之后，第一次出门透气。那场病简直是一场噩梦，他们说只是黏膜炎，老人却认为那根本就是要命的肺炎，可那个医生一直说不是。老人觉得布纳提诺会好都得归功于他背着安莉亚，在洗澡水里加了桉叶和克丽拉里花。那次老沙里诺得了肺炎，大家都以为没救

了，就是靠洗花叶澡捡回一命的。

我的小宝贝，有爷爷照顾你，你今天才可以出来透透气。牧羊人最懂得用药草来治病了，玛德蕾娜也懂，可是她只懂得一半，还有女巫也懂，不过女巫就先别提了。感谢圣母保佑。

老人突然想起，刚才带布纳提诺出门前，替他扣上衣服扣子的时候，阿努琪达在旁边惊讶得嘴都合不拢。没有人知道他每晚都偷偷练习。没错，他的手指还有能力学习，关节还没生锈。他望着自己的手，就像握着船舵一样握着婴儿车的把手，青筋突起、沉稳干练、生龙活虎。他又望了望布纳提诺的手，两相比较，他的心立刻就融化了。只见布纳提诺的拳头那么娇小、手指更是娇小，他长大以后，那双手可以用来出拳打倒敌人，可以用来爱抚少女的胸脯。真不知道以后那双手会长成什么样子。

布纳提诺，我的小宝贝，我想我没办法活到那个时候了，你长大以后可能不会记得我，可是现在我仍然要尽全力引导你成为男子汉，截至目前，我已经把你从那个庸医和安莉亚的手中救出来了。我是你爷爷，游击队员布诺，你知道吗？我每天都向圣母祈祷，只求一件事，希望坎达诺早早归天，好让我带你去洛卡瑟拉镇，在我们老家的院子里追着母鸡玩。洛卡瑟拉镇很美，不是这个肮脏的米兰可以相提并论的。洛卡瑟拉镇有真正的阳光，美得让你难以想象，你只有亲眼看见才能体会。在洛卡瑟拉镇上，远远地可以看见斐米纳摩山，那是世界上最美的山，就像一个美女会换不同的衣服，她有时候是蓝色的，有时候是紫色的，有时候是棕色的，有时候又是粉红色的，或者又像是穿了一件白纱，不同的天气会穿不同的衣服……她也

很会闹脾气，有时候她会告诉我们说暴风雨快来了，有时候却什么都不说，让我们措手不及。她很坚强，心地很善良，你长大以后也要像她一样。布纳提诺，我要带你爬上斐米纳摩山，你一定会爱上她的。

他想到这里，发现自己是在做白日梦，便把这些思绪抛开。不过说是白日梦，却又不尽然。事实上他的确助了布纳提诺一臂之力以抵御病魔，如今男孩的脸也成熟了一点，这事他昨天才和安莉亚提过，可是她坚决说没有，最后才勉强说一定是因为布纳提诺一直咳嗽，脸颊才消瘦了一点。

老人想：“蠢货！他正一点一滴地变成男子汉。”他越来越会爬了，每一天都进步一点，现在甚至会抓住东西，试着要站起来。可是不用急，慢慢来，不要逼他。想当年班内迪诺伯伯就是被强迫快点学会走路，才会变成O型腿。O型腿也没什么不好，可以当个制椅匠，可是要当牧羊人或游击队员就不行了。当年好像有人硬去拉班内迪诺伯伯的脚，想让他脚长得又快又长，结果就变成O型腿，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反正呢，可以不用服兵役，他是开心得很，可是等到要追女孩子的时候就惨了。女孩子都喜欢高大的男生，除非你有钱。布纳提诺，我会慢慢教你走路的，你已经准备好了。你的那双小脚非常有力，就和我的小指头一样。

老人看了看自己的小指，心想：“不对，布纳提诺的小脚不像我的小指头。”他经过公园的长椅，听见有些人在对话。是谁在讨论天气？老人想：“又是些米兰的蠢女人。”他扬起双眉，见前方的金色阳光错落在薄雾之间。一如往常，老人避开阳光直射之处，以避免强光射入布纳提诺的眼睛，就这样，他

在人行道上避着避着，来到了靠马路的一边。

突然间一辆车从人行道旁呼啸而过，轮胎压过路旁一摊积水，污水飞溅，溅到了婴儿车和毛毯上，甚至还有几滴污水落到了布纳提诺脸上，把男孩吓得哇哇大哭。老人气得浑身发抖，见那辆车在不远处的红绿灯前停了下来，就立刻奔上前去，戟指大骂，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我要杀了他！我要杀了他！我要杀了他！”他嘴里大声呼喝，双腿奋力前冲，心脏急速跳动，同时伸手抽出裤袋里的小刀，眼看就要奔到那辆车子旁边了，这时绿灯亮起，那辆车加速驶去，驾驶者恍然不知自己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

老人只能眼睁睁望着那辆车扬长而去，只能不停地挥舞手中的小刀，对着空气划来划去，使出他可以想到的所有招式，不一会儿，他就发现自己像是个让猎物脱逃了的猎人，帽子掉了，头顶上凉凉的，一个人拿着刀站在街头对着空气乱戳乱刺，引来许多路人的嘲笑眼光，实在丢人现眼。念头一转，老人心头大骇：“我疯了，我竟然把布纳提诺丢下不管，我真是个疯老头！”

他赶紧转身往回跑，捡起掉在地上的帽子，心里头想象着千百种布纳提诺可能遭遇的事。还好，他及时抵达，可是婴儿车旁却站着一位陌生妇人。她是不是想偷走布纳提诺？圣母玛利亚！他脑海中涌现出各式各样吉卜赛女郎专爱偷走小婴儿的传说。

他来到婴儿车前，气喘吁吁，说不出话，又惊又怒，一颗心剧烈跳动，睁大双眼瞪视那名妇人。那妇人听见有人奔至，便侧过身来，只见布纳提诺正被她抱在怀中。妇人猜到他的心

思，露出慈祥的微笑说：“先生，我没有要偷走他的意思，我只是见他一直在哭，附近又没有人，就过来看一下。”

布纳提诺这会儿已经不哭了，那妇人手拿一条一尘不染的白色手帕正在擦拭婴儿的脸颊。老人只是喘气，心中仍存有敌意，见那妇人脸庞安宁，嘴唇红润，嘴角含笑，脸上微有皱纹，约略有点年纪，可是气定神闲，神清气爽，竟似个年轻女子。

他深深吸了口气，道：“这位太太，谢谢你了。”眼睛却往那妇人身上瞟，打量她的身材，只见她胸脯尺寸中等，臀部浑圆，体态颇为匀称。

她问道：“发生了什么事？”

“那个王八蛋，你瞧，那个王八蛋开车把脏水溅到宝宝脸上，还弄脏了婴儿车和毛毯。开车的是个年轻人，家里有钱，却是个王八蛋，这些王八蛋米兰人只会生出王八蛋后代！”

他话刚说出口就后悔了，但那妇人只是微笑着说：

“你看，您的裤子也脏了，要擦一擦。”

“没关系。那个王八蛋，被我逮到我一定杀了他！啊，对不起。”

那妇人只是轻声说：“真是王八蛋。”老人听了微微吃惊。布纳提诺正伸手玩弄她的头发。她接着说：“您是南方人吧，老家在哪里？”

老人这才意过来，那妇人想必也是南方人，所以听出了他的口音，只不过她看起来一点也不像南方人。这一想通，他觉得自在了起来，便整了整帽子。

“我的老家在洛卡瑟拉镇，就在卡坦扎罗市附近。你呢？”

“亚玛菲镇，在海边。”

“原来你是塔兰托人。”

“而且以身为塔兰托人为荣。”

那妇人扬起下巴，稍稍提高了声调，听得出她很以她的家乡为荣。

两人同时大笑。

老人看见婴儿车上粘着烂泥，不由得骂了一句：“他妈的。”

“您不能就这样回去吧，他妈妈一定会数落你一顿，这是……您女儿的小孩吗？”

“才不是，他妈妈是我儿媳，她敢数落我试试看！”

他语气粗暴，那妇人听了就知道自己最好不要再继续这个话题，同时这也让她以不同的角度来看老人，心下暗忖：“这人有点意思，不是个糊涂爷爷。”

她把自己的头发从布纳提诺的小拳头里轻轻抽出来，说：“嘘，乖乖的哦。”接着又抬头对老人笑道：“他想和我玩。”

“谁不想呢？”

那妇人纵声大笑。这人真的不是个糊涂爷爷！

她赞叹道：“这小家伙很英俊哦。”然后把布纳提诺抱回婴儿车，又问：“他叫什么名字？”

“布纳提诺。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荷黛夏。”老人心赞这是个好名字，回说：“我叫萨瓦拓。”

他顿了一顿，又说：“不过你叫我布诺就好了……对了，你常来这里吗？”

20

她要走了！她要去罗马了！

老人一起床，脑海里就反复回响着这句话。来到厨房，他按下咖啡壶的加热开关，口中仍然念着这句话。米兰的咖啡壶不是用火加热的，不像在洛卡瑟拉镇，可以看见炉子里艳红的火舌跳舞。

我猜她一定不会去看伊特鲁里亚夫妻棺，她不喜欢伊特鲁里亚文明。她就和罗马人一样，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党员一样，多么可悲！不过她就要去罗马了，这几天我们自由了，没错，自由了！真不敢相信，这女人话又不多，一天到晚躲在书桌后面，可是只要她在家，就好像家里有个警察时刻在背后监视一样，叫人不舒服。女人啊，下了床就只会惹麻烦！

昨晚安莉亚交给雷纳铎一张指示清单，吩咐雷纳铎在她不在的时候，要照清单上的指示把家里照顾好，还一项一项向他交代得一清二楚，像是不放心似的。再过几个小时，到了中午，雷纳铎就会开车载安莉亚去机场，老人搓着手，期待中午

的来临。

不久，阿努琪达来了，安莉亚也给了她一张指示清单，同样仔细吩咐。老人趁着这个空当出去散步，今天天气比较冷，便没有带布纳提诺同去。来到门廊时，他听见安莉亚对阿努琪达说：“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带你外甥女席梦妮姐过来。”老人一听见席梦妮姐的名字就开心起来，心想这真是一天的美好开始，而且今天早上鲁思卡也很安静。

他欢欢喜喜地出门，来到威尼斯大道竟巧遇凡勒力，这让他更开心了。凡勒力说他的行道树修整工作已经告一段落，这几个星期被调到了工务处，负责布置圣诞节街道装饰。再过几个星期，圣诞节就要来临。凡勒力说，最近有一位在野党的议员抨击有几个地区没有挂上圣诞街饰，有歧视之嫌，因此执政党特别指示要在米兰市市郊几个城镇的广场挂上圣诞彩灯，而凡勒力就在那几个大广场帮工，例如卡波纳里广场、卢古诺广场。

“等到圣诞彩灯挂完以后，我又要开始找工作了，除非——”他顿了一顿，继续道，“除非您可以帮我一个忙，其实我正好想去您家找您。”

老人面露惊讶之色，凡勒力继续解释说，几天前他和彭康东尼教授聊天，提到他最近认识了一位来自卡拉布里亚区的朋友，教授很感兴趣。彭康东尼教授是著名的民族学家和民俗学研究学者，他对凡勒力说：“我想见见你这个朋友。我年轻的时候去过希拉区，研究中世纪移居过来的阿尔巴尼亚人后裔，他们一直保存着希腊习俗，可是后来我就再没去过了。希拉区到现在都还没有什么太大变化，不过说不定你这个朋友可以向我们提供很多新资料，如果他愿意来研讨会就太好了。”

老人听了凡勒力这番话，依旧茫然不解。凡勒力又说学校有研究经费，只要研究对象愿意到部门的有声图书馆接受录音访问，会付给钟点费，而且如此一来，凡勒力也会被指派为助手，有薪水可拿。

老人刻薄地问道：“‘研究对象’是什么意思？我要去干什么？小伙子，你搞错了吧，钱不是——”

凡勒力打断他：“我不是这个意思，学校付给研究对象的钟点费不多，钱当然不是重点，重要的是这样做可以让你们的历史保存下去而不至于失传，让全世界都可以知道你们的故事、歌曲、俗语、习俗、婚礼、丧礼，等等。历史在不断失传，可是人类就是历史。”

萨瓦拓想：“我们的历史？过去是一直都在消失的，就像女人会把漂亮的旧衣服当作破布扔掉。”

“罗果聂先生，您只要开开心心地去那边和大家聊聊天就好了，这样我就能有一份工作，就算是帮我个忙好吗？”

好，他很愿意帮助凡勒力，而且能够聊聊往事确实令人开心，心念一转，他又问：“有谁会和我聊天？”

“只有参加研讨会的人，没有外人，另外只会邀请一两个历史教授或文学教授。”

老人微微一笑，他喜欢这个主意。 he可以和这些书呆子随便乱聊，说说安莉亚的丑事或者他那些朋友的笑话，又或是莫洛丹卓和老曼戴的故事。愿老曼戴安息。那些故事一定会让他们大为惊奇，这些书呆子对于生命简直一无所知。还有，如果安莉亚发现我萨瓦拓到大学里去给那些教授讲故事，不知道会作何感想？到时候我就可以对她说：“蠢女人，我告诉你，我，

洛卡瑟拉镇的牧羊人萨瓦拓，上过大学的讲台演讲。你不相信？去问问看就知道了。”我还可以拍几张演讲的照片回去……太棒了！而且，我们的历史也可以保存下来，以后布纳提诺可以随时放来听。

“那我可以讲我的人生故事和战争故事吗？”

“当然可以，您想讲什么就讲什么。”

“那就这么说定了。等一等……还是先试一天看看吧，如果我不喜欢那些人，我就走人。我是很愿意帮你，可是我想先看看是要和哪些人聊天，我只和朋友聊天。”

凡勒力说：“我相信您和他们很快就会成为朋友的，彭康东尼教授是个很好的人，罗希博士也很特别，她是个女的，已经四十岁了，可是还没当上教授，因为神话学没有教授的职缺，不过她已经很出名了。”

“神话什么？”

“神话学，就是研究古老故事的学问，到时候您就知道了。”

老人想：“那就是说会有女人在场，那个女人一定和安莉亚是同一种人。”

两人来到一家咖啡馆，庆祝凡勒力摆脱那本《民法概论》。喝完咖啡，两人道别。研讨会要到圣诞节之后才开始，因此他们互道了圣诞快乐。

今天果然是个好日子。大厅门房交给他一封信，是萝赛姐写来的。萝赛姐还是那个老样子，写个信东拉西扯的，缠夹不清，加之傻话连篇，让萨瓦拓差点看不下去，幸好给他瞄到了重点，所谓重点就是好消息。傻丫头，你怎么不把好消息写在前头呢？！只见信上有几句话全部以大写字母写道：“坎达诺

的病情恶化了。”

萨瓦拓把关于坎达诺的那一段看完一遍，又重看了一遍。萝赛姐写道，坎达诺的病情每况愈下，眼看死期不远，如今他的家人已经不带他出门了，因为他即使坐在轮椅上也无法出门，也不见他们带他上教堂参加弥撒。听说坎达诺的手臂已经无法动弹，头脑也开始不清不楚，每隔几分钟就尿在裤子里。

萨瓦拓实在太开心了！

老人进了家门，就往厨房里冲，只见阿努琪达站在里面。家里只有她一个大人，雷纳铎已经载安莉亚去了机场，布纳提诺正在房里睡觉。

“那个王八蛋病情恶化了！”

阿努琪达手臂一抖，问道：“吓我一跳！您在说什么啊？”

“没什么，你不认识那个人，那个王八蛋病情恶化了，那个王八蛋快死了！”

阿努琪达喃喃自语，请求上帝原谅这疯老头居然为了别人快死了而这样欢欣鼓舞。老人回到自己房里，从沙发床下拿出战备存粮，取出浓烈的奶酪和洋葱，然后回到厨房，又开了一瓶红酒，吃吃喝喝起来。阿努琪达提醒他不应该喝酒。

老人回嘴吼道：“鲁思卡不会怎么样的！今天这么开心，当然要喝！”把阿努琪达吓得退避三舍。

他正吃得津津有味，忽然传来布纳提诺响亮的哭声，老人放下奶酪，奔进布纳提诺房里，只见布纳提诺正对自己挥舞着两只手臂，用力哭叫。他把布纳提诺从婴儿床上抱了起来，紧紧搂在怀里。

“布纳提诺，他快死了，他快死了，那个王八蛋快死了，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我可以带你一起回洛卡瑟拉镇了，在那里你可以吃到真正的面包、真正的羊肉，喝到男子汉喝的真正葡萄酒，你会长得又高又壮。来，把手指伸进我的酒杯，尝尝葡萄酒的味道……我的宝贝，他快死了，他会比我先死！”

布纳提诺被逗得高兴地互拍双掌，萨瓦拓看了更是眉开眼笑。

“对，你也很开心对不对？我就知道这件事我们两个一样开心。你有一个很棒的爷爷哦，连大学教授都想和你爷爷见上一面。你爷爷天下无敌。那个王八蛋死了以后，我们就可以爬上斐米纳摩山，你就可以见到那些真正的男子汉，沙里诺、皮科里蒂、赞帕……你也会和他们一样成为真正的男子汉。”

那些人其实早已过世，但此刻对他而言，时间并不存在。他把孙子抱在怀里，脚下踏着传统舞步，口中细语呢喃，说着胜利在望。他的声音越来越有力，仿佛成了先知，舞步越转越快，俨然便是苏菲舞者。布纳提诺又笑又叫，欢欣无比。老人犹如行星般旋转个不停，陶醉在圆舞之中，化为了风，化为了山，四周仿佛就是森林，身旁仿佛就是噼啪作响的篝火。繁星高挂天际，守护着他们，就连恶狼也只敢在远处嗥叫，不敢靠近，只因布诺和他的孙子无畏无惧，只因他们是这地球上的生命之火，是走在生命旅途上的智者。

21

阿努琪达替布纳提诺洗完澡后，便离开了。房间里光线迷蒙，安宁静谧，布纳提诺的平和睡脸映着微光，如同珍珠母贝荧荧发亮。老人坐在婴儿床边的地毯上，守护着熟睡的孙子，犹如守护羊群。他沉醉在这一小方世界里，沉醉在这丰富的孤独里，沉醉在这一个接着一个的无限片刻里。此时的他，若能把这种沉醉转化为语言，必定会说：“我感觉到生命的流动。”

房内光线逐渐黯淡，夜晚缓缓降临，老人拿出那个红色夜灯插入插座。雷纳铎早上出门载安莉亚去机场，一直到现在还没回来，他从来不曾到了这个时间还没回家。难道发生了什么事？今天雷纳铎相当于完全把布纳提诺交给老人照顾，他除了陪伴孙子睡觉，还逗得孙子又惊又喜。只是现在雷纳铎……

终于，大门传来钥匙插入的声响，熟悉的声音跟着响起，小心轻踏的脚步声传来，宛如幽灵从寂静中现身。雷纳铎来到房里，亲了亲布纳提诺，老人则站起身来，随雷纳铎走进走廊。

“爸，他有没有给您添麻烦？”

“你是说布纳提诺？怎么会，他是个小天使。”

雷纳铎简短地说明之所以这么晚才回到家，是因为班机延误，然后说：“我们去看看阿努琪达做了什么菜。”

安莉亚下达的诸多指示当中，其中之一就是阿努琪达必须在离开之前把晚餐准备好，让他们父子俩可以热来吃。

老人来到厨房门口，高声道：“我才不管阿努琪达做了什么菜，今天晚上我们要享受一顿男人的晚餐。”

雷纳铎仔细端详父亲的脸，见父亲的嘴角泛起一抹狡黠的微笑，宛若罗马神话中半人半羊的牧神潘。他到底在想什么？他有那么多鱼尾纹，眼睛却那么灵动，充满生命活力。

雷纳铎心念忽动，跟着便忧伤起来，暗想：“一定是因为安莉亚不在，爸才这么开心。爸一直这样，看谁不顺眼，那人就永远被他淘汰出局，他第一天来到米兰就看安莉亚不顺眼。”

不过事情并非如此。老人告诉雷纳铎说坐着就好，不用帮忙，然后开始一边摆放餐具，一边述说坎达诺病情恶化的事。雷纳铎听了，不由得松了一口气，然后他突然闻到一股熟悉的气味，却又辨别不出是什么，只觉得那个气味来自遥远的回忆，令他联想到家，那个味道……

老人见雷纳铎正做嗅闻状。“你不记得了吗？”

雷纳铎脑中突然灵光一闪，欢喜道：“蒜泥炸面包块！”

“没错，就是沾满了蒜泥的炸面包块，还好你没有被彻底洗脑。这是我自己做的蒜泥酱，虽然比不上安柏修做的，可是绝对有传统风味，里头还掺了伐萨里可草，我是在特伦多杂货行买到的，玛德蕾娜那里有好多好东西。”

“爸，您去那家店看那个老板娘也去得太勤了吧？”

老人反驳道：“还好有那家店，不然还得了？”语调强硬，心头却喜滋滋的，一来雷纳铎和他开了个小玩笑，二来雷纳铎还挺乐在其中。他接着说：“还有，你还记得我们的方言吗？’U Signura manda viscotti a cui ’on ava denti，是什么意思？”

雷纳铎答道：“你还有牙齿可以吃饼干！”老人一听更乐了，端了一大锅蒜泥炸面包块放在餐桌中央。

雷纳铎见了此情此景，霎时间儿时回忆涌上心头：奔来跑去的牧羊人、一棵棵的栗树、葡萄藤篝火周围的歌声、小时候肚子饿的感觉、妈妈的手。可是今晚却是爸爸端上的晚餐，用他那双粗粗大大的手。雷纳铎心想：“是爸爸，爸爸替我端上晚餐。”这种奇异的感觉让他眼前迷蒙起来，不是因为那蒜泥炸面包块的腾腾热气，而是因为那蒜泥炸面包块让他的童年回忆在眼前一晃而过。

他的妈妈总是在一旁催逼着他，他心思细腻，经常觉得农村的生活方式束缚了他，因此尽全力想摆脱那种生活。爸爸和妈妈对他而言就像两座高塔，爸爸尤其像一个雄壮威武的大神，有时用皮带抽打他，有时又带给他无限喜悦。上学以后，他首次尝到自由的滋味，可是没过多久，学业又变成了一条永无止境的隧道，一条他努力想要逃脱的隧道。童年回忆中，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家宴，家里的厨房挤满客人，喧嚣热闹，众人饮酒作乐，纷纷用手蘸桌布上的葡萄酒在额前画十字，口里嚷着：“祝好运！祝好运！”大家酒酣耳热，谈笑风生，每个人都对他爸爸极为恭敬。吃过了饭，有人奏起音乐，大家开始跳舞，裙摆如波涛起伏，目不暇接，酒壶传过来传过去，一对对爱侣悄悄退场。夜空繁星点点，最后乐声歇止，宁静降临，

疲惫也随之到来……

“怎么了？你不喜欢吗？”

这声音把雷纳铎拉回到眼下。他尝了一口面包块，脸上露出欢喜的表情，就和小孩一样，让他父亲高兴无比，放声大笑。老人抓了一瓶葡萄酒，说：“配酒更好吃。”

“爸，别喝太多，医生说——”

“别管医生怎么说。有句话说：Dui jiriti 'e vinu prima d'a minestra... e jetta 'u medicu d' 'a finestra.^①”

雷纳铎心想要阻止爸爸庆祝坎达诺病情恶化是不可能的，便继续吃起蒜泥面包块，同时品尝回忆。山野间的动物、那个属于男人的世界，今晚重现在他眼前。犹记得一年夏天，他第一次上山到羊群放牧地，父亲带他离开牧羊人围成的放牧圈，登上附近的山峰，指着栗树林上方的另一座山峰，说：“儿子，有没有看见那个山顶？站在那上面可以看见雷久市那边的海，有一天我会带你爬上去。”

可是自从那次之后，他们再也没上过山。多年之后，雷纳铎前去那不勒斯市念书，而不是雷久市，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希拉区的人与他格格不入，他去了雷久市肯定生不如死。然而那天午后，站在山峰上，父亲举起手臂，指向远方山顶的那一幕，却已深深烙印在他的脑海里，那就如同西斯汀大教堂的天花板画中，神用手指伸向亚当的景象。

父亲端起酒杯，一仰而尽，喉结在颈项松软的皮肤褶皱之

① 意大利卡拉布里亚方言，意为：每日喝汤之前先喝两指高的葡萄酒，就可以把医生扔出窗外。

间沉了一沉，然后他用手背抹去下巴上的酒液。雷纳铎见了十分诧异。为什么？怎么看起来那么自然？仔细一想，最近父亲做出了许多不像他会做的事，其中最令雷纳铎惊讶的是这几个星期父亲都没有抽烟，在家里也没穿靴子，甚至每天都刮胡子，有一天还自觉地去洗澡。记得那天阿努琪达开父亲玩笑：“哎哟，您洗澡洗得这么干净，穿得这么整齐，要去哪里啊？”父亲回答说：“我只是想死得体面一点而已。”

几天前的晚上，安莉亚说：“爸爸受到米兰的熏陶，变得越来越像个文化人了。”可是雷纳铎知道，改变父亲的不是米兰，而是布纳提诺。布纳提诺使父亲蜕变了。想到这里，雷纳铎心底涌上感动，对父亲打开了心扉。这老人快乐地喝酒，虽然表情欢快，可是鼻子尖削，下巴摇动，老态毕现，可见他的生命正在一点一滴地流逝。

雷纳铎看到这副情状，赶紧低下了头，舀起一匙一匙的蒜味炸面包块往口里塞，以免父亲看见自己红了眼眶。雷纳铎感到无限悲叹，父亲对他而言就如同橡树、如同苍鹰，是长生不老的，他的生命怎么可能会走到尽头？他就仿佛是湛蓝的苍穹，又像是龙卷风，变幻无常，走石飞沙，可是却又宽容慷慨、富有创造力、仁慈宽厚……他大力拥抱生命，大口豪迈饮酒，而如今，他的生命之火即将熄灭。

老人见儿子吃得一口接一口，相当欣喜，毕竟世界上没有一个男人可以抵挡得了香草蒜泥炸面包块的吸引力。再说，雷纳铎本性并不坏。老人想到这一点，觉得很开心，只不过看着雷纳铎这种狼吞虎咽的样子，不禁纳闷怎么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么激动。天啊，他这样子简直和我一模一样。他是他妈妈

带大的，他妈妈生下他之后就不能再生育了，所以她对他总是有那么一点疏离，造成他这种温温吞吞的个性……再加上我又很忙，那个时候农村改革运动闹得正凶，我和坎达诺势同水火，罗马方面的贵族又来火上浇油，所以在雷纳铎的成长期间我几乎都没有什么时间陪他。至于法兰契科就更不用说了，离开家乡跑去纽约赚钱。赚钱赚钱，哼！你脱离了你的族人，看不见家乡的房子、土地、牲口、栗树，赚再多钱也没有办法填补你的眼睛和你的心灵。现在，我在洛卡瑟拉镇拥有的一切，全都被我那个狡猾的女婿占去享受了。雷纳铎啊雷纳铎，你为什么要跑来娶那个干巴巴瘦得像竹竿一样的女人？”

“雷纳铎，来，干一杯，接下来还有呢。”

“什么？还有？”

“我还准备了栗子，而且买到了在阳光下长大的无花果。我本想买马斯达巧克力饼，你以前最喜欢吃的，可是米兰没有地方卖这种甜点，连诺塔拉式的圣诞慕地尼饼都没有。”

雷纳铎听了父亲说的这番话，童年回忆又在脑海涌现。

“对哦，快到圣诞节了，米兰都没有人在过节。你还记得以前我们每到十二月，就会说：Jornu ottu Maria, u tridici Lucia, u vinticincu 'u Missia!^①你还记得吗？我们得把小孩放在马槽里，你一定不记得了吧？”萨瓦拓的眼中净是怀念和欢乐。

“我还记得以前为了帮你补马槽，特地从山上挑了常春藤的树枝下来，给你妈妈，好让她替你修补。那些马槽是你祖母

^① 意大利卡拉布里亚方言，意为：十二月八日是圣母受胎节，十三日是桑塔露琪亚节，二十五日是圣诞节。

从那不勒斯市带来的，它们应该还没坏，都在家里。然后你妈妈会把慕地尼饼浸在蜂蜜里。我常买卡坦扎罗市的慕地尼饼回去，比山上的好吃。可是你就是喜欢吃栗子。对了，布纳提诺需要一个马槽，他可以用我的。”

雷纳铎说：“爸——”心中满是感动，还记得炭火烤栗子总是烫手，通常男孩会替中意的女孩剥栗子吃，还有另外一种栗子，去壳后搭配洋茴香放入滚水氽烫……他心想：“爸爸啊爸爸，我并没有像您一样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大神，是不是我的错？”他把手放在父亲手上，但是没有做出抚摸的动作，以免显得软弱，却惊见父亲脸上浮现出忧伤的神色。

“怎么了？”

他父亲微笑道：“Aiu 'u scilu.”^①承认自己也怀念起往事，随即又甩了甩头，说：“可是，今天是个快乐的日子，我们应该高兴才对。来，喝一口这个，是我自己调的。”

雷纳铎立刻认出那杯饮料是大茴香酒，由兰姆酒加入大茴香调制而成，是父亲最爱喝的酒，总是在节庆的日子里喝。另外，父亲也爱喝咖啡。雷纳铎也开始思念，散落的回忆一一涌现，令他无限感动。可是回忆毕竟只是回忆，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对他而言，那个世界离他很遥远了。我会不会是从妈妈那里继承了这种遥远的心态？还是只是想反抗爸爸而已？爸爸，既然我爱你，为什么我们两个总是难以沟通？可是今天晚上，我们在同一个世界里，我们同在一起。”

老人欢声道：“今天真是开心的一天！”然后开始收拾餐桌。

^① 意大利卡拉布里亚方言，意为：我在思念。

“爸，明天早上阿努琪达会来，留给她收拾就好了。”

“明天席梦妮姐也会来！那可是个很好的女孩。不用了，我来收，我不想让那女孩知道我们狂欢了一个晚上。今天晚上很开心对不对？希望坎达诺那个王八蛋赶紧下地狱。”

“您却正好和他相反，越来越健康了。”

老人把盘子放进流理台，默然不答，因为不想撒谎。今天他抱着布纳提诺跳舞的时候，差点喘不过气来，想必他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像以前那样爬山了。他看见布纳提诺高兴地拍手，脚下不敢停，继续转呀转，以致全身汗如雨下，一颗心剧烈跳动，像是要从胸腔里头蹦出来似的。

布诺啊布诺，你要小心，今天你玩得太过火了，还好没出什么事，可是下不为例。我一定要打败坎达诺那个老王八蛋，活得比他久。我一定会活得比他久！布纳提诺给了我生命力，为了他，我一定要活得足够长，亲眼见到他在洛卡瑟拉镇的葡萄藤下玩耍，至少度过一个夏天，不对，至少到收栗子的时候。

这念头让他精神大振，不由得手上加快，哼起了歌。雷纳铎见了还以为是父亲喝了大茴香酒的缘故。儿子帮父亲把餐桌餐具整理干净，然后两人一同来到布纳提诺的小卧室，弯下腰，静静看着布纳提诺熟睡的脸庞。父子俩走出房间，正要各自回房，又互相看了一眼，四目交接，便情不自禁地彼此相拥，这拥抱里充满着浓烈的情感，五味杂陈，既美丽，又忧伤。萨瓦拓黯然心伤：“这就像战时同志间的拥抱。”

雷纳铎回到房间，躺在床上，想念起妻子的拥抱。爸爸，既然您那么爱我，为什么要拒绝安莉亚？没错，安莉亚把我从您身边带走了，可那是为了让我能够更像您，更像个男子汉。

是的，安莉亚用她的身体让我变成了男人，爸，难道您不懂吗？安莉亚坚实的身体就像火一样热烈，血脉贲张，双脚缠绕着我，不断地要、要、要，把我淹没，她把她的全部都交给我，把她的渴望全部投注在我身上，最后晕眩过去……如果我一直待在您身边，我不会成长，我只会成为您身边的小狗。可是在安莉亚身旁，我可以……今天晚上我需要她，一想起那些童年往事，我就觉得自己像个被放逐的孩子，她不在这儿让我很难过，就好像心里空了一块。

与此同时，老人正拉上毯子，闻到他那条宝贝毯子的熟悉气味，他的信念更加坚定了。他发誓一定要亲眼看见布纳提诺在老家的院子里追逐母鸡和猫咪，而他将会坐在一旁，享受阳光穿过葡萄藤射落下来的暖意。

他做着美梦，望着脑海中耀眼的斐米纳摩山，伴随着大茴香酒的浓烈后劲，沉沉欲睡。可是鲁思卡却开始烦躁不安起来，在他的肚子里翻来搅去，似乎是要找到一个舒适的姿势，才能入睡。

这小恶魔算什么？他一点都不在乎鲁思卡出来搅和，因为这一切都值得。今天晚上，雷纳铎表现出了男人气概，证明了他身上的确流淌着罗果聂家族的血液。此外，布纳提诺的小手掌今天也拍出了一个只属于他们两人的世界。这个南方之夜在米兰熠熠生辉，照亮了他们一家人，照亮了罗果聂家族树的根、干、花。

老人昏昏睡去，嘴角带着微笑，那微笑宛如一只振翅的蝴蝶。即使睡着了，他的心中也仍有一只蝴蝶在翩翩飞舞，仿佛在说：“生命多么美好！”

22

阿努琪达在走廊上来回走动。这些男人，少看住一分钟都不行，太太昨天才走，他们马上就乱来了，而且垃圾怎么那么多？连我做的酱汁鲜鱼都被丢进了垃圾桶？那两个臭男人昨天晚上一定是上馆子去了，不然怎么会连脏盘子都没有？今天晚上我要好好做一道我最拿手的炖肉给他们吃。这些臭男人，还好我没结婚，上帝保佑。

老人在走廊上撞见阿努琪达，实在按捺不住，便问道：“你外甥女今天不是要来吗？”

“她好像要考试，晚一点才来。”接着她又话中有话地补上一句，说：“我又不需要她帮忙。”

老人回到自己房间，阿努琪达纳起闷来，不知道那天她生病，席梦妮姐来代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因为席梦妮姐回去之后，兴奋不已，一直在谈这个罗果聂先生，说：“他以前是游击队员，很有意思哦。”阿努琪达心想：“自从席梦妮姐和罗马诺交往以后，只要是个讲革命腔的人她都觉得很有意思，

那个罗马诺真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席梦妮姐说罗果聂老爷不是共产党员，可是我怎么看他怎么都像是个共产党。”

阿努琪达知道外甥女很喜欢这个老人：他们两个是同一个世界里的人。席梦妮姐如果不改一改，将来肯定有苦头吃。她就和她那个从巴勒莫市来的老爸一个德行，一定已经和那个小共产党上过床了。不过说到那个罗果聂老爷，其实倒还情有可原，毕竟他都快死了，而且他也知道自己没多少日子好活了。他应该安安静静地坐在椅子上，把自己奉献给上帝才对。对，就是这样，他应该安安静静的，可他就是停不下来，老是这么有精神。倒也不是说他常常大笑，他走路的样子还有他的神情，都很冷静。也许是癌症的关系，所以他一直跑来跑去。看来上帝是会大发慈悲的。人老了还真可怜。圣里塔啊，请你保佑我，让我以后能够安详地死去，可是也别让我死得太早。

有人敲门，阿努琪达赶紧往门廊走去，没料到老人比她快了一步，已经打开了门在那里迎接席梦妮姐，还吻了席梦妮姐的双颊，阿努琪达见了颇不以为然。

外头下着雨，席梦妮姐穿了一件南美披风式外套和一条时髦的蓝色磨白紧身牛仔裤，像个机械工，脱下外套后，又见她上身套一件紫色高领针织长袖毛衣。她这套行头，老人一看就联想到史佛萨古堡博物馆展出的那幅牧羊图中的牧羊女，同时感到诧异无比，因为这还是他平生第一次不讨厌穿裤子的女人。

突然间布纳提诺的哇哇大叫之声传来，老人忙向他房里走去。席梦妮姐紧随其后，来到婴儿床边，对着布纳提诺温言软语。阿努琪达见没她的事，便自顾自打扫去了。阿努琪达一走，席梦妮姐就把婴儿抱在怀里。布纳提诺仿佛还记得这种感觉，

和那天一样立刻蜷曲在席梦妮姐怀中，并露出同样的微笑，发出同样的咕咕声，满足不已。

老人的视线则落在了席梦妮姐的背影之上，但见她身材玲珑有致，臀部曲线充满了女人味，同时又纯真自然，像个率真少年。他心中疑惑，不明白自己为何会产生这种感觉，自问：“她像个率真少年？我是不是昏头了？这种事我一向分得很清楚的，女人就是女人，男人就是男人，没什么可多说的，可是——”蓦然间又想起他那天觉得自己的手像是一双女人的手，会不会是他目前正在进行的这项照顾布纳提诺的任务，要求他一天到晚都与尿布和小扣子为伍，所以使他改变了？

席梦妮姐发现他在盯着自己瞧。

“布诺伯伯，您喜欢我这样穿对不对？”

她的微笑和语气很率真，同时也很有魅力，这让老人松了一口气，因为这证明了他的欣赏目光是对着一个女人发出来的。

他高声道：“对啊。”席梦妮姐乐得哈哈大笑。然后他赶紧转移话题，问道：“你刚刚不是去考试吗？考得怎么样？”

“根本没有考试。”

老人狐疑地看着席梦妮姐。她抱着布纳提诺，向他走近一步，他却赶紧后退一步，深怕布纳提诺又像上次一样伸出小手搂住他，把他们三个人联系在一起。我干吗害怕？我这是怎么了？

席梦妮姐坦承：“那是骗我姨妈的。我刚刚是去学校开会，我们几个同志昨天被捕了，大家计划要上街抗议。您不要告诉我姨妈哦，不然她会一直唠叨，唠叨得我头痛。”

两人同时大笑，正好阿努琪达探头进来。

“席梦妮姐，你来这里不是来和小宝宝玩的。”

席梦妮姐把布纳提诺交到老人的手上，眨了眨眼，就出了房间，高声说：“这就来，我先把靴子脱掉。”

中午，阿努琪达来叫他吃午餐，他看见席梦妮姐像上次一样脚上只穿着一双厚袜。阿努琪达请他先用餐，可是老人坚持要和她们一起。老人其实只是想和席梦妮姐一同吃饭，但这样也没关系，只不过两人没有办法像同志一样谈天说地了。席梦妮姐在牛仔裤外套了一条围裙，姿态优雅，宛如洛卡瑟拉镇女子在宗教节庆时的打扮。席梦妮姐只要端着盘子从阿努琪达身后走过，就会狡黠地对着老人微微一笑。屋里洋溢着席梦妮姐的青春气息，让他疲惫的心中开出一朵朵紫丁香。

晚上，父子二人共进晚餐，吃的较前一晚来得简单，但同样宁静，同样有情感交流。雷纳铎隐隐闻到空气中飘着一丝女用香水味，他心想应该是自己太过思念安莉亚才会产生这种错觉，老人却清楚知道……

隔日清晨，老人来到布纳提诺的小房间，对着熟睡的布纳提诺细细述说：“我的宝贝，我再和你说一次，女人你是永远搞不懂的，不过没有什么能比得上她们带给你的惊喜。席梦妮姐是个女人，可是——我说了你可不要惊讶——可是我却觉得她像是个小伙子，而且我很喜欢这个‘小伙子’。当然了，我也喜欢她的小屁股和小胸脯。布纳提诺，你应该对她的胸脯很熟悉吧，你享受过它们，又圆又挺，对不对？她的胸脯如果再大一点就好了，可是无所谓，一样很好。我的宝贝，生命的美好就在前方等着你去发现，我现在就正在享受着生命的美好，所以我非常希望你也能够享受它。我的宝贝，以后你在面对欲望的时候，绝对不要三思，欲望一旦出现，就去探索，就去

享受，这样你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千万不要对自己说谎，也不要退缩。如果有一个女人想坐上你，你就要像公鸡跳上母鸡一样，制伏她。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就会把小羊推开，去吸吮母羊的奶头，尝羊奶的滋味。呃，应该不是在你这个年纪啦，只是那时候我还不高就是了……生命给你什么，你就享受什么，因为青春不会重来，等你老了再想要享受就来不及了……你在干吗？不要睁开眼睛，现在还很早，不要哭，不然我会被人发现……你是不是想看看护板外面是什么？小心，不然你会摔跤碰到头。来，再试一次，试试另一边……你真的在长大，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对啦，脚先来，用脚支撑，手慢慢抓紧。你想在这个世界里奔跑对不对？你看你看，手一放当然就会往后倒啦。不要哭哦，来，爷爷抱，等一下爷爷再把你放回床上。你的第一次突击已经完成，第二次、第三次很快就会来了。对，乖，把眼睛闭上，你又强壮、又温柔，是个小男孩，也是个大男孩。哎，为什么你总能让你爷爷心花怒放呢？”

23

米兰的天气变化莫测。

这天老人气坏了，出门的时候晴空万里，可没过多久竟下起了倾盆大雨，伴随着阵阵冷风从湖区吹来。米兰人都说湖区的湖很美，他们该去见识一下我们的亚弗湖和安波里诺湖。

他不怕雨，想在雨中抄捷径回家，可是雨下得太大。旁边一栋公寓的大门正好开着，他便走进门厅里去避雨，抬头只见对面街角的路标上写着“博格裴索街”，这让他想起了……

几分钟之后，门厅内的电梯门打开，一名妇人走了出来，正想开伞，却认出了老人，她停下脚步，微笑道：“是你啊，你好啊，你是来看我的呢，还是来躲雨的？”

老人和她打了声招呼，如此巧遇令他十分欣喜。自从那次在街上认识荷黛夏之后，他一直把她放在心上，时常回味她的美丽脸庞、她抱布纳提诺时散发出来的母爱、她的明亮双眸和她的乌黑秀发。这时他才恍然大悟，难怪这条街的街名这么熟，因为那天荷黛夏留了她家地址给他。

荷黛夏笑着说：“你的裤子又湿了，这次可是因为雨水，不是因为泥水。你全身都湿了，会不会冷？”

“我习惯了，更何况在你面前我怎么会冷呢？”老人一脸淘气。荷黛夏仰头大笑。

她又笑了，老人心想：“她的笑声就和鸽子的声音一样，是从身体里发出来的。”同时他把目光移到荷黛夏胸前，欣赏她浑圆的胸脯。

“真不愧是从卡拉布里亚来的真男人。布纳提诺最近好吗？”

一提到布纳提诺，老人就开心不已。

“还好我今天没带他一起出来，他闹肚子，可能是伤风了吧。”

“我看如果你一直站在这里，就要轮到你伤风了。上我家来坐一会儿吧，喝点东西暖暖身子。”

老人大方地向电梯走去。

他们到了顶楼，老人觉得像是来到另一个世界，他并没有大摇大摆，而是带着体察的心情走出电梯。

一踏进荷黛夏家，便看见门廊处挂着一幅印刷的风景图，图中是那不勒斯市全景和平静的维苏威火山。他记得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唯当下方有烈火，上方的平静才具有价值。”他看着那幅风景图，仿佛已置身南方，再走进客厅，更有身在南方之感。外头虽然阴雨绵绵，可是屋内并不阴暗。客厅两面各有一个小阳台和一扇窗户，明亮舒适。阳台上的盆栽长势茂盛。向外望去，可以看见米兰的天空，以及远处大教堂塔顶矗立的圣母像。这间顶楼公寓就仿佛是远离尘嚣的悠闲鸽舍。

老人觉得在这间公寓里很有安全感，不由得想起以前在大

战期间，联络人会把他带到安全的藏身之所，让他可以倒在床上好好睡上一觉，不必时时保持警戒。荷黛夏拿了一条毯子给他，让他坐在一张扶手椅上休息。他带着卸下防备的轻松心情，裹着毯子，坐在椅子上，听荷黛夏替他熨烫衣服，好把衣服弄干。那熨衣服的滋滋之声，为两人建立起了长远的友谊。

老人穿上衣服，又喝了一杯格拉巴白兰地，那琥珀色的酒液盛在玻璃杯里，晶莹澄澈，入喉之后则烫如火烧。这酒再加上一串灰鼬鼠肉，佐以蒜头，正是南方人常用的祛寒良方。他心想：“这个女人知道得真多，她把我的念头摸得一清二楚！”

荷黛夏的确把他的念头摸得一清二楚，与他闲聊，直觉地就知道他想要什么。外头雨声淅淅沥沥，屋内却是春暖花开的南方天气。两人聊起了南方的乡间生活、那幅印刷的风景图、荷黛夏的故乡亚玛菲镇、修道院到布遣会之间的明媚风光、美丽的海滩、壮丽的悬崖。墙上挂着的那个是曼陀林吧？她丈夫弹曼陀林，她唱歌，当然，唱的是那不勒斯歌谣。她年轻的时候歌喉不错。

老人道：“你年轻的时候？那你是说昨天啰？”

荷黛夏谢谢他的赞美，继续往下说，两人聊到她已故的夫婿。只见屋里摆着她丈夫的照片，一张身穿海军制服，另一张戴着草帽，还打着一个蝴蝶结。

“对，那个汤玛索是凤尾船船夫，他靠弹奏曼陀林从美国女观光客那里赚了不少小费。我和他是很奇妙的组合吧？一个是威尼斯人，一个是亚玛菲人。”

老人看着汤玛索的照片，觉得这个人有一点自大，他一边听荷黛夏述说，一边暗想：“他们夫妻俩看起来相处得不错，

不过对一个聪明人来说，跑去当船夫好像有点窝囊。还有，她为什么不说‘我的汤玛索’？不过呢，也不要过于苛责那个汤玛索，毕竟他也在海上奋战过，是个英勇的水手。”

雨依旧下个不停，荷黛夏便请他留下来吃午餐，神态自然无比，让人无从拒绝。他还没来得及多想，荷黛夏已经问出了他家的电话号码，即刻打了过去，简短地说罗果聂先生今天中午不回去吃饭了。

这个主妇的手艺真是高明！过不多时，荷黛夏就端上了一盘精致的意大利面，他觉得在这一刻时间似乎静止了，生命多么美好！

他尝了一口，觉得美味无比，对荷黛夏的厨艺赞不绝口，又称赞酱汁调制得风味十足，说：“在卡坦扎罗市，这叫第一道菜。”

荷黛夏语带歉意：“可是我这里没有第二道菜了，待会儿你还可以用一点灰鼯鼠、奶酪、水果和咖啡，我家里就只有这些了。”

荷黛夏端出来的奶酪是南方风味的，咖啡更是无可挑剔。

“这咖啡和你一样，又香又浓。”

她微带挑逗地回答说：“是不是还有一点苦呢？”

“苦？这个……”老人决定碰碰运气，说，“我们为什么不用友善一点的方式来说话？毕竟我们是朋友，而且是南方的邻居。”

“邻居？你在卡拉布里亚，我在亚玛菲，中间隔了好多座山。”

“你可以爬山过来啊。”老人说，心里却在想：“爬上山，来到苍鹰的巢穴。”

老人以身为卡拉布里亚人为傲，向来瞧不起轻薄的那不勒斯人，可是荷黛夏不一样，毕竟亚玛菲镇并不在那不勒斯湾的范围之内。

这时雨已经停了，两人却丝毫没有察觉，外头仿佛是另一个世界。用过午餐，老人坐回到刚才那张扶手椅上，和荷黛夏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忽然觉得困了。荷黛夏请他尽管睡，没有关系，他就真的打起盹来了。

合眼之前他想到的是布纳提诺，他想让他依偎在自己怀里，如果此刻男孩躺在他的臂弯中，一定会觉得和在家里床上没有两样，圆滚滚的脸上一定会露出快乐的笑容，就和他自己躺在荷黛夏的这张扶手椅上的感觉一样。

荷黛夏坐在对面，双手放在裙子上，侧头凝视他。看着看着，她的内心深处涌出一份温柔向他流去，心头浮上一种难以言喻的愁思，嘴角则带着一抹宁静的微笑。

老人睡得很沉，并未看见荷黛夏的微笑。一个小时之后，天上乌云逐渐散去，他走在回家的路上，眼中也流露出与荷黛夏相同的那份温柔，心中也弥漫着那种难以言喻的愁思，只不过他自己并未发觉。

24

大门传来钥匙插入的声音，老人和阿努琪达位于屋内的不同位置，同时朝门廊望去，两人都知道是安莉亚回来了。只见大门打开，安莉亚走了进来，去接机的雷纳铎紧随其后。

安莉亚向他们打过招呼，开始仔细检视屋内各处，先是去了布纳提诺的房间，默默地注视着他，轻轻地吻了吻他。老人见了，心想：“如果是荷黛夏，就算已经把布纳提诺吵醒了，也一定不会这样子亲他。”安莉亚继续检查，见电磁炉没有放在应该摆放的位置——也就是桌布的右上角——便把它归回原位。阿努琪达发现自己没有注意到电磁炉摆错地方，窘得满脸通红，眼睛只敢盯着地面。

雷纳铎温柔地问：“你不把大衣脱掉吗？”

安莉亚露出纡尊降贵的神态，似乎在说：“好吧好吧。”她让雷纳铎帮她脱下外套，并拿去卧室挂起来。

她自己则继续巡视，每个房间都进去瞧了一圈，不过老人的房间是个例外，她只在门口看了看。“很好，很好，真高兴

回到家。”安莉亚回应着阿努琪达的问候，“一切都很顺利，我给罗马的内阁阁员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爸爸在那里有很多朋友，丹尼尔叔叔也是。”她打开冰箱，往里头瞧了瞧，看见半条霉奶酪，便说：“太好了，阿努琪达。”说着便与阿努琪达相视一笑。之前老人要是看到安莉亚的这种举动，不气炸了才怪，可是今天他只是微笑地看着这一切在眼前发生，因为他前几个晚上已经充分享受过自由自在的家庭晚餐，现在已经可以不把他儿媳的小小偏执行为放在心上了。

最后安莉亚来到她的书桌前，观望窗外的景致，只见那两栋摩天大楼依然矗立着，那是她心目中的两座现代碑塔。然后她的目光移到了桌上的书籍文件上，身体陡然一僵，跟着便放松下来——她回到自己的窝了。

安莉亚眼光一转，猛然伸出手指，指向客厅一角，冷冰冰地问道：“那是什么？”

她指向的是一张靠墙小桌，前晚老人在那张小桌上摆设了小小的圣诞马棚和马槽。

他沉着地回答道：“你看不出来吗？那是布纳提诺的马槽。”

“我和雷纳铎讨论过了，我们会替布纳提诺摆一个圣诞树，那样更实际，也更理性。”

老人默不作声。理性？比起耶稣、小人像、驴子、牛，圣诞树对一个小婴儿算得了什么？她要摆圣诞树就让她去摆，马槽是不能动的，我会给布纳提诺讲耶稣在马棚降生的故事。

安莉亚沉默了一会儿，说：“时间不早了，阿努琪达该回去了。”然后起身快步走进厨房。

老人听见安莉亚经过卧室门口，突然又对雷纳铎说：“等

一下，我们应该先把行李拿出来才对。”

她和阿努琪达聊了一会儿。老人在一旁冷笑，心想：“你想找出家里有没有发生什么改变，告诉你，有过，改变得如此之大，你却难以发现，因为这个改变是个奇迹，是罗果聂家族三代快乐的心灵飨宴。”

阿努琪达向安莉亚道别，回家去了。安莉亚关起房门，和雷纳铎两人待在房里。

过了一会儿，布纳提诺醒了过来，老人便去哄布纳提诺睡觉。

许久之后，安莉亚才走出房间，身穿睡衣进入浴室，然后紧紧把门关上。想来是安莉亚和雷纳铎花了这么久的时间，才把她的行李全部拿出来整理好。

25

玛德蕾娜嘴角挂着一抹淘气的微笑，说：“您看起来怒气冲天。”

老人愤愤地说他快气死了，布纳提诺背叛了他，竟然喜欢那棵圣诞树，不喜欢马槽。

玛德蕾娜安慰他说：“这很正常啊，他还那么小，怎么懂得欣赏马槽呢？”

“小？我把耶稣诞生在马槽的故事都说给他听了，他都懂得，结果那头牛和那只驴子他连看都没看一眼。要知道它们做得就和真的一样，每只要价两千里拉，还有美丽的耳朵和犄角。”说到这里，他火更大了：“安莉亚作弊！她在圣诞树上挂了彩色灯泡，一闪一闪的，布纳提诺当然会被吸引过去，就好像云雀喜欢亮晶晶的东西一样。更胡闹的还在后面，安莉亚说了一大堆花言巧语哄骗布纳提诺，然后就回到她的书桌后头，再也不看布纳提诺一眼。她那样做并不是为了让布纳提诺开心，而是存心要和我作对。”

说着说着，老人突然笑了起来。“话说回来，布纳提诺在圣诞树前面的样子真是有趣，又笑又拍手的。”忽然间他的眉心又皱了起来，“可是他一定要喜欢马槽，那是我们的传统。”

“不然你挑一件东西带回去，看看能不能让布纳提诺回心转意？我们店里的传统圣诞礼品种类很多。”

老人看着玛德蕾娜，心想这个女人实在有一套，很懂得把生活过得多姿多彩。这时店里另有一位男性顾客在旁边听他们对话，听得十分入神，玛德蕾娜殷勤地管那位顾客叫马力诺大爷。

他走出店外时，手上不仅抱着他采购的战备存粮，还拎了一个小纸袋，里头装着一个铃鼓。回到家，布纳提诺午觉睡醒之后，他就来到婴儿床边，神情肃穆地慢慢把那个铃鼓拿到男孩面前。那铃鼓的木质鼓身是红色的，金属响板是银色的，而羊皮鼓面则绷得紧紧的。他微微摇动铃鼓，响板便丁零零地响了起来，布纳提诺立刻欢欣鼓舞，笑呵呵地伸出两只小手，要去抓那只铃鼓。

安莉亚循声而来。

一看见那只铃鼓，她便如同一个女暴君，恚怒地说：“那东西不是给婴儿玩的，布纳提诺可能会把它放进嘴里，说不定还会被割伤。”

老人头也不回，直接回嘴道：“布纳提诺又不是白痴，他不会把铃鼓放进嘴里的。”心下暗忖：“你可以挂那些一闪一闪的彩色灯泡，我就不能买一个真正的圣诞铃鼓来给布纳提诺吗？耶稣诞生的时候，伯利恒可是没有电的。哼，你根本就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布纳提诺的反应证明他的爷爷在这一轮角力中取得了胜利。

布纳提诺把玩了一下，便把铃鼓放进嘴巴，可是马上就拿了出来，又闻了一闻，仅此而已。不过布纳提诺很爱拍打鼓面，也很爱摇晃铃鼓，聆听那丁丁零零的清脆响声。布纳提诺转过身来，背对挂着七彩灯饰的圣诞树，面对马槽，用力地挥舞铃鼓，刚停下手，安莉亚就走过来，想拿走那个危险的玩具，可是布纳提诺紧紧握住不放，还尖声吼叫，安莉亚只好宣告战败，悻悻地走进厨房，说是要去准备圣诞大餐。

老人想：“准备圣诞大餐？我看说不上‘准备’吧，你不过是买了一堆包着昂贵的银纸和塑料纸的食物回来，天晓得里头装的是什么，而且肯定添加了和酸臭葡萄酒一样的化学药品，还敢说是什么圣诞大餐。”

他上桌后，尝了一尝，果然没错，连炖青菜的味道都淡得像白开水。虽然如此，三人还是得高举盛着气泡酒的酒杯说干杯。干吗搞得这么严肃？一点都不欢乐。他不由得想起去年圣诞夜的情形，壁炉里炭火熊熊，烤肉和装盛在陶盆里的菜肴冒着热气，香味四溢，桌上还摆着家常鲜肉和腌火腿，酒壶在席间传来传去，宾客进进出出，熙熙攘攘。众人吃完圣诞大餐，就披上羊皮外套，包上头巾，前去教堂参加圣诞弥撒。走到屋外，冷风飒飒吹来，刮着众人红彤彤的脸蛋。做完弥撒回家，家人聚在壁炉余火前玩乐歌唱，喊着每个人的可笑绰号，嘲笑追逐少女的牧羊人，最后哼着歌上床，与爱人热烈缠绵，血液和生命欢舞沸腾，比美酒还要浓烈三分。每逢圣诞夜，九个月之后，都有不少洛卡瑟拉宝宝出生受洗。

清晨，他被鲁思卡吵醒。也难怪，昨天那顿晚餐真难消化，而且那个会起泡泡的酒还是冰在冰箱里的。米兰的每件东西都

是冷冰冰的，真不知道雷纳铎昨天晚上干吗那么着急想和那冷冰冰的安莉亚上床。

他一边安抚鲁思卡，一边穿上裤子，然后把宝贝毯子披在身上，悄悄遁出房门，穿过走廊，来到布纳提诺的婴儿床前，没有发出一丝声响。这次他要执行有史以来最为艰难的侦察任务。他弯下腰，望着布纳提诺白白胖胖的小脸蛋，就好像看见一轮满月，这是一轮每晚都能见到的满月。

布纳提诺，我应该发脾气的，你竟然对那棵愚蠢的德国圣诞树那么有兴趣。不过呢，你喜欢那个铃鼓，让我很开心。安莉亚很讨厌那个铃鼓，我可是爱得很。你很喜欢挥动那个铃鼓对吧？你这个淘气鬼，就和你爷爷一样。反正呢，到最后还是我们男人帮获胜了……竟然在树上挂彩色灯泡，可是没关系，以后你就会知道驴子的好，只要你坐上我们老家的驴子，就会知道一头好驴子走得比马还稳。

老人见布纳提诺的小手握着勃起的小弟弟，感动不已，没想到布纳提诺小小年纪就懂得做出这么富有男人味的动作。接着他又述说诺塔拉的圣诞节才是真正的圣诞节，一点都不像今天晚上这种淡而无味的米兰圣诞节。南方的圣诞夜会让人觉得有某种伟大的东西在你体内诞生，新时代将要降临。

他在心中对布纳提诺说：“小天使，你知道吗？在圣诞夜晚上，你可以尽情作弄有钱人，因为这一天警察是不管事的。我小时候家里很穷，不像你，什么都有，以后你会拥有更多，我可不会让我那个女婿把我在洛卡瑟拉镇的家产全给吸光，我会留给你。你听我说，我以前小时候，到了圣诞夜，就会光着脚丫，去镇上最有钱的两户人家窗口唱歌，那两个最有钱的人，

一个是坎达诺的爸爸，另一个是马丁诺。马丁诺后来成了我的岳父，你可以想象，他女儿那时候爱上了我这个穷小子，他差点没气死，可是到最后不得已也只好祝福我们。那是一段很有意思的往事，你知道，那时候没有人敢阻挠我，世界以我为中心旋转，就像旋转木马一样。我的宝贝，以后你必须学会骑上那种转来转去的木马，而且要骑上最漂亮的白色木马，别担心，我会教你怎么骑。我和你奶奶是很久以后才正式结婚的。我小时候站在马丁诺家窗前唱歌的时候，想都没想过有一天我居然会娶他女儿当老婆。当时我们唱圣诞歌谣，目的是要请他们赏几个铜板，如果他们一直不把铜板丢出来，我们就会骂脏话，什么难听的脏话都骂得出来。那些歌谣，现在我还记得一些，其中一首是这样唱的：

不要假装听不见，
蠢驴不会听不见，
不给我们买酒钱，
小心明天当太监。

其实我们要铜板不是真的要去买酒或买面包，因为那些我们家里都有。你要知道，只有当你心甘情愿地把自己奉献出去的时候，别人才能够把你踩在脚下。那时候我们会带着铃鼓去要铜板，就和你那个铃鼓一样，我们还会带玩具鼓，只是你现在还不懂得怎么打鼓。那些铃鼓都是我们拿野兔身上的皮和破了洞的水壶自己做的。那时候我们有个朋友很聪明，很会编歌谣，有一次他特地编了一首，让我们去唱给一个被戴了绿帽子的男

人听，你听了准会笑死，不过你要再长大一点才会懂得歌词里的意思。后来那首歌谣传遍了整个镇子，大家全都笑死了，它是这样唱的：

你就好像圣若瑟，
情愿给人戴绿帽，
孩子他爸不是你，
孩子他妈你知道。

结果那个男人给了我们好多好多铜板，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必须假装开得起玩笑。

“托尼洛的事就更好笑了。托尼洛那个家伙强壮魁梧，就好像所有人的肌肉都长到他身上去了，女人看见他眼睛都要喷出火来。他十八岁的时候，被一个伯爵夫人带去罗马附近的一座庄园里，说是去做苦力，我看是在那个伯爵夫人身上做苦力吧。有一阵子我还真忌妒他，可是后来听说他在那个庄园里染上疟疾死翘翘了。大概就在那个时候，我的幸运之星出现在洛卡瑟拉镇上空。”

说到幸运之星，他不禁伸手抚摸脖子上挂的幸运福袋。蓦然间他觉得房内有黑影一闪而过，便立刻跃了起来，回转过身，采取防御姿态，以免有人想要伤害布纳提诺，却见门口空空荡荡，心想可能是错觉。此时他的脑海浮现一首歌谣，与之前两首迥然不同，散发着浓浓的哀愁。

他转过身，面对布纳提诺，轻轻哼了起来：

圣诞夜来临，
圣诞夜离开，
人人都会走，
走了回不来。

“布纳提诺，你听见我唱的了么？这首歌谣说的是真的，可是我们小时候很笨，不懂得它的意思，唱完之后还哈哈大笑。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它的意思。以前我从来没想到过死这件事，如果死了以后，人还有感觉，那么死就是一件不好的事，可是如果人死了以后，什么都不知道了，那就根本没什么好怕的。不过死这件事现在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你需要我，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米兰这个可怕的地方。你知道吗？我本来不想告诉你的，现在既然提起来了，我就跟你说吧：这应该是我最后一个圣诞夜了，如果不是的话，那明年……别担心，我还有时间指引你走上正途，你已经踏出了成功的第一步。我们还有一整个夏天和一整个秋天，只要你需要我，我一定会努力撑下去。等到那个王八蛋坎达诺一死，我们就可以回到洛卡瑟拉镇，到时候我会把我知道的全部教给你，你可以在那里生根发芽并茁壮成长，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之后呢，我死不死就无所谓了，因为你永远不会忘记我所教你的一切。布纳提诺，我发誓，你会长得和大树一样高。”

老人沉默下来，当他对着布纳提诺发誓时，突然心痛如绞，不由得泪如泉涌，低声啜泣起来，尽管……

“我真的很想亲眼看见你长高长大，看见你成为强壮勇敢的少年，看见你追逐小女孩，我真的很想亲眼看见……”

便在此时，奇迹发生了。布纳提诺的一双小眼睛突然睁开，墨黑色的眼眸犹如两潭深邃的湖水。老人依然抽抽噎噎，无助地坐在恐惧的阴影之中。布纳提诺掀开毯子，两条小腿跨过护板，踩在地上，双手抓住护栏，站了起来，接着他放开护栏，转过身来，面对着爷爷，靠着双腿之力，朝爷爷的方向迈开脚步，一、二、三，跨出了三步，便投入了老人张开的双臂。

萨瓦拓把布纳提诺抱了个满怀。这个圣诞夜的奇迹温暖了他的心房。一颗颗泪珠滑过他苍老的脸颊，颤抖的双唇……

“这是你成长的第一步，你把它献给了我，现在我可以……”

他是这么的喜悦，喜悦得几乎心痛，连话语都淹没在狂喜之中。

26

“爸爸，您还要不要咖啡？”

早晨，老人和安莉亚在厨房里吃早餐，雷纳铎则在隔壁的浴室里刮胡子，电动刮胡刀发出滋滋的声音。假期结束，安莉亚和雷纳铎回归正常的生活步调，一大早就赶着上班。安莉亚正不耐烦地摇动着手中的咖啡壶。

“要，谢谢，还有，别再叫我‘爸爸’了。”

“对不起，我已经习惯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请你以后叫我爷爷，Nonno。”

安莉亚乍听之下觉得这老头子还真麻烦，可一细想，又上下打量老人，眼中竟然涌现温柔与惊讶，她想：“他是真心爱我的儿子。”老人被她的温柔眼神看得极不自在。

“你干吗那样看我？难道我不是爷爷吗？从今以后叫我爷爷，就这样。”

稍早之前，老人守在熟睡的布纳提诺身边，反复思忖“爷爷”这个名词。卡拉布里亚区方言的爷爷叫作 Nonno，听起来

像是有回声似的，犹如牧羊人赶羊时手中摇出的喑哑铃声。他怕吵醒布纳提诺，只是低声念着：“Nonno, Nonno……”像是在婴儿床旁边发出满足的咕咕声。他在心中对鲁思卡说：“爷爷，我是爷爷，不是爸爸也不是岳父，而是爷爷。别人家的小孩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布纳提诺只有我一个爷爷。至于我呢，我小时候连一个祖辈都没有，所以我一直不明白‘爷爷’是什么意思。就算到了现在，我也只是刚开始明白而已。我是靠自己跌跌撞撞长大的，当然了，我长成了一个男子汉，可是，一个男人好像不只可以成为一个男子汉……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最近我心里有一种感觉，一种新的感觉，可那到底是什么呢？鲁思卡，你应该知道吧？不对，你不知道，因为你就和我一样，只会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然后紧紧抓住。这个问题奶奶一定会知道答案，可是布纳提诺没有奶奶，只有我而已。当我把布纳提诺抱在怀里的时候，听着他像鸽子一样发出满足的呜呜声，感觉真的很棒。我觉得我的心里好像有一种既温柔又细腻的东西在滋长。要是以前的我，一定会说这种感觉很可笑，觉得这种多愁善感是女人家才会有的，可是其实，这种感觉就好像一只小羊……”

他想到这里，全身一震。他再不像过去那般感到羞耻，而是更深入地去体会这种感觉。是这样的吗？要是我以前知道……

就像悬崖勒马似的，他停止让思考去干预心的运作，好让那种奇特而又揪心的感觉再次浮上来。那种感觉最近一直在他胸口翻腾。突然之间，丹卡的身影出现在他眼前，他没有闭上眼睛，而是直视丹卡，因为只有她才能解释这种感觉：有个女人正试着引领他通过混沌不明……混沌……男子气概……我的这种

感觉……这种感觉是从哪里来的？

蓦然间脑海中蹦出一个名字：荷黛夏。不知道荷黛夏是怎么过圣诞节的？不用说，一定是和她女儿一起过了一个很棒的圣诞节。鲁思卡，你知道吗？荷黛夏有个女儿，还有个孙女。真难以想象一个这么年轻的女人已经当外婆了。荷黛夏说她现在嗓子不行了，才怪呢，她在圣诞夜一定唱了歌给女儿和孙女听，还和她们一起跳了塔朗特舞，享受了真正的音乐，而不是安莉亚放的那种玩意儿。她们家里一定还放了马槽，而且没有那种德国圣诞树……

此刻，老人喝着咖啡，却依然沉浸在昨晚心里头冒出的奇特感觉之中，对眼前走来走去的雷纳铎和安莉亚视若无睹。要不要买一束花去送给荷黛夏？买的话要买哪一种？想到自己拿着一束花走在大街上，如同纨绔子弟一般，他就浑身不自在。可是荷黛夏对他那么好，他应该表示些什么才对，尤其现在圣诞节才刚过，这么重要的节日当然要去问候她一下。跟着他想起公园附近有一家小花店，距离博格裴索街很近，当下就作了决定。

当天稍晚，老人手握一束玫瑰，搭上狭小的电梯，小心翼翼地，生怕玫瑰花给挤坏了。他先前在楼下门厅已经打了个电话给荷黛夏，荷黛夏邀请他上楼，说她会在电梯间里等他。

她依然是那样耀眼、朴素、充满生命力。她欢迎他的来到，惊喜地说：“这是什么？哎呀，你怎么这么客气？快请进来坐。”

老人把手中的玫瑰递给荷黛夏，手脚神态都很笨拙。他之所以买玫瑰，是因为刚才花店老板说女人最爱的就是这种花。荷黛夏闻了闻。

“好漂亮，可是罗果聂先生，你不用这么客气的——”

“你才不用这么客气，什么罗果聂先生，我们是朋友，不用叫得这么正式，应该轻松一点才对。”

“谢谢你特地带了一束花来。”

她侧了侧脸颊，让老人吻了一吻。她身上散发着一股天然的体香，比玫瑰还香，而皮肤紧实柔嫩，更胜丝缎。

老人坐下，望着她把那束玫瑰花插进花瓶，问道：“你喜欢吗？”

“你真了解女人，女人都喜欢花。”

老人一本正经地说：“是我猜的，这是我第一次送花给女人。”

这倒是实话，以前都是丹卡送他花。但是荷黛夏并不知道这一点，她转过头来，惊讶地望着他，同样的一本正经，双眼神采流转，这让老人想到映着灿烂阳光的宁静小溪。荷黛夏大感意外，也没多想，直接就把心中的直觉说了出来：“不会吧？你应该交过不少女朋友才对啊？”

他男子气概地用微笑正面响应了荷黛夏的直觉。

“可是我从来不需要送花。”

她听了不敢接话，只顾把玫瑰插好，又将花瓶放在桌子中央，接着走进内室，拿了一瓶格拉巴白兰地 and 一个小酒杯出来，问道：“你的圣诞节过得怎么样？”

“和孙子一起过的，还有儿子儿媳，反正就是过了一个米兰式的圣诞夜……我想你一定和你女儿过了一个很愉快的圣诞节吧？”

“我是一个人过的。”

老人大吃一惊，说：“一个人？”心忖：“早知道的话——可是我又不可能丢下布纳提诺。”

“孩子都是这样的，总想去过自己的生活。我年轻的时候也是一样，想去过我自己的生活，当初我爸爸并不希望我离开亚玛菲镇。可是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我留在亚玛菲镇不会有自己的人生。”

老人看着荷黛夏，心想：“不知道她体验过什么样的人生？但我敢肯定，她一定看遍了生命风光。”

“那么圣西尔维斯特节你也会一个人过啰？”

荷黛夏的嘴唇画出一道上扬弧线。“现在不会了，我有你送的玫瑰花。”

这一次轮到老人不敢接话。

她望着老人，心里头忖度着：“他在想什么？不管是什么我想一定是正面的……那么我不应该有所保留。”

“你在想什么？”她直问。

“我在想你的头发，你的头发好漂亮。”

老人心中甜甜地想：“她一定会咯咯笑。”只听见荷黛夏果然笑了起来，老人欢喜地聆听她银铃般的笑声。

“谢谢，如果我的头发很丑，那就是个负面广告了。”

“什么意思？”

“我是个只服务固定客户的美发师，在亚玛菲镇我们称这种人为 Capera。”

“我们也是。”

“看来亚玛菲镇和卡拉布里亚区至少有一样东西是相同的。我买假发来卖给固定客户……赚点钱贴补家用。”

她见老人脸上露出狐疑的表情，便继续说下去。

“我知道，有些美发师是很糟糕的，我可不是那种美发师，我做起事来不是马虎随便的，我正正当地做生意，和那些乱剪乱烫开美发院做黑心生意的不一样。”

老人非常讶异荷黛夏居然看穿了他的心思，暗想：“难道她会读心术不成？不对不对，她是个勇往直前的女人。”

“难怪他们的头发都是一团糟，但是你的却……”

荷黛夏托了托发髻，接受赞美。“我从来不烫头发，顶多只是修一修……就算头发白了也没关系，一样好看。”

老人暗想：“我真想看看她把头发放下来的样子。”嘴上却谈到布纳提诺和布纳提诺的一头髻发。

“他会走路了，他昨天晚上为了我踏出了人生的第一步。”

“那你一定很高兴。”

他不需要说出来，因为他真的很高兴。可是眼前他有个难题，布纳提诺接下来就要开始学走路了，需要一双不一样的鞋子。安莉亚早就替这一天的来临准备了许多丑到极点的鞋子，还说它们叫作“鹿皮软鞋”，其实看起来和凉鞋没什么两样。

老人喝了一大口格拉巴白兰地，心想：“布纳提诺不能穿得和牧羊人一样，我要他穿得像个绅士，对，我要他穿白袜子和漆皮皮鞋。”

他心中所想象的布纳提诺，应该是个绅士的样子，而那个绅士的形象是在他小时候刻印在心里头的。记得有一个星期日，他带着另一个小牧童，下山走到洛卡瑟拉镇，迎接玛法地侯爵，那天玛法地侯爵来洛卡瑟拉镇打猎，带了一队随从，浩浩荡荡来到镇上。那是老人第一次看见“汽车”，只见从那里面走下来

一个金发少年，脚上穿着白袜子和小皮鞋，鞋面光亮如镜。那金发少年就是侯爵本人。二战结束后，玛法地侯爵遭到处决，因为他是法西斯统帅部的一员。

“荷黛夏，你觉得漆皮皮鞋看起来会像是法西斯分子穿的吗？”

“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呀，那是两回事。不过呢，对布纳提诺来说，穿靴子会比穿漆皮皮鞋来得适合，因为靴子可以支撑脚踝，让他走路走得更稳。”

老人没有办法立刻就承认自己的想法很幼稚，但是他可以接受穿靴子更有男人味的事实。问题是该买哪一种靴子呢？该买什么尺寸呢？哪里买得到呢？如果买到不合适的靴子又该怎么办呢？那些米兰人总是看不起乡下人……

荷黛夏说她很乐意陪他去买靴子。太棒了！这样一来靴子就可以在一月六号主显节当天作为礼物送给布纳提诺，虽然主显节并没有送礼的习俗。荷黛夏还答应说可以把靴子寄放在她家，到了主显节再由老人拿回去，给大家一个惊喜。到时候安莉亚一定会很惊讶。一想到安莉亚不知道会露出什么表情，他就乐不可支。

老人说时候不早了，该告辞了，便离开了荷黛夏那明亮温馨的家，只留下两人之间关于布纳提诺的秘密约定。他一步步踏下楼梯，每一步都踩得很稳，心情欢跃得就像节庆前一晚下山，回到洛卡瑟拉镇过节一样。

27

这些女人就是所谓淑女？

安莉亚替老人报名加入“第三阶段俱乐部”，声称那是淑女和绅士聚会的场所。

“淑女？”老人问道。

安莉亚勉强挤出微笑说：“那里有很多淑女。”

此刻老人看着交谊厅里的这些女人。屋里头依然挂着圣诞饰品，当然少不了一棵圣诞树伫立在厅内一角，树上挂着彩灯，却不闪烁，只是一直亮着。有些人坐在沙发上，有些坐在扶手椅上，还有些聚在一起在玩扑克牌，茶和咖啡摆在旁边的桌子上。里头也有许多男人正聊得起劲，不时还可以听见尖利的笑声。一名女子正在弹钢琴，见他们进来，便停了下来，旋转凳子，注视着门口。其他人也纷纷向门口望来，看着站在那里的老人、安莉亚和俱乐部女会长。老人也打量着眼前这些女人，心想：“淑女？这些女人哪里是淑女？根本就是一群干瘪的老母羊，头发漂了白还烫成卷卷的，脸上擦得五颜六色，装模作样。”

却见那些男人也好不到哪里去，其中一个站在那弹琴的老女人旁边，另有两个在下棋，只有这两个下棋的男人没有转过头来注视新人。

“阿玛戴欧先生，请您继续唱，今天您的嗓子特别好，唱得真棒。”女会长转头过来对老人说：“他是男高音，歌声特别棒。”

她接着又解释说其实不想被称作会长：“我不主导什么事，充其量只能称作指导员，所有的事情都是会员共同决定的，我和大家一样都是会员。”可是老人一看就知道她是会长，再说，她一开口就那么有威严，不是会长才怪。

钢琴旁的老人结结巴巴地说道：“我以前是在斯卡拉歌剧院演出的……”他对女会长一鞠躬，表示感谢，然后翻过一页乐谱，用手一指，对那弹琴的女人说：“从这里开始。”

老女人弹了几个和音，跟着就听见阿玛戴欧用破锣般的嗓音唱起雷翁卡瓦洛的《晨歌》。

女会长领着老人和安莉亚来到一张沙发对面的两把空扶手椅坐下，那张沙发中央坐着一名男子，两旁各坐一名女子。

“我就不替您一一介绍了，在这里大家都是一家人，不必多礼。只有一条规矩，那就是大家都要依从自己的感情，自动自发。”

那三人点头如捣蒜，女会长兼指导员开心地大笑起来，其他会员也跟着大笑，只有老人和安莉亚没笑，安莉亚只是焦虑地看着老人。

笑过一阵，沙发上的一名女子说：“我叫安娜·露意莎。”另一名女子同时说：“我叫蒂多拉。”两人的声音交叠在一起，

分也分不清楚，因此两人又再说了一次自己的名字，可是依然听不清，因为这时中间那名男子忽然开始大笑，笑到最后竟剧烈咳嗽起来。那两名女子几乎是大叫着再次说出自己的名字。

“别理她们，她们才不叫那个名字，她们是骗您的，她们喜欢开玩笑，嘻嘻，这两个女人最爱开玩笑。”那个男子终于能说话时便这么建议。

那两名女子听了放声大笑，那男子则对新来的老人眨了眨眼。《晨歌》被这阵大笑无情地打断，只听见砰的一声，钢琴盖被用力盖上，那弹琴的老女人借此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女会长走过去安抚他们。沙发这边的大笑声也突然中断，因为中间那名男子把两只手分别放到了左右两边的女子大腿上，那两个老女人停住了笑，摆出高贵的姿态，拨开那老男人的手。

不知是安娜还是蒂多拉，说道：“巴达塞先生，别胡闹。”

蒂多拉或者是安娜说：“您的行为没教养，没——教——养。”

忽然听见那位男高音在交谊厅那一头高声说：“不懂得欣赏艺术就不要来，不要来！”女会长轻声安慰他，好不容易才平息了他的怒火，然后她又走向沙发。这时巴达塞开始盘问老人。

“您是哪一年被征召入伍的啊？”

老人被巴达塞的频送秋波搞得心烦意乱，大声说：“我听不见，听不见！”他露出牙齿，挤出微笑，便站起身来，往门口走去。安莉亚和女会长赶紧跟了上去，女会长想向他解释。

“巴达塞先生的脑筋不太对劲，可是我们这里不能拒绝任何人，这是市政府开设的公共场所，人人都可以来，所以请您不要放在心上……其他会员人都很好的。”

安莉亚也极力挽留，并硬拉着老人跟随女会长前往其他设

施参观，希望他打消离开的念头。女会长大力称颂俱乐部的优点，说：“这里是图书室……医生午安，不打扰您……我们这里的藏书很不错……这里是电视间，很舒适……这里是大会厅，很大对不对？我们会在这里举办讲座，很有意思的。我们还会在这里放电影，上个月我们就放了《裸衣》，很多会员都写了心得报告。罗果聂先生，您喜欢皮兰德娄吗？抱歉，我应该叫您萨瓦托先生，在这里我们都叫名字，比较自在。您喜欢皮兰德娄吗？”

最后他们回到大厅，只见墙上贴着一张海报，上头写着：“快乐之家，笑看人生。”女会长向两人道别。安莉亚虽然不悦，却也觉得公公能够一直保持沉默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很感谢后来他再没口出惊人之语。她不知道老人后来之所以没再说什么话，其实是因为过于震惊，以致说不出话。打从踏入交谊厅开始，老人就觉得自己来到了奇幻世界，里头的人似乎都不是人类，甚至不能说是米兰人。他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反应，只好保持缄默，直到最后才犹疑地问：“他们都是那样的吗？”

女会长睁着水蓝色的大眼睛，说：“哪样的？”安莉亚料想老人会大发雷霆，往后退了一步。

“老年人都是那样的吗？”

女会长一脸坦诚：“萨瓦托先生，这里没有老年人，这里的人都处于人生的第三阶段，是生命的黄金阶段。只要您懂得生活，就没有所谓老年这回事。欢迎您再回来看看，我们会告诉您怎样生活。”

安莉亚和老人一前一后踏上人行道。安莉亚暗自叹息，接受自己的失败。她原本的想法是第三阶段俱乐部离家这么近，公公如果愿意来，就可以减少他宠坏布纳提诺的时间，不然布

纳提诺以后会越来越难带，于是她特地不经意地向老人提起第三阶段俱乐部的事，没想到老人竟然说想来看看，使她喜出望外。

老人脸上间或会露出此刻这种难以解读的表情，一对圆眼珠闪闪发光，嘴角似笑非笑。他喃喃自语道：“也许其他会员没那么糟。”

第三阶段俱乐部是一个很好的出门借口，安莉亚无时无刻不在监控着家中发生的大小事，老人唯一的快乐时光是帮布纳提诺洗澡，在那个美妙时刻之前，如果他想去找荷黛夏，就可以说他要去俱乐部。

老人自问：“可是我为什么非要找个借口？我爱干吗就干吗，安莉亚哪里管得着？”可是他并不想把荷黛夏的事告诉安莉亚，还是把安莉亚蒙在鼓里比较有趣。这样一来，他就可以确定没有人在控制他，感觉比较安心。

28

“你以前逛街也会这样吗？”

老人说不出个所以然……他在山里绝对不会迷路，可是这里……每一条街看起来都一样，宛如迷宫似的，幸好有荷黛夏带路，不然他根本分不清东南西北。一家一家的鞋店看起来都一样。不过有些鞋店他们进去问了问，有些鞋店的靴子他不中意，大多数的鞋店他们只看了看橱窗就走了。街上满是赶在年终购物的人潮，他们两人就行走在人潮与车潮之间。

最后他们回到第一间逛的蒙督尼鞋店，买了一双小靴子。荷黛夏指着那双小靴子，脸上露出胜利的表情。

“我就知道这一双最好，可是一定要去别家再看看才行，货比三家不吃亏。”

老人不完全同意她的说法，可是他很高兴今天踏上了这趟购物探险之旅，甚至在晕头转向失去方向感的时候，他也觉得是一种享受，因为他把自己交托给了荷黛夏。他很喜欢有她做伴。今天荷黛夏穿了一件美丽的灰色毛皮外套，脚踏一双帅气

长靴。更让他欢喜的是她一路上都钩着他的手臂，让他感觉到手肘旁倚偎着柔软紧实的女性身体。他引以为傲地说：“路人都在看你！”

“他们是在看我们两个人。”

“也看我吗？那是因为我穿了一件乡下人才穿的羊皮外套吧。”

“不是，他们看你是因为你本人和你走路的姿态。”

“对，我这双腿很会爬山的，现在也还可以攻顶呢……对了，你不累吗？今天下午工作了这么久。”

“工作？我们女人最爱逛街了，这一次算是你赚到了，买这双靴子很划算的。”

划算？刚才，老人把他所有的钱掏出来买那双小靴子都还不够，短少的六百里拉是荷黛夏垫的，因为荷黛夏说什么都不同意让他买便宜一点的小靴子。

“不行，要买就要给布纳提诺买最好的，我向你保证，这个价钱非常划算。我丈夫过世以后，我为了抚养女儿，在伦巴底百货公司当过六年的专柜小姐，所以我算得上是购物专家。别这么愁容满面的，你再还我就好了，我们是朋友不是嘛。”

“可是要过一阵子才能还你，我已经把钱都花光了。”

老人苦着一张脸，那严肃认真的神气让荷黛夏仰头大笑，笑声在维多艾曼纽美术馆的圆顶下回绕。外头下起了毛毛细雨，所以他们走进馆内避雨。旁人转头来看，老人对他们微微一笑。有谁能够抵抗她这张快乐的脸庞、那排洁白的牙齿呢？但他猛然间又气愤起来，骂道：“妈的，那土地和牲畜都是我的，叫我那个臭女婿汇钱过来，却没个踪影。都已经打电话去臭骂他一顿了，可是他天高皇帝远的……我又不愿意在媳妇的屋子里

向他们两口子要。”

“钱不用急着还我，别这么生气嘛，不然人家会以为我们在吵架。我们不是在吵架，对不对？”

“对了——”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要说你想请我去喝下午茶，没错吧？”

老人暗忖：“她真的会读心术。”心里头却煎熬着，因为他已经没钱请荷黛夏去喝下午茶了。这时两人正好走到一家知名咖啡馆门前，停下脚步。

荷黛夏知道他的心思被自己说中，开心不已。他就像个小孩子一样，一言一行完全被她看透。她说：“快请我去喝下午茶，快点快点，有什么好犹豫的？这些钱拿去，你就当是向银行借的，要付利息的。”

老人笑道：“好，既然要付利息的话，我就接受。”他接过钞票。

荷黛夏再次挽起他的手臂，让他引领着她走进那家咖啡馆。他推开旋转门，领着荷黛夏来到一张小桌前，与荷黛夏并肩坐在丝绒沙发上，只见室内灯光迷蒙。荷黛夏得意地看着老人取回掌控权，恢复大男人的气派，指责侍者服务不周，并以命令的口吻点了最上等的茶品。荷黛夏连忙笑着阻止说：“够了够了，点这么多怎么吃得完。”尽管如此，荷黛夏还是每一样都吃得津津有味，尤其是她最爱吃的蛋糕。在闹哄哄的氛围中，两人却创造出了如同在孤岛上一般的亲密感。

荷黛夏突然看了看表，惊道：“这么晚了，他们应该在等你回家吃饭吧？”

“他们以为我和一群白痴混在一起。”

“你没告诉他们是要和我出来吗？”

“靴子的事是秘密，记得吗？”他沉下脸来，又说，“而且我不希望从安莉亚的口中听见你的名字。”

荷黛夏心里甜丝丝的，寻思：“原来我是他的秘密。”她说：“那么我们现在是在一起吃晚餐，共度圣西尔维斯特节啰？所以说，今天晚上我不是一个人在家吃饭。”

“正合我意，你高兴吗？”

“高兴啊，真高兴，高兴到我想去对圣方济说谢谢，你可以陪我一起去吗？”

“去教堂？我可不奉陪。”

他嘴上虽然这样说，却立刻站了起来，替荷黛夏穿上外套。这时他才明白为什么那些绅士都喜欢帮女士穿外套，因为这就仿佛是在拥抱女人。

毛毛雨已经停了，两人沿着曼佐尼街向前走，荷黛夏说她其实也不做弥撒的，可是她喜欢圣方济，所以经常会去圣天使教堂看他，再说，圣天使教堂没有神父讲道，要知道，神父说的话她一个字都不相信……两人继续前行，默然良久。突然间，她说：“你看，不用进教堂就可以看到他了。”

“看到谁？”

“圣方济啊。”

广场上有一个小小的八角形喷水池，但中央的喷泉并未工作。只见一名修士倚在水池一角的矮墙边，看着另一头的一只小鸟。修士和小鸟都是青铜雕像，雕得栩栩如生，修士的立足处与街道同高，可见雕刻家想要表达谦卑。水池旁亮着一盏昏黄的路灯，仿佛为铜像注入了生命力。

“布诺，你知道吗，圣方济能对小鸟说话，我一直认为圣方济本人一定就和这座雕像一样。”

对鸟说话？老人一点都不认为世界上有人能对小鸟说话，不过呢，如果是布纳提诺的话，那就有可能，如果布纳提诺捧着一只小麻雀，那么他一定可以和小麻雀说话。想到这里，老人对这座喷水池生出无限好感，更何况，他身旁有荷黛夏陪伴，看什么都美。

这里和洛卡瑟拉镇上的教堂一样，设有一座中殿，不过里头几乎没有人，之所以这个时间还开着门，只是因为今晚是除夕之夜。荷黛夏领着老人走进侧堂，在长椅上坐下，从那里正好可以看见圣方济像。侧堂圣坛上的圣母像前点着两根蜡烛，烛光摇曳，另有一面墙上挂着一幅污秽的壁画。

老人瞅着坐在旁边的荷黛夏，见她与那座喷水池一样，有一种朴素的温柔，头发挽了个圆髻，鼻子安详，嘴唇宁定。老人希望荷黛夏不要口中念念有词地作祷告，不然她和其他女人就没什么两样了。但见荷黛夏并不祷告，只是满心喜悦，和内在的宁静融在一起，双手放在裙摆之上，胸口微微起伏。一会儿之后，荷黛夏轻轻叹了口气，那是喜悦的慨叹，而非悲苦的叹息。老人在一旁却觉得尴尬起来，仿佛自己侵犯了她的私人空间，于是开始东看西瞧，目光游移到了那幅壁画之上。

他的眼睛已经习惯了教堂内的昏暗灯光，于是认出了壁画中的人物是圣克里斯托弗。水已淹到膝盖，圣克里斯托弗一只手拄着一根曲柄拐杖，另一只手则扶着肩上坐着的男孩。憧憧的阴影犹如凶恶的猛兽，可是圣克里斯托弗却只是凝视着男孩，脸上露出狂喜的神情。那男孩正是耶稣。老人看着那幅壁画，

不知不觉把自己投射了进去，因为那男孩让他想起布纳提诺——男孩正把整个世界捧在手心，以为那不过是一颗球。

可是我的布纳提诺更聪明，也更古灵精怪。这画里的男孩和其他画里头的没什么两样，都是一副呆呆的样子。看得出来他很怕掉下来，所以紧紧抓住圣克里斯托弗的头发……喂，圣克里斯托弗，把他抓紧一点，别让他掉下来弄湿了！

荷黛夏听见声音，转头去看老人，见他嘴唇微动，以为他正在祷告，颇感诧异。但老人的嘴唇很快就静止下来，他心中突然升起一种感觉，自己应该会记起什么来才对。是什么呢？

他闭上双眼，希望那段回忆能在脑中浮现，它一定来自多年以前。蓦然之间，他觉得自己回到了洛卡瑟拉镇，坐在镇上的教堂里，听着同样的木板噼啪声、脚步轻踏声、门板的咿鸣声，蜡烛的爆溅声……还有相同的湿气和蜡的味道……可是，这些都不是他陷入童年回忆的原因。难道他记不起来的那段回忆，是埋藏在洛卡瑟拉镇的童年世界中吗？

凝止的时间再度恢复流动。两人站起身来，走出教堂，稍微走上一小段路，就来到了博格裴索街，回到了这趟圣天使教堂朝圣之旅的起点。这时寒风更为凛冽，荷黛夏向老人挨紧了一些，两人越走越快……

到了荷黛夏的公寓大门口，两人道别。

“新年快乐。”

她侧了侧脸，空出几天前收到玫瑰时那一侧的脸颊。老人脱下帽子，吻了荷黛夏的双颊，望着荷黛夏走进公寓，然后他转过身，嘴唇上带着她的温柔，额头上带着她秀发的触感，记忆中带着她宁静的身形，踏上了回家的路。

29

除夕当晚对老人是个折磨，他向荷黛夏道别后，回到家里，面对安莉亚参考《贤妻食谱》费了好大劲才煮出来的丰富大餐，只能一口一口硬咽进肚里。鲁思卡难以消化这顿盛宴，开始以行动抗议，在老人肚子里拳打脚踢。吃完大餐，老人想躺下来休息，他的儿媳却和大多数意大利人一样，说大家应该一起看看电视，欢度除夕之夜。老人只好服用了一副教授开的镇静剂，那是让他在疼痛难忍的时候吃的，吃下镇静剂之后老人痛楚稍减，在电视机前撑到了午夜。

三人互道新年快乐并亲吻道别，老人便回到房里，拉开沙发床，这时教宗正在发表新年贺词，但老人并未立刻上床睡觉。他知道那颗镇静剂会让他睡到日上三竿，无法去陪布纳提诺，于是决定在这新的一年开始，先去看视男孩。老人一直等到浴室里安静下来，雷纳铎夫妻俩上床睡觉，这才带着宝贝毯子，来到布纳提诺的房间。他俯下身来，宛如垂柳似的，轻轻亲了亲布纳提诺，祝福他长命百岁，有个丰富人生。然后老人裹着

毯子，背靠着墙，席地坐下，开始执行每晚的例行哨勤。

此时，那条毯子召唤出自从昨天晚上见了圣克里斯托弗画像后，一直困惑着他的那段失落的回忆。他在童年世界里遍寻不着那段回忆，那是因为它并不属于他的童年，而是属于某一年的除夕夜，地点是一座公共喷水池。那张毯子不仅收藏了他童年牧羊期间的回忆，更收藏了他加入游击队期间的惊险回忆。现在，毯子的气味引领着他穿越时空，回到四十年前，那个对他的生命而言意义非凡的一天。那一天也是圣西尔维斯特节，是他第一次遇见丹卡的日子。

突然之间，他坠入了回忆之海：年轻的萨瓦拓正在一家咖啡馆内等待联络人的到来，没想到前来赴约的居然是一名女子。才刚见面，盖世太保便已闻风而至。两人仓皇奔逃，一发子弹命中了他的胸腔。在那生死交关之际，他们跳入一座大喷泉，浸在水里，犹如圣天使教堂壁画中的圣克里斯托弗……然后那女子引领他穿越那座陌生城市，来到一处安全的居所。进屋之后，她骤然瘫软下来，开始惊惧颤抖……他怎么会把那个难忘的除夕夜给忘记了？那是他踏入林米尼市的第一个夜晚。他告诉自己：“这段回忆就像我的心脏，一直都深藏在那里，所以我就察觉不出、意识不到了。”

这段回忆让他大受震撼，眼前浮现出那间屋子壁炉内的木柴余烬。目下与往昔交错，淡淡的哀愁袭上身来。镇静剂这时开始发挥功效，令他渐渐睡去，他仿佛觉得自己藏身于山谷里的一个坑洼之处，附近没有野狼，可以安枕无忧……布纳提诺却忽然张开双眼，可能是做了噩梦，霍地坐起身来。男孩四下张望，见老人蜷曲在墙角，小小的嘴唇便漾起一抹微笑，宛如

一只心满意足的小猫，复又躺下身体，闭上双眼，换个姿势，回到睡梦之中。

两个世代在这个小房间里交会，进出迷离的梦境。梦在房内飘飘摇摇，渗入了老人的睡乡。有名女子双眸澄澈，眼瞳时而泛绿，时而发灰。她拉着他的手，在迷宫般的小巷里奔来转去，他的一只靴子在奔跑中遗落，脚掌踩在地上，刺痛无比。又奔了一阵，情况更糟，他的那只脚掌鲜血长流，等于给了敌人可循之迹……眼看难以逃脱，他和那女子浸入水中，水淹至颈，他们背靠墙壁，便在此时，一束强力探照灯的光束射来，照亮了上方一个小天使的脸，圆圆胖胖，神情顽皮……然后不知为何，他生出了一头长发，头发好长好长，而那女子正在帮他梳头发，动作极轻极缓，眼前这名女子似乎不是刚才那名女子，不过他也并不确定。他一动不动，任那女子帮他梳理头发，只感觉她手中的梳子从他头顶一路滑下，令他全身发痒，又在他的腹部刮出一道道血痕，令他疼痛不已。那女子狂笑起来，似乎他的疼痛令人好笑。接着那女子双手捧着一只小鸟，伸了过来，让那只小鸟站到他的肩头。他只觉得那只小鸟好重，而且越来越重。他的一只手紧握住一根曲柄拐杖，可是那只小鸟实在太重，压得他弯下了腰，把全部的重量都压在那根拐杖之上……不对，他是靠在那女人的手臂之上，而到底是哪一个女人，他也分不清楚，只是觉得焦虑万分……

那颗镇静剂在清晨时药效稍退，老人醒了过来，趁着儿子和儿媳尚未醒来，回到了自己房里，继续倒头大睡，在这新年的第一天，他睡到了将近正午才再次醒来。今天放年假，安莉亚待在家里，见到老人这么晚才起床，便坦承她有点担心。

“胡说什么，昨天晚上我只是睡得很香很熟而已，大概因为酒喝多了？我也不记得了。”

老人说他记不得，安莉亚可是记得清清楚楚：老人昨晚滴酒未沾。不过她还没来得及追问，就听见布纳提诺的尖叫声传来，他的祖父立刻飞奔而去。

安莉亚依然对老人的说辞存疑。到了下午五点，老人又出门了，说是要去第三阶段俱乐部，结果一直到晚上九点还没回家，安莉亚心想他应该是在那里交到了好朋友。

雷纳铎说：“我们先吃吧，爸爸待会儿就回来了。”

“他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你说我爸会出事？”

爸爸怎么会出事，他什么事都能克服。但安莉亚不放心地说：“他年纪大了。”

雷纳铎伤感地想：“这倒是真的，可是爸看起来老当益壮，根本不像是得了晚期胃癌的病人。”

安莉亚还是拨了电话去俱乐部，接电话的前台人员表示女会长已经走了，而他并不认识一位姓罗果聂的新会员，已经广播请罗果聂先生到前台来听电话，可是迟迟无人前来。那前台人员语带轻蔑地说：“那些老人就算广播了也听不到。”安莉亚挂上电话，与雷纳铎交换了一个不知道该怎么办眼神。却听

见门口传来钥匙转动声，然后是老人小心翼翼的脚步声，想是生怕吵醒布纳提诺。老人满面春光，对儿子和儿媳含糊地道着歉，说不好意思回来得有点晚，雷纳铎和安莉亚则说他们正在担心他会不会出事。

他回答：“你们疯了吗？我怎么会出事？”

雷纳铎微笑，寻思：“这倒是真的，爸怎么可能会出事。”老人心情特别好，脱下毛外套，说：“今天晚上真高兴。”

安莉亚见老人如此开心，颇感不可思议，迅速走进厨房把已经煮好的菜端上桌。这晚老人胃口奇佳，还喝了点小酒。雷纳铎和他的妻子在餐桌上交换眼色，诧异无比。熄灯上床后，安莉亚再也忍不住，叹了口气，说：“我真是搞不懂你爸爸……完全全搞不懂，他就像是外星人，是从另外一个星球来的。”

这天下午，老人回到了他的星球，欣赏一出名为“新年快乐！”的综艺演出，这场演出由米兰市政府主办，地点设在阿古锡欧广场的一个临时舞台上。荷黛夏邀老人一同前去观赏，两人坐在观众席，席间有儿童、士兵，还有各个年龄层的民众。老人此刻躺在床上，把下午这场表演细细回想一遍，温习那些欢乐。记得在舞台上，有一对自行车手骑着自行车，自行车却七零八落，零件不断散落。老人当时心想：“骑车人臀部很美，引人遐思。”另有一名魔术师把苗条的女助手放进箱子里，再把箱子锯成两半，女助手却从观众席间嫣然现身。读心术大师表演的是魔幻扑克牌（“这其中肯定有诈”），还有一个可怜的少年表演高空秋千和凌空翻滚，串场的芭蕾女舞者大腿线条很美……不过整场秀的重头戏是曼古诺的演出，曼古诺是脱口秀界的超级巨星，他讲的笑话和演出的短剧都让大家捧腹大笑。观众放声呼喊：“曼

古诺，再来一个！曼古诺，再来一个！”然后曼古诺会再次走到台前，演出另一出爆笑戏码，再次博得米兰民众的高声喝彩……

老人想到曼古诺的演出，忍俊不禁，却只能闷着笑。曼古诺催眠一名歌舞女郎，让她以为自己是一头母牛，他还摸了摸她那条肉眼看不见的尾巴，甚至还叫她四肢撑地，而他则在地下放了一个桶子，开始挤牛奶。曼古诺挤牛奶的手势模仿得像极了，老人心忖：“那家伙确实知道怎么挤牛奶。”更叫人惊讶的是，他真的挤出了绵白柔滑的牛奶，喷在桶子里……“他是什么办到的？”曼古诺请了一位观众上台，当场从桶里舀了一杯牛奶给他喝。

但最精彩的还是他的压轴戏：曼古诺大声说他觉得自己要变成一头公牛了，随即四肢着地，开始追逐台上那位歌舞女郎，赢得满堂彩。

荷黛夏说：“找你来看这场表演是对的，听见你大笑真让人开心。”

“那家伙表演得真棒，下台后他说不定真的就捉住那个歌舞女郎，然后……你知道的。”

“天啊，你在说什么啊？”

“我是在说生命是丰富美好的。羊在山上都会做自己该做的事，一点也不害羞。不好意思，我说得这么直接。”

荷黛夏和蔼地看着他。“你笑起来就和小男孩一样。”

他望着荷黛夏的双眼，一边大笑，一边说：“要笑当然就要像这样笑。”只见荷黛夏眼中满溢着喜悦和温柔，还有浑厚的生命力，令他心荡神驰，笑声逐渐淡了下来。

老人躺在床上，叹了口气：“布纳提诺要是那样一个妈妈就好了，她的那双手，才是慈母的手。”

31

“爸爸，您喜欢吗？对不起，我是说，爷爷，您喜欢吗？”

“安莉亚，谢谢你，很漂亮。”

圣母玛利亚，只有这个安莉亚才会送我手套，我从来不用手套的，手套是米兰的纨绔子弟和那些大人物才会用的东西，那些人从来不懂得怎么用双手工作。在乡下，会戴手套的只有玛法地侯爵的司机而已。他们从罗马开汽车来到镇上，想从我们这些乡下人身上榨取仅有的钱财。那个司机还异想天开，以为凭他头上那顶司机帽和手上戴着的手套，就能把镇上的少女骗到树林里，以为我们洛卡瑟拉镇的少女随随便便就会跟陌生人走吗？要是真有少女跟他走了，那从此以后再没有人会看她一眼。最后那个司机只好去卡坦扎罗市的妓院，花钱买女人。隔天那个司机再到镇上来的时候，一脸菜色，再也没从前那么嚣张了。

“爷爷，您在笑什么？您不喜欢吗？”

“我很喜欢，皮革很美……一定很贵吧，可是你看看我的手，这双手套戴不下。”

安莉亚一看，不由得愣住了，她买的已经是尺寸最大的手套，没想到还是比老人的手小。她满脸歉意，连说抱歉，老人安慰她说没关系，只不过事实摆在眼前，她虽然买了最大的手套，比起老人那双习惯干山上粗活的大手来说，依然嫌小。

安莉亚说：“抱歉，我是个白痴，可是我想不到可以送您什么更好的礼物了。”

老人凝视着自己的双手，几乎从来没有这么骄傲过，他暗忖：“原来在米兰没有第二个人有我这样的一双手，可是呢，这双手虽然强壮，却也能够扣上宝宝衣服上的小扣子。”

傍晚，老人来到荷黛夏家，她拿出一条围巾送给他，让他惊喜无比。他把送手套的趣事讲了出来，荷黛夏听了之后哈哈大笑，说她本来也想买手套送他的，可是想想他的手那么大，应该买不到合适的尺寸。

老人围上荷黛夏送的围巾，只觉得触感柔细，便好奇地问道：“这是哪一种羊毛？是不是掺有化学药品？”

荷黛夏解释道：“这是最上等的羊毛，英国制的。”

“既然是英国制的，那就可以信赖……嗯，真是柔软。”

英军是他们的坚定盟友。优点是百呼百应，缺点是过于注重书面作业，又稍嫌严肃无趣。那个英国士官叫什么名字来着？我们好像都叫他泰瑞，只有狗才叫那个名字。那个泰瑞很英勇，有一次还想出了一个好战略，把德国猪打得落花流水……他每次都把作战计划一条一条写下来，要我们复述，结果他就是因为这样送了命，战况都变了他还一板一眼地遵照原有的作战计划……脑筋太死板是不成的。

老人脖上围着新围巾，手中拿着旧围巾，不知如何是好。

荷黛夏心想：“这就和乡下人到了律师办公室一样，拿着帽子不知道该往哪里摆。”

“你用不着把这条老围巾丢掉啊，要不然这样，我帮你保管好吗？哪一天你想用了就来管我要。”

她又读出我在想什么了……真是神奇！

他把那条旧的宝贝围巾递给荷黛夏，说：“我喜欢这条围巾，是我女儿用我养的羊身上的毛织的……对了，我女儿昨天打电话给我，说会汇钱过来，还有……”

他很得意于收到的消息：那个王八蛋的身体更糟了。现在医生去坎达诺家为他看诊，不过是去安慰他。神父去坎达诺家的时候，坎达诺据说还哭了。他身边那些虚伪的女人都说坎达诺正在悔悟，死后会成为圣徒。那王八蛋会成为圣徒？他哭是因为他怕死，他哭是因为他不是个男人！

老人拿出自己准备的礼物，却不敢帮荷黛夏别上。

荷黛夏把礼物别到衣服上，说：“好漂亮，真的好漂亮。”

她本想请老人帮她别上，却始终说不出口，总之，那银丝编成的小凤尾船在她心上闪闪发光。当然，那凤尾船上并没有船夫，老人在选购时也看见了上头有船夫的凤尾船胸针，但想着如果挑选有船夫的，恐怕对亡者不敬。

荷黛夏又说：“好漂亮啊，自从我丈夫去世以后，就再没有人在主显节送我这么漂亮的礼物了。”

“在我们那里，送礼物的通常不是男巫，而是女巫，好女巫。有些女巫是善良的，比如说艾祖塔山的女巫就是好人，会把狼吓走，还会扑灭邪恶的营火，这大家都知道。”

荷黛夏笑道：“我们在那不勒斯，每逢主显节，就会把旧

东西或老家具丢到窗外，然后大家再把左邻右舍不要的东西堆在一起，放一把火烧掉。火焰蹿得老高，从窗台旁边就能看到。”

老人从荷黛夏那里拿了那双小靴子回家，假装刚从自己衣柜里拿出来，摆出胜利者的姿态，大摇大摆来到布纳提诺床前，把那靴子捧在手上。雷纳铎见父亲那双大手托着一双精巧细腻的小靴子，脸上立刻露出欣喜的表情，似乎是在对妻子说：“看，我的老爸如何？”安莉亚见到那双小靴子，也不禁赞叹老人眼光卓绝，心想：“没想到一个乡下人竟然懂得挑选一双这么有品位的靴子。”

反而是布纳提诺穿上那双小靴子之后，大为不悦，抗拒双脚套了两个奇怪的东西，两只脚掌不断磨蹭，想把它们脱下来，却又不成功，因此又哭又踢。男孩先是坐在地上，接着站了起来，一站起来才发现双脚站得比以前稳，便惊奇地低头望着自己的脚，又抬头看看周围的大人，摇摇晃晃走了几步之后，依然挂着泪水的小脸便绽放了笑容，开始往房间的另一侧蹒跚走去。快跌倒的时候，男孩一把抱住老人的腿。

布纳提诺的双手环抱老人的膝盖，就仿佛常春藤环绕榆树。老人只觉得有一股暖意自膝盖上涌，涌向腹部，涌向心脏，满溢在喉间，最后从他的双眼涌出。就在泪水涌出之前，老人一把抱住布纳提诺，高高举起，他先把安莉亚送的那双手套垫在肩上，再让男孩坐下。男孩的小屁股正好稳稳当当地坐在那双手套之上。

布纳提诺又笑又拍手，雷纳铎和安莉亚也欢喜得拍起手来。老人忽然觉得自己俨然便是教堂壁画上的圣克里斯托弗，肩上扛着男孩，迎向崭新的一年，迎向未来的岁岁年年……

他高声大喊：“雷纳铎，快帮我拍一张照片。”

他想：“照片洗出来以后，我要送一张给荷黛夏。”

32

你知道吗？好女巫偷偷在安莉亚耳边说话，叫她买一双手套给我。当然了，安莉亚沮丧得要死……管她是教授还是什么的，她差点就哭了！

老人喜悦地望着熟睡的布纳提诺，湖区吹来一阵风，吹开了天上的云朵，露出了镰刀似的弯月，冷光从窗户泻进屋内。

你知道那双手套跑哪里去了吗？你看，在我脚上，我们把手套换成了拖鞋，老年人穿的拖鞋。我从来不穿拖鞋的，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整天都光着脚丫，后来才穿凉鞋、靴子，来到米兰才穿皮鞋……可是穿着鞋子在晚上走路的话，只要走到没有地毯的地方，比如浴室和厨房，就会发出声音。有时候鲁思卡会逼我安抚它，去厨房吃个三明治，或者它会叫我给它更多空间，那么我就得去上厕所。你知道的，只要它觉得不爽，就会在我肚子里搅来搅去……如果我穿着鞋子踩在瓷砖上，就会被他们听见，可是如果只穿袜子我的脚又会觉得很冰。我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了……我喜欢这双拖鞋。

我的宝贝，你听得见我说话对不对？虽然我没张嘴，可是你的灵魂听得见我在心里说话。现在我要告诉你，如果你瞪视一个家伙，心里头想：“你敢说一句话我就把你狠狠揍一顿。”这样一来，那家伙的气势就会先颓了……来硬的和来软的道理一样，如果你盯住一个女人，想象她已经在和你上床，那么你就已经成功了一半。你知道，从前在山上，每天晚上我都会想隔天要带羊群走哪条路哪条路，结果第二天它们就会自动地去走我想要它们走的路。动物是会听人说话的。

所以我说，这双拖鞋是好女巫的主意。穿着这双拖鞋，我走来走去都没有声音，就像在山上一样，就像来无影去无踪的野猫一样，就像战时一样，那时候我都穿凉鞋，等哨兵发现我准备喊叫时，已经太晚了，我已经在他脖子上划了一刀，让他的喉咙被血噎住，发不出一点声音。甚至连多洛纽都没我这么厉害，可是别忘了，多洛纽就是多洛纽，没有人可以和他相比。

这里比战时的环境好多了，没有缠人的树枝或陡峭的山坡……这些房子还是有优点的，那就是非常安静。水泥会扼杀声音，就像它也可以挡住河流，筑成水坝一样……可是水泥是死的……在洛卡瑟拉镇，房子是用木头、泥砖和石头做成的，是活的，石头是活的，因为石头来自山上。既然房子是活的，它们就会闲话家常，尤其是晚上，特别爱聊八卦，就像那些睡不着觉的老太太一样。

你觉得很奇怪吗？我的宝贝，我告诉你，我小时候也听不懂房子在说什么，它们的语言和山的语言不一样。房子里头很空，小时候我总是很害怕，晚上睡觉总是黏着妈妈，有妈妈在旁边我比较安心。可是有一次我在床上翻身，床垫发出了嘎

吱嘎吱的声音，那床垫是玉米秆编成的，像是在抱怨什么。我赶快停止动作，结果听见四周充满了声音，噼啪声、咯吱声、嘎嘎声，什么声音都有，就好像整座房子都坐立不安，想在土地上调整一个比较舒服的姿势坐下，可是关节却噼啪作响。不只这样，后来我发现，原来房子发出声音是想告诉你一些事情……我学会了如何去听它说话，我的小天使，过不了多久你也将会学会，我要教会你每件重要的事……我知道，我知道，我没多少日子好活了，可是剩下的这些日子也已经够了，生命里真正重要的事情并不多，可是你一定一定要知道，怎样做才绝对不会出错，绝对不会！

老人伸长脖子，望着婴儿床上的布纳提诺，只见男孩正在扭动身躯。

我知道，你在听我说话……后来，我学会了房子的语言，其实不应该这样说，因为房子的每个部分都有自己的语言，比如，当楼梯发出咯吱声，就是说有人正在一步一步踏下楼梯，你能分辨出是有人下楼而不是上楼，因为从下往上数的第二阶楼梯比较松，会发出比较大的咯吱声，这样一来，你就知道是马丁诺老板趁老婆和女儿睡觉的时候，从楼上走了下来。

可是这么晚了，老板要上哪里去呢？那就要继续听了。如果从走廊到厨房的地板开始发出嗒嗒声，那就是告诉你老板要去找赛芙里娜或者亚妮丝，当然也可能是其他的女佣，那得视他的心情而定。如果楼梯说完话之后，就再没听见有谁说话，那么老板就是走在通往畜舍的泥土地上，泥土地是不会说话的，只有当你触碰它或嗅闻它时，它才会对你说话。这样，你就知道老板是要去畜舍看动物，然后你就会听见马嘶嘶叫，牛哞哞

叫，它们纷纷用蹄子蹬着土地，就像在……另外，你知道什么时候最应该小心吗？那就是在楼梯说完话之后，门厅的木地板就开始发出腾腾声，要知道，门厅通往农工的房间，也就是我们睡觉的房间。

突然涌上心头的回忆，让老人忍不住轻声笑了出来。

有时候农工会从窗户爬出去，与心上人会面，这时候如果听见木地板发出声音，就算再舍不得，也只好赶紧和恋人分开，跑回房间。万一被发现，老板就会在门口把提灯举起来，大声说：“穆托，明天来找我。”或者是：“杜力图，明天来找我。”跑去私会情人的是谁，老板就会喊谁的名字，然后说：“你最好整个晚上都在饲草堆里滚来滚去，看你明天能抬起多少饲草！”所以我告诉你，房子最爱八卦了，什么小八卦它都不放过，比如楼上老板房间的上等木头就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告诉你老板房间的床铺正在摆动。房子会把什么事情都告诉给你听，失眠、欢愉、病痛、生产……不过如果碰上死亡，房子就一句话都不说，只有活人在活动的时候，房子才会和你说话。只要碰上死亡，房子就会沉默下来，剩下我们这些活人低声细语，仿佛一场噩梦，好像是在和房子说话，和一个了解生命的老奶奶说话。

老人顿了一顿，沉思了一会儿，因为刚才他在心里说的那些关于生命的真相，是他以前连想都没想过的。死亡降临的时候，房子是沉默的，仿佛在说：“别担心，我还是在这里，屹立不摇，让你们每个人都可以继续踏上生命的旅程。”对，它就是这样说的，还有……

我可爱的小天使，到现在我才发现原来我们的房子不只会

八卦，它还教导我们关于别人的事，所以我们学会了如何共处，如何在战争里成为同志，游击队员独自一人就什么都不是……怪不得，这些米兰人一点都不了解如何共处……安莉亚最爱的那几栋摩天大楼，里面不知道有多少人，可是那些人彼此不认识，也从来不和彼此说话，好像世仇一样。如果大楼失火怎么办？每个人都只好靠自己，而他们都一样，男人只是半个男人，女人只是半个女人。

老人发现这个道理之后，惊讶万分，在婴儿床旁边跪下，嘴唇不自觉地动了起来，他清晰地、轻轻地说：“我的小天使，现在我知道我为什么每天晚上都要来看你了，原来是为了创造这间只属于你我的房间，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像游击队同志一样，并肩踏上生命的旅途，就算这些米兰人都不懂得该如何对待生命，可是你会懂得，因为我懂，我会教你……可是，布纳提诺同志，现在我突然发现，在你旁边，我好像也多懂得了一些什么，我也从你身上知道了一些什么，我不知道原因何在，可是你的确教会了我一些什么。哦，布纳提诺，你是个奇迹！”

33

老人的生理警报系统不让他睡下，他睁开双眼。那是什么？

吱吱嘎嘎的声音传来，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摩擦他房间的门板。是小小的脚步声……怎么可能？那脚步声那么不稳，一定是——

他在床上坐起身来。“一定是布纳提诺在走廊上！”

他跳下床，套上拖鞋。拖鞋果然比袜子方便多了。“我的小天使，你要去哪里？”他把宝贝毯子披在肩上，从房门口探出头去，往布纳提诺房间的方向瞧，夜晚的城市微光透过布纳提诺房内的窗户，射到了走廊上。

老人转头往走廊另一端望去，便看见身穿儿童睡衣的布纳提诺，宛如一个小妖精，踏着蹒跚但坚定的步伐，正往他父母的卧房走去。他突然消失了——他进去了。

老人焦急万分，心想：“哦，天啊，小宝贝，你犯了一个大错，这太冒险了！那双小靴子帮你走得更稳、更快，也更有自信……可是你不知道，那些大人认为小孩在晚上是不应该到

处走动的，他们希望你乖乖躺在床上……”

布纳提诺的这个举动不仅令老人惊讶，更令老人骄傲，因为布纳提诺竟然敢在这阴暗的夜晚独自下床，口中没发出半点声音，冷静地踏出脚步，前去讨回属于他的天赋权利，也就是和爸爸妈妈待在一起。好个布纳提诺，真勇敢！

走廊那一头传来低语和骚动，又听见床垫嘎吱作响，接着便是大人的脚步声……老人虽然肩上披着那条棕灰色的宝贝毯子，在黑暗中不易被察觉，但还是隐身藏到了门后。他听见安莉亚开始说起大道理，听见她走进布纳提诺的房间，听见婴儿床咯吱叫了一声，听见呜呜咽咽的抗议声。安莉亚径自回房去了，接着布纳提诺大哭起来，像是在控诉、抗争。而且这哭声越来越大，因为布纳提诺又回到了走廊上。

“布纳提诺，不要来我们房间，回你自己的床上去，你听不懂吗？我说不要来我们房间。”

安莉亚说的话对布纳提诺而言完全无法发挥作用。

“你还是听不懂吗？你这小孩太顽皮了，非常非常顽皮。你看，你把每个人都吵醒了，现在是睡觉时间你知不知道？你再这样，妈妈要生气啰。”

老人感觉到安莉亚再次把布纳提诺抱回了房间，放在婴儿床上。布纳提诺同志，等安莉亚一走，我马上就来陪你，我发誓。

安莉亚并未立刻离开，她在婴儿房里待了一会儿，才回自己房间。可是老人还没来得及去找布纳提诺，布纳提诺就又开始放声大哭，这一次哭得更加惨烈。

安莉亚气得破口大骂：“这个小鬼为什么要哭？他到底要什么？他不是什么都有了吗？难道他还不懂吗？他什么都有了啊！”

雷纳铎轻声安慰妻子，然后亲自出马，前去抚慰布纳提诺。

老人回到自己床边，却不躺下，只是坐着，恼怒已极。

还说布纳提诺不懂……不懂的人是你吧，你脑筋顽固，对生命又一无所知，难道你没有当过小孩吗？难道你小时候晚上不会害怕吗？难道你小时候不需要有人在你身旁吗？”

过了许久，雷纳铎才回房去，屋子里安静了下来，可是没过多久，布纳提诺又开始尖叫。老人再也按捺不住，决定去陪布纳提诺，却在男孩的房间里和雷纳铎碰个正着。

“你回去睡吧。”

“爸，您回去睡，我来就好了。”

这时布纳提诺哭着对老人伸出双臂，仿佛老人是他最后的一丝希望。

“你自己看看，看到了吗？”老人好不得意。

“爸，这是我和安莉亚的事，请您不要插手。”

老人又争了几句，却见雷纳铎一意孤行，也只得退让。他得找其他方法才行。他知道自家儿子只听安莉亚的话，其实就连他自己，布诺，不是也只能遵从安莉亚的懿旨吗？都是那些臭医生、臭书，要不是他们……

老人回到房间，在床沿坐下，弯着腰，双肘撑膝，手托着腮，脑中思潮起伏。

疯了，这个世界疯了，我得把布纳提诺从他的亲生父母手中拯救出来才行，这还有天理吗？布纳提诺的爸爸妈妈并不是残暴的人，恰恰相反，布纳提诺的爸爸妈妈很爱他，可是他们简直疯了！不对，安莉亚不是罪魁祸首，她也只是听从别人的指示而已，罪魁祸首是那个手上戴着戒指、下巴留着胡子的狗

屁儿科医师，是他叫安莉亚遵守那本什么育婴百科的，到底是哪门子的育婴百科会禁止小宝宝在漫漫长夜靠近爸爸妈妈？还有，那个庸医会从夹克口袋里拿出手帕来挥舞，男人不像男人的。这个王八蛋，我一定要杀了他……

他又想了想，随即放弃了这个主意，觉得就算杀了他也不是根本解决之道，杀了一个马上又会出现另一个一样的畜生……

老人想来想去没有结论，便在床上躺了下来，却始终难以入睡，眼睛耳朵都处在高度戒备的状态，只要事态加剧，他就要马上跳下床去加以干预……他脑中翻来覆去只是想着必须打败那条手帕、那本育婴百科，打败这整个世界，甚至还得打败雷纳铎。雷纳铎居然忍心把自己的儿子弃置在孤独黑暗之中……同时老人心中也升起一股强烈的自豪感，因为布纳提诺虽然稚嫩，却已经展现出惊人的意志力。我的宝贝，我很高兴看见你的表现，你非常勇敢地表达出自己的不满，追求你本来就应该拥有的东西……那双小靴子并没有让你踏上歧途，而是帮助你勇敢前行，它是你的武器，让你更有能力……只要你需要，我还会给你更多协助。你就和我一样，是反抗军的一分子。你今晚的表现可圈可点，我为你鼓掌。哦，布纳提诺，我的小同志，你是不会被打败的，我们爷孙俩是不会被打败的，我们一定会取得胜利！

34

黎明时分，布纳提诺哭累了，终于沉沉睡去。雷纳铎和安莉亚就如往常一样开始准备上班，但是说话语气颇不自然，表情闪烁，两人还不时窃窃私语。

老人心中盘算着：“等阿努琪达一来，我就走，我一定要把这件事告诉荷黛夏，她是个母亲，一定会比我更生气。”

而且，老人不愿意在布纳提诺醒来的时候看见他，因为那就好像是看见男孩无言的抗议，老人认为那样是不公平的，因为他并未离弃布纳提诺。他忽然想起战时听过的一段神父讲道。当时他躲在一间教堂里，天光从教堂的玻璃圆顶照射进来，仿佛照亮了整个世界。还记得那时正值复活节周，一名神父正在复述耶稣在十字架上说过的话：“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他听了十分感动。

那神父解释说：“上帝并没有离弃他的儿子，也没有离弃意大利，虽然意大利被德军钉上了十字架，可是上帝依然没有离弃意大利。”老人以相同的话语告诉自己：“我的小宝贝，我

并没有离弃你，虽然你可能会认为我离弃了你，可是我并没有。我是你的圣克里斯托弗，会和你一起沉没，我并没有离弃你。我一直在你身边，我们终将取得胜利！”

下楼时，萨瓦拓记起了那神父的脸庞，那张脸稚气未脱，一点都不像是反抗军，可是他却冒着生命危险，收容拯救了无数同志，包括萨瓦拓在内。后来盖世太保发现那神父窝藏反叛分子，枪决了他。那个神父叫什么名字来着？……萨瓦拓的记忆力日渐衰退，甚至连这段经历都快记不起来了……坎达诺那个王八蛋怎么还不死，还在享受洛卡瑟拉镇的阳光？害我们在这里……

天气灰蒙蒙的，冷风刮来寒栗栗的，老人走出门时不得不抓紧帽子。经过墨柯瓦广场时，他看见那座圣方济喷泉，便想起除夕傍晚与荷黛夏共饮下午茶的愉快回忆。这个圣徒的脸是张真男人的脸，可是他……却只是盯着那只正在吃樱桃的小鸟看。老人对那圣方济铜像说：“嘿，既然你是荷黛夏的朋友，应该多关照儿童才对。”

却听见有人正在叫他，回头一看，原来是凡勒力，老人十分惊喜，这才猛然间记起他和凡勒力约好了主显节以后要碰面。那小伙子走上前来，说：“我正好想打电话给您，后天就要录音了。”他注意到老人脸上表情颇不自然，便笑道：“您忘了对不对？我该送您一本备忘录才对。”

“备忘录是那些米兰人用的，用来写下什么时间在哪里要做什么事情，别傻了，我用不着那玩意儿。”

“如果后天不方便，我们可以改期。”

“罗果聂家族的人遵守诺言，后天就是后天，要在哪里都可以。”

“那我后天去您家接您。”

两人随即道别。没过几分钟，老人就兜头遇见荷黛夏从超级市场走出来。老人心想：“凡勒力那小子给我带来了好运气呢。”荷黛夏看见他，也相当欣喜，说：“你戴着我送给你的围巾呀。”

“我把你的温柔围在脖子上。”

荷黛夏微微一笑。那条围巾上还有我的气味呢，他怎么不说？噢，他是怎么了？看起来心情不是很好的样子。

老人邀请荷黛夏去喝咖啡，才刚坐下，便一股脑将他的怒气给宣泄了出来……最后说：“可是没有用，我儿子和我儿媳顽固得像公山羊一样，完全没有办法改变他们的想法。今天早上我还听见安莉亚对雷纳铎说，‘布纳提诺迟早会习惯的，医师说过，我们不能受小孩的摆布。’你说说看，她是在胡说些什么？布纳提诺是个白白胖胖的小天使，哪里有能力摆布他们，明明是他们在摆布布纳提诺，真不知道这个世上还有没有天理。”

“布诺，这件事也没那么严重，对孩子有时候不能让步的，不能说孩子要什么你就给他什么，这样子对孩子并不好，有时候小孩是需要训练的。”

老人瞪着荷黛夏，简直不敢相信她会说出这番话。怎么会这样？难道她在米兰住得太久，所以堕落了？他用受伤的语调回道：“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让步？让什么步？难道要眼睁睁看着布纳提诺晚上看不见爸妈，白天也看不见爸妈？还是要眼睁睁地看着布纳提诺半夜醒来独自一个人担惊受怕？荷黛夏，难道你也像这样离弃了你的女儿？我不相信！”

她嘴角含笑，伸出手放在老人手上，努力想让老人冷静下来。

她轻声道：“那不是离弃。”

老人听了她的这句话，心下暗忖：“她真是一个好女人，不反驳我的说法，也不火上浇油。”其实荷黛夏根本不需要火上浇油，老人的怒火已燃成腾空烈焰。

“管那是不是离弃，你是不是也对你女儿做过同样的事？回答我……那两个家伙接着又抱怨说孩子只要翅膀长硬了，就一个一个飞走了。”

荷黛夏缓缓地说：“听我说，不管你为你的孩子做了什么，孩子就是孩子，总有一天要离你而去，到最后你还是一样，只剩下自己孤家寡人。”

她语中愁肠百结，老人听了，满腔怒意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但随即又想起他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回答，便又柔声问道：“所以说，你没有对你女儿做出这种事啰？”

“我没有离弃我的女儿，可是我的女儿离弃了她的女儿，我的外孙女也已经开始一个人睡觉了……现在的母亲都认为这样对孩子更好。时代变了，观念和风气也跟着变了，如此而已。”

“感觉不到关爱也能叫好？全都是那个庸医害的，他当然不希望小孩变好，如果每个小孩都这样带，那就会一直生病，他的生意也就会越来越好，你说对不对？”

荷黛夏面露无助之色，说：“对，你说得没错。可是你想，凭你一个人，能够改变全世界吗？你不会想去把那个庸医给杀了吧？”

“这我早就考虑过了。”

他没有提高语调，但听起来充满肃杀之气，荷黛夏不由得打了个寒噤，像是那医师的尸体已经躺在了她眼前似的，她只能干笑两声。

他追问道：“难道你不相信我可以吗？”

“我相信，我当然相信，你当然有能力去把那个庸医杀掉，可是就算把他杀了也无济于事啊。”

“我知道，就算我把那个庸医杀了，还会有另一个同样的庸医来代替他，而且那样我就没办法再陪在布纳提诺身边了。如果不是因为这样，那个男人不像男人、拿着手帕又留着胡须的庸医早就没命了。”

“而且你不能和你儿子儿媳作对，不然你会没办法在他们家住下去……请你记住，这件事不是你能做主的。”

“哈？咱们走着瞧。”

他那副干笑的神情，荷黛夏仔细看在眼里，觉得老人的脸竟和牧神潘的脸有几分相似，自信满满，又带着一抹嘲弄的神色。但见老人脸上爬满皱纹，双眼半睁半闭，精光粲然，俨然便是潘的石像活了过来。

他喃喃自语，反复说：“我可以办到，可以。只要有决心，我一定可以办到。”

他的手掌在荷黛夏的手掌下握成拳头，表现出坚强的决心。

“要小心……他们才是布纳提诺的父母，他们才是负责看管布纳提诺的人。”荷黛夏说。

“德国人也看管过意大利啊，你记得吗？他们以前是意大利人的主人，他们有飞机、有坦克，可那又怎样？我们有勇气、有大山、有夜晚。在山上，我们消失无踪，在夜晚，我们像狼一样发起突袭……只要有勇气，我们就可以摧毁他们。”

他的语气越来越坚定：“没错，白天属于那些自以为是主人的人，而夜晚，属于我们。”

35

这一晚，屋内一片死寂，只有老游击队员醒着。

突然之间，他听见细碎的脚步声。他在床上坐了起来，万分讶异，因为那脚步声并非朝着雷纳铎的房间移动。他一侧身，双脚落地，双手抓住拖鞋，颤抖着，暗想：“布纳提诺，你真勇敢，就是这样，来，到我这里来。”他穿上拖鞋，把宝贝毯子披在肩上，静静等着。

虽然他早已料到，可是见到男孩的身影依然感动莫名。在他眼中，布纳提诺不是一个穿着睡衣的小孩，而是一个浑身发光的小天使，男孩张开双臂，就像张开一对翅膀，在夜空中飞舞。老人双膝一跪，布纳提诺已投入他的怀中。老人紧紧抱住布纳提诺，闻着他身上的香气。

是不是恶女巫跑去向安莉亚通风报信了？安莉亚立刻就出现在老人面前。老人瞪着安莉亚，犹如牧羊人紧盯着在空中盘旋的老鹰。安莉亚从老人怀中抱走男孩。

她冷冷地说：“爸爸，这样是不行的，他必须习惯自己

睡觉。”

老人愤怒地抗议道：“习惯什么？为什么要习惯？还有，不要叫我爸爸，叫我爷爷。”

安莉亚把抽抽噎噎的布纳提诺抱在怀里，又重复了一次儿科医师的建议。倘若不是早已拟定了计划，此刻老人肯定会扑上前去。可是他在战时受过严格的训练，已经能够克制自己，等候出击时刻的来临。

他待在自己房里，热血沸腾。布纳提诺的房门门把咔嗒一声扣上，那声音就和四十年前盖世太保把他囚禁在林米尼市的牢房里，关上牢门时的声音一模一样。

盖世太保挑中了裴卓来加以严刑拷问。裴卓很勇敢，口风很紧，什么都不肯说。“倘非如此，我这条老命早已不在人世了。”老人心想，“当初他们如果不是挑上裴卓，就是挑上我。”他还记得裴卓遭受酷刑时的凄惨叫声，起初是呻吟，最后变成死前的哀号，从隔壁牢房声声传来。

此时屋内一片寂静，老人怒目切齿，静候出击时机来临。

那时候是战时，我们是男人，奋勇作战是应该的，可是现在呢？都是那个男人不像男人的庸医害的，那家伙只知道赚钱，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爱！

虽然老人料想得到布纳提诺一定会大声哭叫，可是当那第一声凄厉的叫声传入耳中的时候，他还是全身发颤。他可以想象男孩独自被锁在房内，伸长了手，却够不到门把的景况。那第一声叫喊就仿佛突击时的第一声枪响，打开了地狱之门。布纳提诺先是尖叫，接着愤怒吼叫，然后抡起小拳头猛击房门……一如裴卓被殴打或炙烫时的惨叫。布纳提诺扯开

丝缎般柔滑的嗓子，高声叫喊，似乎要把满腔怨怼全喊出来。

老人想：“难道他们就这么忍心任由布纳达诺痛苦喊叫吗？”他坐在床沿，心痛如割，想捂住耳朵不听，却又害怕一不留神就错失良机。他是一个宁可冒死出征，也不愿意安全留守的战士。他的双手紧紧抓住沙发床的床头板，以免自己失去控制，去抓他那柄小刀。

布纳提诺凄厉的叫声一声惨过一声，犹如利刃一般割在老人心头，一刀痛过一刀。只听得那叫声渐渐转为抽抽噎噎的哭声，男孩的小拳头依然在敲击门板，只是愤怒已经转为悲伤，似乎是在哭问：“为什么？为什么？”可是屋内寂静空荡，没有人回答他的疑问。

老人心想自己可以埋地雷、丢手榴弹，把米兰炸成平地，但想归想，他并没有真的打算这么做，只是在心里对布纳提诺说：“我的小宝贝，请你冷静下来，我马上就来了，不要叫，叫是没有用的，他们不会理你，你只会让自己喉咙沙哑，然后他们会给你一针。别再叫了，骗过他们，好让我去救你。别担心，我一直在你身边。”

但是布纳提诺哪里懂得什么欺敌战术，他只懂得向前冲，就算流血也只能向前冲。他叫得累了，呜呜咽咽地啜泣着，处身于孤独与绝望之中，时而发出一声嘶喊、一声呻吟……那就像裴卓死前的悲鸣，喊了一声之后，过了好一会儿才喊出第二声，喊声之间的间隔越来越长，最后终于没了声音，只剩下死寂、剩下空洞，仿佛整间房子变成了一个无底深渊。

老人也早就料到这一时刻的来临，可是他心头的煎熬却在此刻达到了顶点，几乎令他崩溃瓦解，他背上冷汗直流，脑中想

象着布纳提诺已经被打败了，而且更加孤单了。布纳提诺曾和他许下盟约，曾经在他怀中得到庇护，可是现在男孩一定认为连他也背叛了盟约，现在布纳提诺一定失去了所有的信念……布纳提诺可能昏过去了，躺在门后头……可能像一头被追赶到死角的小鹿，四处乱撞……布纳提诺为了寻找出路，说不定会把椅子推到窗户旁边，爬上去，打开窗户，然后……哦，天啊，圣母玛利亚啊！

老人想到这里，霎时间什么都顾不得了，把雷纳铎和安莉亚全都抛在了一边。布纳提诺紧闭的房门宛如一根雷管，引爆了整个事态。出击的时刻到了，老人开始前进，步步为营，不发出一声息，打算前去拯救受困在敌方的同志，为同志带去希望。

36

凡勒力开来的车让老人惊讶不已：“这是你的车？你不是没钱，所以才去当修剪工吗？”

“这是我爸的车，是辆老爷车了。”

“你一定是反抗分子，一个有老爸撑腰的反抗分子。”

这些人经常给老人带来出乎意料的惊奇，就连凡勒力都能让老人跌破眼镜。老人心想：“这些人根本不是意大利人，根本不必同情，如果我不是在圣诞节之前就已经答应了他……”布纳提诺的房门已经抽干了老人心中的热情。

两人从侧门进入大学的主楼，只见里头走廊狭窄，一扇扇窗户拉下了百叶窗，小小的房门上镶着名牌。走进音韵学研究室，一名身穿白色外套的少女迎了上来，老人见了那名少女，立刻想到席梦妮姐，神情姿态都像。

“哈啰，芙莱雅，这位是罗果聂先生，就是他要来录音。”

“很高兴见到您。”她连说话都很像席梦妮姐。

“你在这里是做什么的？”

“我们是研究声音的。”

“哦，你是教唱歌的吗？”

她如果上台唱歌一定艳惊全场。

芙莱雅笑道：“不是，我们是在分析声音，您想不想看看您的声音？”

“声音可以看的？”

“当然可以啊，用声谱仪就可以看了……我来准备，请您稍等。”她指着一张椅子，说：“请这里坐。”

他们在他面前放了一个麦克风和一个圆形屏幕。芙莱雅在操控台前按了几个按钮，那圆形屏幕立刻发出荧荧亮光，跟着就听见轻微的咝咝声，然后屏幕上冒出一条横线，宛如环绕地球仪中央的赤道线。

“请您说句话，随便什么都行。”

老人见芙莱雅和凡勒力一脸严肃，只觉得这些米兰人玩的游戏真是无聊透顶，早知道就不应该一口答应下来，于是他便如抗议一般，喊了一声他们牧羊人在山上赶羊时常喊叫的无意义音节：“艾巴！艾巴！”

他刚喊完就后悔了，心想他们一定会认为他果然是个乡巴佬，说不出什么出彩的话。没想到他的喊声居然引发了令他惊奇的回应，那圆形屏幕上的横线突然像蛇一样弯曲了起来，上下摆动。凡勒力露出满意的微笑，说：“看见了吗？那就是您的声音。”

老人正想站起来，芙莱雅却请他再稍坐一会儿。

“抱歉，可不可以请您再做一次，我要把它录下来。”

他们是不是在作弄我？可是这个像席梦妮姐的女孩如此娇

俏迷人，既然她想笑，就让她笑吧，无所谓。

“艾巴！艾巴……可以了吗？”

“可以了，多谢您。”

凡勒力问：“有意思吧？”

“非常有意思，这声音是五十几岁的声音。”

芙莱雅望向老人，说：“我猜您应该不止六十了吧？”

“我今年六十七岁，就快死了。”

他们很惊讶，但想着这应该是老人的玩笑话，便一笑置之。

芙莱雅开始询问老人的姓名和一些个人数据，作为记录之用，然后对凡勒力说：“我会给你一张照片，再请你转交罗果聂先生。”便和老人和凡勒力道别。

老人来到走廊上，问道：“那真的是我的声音吗？我的声音可以拍成照片？”

“就和您的脸可以拍成照片一样，您的声音也可以拍成照片，难道您以为我们是在开您玩笑吗？”

太棒了，我的声音只有五十几岁，等坎达诺那个王八蛋一死，我就可以回到镇上，拿我的声音照片去贝保酒馆，秀给大家看，保准让每个人都目瞪口呆。镇上没有人拍过声音的照片，就算去了卡坦扎罗市也拍不到，他们甚至连声音是可以拍成照片的都不知道！

凡勒力领着老人来到他的小办公室，架起一台开盘式录音机。

“我们可以开始了吗？请您说一说您明天想给彭康东尼教授讲的故事。”

“要说什么故事？”

“只要是卡拉布里亚的故事都可以，您记得什么就说什么。”

但此刻老人的脑袋只塞满了现在每天晚上发生的事。

凡勒力再次坚定地说：“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然后按下录音机的录音按键。只见录音带开始旋转，从一个音盘转到另一个音盘，老人顿时备感压力。

“您现在在想什么？”

“我在想一个小孩……一个被困住的小孩。”

这句话一出口，防备之心就升了起来。对付这些人千万要小心，不能和他们说实话，不然以后会被他们拿去怎么利用都不晓得。

“很好，这是一则老故事吗？那个小孩被困在哪里？”

“对，这是一个很古老的故事，那个小孩被困在一个洞穴里……哎，不对，我说错了，那不是一个小孩子，是一个少年，他被推进一个洞穴，然后唯一的出口就被堵住了。”

录音带继续转动。凡勒力发现老人脸上的神情变了，变得非常专注，说出的话完全不假思索，自然而然地从口中源源不绝流出，声音似乎也年轻了二十岁……老人仿佛是替心中的压抑情绪打开了一道宣泄的出口，一开口就停不下来：“把那少年推进洞穴的人，正是那少年的爸爸和妈妈，也就是王国的国王和皇后。国王和皇后的心地并不邪恶，他们很爱王子，王子长得很英俊，像个天使。可是王子出生以后，皇宫里来了一个预言家，那个预言家翻了一本书，看了看，然后说王子长大以后会杀死爸爸和妈妈，毁掉整个王国。国王和皇后听了以后不知道该怎么办，难道要一刀斩了王子？还是把王子推进大海？他们不忍心下手杀害自己的孩子，于是想出一个办法，把王子推进洞穴，关了三天三夜……”

凡勒力听到这里，寻思：“不是三天三夜，就是七天七夜，再不然就是七七四十九天，这是一则意大利南方的民间传说，类似希腊神话中俄底浦斯和他父亲拉伊奥斯的故事，我正好可以用来写论文。”

“第一天，国王和皇后在洞穴外头听见王子在唱一只歌谣，他是这样唱的：请您让我出去，我是您的孩子，命运不当如此，我对您的爱真挚无比。”

老人唱的这首歌谣其实是他从潘卡娜达阿姨那里听来的，背景是另一个故事，说的是一名少女因为遭到流言中伤，被父母推进一口深井。凡勒力听了之后极为激动。

“第二天，王子对天祷告。第三天，洞穴里再也没有传出任何声音……皇后开始哭，国王抱着皇后，两人开始互相指责，说：‘都是你出的坏主意。’‘才不是，是你出的坏主意。’人民也觉得愧对王子，就去把堵在洞穴出口的石头搬开，国王和皇后进去一看，那小孩——我是说那王子倒在地上，还是那么英俊，却已失去了生命。御医在王子的手指头上用针扎了一下，没有血流出来，大家都说：‘没救了，没救了……’”

这时凡勒力思忖：“他说话的神态语调如此自信，就像是一个先知、一则活生生的神话，罗希博士见到他一定会欢喜极了。”

“就在这个时候，一名老翁出现了，他留着白胡子，拄着一根牧羊人用的曲柄拐杖，从山上走下来，说：‘我有办法救回王子。’大家听那老翁说话的声音就好像水晶一样，知道他一定是一个善良的预言家。那老翁拿出一把小刀，刀柄是用牛角做的，他用小刀割开王子手臂上的血管，倒了一种红色的液体进

去，大家看了都以为那是某种树木的树汁，却不知道那其实是老翁自己的血液……然后，王子活了过来，站了起来，比以前更加强壮，上前拥抱父亲和母亲。后来王子继承了王位，在位期间国家太平昌盛。王子永远都忘不了那个救了他性命的老翁，可是那老翁救了王子以后就不见了，再没有人见过他。”

凡勒力按下停止键，咔嗒一声，录音带停止转动。

“你们在卡拉布里亚都是这样说故事的吗？”

故事？什么故事？这是真人真事，比书上写的还要真实。

“当然啊，怎么了？”

“这则故事的主轴很古老，是太古时期流传下来的一则神话传说的变体，可是当中有个地方很有意思，在目前已知的神话传说当中，让人复活的通常都是女性。”

老人惊讶万分，说：“什么？你听过这个故事？”

“不能算是听过，只能说我听过很多类似的故事，而其中让人复活的角色都是女性，比如说苏美尔神话中的爱神伊斯塔尔把植物保护神达摩兹带回阳间，埃及神话中的生育之神艾西斯让冥王欧西里斯复活，另外还有许许多多的神话，故事情节都差不多，这是广为流传的一种神话。”

老人十分不满，说：“大概吧，可是在这个故事里让王子复活的不是女人，就像我说的，是一个从山上下来的老翁。”

接着他又反复地喃喃自语：“而且那个老翁是个真正的男子汉。”布纳提诺，我会帮你把门前的石头搬开，把你救出来，让你复活……就像多洛纽救戴维一样，可是布纳提诺，我不会让你和戴维一样，我绝对不会让你被人用枪打死。

凡勒力按下倒带键，让录音带回转一小段，然后按下播放

键，以确定故事已经被录下来了。只听见喇叭播出老人的声音：“……王子永远都忘不了那个救了他性命的老翁，可是那老翁救了王子以后就不见了，再没有人见过他。”

老人听见自己说的故事结尾，自豪地说：“不多不少，就是这样。”

雪下了一整天，到了夜晚，晶莹白雪映衬着霓虹街灯，五彩缤纷，在薄雾和烟尘之间闪烁闪烁。布纳提诺的小房间内寂静无声，笼罩在神秘的光辉之中，时间在这里似乎停滞了，也因此老人的呼吸声听起来显得更加粗重，两人共处在这一小方只属于他们的盟约之地。

老人用毛毯把布纳提诺裹住，抱在怀中。男孩双眼困顿，头倚着老人因为瘦削而突出的左肩胛骨，身体躺卧在老人右前臂上。真是个珍贵的负担！此时窗外的皑皑白雪，正保护着这祖孙二人，初雪过后，狼是不敢轻举妄动的，因为只要一走动就会暴露行踪。

老人为了享受这珍贵的负担，嗅闻布纳提诺的香甜气息，近来他每天上床时都保持高度警惕，只要一听见婴儿床发出细微的响声，就立刻跳下床，赶到布纳提诺的房间，生怕稍晚了一步，布纳提诺就会走到房门前，开始捶门哭喊……

这天晚上，老人又一次赶在布纳提诺走到房门之前，闪进

门内，抱起了布纳提诺。

“小同志，走到这里就可以了，前面没有路了，既然无路可走，我们就必须改采防御策略，这就是我来这里的原因，我来把你的牢房变成我们共同的防御碉堡。是的，小同志，我们被包围了，可是我的渗透技术高超，已经潜进来很多次了。嘘，不要发出声音，敌人的侦察兵正在四处探查。”

他抱着布纳提诺，开心地走到窗前，犹如捧着冠军奖杯，对着整个米兰炫耀。同时，他也向男孩介绍他们的忠实盟友：白雪。然后老人摇哄着布纳提诺，等他睡着之后，便把他放在婴儿床上。

布纳提诺，我向你许过盟约，你看，现在我不是来守护你了吗？乖，好好睡，以前只要小羊受惊害怕，我也会这样抱着它们、和它们说话，然后它们就会平静下来。如果你——

忽然嘎的一声响，老人迅速躲进尿布桌底下。这时房门打开，有人入侵他们祖孙二人的盟约之地。老人透过桌布和地面之间的缝隙，看见一双穿着拖鞋的脚，那是安莉亚的脚。只见安莉亚踏进门后，便站定脚步。耳听见她用鼻子闻了闻房内的气味，宛如一头惶惶不安的鹿，老人暗暗心惊：“好在我把烟戒了，而且安莉亚的鼻子并不灵敏。”

安莉亚的双脚移到了婴儿床边，老人胆子便大了些，从桌布和地面之间的缝隙稍微探头出去看，只见安莉亚背对着他，弯下腰，正在整理布纳提诺的枕头和毯子，好让布纳提诺睡得更舒服一些，疼爱之情溢于言表。老人大感讶异，却也不得不承认此刻安莉亚身上正散发出母爱的光辉，暗想：“真没想到，真没想到！”

小房间里映衬着白雪反射的皑皑银辉，犹如幻境一般，四周围绕着冰雪覆盖的都市。房里没有声音，三人共处于此刻的宁静

之中。许久之后，安莉亚温柔地亲了亲布纳提诺，转身离去，关上房门。老人听见门把扣入的咔嗒声，便从尿布桌下钻了出来，他嘴角微扬，心想：“幸好安莉亚没有想到要去查看我的房间。”

他走到婴儿床旁边，坐在地上，正好可以俯视婴儿床，他心中有话要对布纳提诺说。

我的布纳提诺，你并不孤单，我每天晚上都在你身边。我有好多话要告诉你，有好多事你必须知道，其中有一些是我最近才发现的，是因为和你在一起，我才发现的。你教了我一些事，你是个先知，一个小先知。你是这么的纯真，就和那个大智若愚的柏贝拉一样。柏贝拉到了五十五岁都还没碰过女人，可是他那双蓝色的眼睛是那么神圣，只要看着你，就可以知道你在想些什么，并且能驱走你心中的恶魔，就像把雏鸟连窝端走一样……只要听柏贝拉说话，你就会昏昏欲睡，仿佛是卧在树荫之下，旁边是潺潺小溪，才躺下马上就睡着了。对了，你知道我的声音比我的实际年龄来得年轻吗？几乎就和你的声音一样哦。如果你对着那个屏幕说话，那条蛇就会生气，就会扭来扭去。我真想听你说话，听你对我说话。你的声音一定很像我，是游击队同志的声音，对不对？……所以我才告诉你这么多有关男子汉的故事，却编了个故事去对那些大学教授说，让他们录在机器里。你和他们不一样，你就好像站在枝头的松鼠，眼睛圆滚滚的像两颗小扣子，仿佛听不懂人类说话。但你这只小松鼠听得懂我说话，我说的话在你的心里筑成了一个巢，有一天你会突然记起我对你说过的话，却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不知道那些话其实是我说给你听的，就好像现在你让我记起深藏在我心里的许许多多故事一样。你让我记起了戴维、丹卡、老牧羊人。以后我会告诉你更多戴

维和丹卡的故事，他们为我的生命增添了好多色彩。从前我不知道怎么当一只松鼠，现在我才懂得要如何去思考我的人生。我就像羊群一样，而你赶着我向前走，扰动着我的心，让我记起那些遗忘已久的陈年旧事。我就像是一捆稻子给松了绑，散开来，落在了打谷场上，那些人以为只要击打我，就可以把稻谷打出来，他们在报纸上攻击我，逼我把我酿的酒拿出来，可是那是我耕耘的收成，是我酿制的葡萄酒，我可不随便给人，你懂我的意思吧……我还会告诉你好多好多事情，让你知道你爷爷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会活在你心里，会成为你所需要的一切。每天晚上我都会成为你的爸爸和妈妈，没错，我甚至会成为你的妈妈。你知道，以前我从来没想到过这种事。你放心，你睡觉的时候不会孤单。我小时候很幸运，从来没有独自一个人睡过。我当牧童的时候，夏天就在山上和兰布里诺睡，到了冬天就回镇上和妈妈一起睡。唉，那可怜的小羊。在畜栏里的时候，我和牧羊人、农工、母牛一起睡，睡在母牛旁边十分温暖。后来，我和游击队同志一起睡……当然，还和女人一起睡。女人啊女人，布纳提诺，等你以后和女人一起睡过了，就会知道睡在女人旁边可以感觉到她的温暖、她的头发、她的皮肤，女人真的是美好到难以形容。当然了，女人也可能会背叛你、伤害你，可是触摸女人仍然是世界上最美好的感觉……以后你长大了，也会和我一样幸运，等时候到了，我会把我的幸运留给你。现在呢，你是我的幸运之星，和你在一起，我的心活了过来，我的渴望和我的热情再次燃烧了起来……我知道，这就是爱。关于爱，我们能够说些什么呢？天底下没有话语可以用来形容爱，没有，没有……

老人走在博格裴索街上，思前忖后：“她是怎么了？那天我们争论了一番，她不会到现在还在生气吧？我应该没有说什么惹她生气的话才对啊，可是女人有时候就是会为了一点小事生气，男人连想都想不到。”

他认为荷黛夏可以信赖，对她的为人没有一丝怀疑，可是女人心，海底针，到底让他猜不透，况且自从上次喝咖啡到现在都没遇见过她。今天萨瓦拓想把自己成功拯救布纳提诺的战绩说给荷黛夏听，虽然布纳提诺被雷纳铎和安莉亚关在房里受尽折磨，可是萨瓦拓把牢房再次变成了卧房，成功击退了孤独。他终结了布纳提诺所受到的放逐。早上布纳提诺眉开眼笑的，阿努琪达还称赞说布纳提诺可爱得不得了。老人听了心想：“那都是我的功劳。”现在安莉亚还会和我说说笑话，她以为布纳提诺终于习惯自己一个人睡了，怎么会想到其实是我……可恨的是我的功劳都被那个庸医抢去了。

老人的战略奏功，布纳提诺也学会了其中的战术诀窍。老

人晚上把布纳提诺抱在怀中，把战略一清二楚地解释给婴儿听。要让小宝宝听懂你说的话，把他抱在怀里是最好的方式。老人在心中对布纳提诺殷殷告诫：“如果你妈妈走进来，你还醒着，而我躲在桌子底下，你千万不能伸出手指指向我。我知道这样很好玩，可是这个游戏是不能玩的，因为这不是游戏，我们正在与敌军交战，我必须躲起来，不能被敌人发现，懂吗？我们必须欺骗敌人，你绝对绝对不能泄露游击队同志的位置……”

布纳提诺非常聪明，学会了运用欺敌战术，老人想荷黛夏听了一定会很开心。“荷黛夏就像是后备军，是我们的第二道防线。玛德蕾娜也帮了我们不少忙，可她只是一个提供战备资源的军需官，再说，她也正在和敌军交手，应付她自己的战情就已经够吃力了。荷黛夏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对，荷黛夏是我们的后盾。”

这也是老人来到荷黛夏公寓门口的原因。他按下门铃，却无人应答，于是他又按了几次。她会不会有急事，临时离开了米兰？可是她从来不会这么早出门的。

这时公寓大门打开，走出一名妇人，她狐疑地瞅着老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个南方来的乡下人。

“你找谁？”

“荷黛夏，她住在顶楼左侧那一户。”

那妇人心想老人可能是荷黛夏在那不勒斯市的亲戚，脸色登时和缓下来，说：“哦，她生病了，已经好几天了，你不知道吗？医生说她不能下床。我想……你别这么惊慌，如果很严重医生一定会让她住院的。来，快上去看看她。”

电梯怎么他妈的这么慢！

荷黛夏家的大门半掩着。该怎么做？他轻轻敲了敲门，却无人回应。她是一个人在家吗？如果她病情突然恶化怎么办？想到这里，他推门而入，来到门廊。有声音从屋内传来，口气有点惊疑：“是谁？”老人报出自己的名字，便径直朝卧室走去，刚探头到门口，却听见荷黛夏惊声尖叫，然后就看见一张床罩在空中划了个半弧形，缓缓落在凌乱的床铺上，原来是荷黛夏在惊慌之中拉了床罩包住自己，只露出一颗头来。

“不要进来！不要进来！”

老人尴尬不已，愣在卧室门口。

“抱歉，你家的门没关，所以——”

“走开，走开，不要管我！”

老人慌忙后退，退到了门廊，问道：“你真的要我走开？”

荷黛夏说：“我怎么会要你走开？傻瓜，你真是个大傻瓜。”她似乎急了起来，声音有些哽咽。

老人困窘万分，不知道该走还是不该走，该进去还是不该进去。或者是待在客厅就好了？她为什么在哭？唉，女人啊！

荷黛夏喘息了一会儿，平静了些，才又开口道：“请进，请进，不要站在那里。”老人探头进去。荷黛夏看着他说：“抱歉，我的身体很虚弱……唉，你们男人都是傻瓜，难道你没看见我这个样子很丑吗？我的头发一定乱成了一团。”她又慧黠地笑了笑，说：“你应该不会被我这个丑样子给吓跑吧？”

他看见那一抹微笑，一颗心顿时安了下来，同时又有些感动。他走进卧室，看着荷黛夏，只见她头发乱蓬蓬的，丝丝绺绺贴在双颊之上，双手依然藏在床罩里，正在用罩缘擦去脸上的泪水。老人见旁边床头柜上放着一条干净手帕，使用他那只

大手拿起手帕，为荷黛夏抹去了其余的泪水。他的大手经过纽扣训练之后，已经可以胜任这一类的灵巧任务。荷黛夏微笑不语，任凭老人拭泪，看得老人心动不已。

荷黛夏只是低低地说：“布诺，我的病可能会传染的。”却没有拒绝之意。老人本来正在亲吻荷黛夏的额头，听了这句话，便立刻转移目标，轻轻吻了吻荷黛夏的嘴唇，然后直起身来，说：“那可很难说。”

这一来，两人反而都镇定下来。老人在床头边坐了下来，荷黛夏开始述说那天和他喝完咖啡之后，隔天她就病倒了，虚弱得连打电话的力气都没有。布纳提诺怎么样了？……好得很，棒得没话说……要等到肝指数检验报告出来，才知道是不是得了肝炎……她没感觉到有什么地方疼痛，只是全身无力而已，今天已经好多了。她这几天的三餐都是她女儿在家里做好带来的，女儿特地煮了些清淡的来给她吃。同一层楼的隔壁邻居卡米拉太太也不时地会来探望她，卡米拉太太是个大好人，只可惜她的儿子不学好，嗑药吸毒样样来……今天荷黛夏的女儿说好了会带早餐来的，只是好像迟了些……

“都已经十点多了还没来，怎么可以这样对待自己的妈妈？”

“她本来就有很多自己的事要忙，能够这样照顾我已经很不容易了。”

老人却依然义愤填膺，心想天下子女都是一个样。他问了荷黛夏平常早餐都吃些什么，便向厨房走去。

“嘿，等一下，先帮我个忙，把那个拿给我，就是椅子上的那个。”

那是一条淡紫色针织披肩，上头有许多蝴蝶结。老人拿过

披肩放在荷黛夏面前的床罩上，但荷黛夏的手依然藏在床罩里，并没有伸出来接。

“麻烦你再去浴室帮我拿梳子、刷子和化妆镜过来，化妆镜就在梳子旁边。”

老人依言把这些东西拿来放在床头柜上，只见柜上放着许多药，还有一小瓶香水。荷黛夏的嘴角漾起一抹淘气的微笑，好似这一切都是小孩子在扮家家酒。

“好了，现在你可以去厨房了，烹饪你应该还懂一些吧？”

“牧羊人什么都会。”

“原来你是个什么都会的牧羊人，好吧，可是请小心，不要打破东西。”

老人转身出去，才踏出房门，就听见荷黛夏在背后叫道：“对了，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除非我叫你进来，否则你不准进我房间来！”

但这话才刚说完，她就又唤他回来。他赶紧回去，但见荷黛夏挣扎着想坐起来，却坐不起来。荷黛夏对老人做了个鬼脸。

“麻烦你帮我一下，我没有力气，坐不起来。”

荷黛夏哀求般的声音，令他怦然心动。这一次荷黛夏不再遮遮掩掩，大方地让老人扶起她孱弱的身子。老人瞄了一眼荷黛夏的上半身，见她身穿睡衣，曲线毕露，身材保持得颇为苗条。老人的大手感受到了荷黛夏成熟的身体，也感觉到她的身体微微发烫，显然正在发烧。可是令老人惊讶的是，他的欲望却并未被撩动，只觉得一股温柔在内心深处缓缓流动。他是怎么了？自从来到米兰以后他就好像变了一个人，每天都改变一点点……是因为他老了？还是因为鲁思卡的关系？现在他的双

手扶着荷黛夏的肩膀，脑中却想起博物馆展出的《隆达尼尼的圣殇》，这么一来他更加迷惘了，心忖：“他们把那座雕像取名叫作‘圣殇’，那后面那个人应该是圣母玛利亚啰……要不然的话，难道说两个男人之间也可能存在着圣殇^①吗？”他心中困惑不已。

“这样可以吗？”他怎么会有这么多奇怪的想法？过去的那个老布诺是不会想这么多的。

“可以了，谢谢。”荷黛夏伸出双手，紧紧握住他的一只大手，他被握得浑身不自在，便借口说要去煮早餐，抽身向厨房走去。

荷黛夏的女儿来到时，他们正在谈天。荷黛夏的女儿对老人投以好奇的目光，然后对荷黛夏说她不该坐起来，但是没过多久，荷黛夏的女儿就意识到有老人在这里陪伴她妈妈，倒是可以替她节省不少时间，心情便好了起来，记下要帮妈妈办的一些琐事之后，她便离去。

现在又剩下他们二人独处。他觉得这个早上十分神奇，也非常享受这种感觉。荷黛夏一直叫他做东做西，比如叫他把一件家具擦拭干净，而且要擦得和屋内其他家具一样纤尘不染。老人虽然觉得荷黛夏挑剔，但也还是照做了，他的心情就好像是在照顾布纳提诺，因为现在的荷黛夏就和布纳提诺一样柔弱。甚至荷黛夏要上厕所，老人也得扶她进浴室，然后先出来，遵

① 《隆达尼尼的圣殇》（La Pietà Rondanini）旨在表现圣母玛利亚对耶稣之死所承受的哀恸，因此中文以“圣殇”一词来翻译Pietà一字。意文Pietà本为慈悲、怜悯之意，在此萨瓦拓心中所想的是“慈悲”，慈悲即为爱的极致绽放，因此萨瓦拓才会感到疑惑，难道两个男人之间也可能存在着爱吗？

照荷黛夏的指示把床铺铺好，等荷黛夏唤他时，再进浴室把她扶出来。荷黛夏出来一看，只见床铺铺得整整齐齐，忍不住赞叹道：“布诺，你真是个男子汉。”

中午过后，老人说要留下来，荷黛夏不好意思留他，坚持请他回家休息。老人走在回家的路上时，苦苦思索：“怎么会这样？铺个床就变成了男子汉？不过呢，原来照顾人的感觉这么棒，照这样说来，女人还真是命好啰？怪不得丹卡会在我中弹躺在床上不能走路的时候，那样体贴地照顾我。丹卡和荷黛夏是那么不同，可又是这么相似。我以前怎么没有多照顾照顾别人？从来都没有人教过我要照顾别人，我是靠自己摸爬滚打长大的，一辈子就只知道男人要奋力打拼向前冲。现在才开始学，应该还不算太晚吧，鲁思卡，你说是不是啊？是布纳提诺启发的我，也是布纳提诺让我认识了荷黛夏。鲁思卡，只有这件事我求求你，请你为布纳提诺想一想，他还需要我，你先不要太心急，好吗？明天不要把医生吓坏了。”

“罗果聂先生，这边请。”

迎接他的依然是那位娇俏迷人的女护士。今天一大早他就必须遵行和上一次相同的程序，在布纳提诺面前灌下那一杯宛如婴儿食品的黏腻腻的液体，布纳提诺睁着好奇的大眼睛，见老人喝完便发出尖叫，似乎他也想来上一杯。

老人听见女护士的呼唤，就从候诊室的椅子上站起身来，同时也把自己武装起来，准备经历冗长的检查程序，却没料到才踏进诊室，就发现这一次的程序与上一次完全不同。泰勒诺教授亲自在诊室里等候他，见他进来便伸出了手，与他握了一握。

“罗果聂先生，您好，最近感觉怎么样？”

老人被教授的热情问候吓了一跳，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教授接着说：“来，请进，这一次比较轻松，不会再像上一次那么麻烦了，这一次我们只需要追踪您的病情发展。”他微微一笑，“也就是说，我们想看看那个小恶魔最近怎么样了，您管它叫小恶魔对吧？它叫什么名字？”

“鲁思卡，我叫它鲁思卡。”老人报以微笑，说，“我想鲁思卡最近应该胖了。”

“对对对，鲁思卡，我们今天要来看看鲁思卡最近怎么样了，请您在这里换衣服。”

老人换上绿色病号服，跟着护士来到X光室，只见教授正在灯箱前检视上次照的X光片。他领着老人站上X光机，然后开始检查。

“哈，在这里，你们攻下科森萨市的纪念品就在这里。请问您认识赞比尼议员吗？”

“你是说那个共产党议员吗？不认识，我只听说过这个名字。”

“可是他认识您……好了，就这样不要动，待会儿见。”

教授走出X光室，一名年轻助理为老人拍了X光片，然后带老人去换衣服。

“这样就结束了？”

那助理微笑道：“这一次只要拍X光片就行了，因为上一次十一月的时候，我们已经替您作过详细检查了……以您的病情来说，通常不会发展得太快。”

老人抚摸他的幸运福袋，心想：“是吗？不会太快吗？如果很快怎么办？那个王八蛋还没死……愿圣母玛利亚保佑他赶快死。”

医护人员领他来到一间小诊察室，而不是上次那间豪华的大诊察室，教授就坐在一张小桌子后头。桌子正前方摆着一张椅子，老人便坐了下来。老人见桌上放着一盏普通的弯曲式台灯，学生用的那一种，备感惊讶。教授微笑道：“罗果聂先生，赞比尼议员是我一个很要好的朋友，他是共产党员没错，可我

不是，我对政治一点兴趣也没有。赞比尼议员说您一定也还记得他，你们在科森萨市曾经共同作战。”

“怎么可能？战时的往事我记得一清二楚。如果我认识他，那我不可能对他一点印象都没有。”

“那是因为他以前不叫这个名字，那个时候他叫毛洛，您叫布诺，对不对？”

老人脑中忽然一闪念，说：“毛洛？你是说希拉游击队队长毛洛？那个从索贝洛山和亚弗湖来的毛洛？噢，你怎么知道我的游击队绰号？你又怎么会把我和毛洛联想在一起？”

“上礼拜赞比尼来米兰，我们碰面，聊起了往事。他正好提起以前他在科森萨市作战的经过，我就说我有一个患者体内还留有一颗那时的子弹，又描述了一下您的样子，他就说：‘那一定是布诺！’还说下次来米兰一定要和您碰个面。”

“我也想再见见他……原来如此，赞比尼就是毛洛……他以前可是个男子汉。”

“他现在也还是个男子汉，这就是托您的福了。他说那天晚上如果不是你们及时赶到，他们就惨了。他说：‘不然我们早就变成烤鸡了！’”

老人大笑，说：“说得对，说得对。那天德军派出火焰喷射队，想把我们这些意大利反抗军活活烤焦，可是我们这一票游击队弟兄展开突击，攻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还抢来两具火焰喷射器，反过来攻击他们，把他们烤焦了。后来那两具喷射器的燃料用完了，没法补给，只好把它们丢掉，真可惜，不然那种武器还真好用……我们有什么就用什么，什么都可以拿来当武器……原来如此，真没想到啊，毛洛！我听说他后来被捕

了，之后又和其他人一样搞政治去了。”

“赞比尼还对我说了一些您的英雄事迹。”老人一听见“英雄”两个字，就挥了挥手，表示没有的事。教授继续说：“我希望您可以把我当成朋友，不好意思，上次对您那么长篇大论，那是因为大部分患者都希望听那些东西，不是每个人都像您一样勇敢。所以说……我们前嫌尽释吧？”

“当然当然，更何况你是毛洛的朋友。”

“还有，虽然我没牧过羊，可是我爷爷以前是牧羊人。”

老人听了兴味盎然，问道：“真的吗？他在哪里牧羊？”

“我爷爷是北方人，在多罗迈特区牧羊，看，这就是我爷爷，我只有他这么一张照片。”

照片挂在墙上，已然退色。教授的爷爷在照片中留着络腮胡，看起来身强体健，身穿着一战期间的野战制服，头戴一顶野战鸭舌帽，头发整整齐齐罩在帽子里。老人仔细看了看，发现泰勒诺教授的眼睛长得和他爷爷一模一样。

“罗果聂先生，看起来我们还是有交集的。”见老人在微笑，教授连忙说。

老人敛起笑容。“既然是这样的话，请你老实回答我上次你不肯回答的问题，我还剩下多少日子可以活？还有，你今天有什么新发现？”

“没有，我今天没什么新发现，鲁思卡在持续生长，可是您的身体抵抗得很好。其实上次我已经回答过您了，这种问题没有一个确定答案。有些患者到了您这个阶段早就走了，可是您就好像是铁打的一样，所以我很难回答您。”

“请你告诉我，我最多可以再活多久？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很

重要。”

“这样的话，我就得请您先回答一些问题了。”

接下来教授问了无数问题，内容涵盖诸种症状、疼痛程度、对特定食物的反应、粪便、尿液，等等，可以说巨细靡遗，而且对于病征的猜测和拿捏精准无比。老人惊呼：“教授，你真是太厉害了，就好像亲身体验过一样。”

教授沉默下来，台灯的灯光只照到他的下巴，可是他那双湛蓝的眼眸在阴暗中晶光四射。过了片刻，他才缓缓答道：“其实不是我厉害，我能说得这么精准，是因为我和你都因为同样的原因在受难。”

老人愣了一愣，跟着就感到悲伤，他发现自己罹患晚期胃癌时都没感到过这么悲伤。

“可是你还这么年轻，怎么会？”

教授只是耸了耸肩……老人见桌上的烟灰缸里有许多烟蒂，说：“你还会抽烟？”

教授又耸了耸肩。“您现在想抽的话……不过呢，我是医生，照理说应该要禁止患者吸烟。”

“那倒不必，我戒烟了，是为了我的孙子着想。”

教授点了点头，表示嘉许，淡淡地说：“我儿子今年只有十六岁。”

两人沉默下来，侧耳倾听，仿佛某种无形的存在正在述说无声的话语。

老人语气坚定地说：“你还没有告诉我，我最长还能活多久？”

“您有权利知道答案，可是我不能作出任何保证。我的答

案是九到十个月，应该不会到一年……还有，不要问我最短是多久，因为最短是零，不管是对您、对我，还是对每个人，都一样。”

老人兴奋地说：“九到十个月……那就包括一整个夏天了……教授，谢谢你，这样就够了。”

教授狡黠地笑了笑，说：“够让您活得比您那个瘫痪邻居久吗？他怎样了？”

老人笑道：“那个王八蛋现在惨透了，就快下地狱了。可是我想知道答案不只是为了这个，还为了另外一件事，我想亲耳听见我的孙子叫我爷爷，叫我Nonno。还有，今年夏天我想带我孙子回洛卡瑟拉镇，带他去看看我们的老家、我们的村庄、我们的土地。”

泰勒诺教授微微一笑。老人突然发现，教授脸上的这抹微笑，和卡坦扎罗市的老盖塔医生脸上的微笑是一样的，他也是这样微笑着对病患说话，只是泰勒诺教授的嘴里少叼了一根烟罢了。这抹微笑里有勇气、有悲苦、有人性，那永远无法被定义框住的人性。

40

老人哄布纳提诺睡着后，来到客厅，在那张硬椅子上坐下，望向窗外。电话铃声响起，安莉亚接了起来，然后说：“爸爸，哦，我是说爷爷，是萝赛姐打来的。”

老人瞥见安莉亚的双眼闪现出喜悦的亮光，心想：“难道这一天终于来了？”他接过话筒。是的，这一天终于来了。

“真的？什么时候下葬的？”

萝赛姐答些什么他没听进去。话声来自远方，告诉他引颈企待的这一天终于来了……他的胸口似乎有个气球爆破了，他恍恍惚惚地挂上电话。雷纳铎和安莉亚就站在他身边看着他，可是他恍然不觉，只是缓缓地说：“他挂了，完蛋了，死翘翘了。”

这样的漠然让雷纳铎和安莉亚见了极为惊讶，他对自己的反应也很惊讶，觉得他长久以来盼望的这一天，现在对他来说竟像是久远以前的回忆，同时也感到空虚，像是遭到歹徒洗劫一般。

他拖着沉重的步伐，回到他的房间，也没开灯，就在床上躺了下来，把宝贝毯子拉到下巴，沉浸在家乡的气味之中，沉浸在他这一生的气味之中。他的眼睛凝视前方，没看见天花板，却看见了洛卡瑟拉镇的广场，广场上艳阳高照，他的朋友站在贝保酒馆门前，又或许是站在其他屋子门前，站成一排。广场上停着从卡坦扎罗市开来的几辆灵车，顶级的灵车。耳听见乐队奏起哀乐，眼看见抬棺人抬着棺材缓缓走过，认得出来前面走的是谁，后头跟的是谁……又听见丧钟响起……他甚至看见了坎达诺。抬棺人走在坑坑洼洼的街道上，高一脚低一脚的，坎达诺躺在棺材中，摇摇晃晃。他看见坎达诺耳垂上那颗黑色的疣，心想：“那天坎达诺应该把它割掉的。”接着又想：“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替他戴上那副法西斯太阳眼镜……”

他眼前浮现这些画面，就好像他亲临现场一般。与此同时，他尽情享受着自己呼吸的节奏……他抚触自己的胸膛、阳具、大腿……喃喃地说：“鲁思卡，谢谢你，你真乖。圣母玛利亚，谢谢你，我一定会为你点一根最大的蜡烛……”只是，老人虽然赢得了这久违的胜利，却没有敞开双臂去拥抱它，连他自己都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这时安莉亚在客厅里，对老人的冷淡反应百思不得其解，几乎有些动怒，说：“这世上还有人了解你爸爸吗？还记得萝赛姐来信说坎达诺病情恶化的那天，他高兴得跟什么似的，结果现在……他到底要什么？他不可能是在哀悼吧？”

雷纳铎语带忧伤地说：“也许他觉得下一个就轮到他了。那天你带他去检查，泰勒诺教授到底是怎么说的？”

“他说的话我都已经和你说过了，他说你爸爸大概还有十个

月的生命，你爸知道后开心得要死……可是没向你爸爸提起手术的事，只和我稍微说了一下，不过教授持保留态度，他认为动手术很可能于事无补。”她露出沾沾自喜的神色，说：“对了，教授对我们真好，他还亲自送我们到诊所门口，果然，我是他在大学的同事，待遇就是不一样。”

安莉亚回到书桌后头，口里念着说实在是搞不懂这个爷爷。雷纳铎猜她一定很希望爸爸赶快回洛卡瑟拉镇去，叶落归根，毕竟爸爸也不喜欢米兰。他这一次来好像比上一次更讨厌米兰了，加上他又很反对他们养育布纳提诺的方法，幸好安莉亚不知道爸爸每天晚上都跑去布纳提诺的房间。雷纳铎是意外发现这件事的，但是他没对安莉亚说。他并不喜欢和妻子之间存有秘密，也不喜欢父亲宠坏布纳提诺，可是父亲不久于人世，心想就顺着老人家的意也无妨吧，他叹了口气。安莉亚一定没办法了解这一点，她养育布纳提诺的态度那么严谨。

安莉亚离开书桌，走进厨房。雷纳铎则来到父亲的房间，却见老人躺在黑暗之中。

“爸，要吃晚饭了。”

“我还不饿，你们先吃，我想躺一下。”

“您不舒服吗？”

“才怪，我好得很。”

他们吃晚餐吃到一半，萨瓦拓突然走进厨房，手上拿着一瓶葡萄酒。他以为安莉亚并不知道自已私藏了这瓶酒，其实安莉亚早就知道，但她这时也没说一句话。老人从冰箱里拿出一些橄榄，又拿了个大玻璃杯，倒了满满一杯酒，接着吃了几颗橄榄。

“祝坎达诺长命百岁！坎达诺的医生执行了上帝的旨意，也祝他长命百岁！”

他仰头畅饮，吞下酒液时，喉结在瘦弱的脖子中央上下跳动。

雷纳铎和安莉亚一语不发，他们能对他说些什么呢？他把那剩下的酒一仰而尽，望着他们，说：“这件事解决了，玛列姐是个善良的女巫，祝玛列姐长命百岁！”

安莉亚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心想：“他根本就是活在虚幻的世界里嘛，还好电视新闻马上就要开始了。”

午夜，老人还没听见婴儿床发出咯吱声，便已来到布纳提诺的房里。

他望着布纳提诺睡在米兰充满光害的夜色之中，街道上白雪已经融化，被水沟和车轮带走。他沉醉在这样的片刻里，忽然惊讶地发现布纳提诺的眼睛是睁开的，正无声地向他伸出双臂。他抱起男孩，在地上坐了下来，用宝贝毯子由前往后裹住布纳提诺和他自己。

“你知道吗？那个王八蛋死翘翘了，今天早上已经下葬了……有一天你会知道‘下葬’是什么意思……宝贝，高兴点，你爷爷我可是更加强壮了，我就在这里，活力十足。”

布纳提诺伸出一只手臂，搂住老人瘦弱的脖子，那只小手触动了老人的心。“我的小宝贝，别害怕，你是怕我会离开，留你一个人在这里吗？你怎么会这么想呢？我可要生气啰，我怎么会离开你呢？我如果离开了，他们会把你一个人关在这里，把你和你内心深深的恐惧关在一起。他们根本不了解恐惧……安心地睡吧，我的小宝贝……我还有好多好多话要对你说，我

想你也一样。快了，就快了，我已经等不及要听你说话了。”

他低低地、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我还是对你说实话吧，我不想对你撒谎。是的，当我听见坎达诺去世的消息时，我的第一反应是我要离开……我不喜欢米兰，可是只要坎达诺还坐在洛卡瑟拉镇的广场上，我就不想回去。你还没见过我们镇上的广场，镇里头所有的重要事情都是在广场上决定的……我回去的那天，一定会是个辉煌的日子，安柏修要是看见我们的车子开到山坡上，一定会在隐士庐前放烟火，可是安柏修不会使用他的冲锋枪，不然会被警察没收……你知道吗？当初安柏修把他那支冲锋枪藏了起来，没有缴出去，因为那是他用自己的鲜血换回来的，我也认为他有权利留下那支枪。其实我自己也藏了一支，当初我只缴出了一支，好让他们不再来烦我。回到镇上以后，我会把它拿给你看……我回去的时候，他们一定都会在广场上等我，人一定会比迎接那个和英军一起来到镇上的士官时还要多。我的朋友会拥抱我，我们会开怀大笑、互开玩笑，而坎达诺的朋友则会很生气，用恶毒的眼光看我。可是玛列姐已经替我对坎达诺和这个幸运福袋施过法术了，以后我会把这个幸运福袋留给你，好让它保佑你。如果我回去，几乎全镇的镇民都会到广场上来迎接我，因为我是镇上有头有脸的人物，到了镇上你就会知道，如果说，‘我爷爷是洛卡瑟拉镇的萨瓦拓。’人人都会对你另眼相看。我的地位是我自己挣来的……我没有爸爸，虽然我其实知道我爸爸是谁，我在山上的时候，我爸爸会照顾我，可是他从来不肯承认，妈妈也不告诉我谁是我爸爸。虽然我心里头知道他是谁，可是这样的爸爸在学校里是不算数的，同学都会辱骂我，我只

好朝他们丢石头，好叫他们闭嘴。我就是这样长大的，所以长得这么坚强，我也希望你长大以后可以成为一个男子汉。你是布诺的孙子，是洛卡瑟拉镇的萨瓦拓的孙子。”

他觉得布纳提诺似乎光是听他说这些话，就在渐渐地长大。

“我承认，刚才我想过要离开，可是现在我决定要留下来。我想通了，就算我躺在棺材里回去也没关系，反正那个王八蛋已经死了，看不到我躺着回去……现在我生活在米兰已经没有那么辛苦了，因为你就是我的洛卡瑟拉镇，你就是我心头的血和肉……你是我的一切，你是我的小羊，而我是你的老布诺。我还要到哪里去呢？现在连鲁思卡都不能分开你我了……呃，不对，它可以。鲁思卡，对不起我说错话了。可是呢，鲁思卡没那么心急，教授对我说过了。没想到那个教授是我们的同志……要是他也替婴儿看病就好了，他一定会好好照顾你，他和那些庸医不一样。”

老人的声音越来越细，几乎要听不见。

“我的小天使，我再对你说一句实话，我内心最深处的实话，那就是，我决定要留下来，其实是因为我需要你。如果没有你，我会崩溃，这就是真相，我保护了你，可是你也保护了我。我们两个人一定会打赢这场仗的，我发誓，我们一定会赢。老布诺和他的同志布纳提诺，到最后一定会赢……”

这时布纳提诺已然睡得香熟，如果还没睡着，他就会感觉到温热的泪水从老人的老皱面皮上滚落下来，滴在他胖乎乎的脸蛋之上。

老人看见彭康东尼教授，只注意到他那颗亮晶晶的光头，光头周围还有白色“滚边”，那是教授仅存的头发。教授五短身材，圆鼓鼓的脸颊，厚厚的嘴唇，如果不是他那双眼睛看起来明亮而有智慧，他的样子会显得非常滑稽。罗希博士则是个高个子，胸部平坦，一头金发，短而利落，前额留着刘海。

里头有数张桌子，在场的有彭康东尼教授、罗希博士、十多名研究生，还有凡勒力和他的开盘式录音机。

老人完全没料到会面对这么大的阵仗。那天老人在说完他那即兴编造的故事之后，颇感羞愧，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却大出他意料，让他乐翻了天。彭康东尼教授和罗希博士听过录音带之后，意犹未尽，愿意付给他每次三万里拉的费用，请他去学校参加研讨会，甚至还抱歉说由于经费缩减，只付得起三万里拉而已。凡勒力打电话给老人告诉他这个好消息的时候，他简直难以置信，心想：“真是些奇怪的人，他们真的就靠这些虚构出来的故事过活吗？那其他人每天工作得要死要活又图的

是什么？”

彭康东尼教授欢迎他的到来，说：“很高兴见到您，您说的故事很有意思，我从来没听过苏美尔神话中有关达摩兹的这个版本，我想您一定还有很多故事可以告诉我们。”

不对，他不是个矮冬瓜，他是个小朋友，这些人全都是小朋友，所以才这么喜欢听故事。

“我今天就是来说故事的，你们对摩尔人^①的故事有兴趣吗？我们那里有摩尔人的城堡，他们留下了很多东西可以研究。”

彭康东尼教授说：“哦，对，摩尔人，还有拜占庭人。”

“拜什么人？没有，我们那里没有那种人。”

“罗果聂先生，卡坦扎罗市是拜占庭人建立的城市。”

“你说是就是吧……可是我从来没听人说过那种人，就算有，大概也没有我们和摩尔人的战争打得那么精彩热闹。”

那台机器正在默默转动，录下现场对话。

“战争？原因是什么？”

“根本不需要原因。在我们那个年代，他们是摩尔人，我们是基督徒，这还不够吗？”

他见众人一个个满脸疑惑，只好又解释道：“只要想打仗，无论如何都可以找到理由的……比如说，我们偷了他们的女人，他们偷了我们的女人，然后，战争就开打了。哈，其实直到现在大家都还在偷彼此的女人，偷来偷去的。”他露出一副引以为傲的神情。

^① 摩尔人 (Moors)，中世纪伊比利亚半岛（今西班牙和葡萄牙）、马格里布和西非的穆斯林居民。

罗希博士问道：“现在还在偷？”她开始在笔记本上写了起来。

“对啊，现在还在偷呢。如果有对父母不愿意把女儿嫁给某个男人，那个男人就会带着那个女儿私奔，最后父母只好同意让他们结婚。在有些村庄里头，只要‘扯头巾’就行了。”

许多人问：“那是什么？”只见彭康东尼教授微笑不语，显然十分了解这种习俗。

“就是当大家做完弥撒走出教堂的时候，一个少年去把一个少女头上包的头巾扯下来，让她露出头发，这就叫作‘扯头巾’。这样一来，那个少女的父母只好把她嫁给那个少年，因为她的头巾被扯下来了，等于是被玷污了，再也没有人会娶她……除非那个少女的家族中有人去把那个少年给杀了，这么一来就可以挽回少女的名节。只要杀了那个扯头巾的少年，什么事情就都解决了。”

众人一阵讨论，罗希博士约略说了几个神话故事，故事里头提及的头发和胡子都与名节有关。彭康东尼教授说完之后，有人问老人说如果那个少年劫走那个少女，算不算犯罪？

老人听了大感诧异，说：“正好相反，男人当然要想办法去劫走他的女人，这样才算是个男人。大家都知道，父母养女儿其实是替别人养的……对吧？”

罗希博士正想发表意见，却被彭康东尼教授挡了下来，拉回到战争的主题，询问引发战争的导火线还有哪些原因。

“那多着呢，比如土地、水源、磨坊、母牛。就举莫洛丹卓的例子来说好了。”

“莫洛丹卓是什么？”

“莫洛丹卓是一个牧羊人的绰号。有一次，莫洛丹卓带了一头摩尔人的羊去市场，结果那头羊踏进了一个基督徒的农地，那个基督徒就跑去向主教告状。”

“摩尔人也听主教的话吗？”

“人人都怕主教，那个时候主教可以判人罪名，不像现在，再也没人要听他的话……摩尔人否认自己的羊踏了人家的地，那个基督徒却说得言之凿凿，于是主教就找了莫洛丹卓去问话，问那头羊是不是踏进了那个基督徒的农地，结果莫洛丹卓（Morrodentro）回答说：‘那头羊的鼻子（morro）进去（dentro）了，可是脚没进去。’所以后来大家都叫他‘莫洛丹卓’，这个绰号还留给了他的儿子，现在他的儿子还住在镇里。后来主教把羊判给了那个基督徒，说家畜是用‘头’来计算的，既然头进去了，就算是那个基督徒的了，可是要先替那头羊施洗才行，因为那头羊必须是个完全的基督徒才可以踏进那个基督徒的家……当然了，神职人员都是那样，总是找机会向你收钱。”

说到这里，众人又开始针对这种所罗门式的智慧判断，进行热烈的学术讨论，其中一人提出中世纪的英法故事诗和古印度的《五卷书》，这时老人突然插嘴道：“等一下，故事还没讲完呢。后来那个摩尔人发誓报仇，从此以后，他就和那个基督徒势不两立，摩尔人杀了基督徒的雪貂，基督徒夺走了摩尔人的侄女的贞操，还割断了那个摩尔人最优良的一条猎犬的尾巴，从此以后，那条猎犬再也跑不稳了。”

有人问道：“什么？怎么没有尾巴就跑不稳了？”

老人露出一副“你读这么多书怎么连这么一点道理都不懂”的轻蔑神情，斩钉截铁地说：“当然啰，猎犬是一种很高贵的

动物，没有了尾巴就会觉得好像被阉了一般，会觉得很害怕，就好像一只公鸡没了鸡冠一样，懂了吗？”

没有人敢提出异议，接着有一名研究生问那么这场战争是怎么结束的。

“战争都是以死亡作为结束的。那个基督徒后来老了，生了病，那个摩尔人高兴得不得了，整天都和朋友一起坐在他的高塔上，看那个基督徒去看医生……可是，后来那个基督徒得到了拯救。”

“怎么说？”

“后来有一个小天使每天晚上都出现在他眼前。这就是摩尔人的弱点，他们没有天使……那个小天使每天都给予那个基督徒一点生命力。那个小天使特别特别小，只要闻闻他的味道，或是碰碰他的身体，病就会好。那个摩尔人眼看基督徒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就这么给活活气死了。当然了，最后那个基督徒也死了，可是他死得非常非常开心，因为那个摩尔人比他早死一步，而且他自己身边有小天使陪伴，所以他死在天堂里。”

众人开始讨论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天使学，彭康东尼教授发问道：“您刚刚说‘碰碰他的身体’，天使是有肉体可以触碰的吗？”

老人瞪着那个矮冬瓜教授说：“当然有啊，天使如果没有身体就不叫天使，要改叫幽灵了，对吧？天使当然有身体，就和我们一样……只不过天使的身体摸起来有点不一样，反正他们有身体的。”他突然想起丹卡的身体，又补充了一句：“而且，有些天使是女的。”

一名较年长的研究生插嘴道：“罗果聂先生，不好意思，

我想说一下，天使是没有性的。”他是研讨会的老会员了。

老人听了更加觉得不可思议，说：“胡说八道，那是谁说的？”

“是《圣经》上写的，教宗也是这样说的。”

老人捧腹大笑。

“教宗有什么资格来说性？他对性有什么了解？再说，没有性，怎么会有你？既然人类有性，为什么天使会没有性？天使比人类优越，怎么会没有性？难道说，天使如果生出女天使宝宝来，上帝就会惩罚天使吗？教宗说那种话简直荒唐到极点，你看看他，最后他变成了什么样子？”

老人见罗希博士面露微笑，显然是支持他的见解，感到十分开心。罗希博士对那研究生说，现在他们不是在上神学课，而是在搜集民间信仰，在这方面，罗果聂先生才是专家。

研讨会结束后，凡勒力开车载老人回家。老人坐在车上，欣悦无比，只是有件事一直想不通，那就是研讨会开始之前，他脑中闪过的那个念头：“这些人全都是小朋友，可是他们却可以靠虚构的故事赚那么多钱。”

然后他摸了摸口袋里那三张簇新的钞票，它们总会有用的。

荷黛夏听见老人的开门声，便在床上喊道：“快请进来，我正想着你应该会来。”她见老人捧着一束花进来，放在一个橱柜上，便问：“那是什么？怎么你今天又想起买花来了？”

老人回说：“今天这束花是大学的幻想部门送的。”他说起话来颇为吃力，好像喘不过气来似的。

他发现荷黛夏气色已经好了很多，可是还没有完全康复。荷黛夏则发现他看起来很疲惫，双手微微颤抖。

她笑道：“这次你又编了什么故事去说给他们听？”心下暗忖：“他有没有注意到我女儿帮我梳理了头发？”

“你今天看起来真美，这话可不是我瞎掰的，我去大学讲的话才是瞎掰的，而且他们还付我钱，你一定不会相信，他们付给我三万里拉。”

“你做了什么他们付给你三万里拉？”

“我什么都没做，那些人全都是白痴，我只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他们却用录音机录下来，一句话都不肯漏掉，好像我说

的话是基督教教理一样。如果你看见他们用那种广播语在严肃地讨论我说的故事，一定会笑死。跟你说，那些人是一群白痴，随便一个洛卡瑟拉镇的镇民都可以把他们唬得团团转。”

荷黛夏闻言大笑，在床上坐了起来，说：“你这个坏蛋，难道你不知道你有瞎掰的天分吗？”她让老人替她在肩上围了一条针织披肩。

老人颇感自豪，粗笑几声，随即走出房间，去厨房拿了一个花瓶，盛好水后走回房来，然后解开那束花，把花一根根插进花瓶里，插好了之后又摇摇头，觉得自己插得颇为难看。

“你把花瓶拿过来，作为一个男人，你已经插得不错了。”

“我是因为照顾布纳提诺才学会做细工的，他的衣服纽扣小得不得了，可是现在我能扣上了。到现在我才知道为什么女人喜欢做这些事，而且我现在居然会去做那些以前我觉得很羞耻的事。”

老人双手捧着花瓶，让荷黛夏整理那束花。荷黛夏用眼角余光去瞧老人。

“你觉得羞耻是因为那是女人做的事，对不对？你认为做女人做的事是耻辱。”

“男人和女人得划清界限，你知道吧？男人和女人共睡一张床，可是活在不同的世界里。”

“好了，真美。请你把花瓶放在那里，对，就是那里。这是你送给我的花当中最漂亮的一束。”荷黛夏满意地点点头，接着又说，“男人和女人当然活在不同的世界里，因为你们男人的世界把我们女人排斥在外。”

他怔了一怔。“没有到‘排斥’的地步吧。不过真要说起

来，男人对女人的世界知道得确实很少，可是我们有过很多女人。”老人露出夸耀的微笑。

“傻瓜，那是因为你们男人不了解女人，你们只是喜欢高高在上地享受女人而已。”

他放声大笑，说：“是啊，是从上面享受的啊，怎么样？”

“瞧你那坏脑筋。可是啊，和女人在一起，另外还有很多很多可以享受，多到你无法想象。我告诉你，男人都是这样，喜欢女人，却不对女人本身感兴趣。”

他回思往事，说：“我有过的女人好像都是你说的那样，只有一个想要——对，只有一个。”

她语调转冷：“对，只有你那个游击队女同志。”

“对，只有丹卡想要改变我，她想改变我去配合她，也许这就是我离开她的原因。反正战争就像一阵龙卷风，把我们吹到了不同的地方。可是，那时候丹卡想——”

“她想让你更靠近她。”

他并不接话，仔细思量荷黛夏说的每一个字。

“可是你感到恐惧，所以你跑掉了。可怜的布诺，你错过了最棒的部分，你错过了最美妙的感受。”

“胡说，我时时刻刻都可以享受那美妙的感受，只要想享受就能享受。”

只不过他的笑声越大，表示他越心虚，那几声大笑是他的盔甲。

“真的，你错过了，而且你现在才发现你错过了。不过还好，亡羊补牢犹未晚也。”

他看着荷黛夏，心里头好像有东西绽放开来，觉得自己好

像明白了什么，可是朦朦胧胧的，说不上来到底是什么。

她问道：“你在想什么？”

他叹了口气。“要是我能早一点碰见你——”

荷黛夏也大笑了几声，以掩饰此刻正有一股暖流窜经她的全身。

“要是你早一点碰见我，你连看都不会看我一眼，傻瓜，我一点都不起眼的……你不用摇头，我说的是实话，有时候我还会因为自己不起眼而偷哭。”她语气柔软下来，又说道：“我今天已经说得太多了，我可不想把你吓跑，好像丹卡那样。”

“把我吓跑？我好不容易才找到我以为自己永远不会再拥有的。”

荷黛夏把手指轻轻放在他的嘴唇上。这句话他说得诚挚恳切，回荡在此刻的宁静之中，两个人都被震动了。

过了一会儿，他站起身来，望了望窗外，又在床边那张椅子上坐了下来。

“你累了，你晚上睡眠不足，布纳提诺——”

“我本来睡得就不多。”

“你还是小睡一下吧……就像你第一次来的时候一样。”

“好吧，只要你不介意的话。”

“不用坐在那里睡，傻瓜，这里还有很多空间。”

那双女性的手放在身旁的双人大床空位上，然后掀开床罩。

他全身僵硬起来，说：“你要我睡在你床上？你以为我有那么老吗？”

荷黛夏对他说的这句话不以为意，反而哈哈大笑。

“我现在在生病，根本不会想到那里去。来，在这里躺着睡

一下，如果你觉得别扭的话就把衣服穿着，可是不要睡在床罩外面，那样会着凉的。”

他犹豫不定，就这样和一个女人睡在同一张床上，像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并不符合他的逻辑，因为这就好像是掷出飞刀，却没有命中目标一样。可是，荷黛夏找到了让他改变心意的说辞。

“我已经和你说过了，我的验血报告说我没得肝炎，不会传染的，所以你没有说不的借口。”

“就算你得了肝炎，我也不怕。”老人坐了下来，脱下鞋子，“再说，如果你身上有病毒，我会以毒攻毒。”

他站起来，转过身，脱下裤子，欢快地说：“可是我警告你哦，我已经老了，皮都皱了。”

她笑道：“我喜欢肉干。”跟着又说：“好了，够了，不要再脱了，我还没作好准备要看见什么新玩意儿。”

老人折起裤子，走进浴室。他脚上穿着洛卡瑟拉镇制作的袜子，内裤是四角内裤，和她的亡夫汤玛索穿的一样，不是她女婿穿的那种三角小内裤。她见老人双腿骨骼粗大，却颇为瘦削，青筋突起，不由得起了怜惜之心。

他从浴室出来，说：“我能为你做的就是洗好脚再上你的床。”

荷黛夏谢谢他，很少有男人会注意到这种细节。

他在荷黛夏身旁的位子躺下，灰白的鬓发栖息在荷黛夏的枕头上。荷黛夏替他盖好被子，手指触碰到他的下巴，觉得凹凸不平，不由得缩回了手。他注意到了。

“我现在用的不是剃刀，没办法刮得那么仔细，而且我的手不稳，很容易刮伤自己……”

荷黛夏心想汤玛索后来也会刮伤自己，不过他是因为酗酒，而他刮伤自己以后也总是觉得伤感。男人都是这样，永远都想要傲视群伦。可是，有男人在身边，女人心中就有了喜乐，有男人躺在身旁，女人心中就有了安全感。

荷黛夏半坐起来，以手肘支撑身体，想由上往下看清楚他躺在她身边的模样。

老人见荷黛夏做出这个动作，脑海中电光石火般地一闪，说：“那个伊特鲁里亚人，她的表情和你一模一样，脸上也是带着这种微笑。”

“伊特鲁里亚人？”

“伊特鲁里亚人是古时候的意大利人，死了以后还和活着的时候一样……他们在生前一定非常享受生命。”

他说到这里，心中突然生出一股忌妒，可是那忌妒一闪即逝，取而代之的是眼前的荷黛夏：她的裸臂、她的胸脯都在他触手可及之处……

老人心想：“生命真美好。”他喜悦万分，享受着荷黛夏投来的目光，手在被子里头向她伸去，可是才刚感觉到被褥的暖意就赶紧打住，犹如朝圣者在即将到达终极圣地前止住脚步。老人任由自己荡漾在女性体香所带来的平静微波之中，眼皮渐沉渐重，露出甜甜笑意，坠入睡乡。

荷黛夏姿势不变，温柔地望着老人睡去。她脸上的微笑，是少女初会情人时的微笑。她双眼流露的温柔，是母亲望着摇篮中初生婴孩时的温柔。她身上散发的宁静，是女人与情人相会时深深满足的宁静。

阿努琪达移开布纳提诺面前的垃圾桶，烦躁地说：“没想到这么小的小孩可以惹出这么多的麻烦。”

自从男孩学会跑步，整天都在家里奔来跑去，把每个人都搞得紧张兮兮的，只有老人一天比一天高兴。对，就是这样，颠覆他们。

阿努琪达每天把家里整理得整整齐齐，布纳提诺就每天把家里搞得乱七八糟，看见东西就抓，然后丢在一旁，绝对不归回原位。如今，布纳提诺有力气移动更大的物体了，他的最新发现是椅子可以推，便立刻以他的最高时速，把椅子从餐厅推到门廊，假如中途跌倒了，他就会大发脾气，哭上一阵，然后又开始兴高采烈地继续推。

这时他的爷爷坐在走廊中央，喊道：“危险，坦克车来进攻了，布纳提诺上尉，歼灭敌人，前进！”

吸尘器坦克车撞到了老人，布纳提诺上尉发出尖锐的叫声，老人笑得翻倒在地，向一旁撤退而去。吸尘器坦克车向前直行，

一直开到了走廊尽头。

“天啊，罗果聂爷爷，您比布纳提诺更像小孩子。”

老人恍若未闻，阿努琪达不禁叹了口气，心想：“真不知道这一老一少到底谁比较麻烦？”稍早，布纳提诺在厨房拿了一把小刀在玩，阿努琪达发现的时候吓得尖声惊叫，老人赶紧跑来厨房门口看发生了什么事，见阿努琪达正上前夺走布纳提诺手中的小刀，男孩放声大哭。

阿努琪达说：“随便你怎么哭，刀子可不是玩具，怎么能拿来玩？”

老人冷静地说：“不过是把小刀嘛，刀子是男人的工具，你不应该从他手中拿走刀子，而是应该教他怎样使用刀子。算了，说了你也不懂……来，小宝贝，刀子要这样握，手要握在这里，像这样，对，很好，然后再攻击敌人。记住，你只能握刀柄，刀柄哦，知道吗？”

刀柄交到了布纳提诺的小手中，老人的大手把男孩的小手包在手心里，一起握住那把小刀，然后对着空气又砍又刺。阿努琪达看得心里直发毛，连忙夺门而出，并且打定主意，等太太一回来就立刻报告此事。

一到中午，阿努琪达马上向安莉亚汇报今早发生的尖刀事件，安莉亚默默听完，叹了口气，抬头望向窗外的天空。她无语问苍天，只能在心里告诉自己一定要忍耐。幸好此时老人不在家，不然少不了要被安莉亚数落一顿。

“他今天不在家里吃午餐吗？”

阿努琪达说：“他是这样说的，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了。”

“你知道他要去哪里吃午餐吗？”

阿努琪达回说不知道。安莉亚满腹狐疑，心想最近老人的行为十分诡秘。上帝啊，请你保佑我们家的爷爷不要精神错乱才好。教授向她再三保证过，癌症不会影响脑部，不过晚期病人的脾气会被磨耗……最近老人身上频频出现记忆力衰退的征兆，比如说手里拿着帽子，却不断地在找帽子……现在是严冬，他一个人会跑到哪里去？他那个人做事不负责任，身上又没什么钱。她知道老人的女婿会汇钱给他，可是不稳定，而他又坚持不肯拿雷纳铎的钱……还是说他其实有私房钱？她之所以会这么想，是因为有时候布纳提诺手中会突然冒出新玩具，不是她买的，也不是雷纳铎买的，那想必是他买的了，不过那都是一些小玩具，布纳提诺玩一玩，玩坏了就丢在一边。安莉亚左思右想：“他到底是哪里来的钱？”

阿努琪达收工离开，安莉亚套上一件长而宽松的家居便袍，在书桌后头坐下，开始埋首工作，布纳提诺则在床上睡觉。不过今天注定是个热闹的日子，安莉亚才坐下没多久，门铃就响了起来，她起身前去开门。

是一名陌生少年站在门口，脸上挂着和善的微笑，她下意识地便把便袍前襟拉紧了些。

少年和气地问道：“请问罗果聂先生在家吗？”

“他在工厂，五点才会回来。”

“哦，我是想找罗果聂先生的父亲，萨瓦拓先生。”

要找爷爷？这样一位大好青年来找他干吗？

“我今天和他约好了在楼下碰面，可是我在楼下没看见他，就冒昧上楼来了，他不会生病了吧？”

“他也不在家，既然你们有约，他应该很快就会回来。请进

来坐，稍等一下。”

他踏进门廊，摘下头上的帽子，那顶帽子的式样是时下在大学生中正流行的。只见凡勒力一头鬈发，很有罗马人的风味，他进屋之后，年纪看起来更小了几岁。

安莉亚指着小客厅里的一张沙发，请他坐下，自己则在一张扶手椅上坐下，又拉了拉便袍下摆，以免让它向两侧张开。

这年轻人见书桌上的台灯亮着，桌上的书是翻开的。

“您去忙，不用招呼我。”

但安莉亚心中充满好奇。“没关系，他应该待会儿就回来了，你们是约好了一起要去哪里是吗？”

“对啊，就和平常一样，我是来接他去大学的。”

大学？爷爷去大学？她什么地方都可能会猜，就是猜不到老人居然会去大学。“去上课吗？”

“是去参加彭康东尼教授的研讨会，罗果聂先生是彭康东尼教授的研究伙伴。”

安莉亚听了更加震惊，下巴差点没掉下来，寻思：“彭康东尼教授？就是那个坐意大利文化人类学界第一把交椅的彭康东尼教授？”她不动声色，面带微笑，单刀直入地细细询问这年轻人。凡勒力有问必答，把研讨会上的学术讨论、科学辩证和录音经过讲得清清楚楚，还说罗果聂先生是他们开办研讨会以来，最有贡献的第一手数据提供者，罗希博士对罗果聂先生更是赞不绝口。

安莉亚心忖：“罗希博士，那不就是娜塔莉亚吗？等我再去好好地问问她。”

“罗果聂先生说的故事替我们开启了卡拉布里亚民间传说研究的新领域，他讲的是希拉山区久已失传的神话传说，那是目前

学术界从来没有人探索过的一片领域，而且正好就是卡拉布里亚区神话传说中那失落已久的一块拼图……比如说，前天罗果聂先生就说了一则在地中海地区流传的童贞圣母神话，精彩得不得了。”

安莉亚听得心不在焉。“所以说，那个住在我家里的乡下老头为彭康东尼教授的研讨会带去了新启发？好吧，至少我知道他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了。”心下却也甚为感动，因为他把钱花在了布纳提诺身上。这么一来，安莉亚便知道他并没有去第三阶段俱乐部……可是老人在午餐时间到底去了哪里，依然是个谜。他大概是到哪个肮脏的餐馆去吃那些有害健康的垃圾食品了吧，不过天晓得，搞不好他是和枢机主教共进午餐去了。她现在既已得知老人这段期间去了天主大学参加研讨会，那么如果老人再做出什么其他超乎想象的事，她也不会感到惊讶。她对此微微一笑。

安莉亚注意到年轻人正在看她，怕他误会，赶紧又拉了拉便袍下摆，坐姿也更加端正了些。安莉亚正想接话，就听见大门打开的声音。老人一脸不耐地向屋内张望，一看见那年轻人，立刻露出欢快的神情。

“哈，凡勒力，原来你上来了，还好还好，抱歉我忘了今天与你有约，我这个脑袋真的是越来越不管用了。我们快走吧，不然教授不知道会说些什么，快点快点。”

安莉亚话还没说完，老人就不住地催促这年轻人一起走。年轻人赶忙伸出了手，弯下腰，执起安莉亚的手，毕恭毕敬地自我介绍道：“罗果聂夫人，我叫凡勒力·费里尼，给您请安。”

安莉亚很高兴凡勒力并没有真的吻下去，她不喜欢那样，

不过他的胡子轻轻触到了她的手背，感觉倒是挺好。他姓费里尼……费里尼……不会就是那个鼎鼎大名的费里尼律师的儿子吧？她想起了最近一期的上流社会杂志，里头介绍了名律师费里尼在马焦雷湖湖畔的那栋豪华别墅。

在前往大学的路上，老人一言不发，为自己近来不知为什么老是忘东忘西而担忧。他如果迟到，不知道会不会扣钟点费？忽然听见凡勒力说：“您的儿媳长得很好看。”

老人反复念着：“很好看……很好看？”他微感吃惊，向凡勒力望去，见他双手握着方向盘。

“对啊，很有魅力，人又很好。”

老人没有接话，暗忖：“没想到这小子这么没眼光。”

他下定决心待会儿到了之后，要对这群小朋友讲一个最最荒诞的故事，反正他们也听不出其中的差别，而且故事越玄乎，他们越爱听。他在心中暗骂：“一群白痴。”转头只见凡勒力脸上一副如痴如醉的表情，让他越看越心烦。

“你看，你看，有好多好多屋顶哦。这间房子唯一的好处是足够高，我不喜欢住矮的地方，当然了，这是因为你的Nonno是个属于大山的男人，而且为此感到非常骄傲……对了，你什么时候才会叫我Nonno呢？你一天到晚都在说‘吧……’、‘啊……’，什么时候我才可以听见你说Nonno？我好想听。来，朝外面看，学习怎样从上往下看，尤其是看人的时候，千万不能保持谦卑……我是山的儿子，你知道是谁在战时救了我吗？是斐米纳摩山，斐米纳摩山是游击队之母，她庇护了我们。那些德国猪只敢躲避她，只敢在山脚下聚集，惊恐地往上看，他们知道我们在山上，可是不敢上山来，他们只要一上山，就会迷失在山路里，迷失在雾里。米兰的雾永远都是脏的，可是我们那里的雾是白色的，慢慢地飘，像是在跳舞一样。德国猪在雾里头搞不清楚东西南北，以为树就是我们，举枪射击，结果暴露出自己的位置。起雾的时候最适合采取突击行动了……你看见了吗？米兰这里的雾从一开始就是脏的，你看……你睡着了吗？你是

应该睡着的，你已经下岗了，这会儿轮到我站岗了。睡吧，我的小同志。”

他离开窗边，把布纳提诺放回婴儿床上，自己则背倚墙壁坐下。

“安心地睡吧，我是个优秀的哨兵。我喜欢站岗，这让我有时间思考，不会分心，让我记得更清楚，看得也更清楚，就好像羊会分两阶段吃草一样。你知道吗？戴维回来看我了，他在这样的起雾天里来看我们了。我是在巡逻的时候发现戴维的，我听见他的脚步声，可是我没开枪，我想活捉他。我把戴维捉来之后，大家见到他都很惊讶，他完全不知道山里头的路怎么走，却碰到了我们。他说他迷路了，什么都说，一点都不懂得隐瞒。你可以试着想象一下，那个悲惨的戴维有一双既忧伤又温柔的眼睛……我刚刚是不是说了‘悲惨’两个字？我不应该这样说的，有谁知道别人的生命究竟是怎么过的？我的小同志，最近的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对什么事都很确定。上帝没有把人类造好，他应该让人类和树木一样可以活很多次，只要度过干旱，来年又可以长出嫩叶，重新茂盛一次。人类只有一个春天、一个夏天，然后就入土为安……所以你必须从一开始就长得枝繁叶茂。我是从石头地里长出来的，对此我没有一句怨言，我努力让自己往上长，可是如果有更好的环境，我可以开花开得更美……”

他说到最后一句话，心情依然十分平静。

“没错，我刚刚说的是‘开花’。我以前以为花是属于女人的，男人是树干，越坚硬越好，可是最近我觉得，男人为什么就不能开花呢？戴维喜欢花，行军的时候他只要看见路边有花，

目光就会被吸引过去，然后问我们那是什么花。一开始我们都笑话他，后来我们见识到他心里头那股真正的勇气，都对他敬佩有加。现在我才知道，戴维那样才是对的，就像我刚刚说的，现在的我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自以为什么都知道了。有谁会想得到，我会认为男人也可以开花呢？多么神奇！男人会在女人的身边开花，那是属于我们男人的春天。在女人身边，我们可以开花，开出一朵盛开的紫茉莉。我希望你以后能很幸运地找到你的她。我就很幸运，是她找到了我，把我种在她的床上，让我发芽，茁壮成长。她，就是我的莎维妮亚。她选中了我，把全意大利的男人都丢在一旁，甚至连玛法地侯爵邀请她去卡坦扎罗市的豪宅，她都拒绝。她就像山一样强壮，她对玛法地侯爵说，‘我是磨坊皇后，不想去当什么侯爵夫人。’莎维妮亚开的是磨坊，所有的工作都是她一个人包办，她真的是皇后，是个不折不扣的好女人。我和她一起在河湾里游泳，和她一起吃饭，帮她把谷粒倒进导槽，感受她大方的天性……我和她共度的那些夜晚真是美妙。白天的时候，筛子筛谷的声音吵个不停，磨石嘎嘎地旋转，连地面都会震动，说话再大声都听不到……等到夕阳西下，我们把水车关起来，就感受到大片的宁静，在那个时候，万事万物都臣服在宁静的脚下。磨坊、鸟儿、雾，全都是祥和安宁的。接下来就是我和她的快乐时光，我们会互相对看，看对方全身上下沾满白色的谷粉，然后哈哈大笑。接着我们会喝几杯酒，吃点东西，像是奶酪、苹果、香肠、面包，有什么就吃什么，吃完就爬上楼梯，到楼上的床上去，或是直接就扑倒在堆积如山的麻袋上。我们会相互撕咬，莎维妮亚就是那样。现在在黑暗中，我好像还可以看见她。唉，

莎维妮亚，莎维妮亚！”

老人脑中忽一闪念，鼻子一酸，哽咽起来。

“现在我知道为什么我要对你说这些了，原来如此，现在我才知
道莎维妮亚原来是岩石，是坚强坚硬的岩石。以前我是不会去多想这些事的，只是嘻嘻哈哈过日子而已。荷黛夏和你打开了我的眼睛，你们什么都没说，却教会了我怎么去看。荷黛夏不是岩石，她的质地非常细腻，而莎维妮亚是岩石，她就像是斐米纳摩山。让我来告诉你为什么莎维妮亚是岩石，因为她可以把你的精力全部吸干，可是却生不出小孩，她就像一只不孕的母羊，也许是因为她把她全身的力气都变成了勇气吧，我也不知道，反正无所谓。我和你奶奶的婚事是莎维妮亚促成的，你看，莎维妮亚是那样的爱我，她为我拒绝了所有的男人，最后还把我和萝莎凑在一起，让我成为马丁诺家族的继承人……”

突然外头一阵警笛声响起，惊动了祖孙俩。

“我就知道你会听见，你的耳朵和我一样灵敏，可是外头不会有人来的，敌人只会从那条路进攻。这里是一个很好的防守位置，可是还可以更好。戴维在我们那条山路底下埋了引线，连接到手榴弹，只要手榴弹爆炸，就表示德国猪来了。那次听见手榴弹爆炸，安柏修就想到要从曼德兰山洞找另外一条路出去。多亏安柏修机警，我们才能躲过德国猪的火焰喷射队。德国猪能够找到我们，是因为我们当中有一个人出卖我们，那是一个从山帝纳拉来的法西斯分子。安柏修一定会认为我抛弃了他们，以为我不会再回洛卡瑟拉镇，以为我不想死在我的家乡。没关系，别怕，我的宝贝，我不会离开你的。只不过安柏修一定会那样想，因为我没写信给他，他那里又没有电话。可是

我怎么能够离开你呢？除非我可以和你一起回洛卡瑟拉镇，否则我不回去。可以想象，如果我们回去，一定会风风光光的，你会学会怎么走过广场那条路，虽然你现在看不见那个广场，可是它永远会在那里。你爸爸也许已经忘记了那个广场，可是你必须记住，因为那个广场是属于你的，你的祖先都在那里走过，不是我的祖先，因为我没有祖先，我只有妈妈。那个广场是我替你挣来的，这全都要归功于莎维妮亚，因为她撮合了我和你奶奶。”

老人沉默了一会儿，倾听四周的声响。

“今天晚上有好多警笛声。嗯，对了，刚刚说到广场那条路。记住了，那个广场是不能随便走的，在洛卡瑟拉镇，要走过那个广场可不简单，就好像在树林里和敌人捉迷藏那样困难，可是广场不像树林，可以遮遮掩掩，在广场上每个人都可以看见你。只有无名小卒才会贴着墙壁走，如果你要走在广场上，就要让每个人都看见你。你问我要怎么走？就是要昂首阔步，头抬高，表情要有自信，手臂随意摆动，你就是你，就是要这样走过广场。贝保酒馆里的老人和屋子里的女人从窗户望出来，会说，‘你们看，那是萨瓦拓的孙子。’因为回到镇上的第一天，你就要和我一起走过广场，走过那个属于你的地方，记住，要走喷泉右边，不能走左边，左边是坎达诺的地盘。希望坎达诺在地狱安息。我们要走我们那一边，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莎维妮亚。你知道，当初你奶奶萝莎爱我爱得死心塌地，我是马丁诺农场的牧羊人头领，每次都骑马上山，那是一匹很俊美的马，那个年代很少有牧羊人是骑马的。马丁诺不想把萝莎嫁给我，却也没有打发我走，因为没有人比我更懂得管理羊群，那

时候没有人敢逼我或指挥我，我们大家都在等着瞧，看命运会怎样发展。就在那段时间，坎达诺乘隙而入，趁马丁诺上厕所的时候，偷偷溜进马丁诺的栗树林，甚至大摇大摆地走过了广场右边属于马丁诺的地盘。马丁诺是个爱和女人交际的人，年纪一大把了才结婚，所以那个时候他已经很老了，又没有继承人，可是他又不想把女儿嫁给我，因为我一无所有，而萝莎谁也不嫁，只肯嫁我，说否则她就要去当修女。我的小宝贝，她那样做很傻对不对？那个年代的女人就是那样。那时候我只管做好我本分的工作，把羊群管好，上山的时候就拿着猎枪，以免坎达诺在路上埋伏。坎达诺想得到萝莎，把我当成最大的敌人。那个时候，一切都还没有定数。后来有一天，我去磨坊找莎维妮亚，那天她的脸和脖子都是白的，只有那双眼睛是黑漆漆亮晶晶的。我骑在马上，她一看见我就对我张开双臂……我已经对你说过了，我常常去找莎维妮亚。当时莎维妮亚看事情看得很清楚，一眼就看清楚我的处境，她真是了了不起的女人。记得我告诉过你的吗？米兰的雾是脏的，你看不穿米兰的雾，可是在斐米纳摩山上，白白的雾气就像梳理整齐的羊毛一样，飘在空中。”

老人站在窗前，看着米兰的雾，越看越觉得恶心，便后退一步。

“是的，莎维妮亚是我命运的幕后操纵人，她不断地对我说，‘这是你的大好机会，你应该去娶萝莎。’我每次听见她那样说，就很生气，以为她不要我了，可是事实并非如此，她那样说是因为她爱我。那时候我还是常常去磨坊找莎维妮亚……你奶奶是个很美丽的女人，就和她的花园一样美丽，她总是喜欢在花园里修整花朵，而莎维妮亚……像一阵旋风，转眼就把人卷了

进去。后来莎维妮亚使出激将法，算准我会中计，她说，‘你一定不敢和我在下午的时候一起走过广场，你一定会担心人家在背后说你的闲话。’我当然不服气，对她说，‘走就走，谁怕谁。’那个时候我一点都不在乎自己会不会失去萝莎，我只怕失去莎维妮亚。莎维妮亚非常世故老练，她挑的时间是星期六下午，那个时间大家放工，贝保酒馆里挤满了人，阿杜理发厅门前排满了要剪头发的男人，甚至连神父和虔诚的妇女都在教堂前的阶梯上，正要走进教堂，那是广场上最热闹的时刻。就在那时，我和莎维妮亚踏上了广场，她还挽着我的手臂。在那个年代，一个女人只能挽着丈夫的手臂，她那样做实在是惊世骇俗。我们挑了最长的一条路径，从利比亚商店的那一角走到镇公所的那一角，走对角线，慢慢地走，简直就和花车游行没有两样。虔诚保守的妇女看到我们都赶快转过身去，不敢再看，男人看到我们一个个都目瞪口呆。你知道，镇上的男人都喜欢莎维妮亚，其中有些被莎维妮亚拒绝过，有些被莎维妮亚玩过然后甩掉。我和莎维妮亚看着广场上的人，那时候我心想，‘做出这么惊世骇俗的事，教堂钟塔一定会倒下来。’结果没有，甚至连钟都没敲一声，只是在六点的时候准时当当地响了起来，像是在替我们的游行伴奏一样。我和莎维妮亚就这样慢慢地走过广场，有些人甚至还和我们打招呼，因为他们尴尬得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那一幕到现在都还有人记得……”

老人伸手摸了摸肚子，看了看四周。

“鲁思卡，你在听吗？我想你一定听不懂吧？布纳提诺一定也听不懂。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于莎维妮亚非常尊敬镇上的广场。莎维妮亚的丈夫是淹死在磨坊水槽里的，自从丈夫死了以

后，她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完全不理睬别人的眼光，可是她依然很尊敬广场，因为广场就代表整个洛卡瑟拉镇。又或者她尊敬的其实是教堂，反正再怎样独立的女人也一定会尊敬广场或教堂。所以说，她晚上的时候绝对不会去广场，白天去广场也不肯让任何人和她做伴，可是她说，‘如果是和你一起的话，我就愿意在阳光下的广场上，展现我的胸部和臀部，把头抬得高高的，就像在说，其他男人在我眼中有如粪土，没有一个女人的男人比得上我身边这个男人。到时候，你会变成全洛卡瑟拉镇最有身价的男人，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娶萝莎了。记住了，其中的重点是，你不在乎别人怎么想。’事情真的就如同莎维妮亚所说的那样发生了，后来镇上每个人对我的印象都完全改观，连马丁诺都发现我的声望压过了坎达诺。可是萝莎看见我和莎维妮亚一起走在广场上之后，非常震惊，开始疏远我。后来我才知道，萝莎哭了好几天，还准备好了修女服打算出家。可是马丁诺这时候已经知道他需要我，我有能力保护他的家产，因此即便我和莎维妮亚一起走过广场，他还是把女儿嫁给了我……还有，我之所以会加入游击队，也是因为莎维妮亚，不然的话我干吗那么无聊？战争和我有什么关系？只有士兵才把国家当成一回事，只有士兵才活在国家的概念里。至于政治，那根本是有钱人的玩意儿，你看，先是有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党，后来又有民主党。反正我不是因为这些才加入游击队的，我之所以加入游击队，是因为莎维妮亚在磨坊里被那些德国猪给杀死了，是的，那些德国猪竟然把了不起的莎维妮亚给杀死了，而且他们的手法非常残暴。那些德国猪都是冷血动物，连禽兽都还不如，他们不配有母亲。杀人是一回事，可是那种杀法……你这

么纯真，我实在没办法对你说出他们对莎维妮亚做了什么……”

讲到这里，他心头被悲伤占满，喉咙也哽咽得几乎无法再说下去了。

“所以说，为了莎维妮亚，我加入了游击队。当然了，我没找到那些凌虐莎维妮亚的德国猪，否则我会用最残忍的手法把他们杀死。可是没有人知道是谁杀死她的，我们只知道一定是德国猪下的手。对我来说，唯一的方法就是和德国猪全面开战，把他们全给杀了，所以我才加入游击队。后来我杀了很多德国猪，人数可能要比杀害莎维妮亚的更多，就算是这样，我和莎维妮亚也没有办法再回到从前了，可是没关系，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事，莎维妮亚在天之灵一定很欣慰。”

45

“哇，他长得好快，长得好帅啊。”

荷黛夏的惊叹让老人想起了那个早上：一辆轿车飞驰而过，污水喷溅在他们祖孙俩身上，他放下布纳提诺，追赶上去，然后这个充满同情心的妇人……那不过是四个月前的事，如今已成为他永远的回忆。

这是个二月天的早晨，天气晴暖，风和日丽，凡勒力修整过的树木含苞待放。老人带着男孩来到公园广场散步，碰上一个老妇人牵着一只狗，那只狗体型娇小，身上穿着小衣服，脖子上戴着小铃铛，见了布纳提诺就对他汪汪叫个不停。布纳提诺并未露出畏惧之色，反而举起小脚在地上重重踏了几下，对着那只小狗放声尖叫，把它吓得躲到了主人身后。老人心想应该去找荷黛夏，把布纳提诺的英勇事迹说给她听。

可是来到荷黛夏家门口，荷黛夏一打开门，布纳提诺一看见她，胆量就全都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立刻躲到了爷爷的双脚后面，所幸这恐惧没有持续太久。老人见荷黛夏胸前别着那

只凤尾船胸针，开心不已。荷黛夏对布纳提诺张开双臂，男孩四下张望，见后面是漆黑的走廊，前面是明亮的门廊，便伸出食指，像个小皇帝似的指着亮光。老人见状大笑，荷黛夏则把男孩抱了起来，走进客厅。这时荷黛夏便惊喜地说布纳提诺长得飞快，又转头对老人说：“布诺，你记得吗？以前他的小手臂还够不到我的脖子，现在你看！”

“我当然记得。不过你别累坏了，这是你生病以来我第一次见你站着。”

“我只是站起来开门而已。”她把布纳提诺放在地上，接着在一张扶手椅上坐下，说，“最近我整天都坐在这里。”

布纳提诺站在客厅里，左瞧瞧，右望望。

“我们得找点东西出来给这个小家伙玩才对，可是我家又没有小孩的玩具……”荷黛夏沉吟了一会儿，说，“有了，布诺，你去我的衣柜，打开最下面那个大抽屉，里头有一盒骨牌。”

之前荷黛夏卧病在床其间，老人前去探病，经常帮她拿东拿西，早已熟门熟路，可是每次打开她的衣柜，老人都觉得惊奇万分，每次都像是第一次。他记得第一次是去帮荷黛夏拿一条手帕……这次也不例外，老人打开衣柜，依然觉得里头五彩缤纷，看得他眼花缭乱，尤其是里头散发出来的香味，更是令他心神荡漾。那个衣柜不只是一个大柜子，打开它，就仿佛打开了一座秘密的小殿堂，里头藏着神秘的宝藏。衣柜里挂着的衣服，让他回忆起以前在陡滑的山坡路上，设网捕捉斑鸠的往事。这时老人的心就像斑鸠一样揪成一团，因为像这样来衣柜替荷黛夏拿东西，揭露了两人之间异常亲密的关系。萨瓦拓心想：“为什么以前我都没有这种感觉呢？我这辈子打开过的女

人衣柜为数实在不少，有几次还是因为对方的妈妈回来了赶紧藏进衣柜里，那些衣柜一定就和这个衣柜差不多，可是那时候我什么感觉都没有，只是想着赶快把女人身上的衣服剥光，把女人推倒在地板上，扑上女人的身体。可是现在我却面对这些衣服，惊叹地张大了嘴巴……”

这是老人第一次打开衣柜最下方的那个大抽屉，心中不由得涌出一种亲密感，仿佛脱光了衣服似的。他打开的并不是一个里头放有丝袜内衣的大抽屉，而是一口回忆的深井，里头放着装有照片的信封、收藏了小珠宝的首饰盒。老人还不知道眼前这些物件传达给他的讯息到底是什么，可是他知道他已经走进了荷黛夏的生命。他伸出大手，在无数细软当中摸寻，终于摸到了那盒骨牌。

至于布纳提诺，他现在正坐在桌子旁的地毯上，看着那一个又一个黑白相间的小骨牌，就好像是看见一条由亮晶晶的小宝石所组成的小溪流一样。他拿起一个骨牌，放到嘴里头咬了一咬，知道这玩意儿不能吃以后，就开始移动它们，听见它们碰击在一起，叮叮咚咚地响了起来，男孩开心不已。

荷黛夏说：“在汤玛索最后的那段日子里，我常常和他玩骨牌，让他开心。”

她竟然把这么珍贵的回忆献给布纳提诺，还那样子地看着他，她真是温柔的女人。老人情不自禁想要叹一口气，却又咽回了肚子，他暗想：“要不是可恶的鲁思卡开始朝下面进攻的话——”想到这里，他突然上前牵起布纳提诺的手，说道：“来，我们先去嘘嘘一下，免得你等一下尿在地毯上。”

他带着布纳提诺走进浴室，解开他裤裆前的小扣子，拉下

小裤子，把他提了起来。荷黛夏悄无声息地跟了上来，看了一眼，又悄无声息地坐回到那张扶手椅上。不久，老人牵着布纳提诺回来，骄傲地说：“布纳提诺，你刚刚尿得像个男人对不对？”

布纳提诺奔回到他的新玩具堆里，只听见那些骨牌又像响板一样叮叮咚咚响了起来，老人和荷黛夏皆不发一言。

“布诺，你在想什么？”

“我也不知道，没什么。”

“你说谎，我知道，你这个坏蛋，快说。”

老人被她一语道破，便笑了笑，说：“以前在野燕麦播种的季节，我们去小酒馆喝完酒，常常会跑到学校后面撒尿，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个女老师会偷看我们尿尿，而我们也让她看……那个女老师就要变成老处女了，想要接近男人，却又不敢接近真正的男人。那时候战争还没开始，像她那种女人，受过教育，放不开，去了工人宿舍送上门，人家也还不要。而且她人长得丑，又没钱，眼看是注定要当一辈子老处女，好惨。”

“她对你来说没有意义，可是你却牢牢记着她。”

“没有啦，是刚才我在看布纳提诺尿尿的时候……”

“你觉得你就像那个女老师？”

荷黛夏看似不经意的一句话，却一针见血，命中了老人的要害。这时老人的脑袋里，两股矛盾的思绪再度开始交战：一是布纳提诺需要一个奶奶，所以他必须同时胜任爷爷和奶奶；二是那个女老师的处境正好反映了他目前所处的窘境，也就是鲁思卡正在啮噬他的性欲。

荷黛夏看出老人神色有异。

“鲁思卡是不是在咬你？你疼吗？”

老人再度心头一震，暗想：“她又读出了我的心思，要躲过她的法眼简直是不可能的。”

“痛是不会痛，如果只是痛就好了……”

只见荷黛夏目光炯炯，比任何严刑拷打都来得厉害，老人索性把心一横，坦白道：“好吧，如果让你以为我本来就是这样，那反而更不好，我就对你实话说了吧，那天我在你床上睡午觉，却什么事情也没发生，是因为鲁思卡开始吃掉我的男子气概了，就是这样。”

微颤的声音里带着勇气和痛苦，他双眼直视荷黛夏，眼神中充满渴望，完整地表达出他想要传达的讯息。荷黛夏默然不语，因为她觉得这个时候还是什么都不说比较好。不过她其实很想告诉老人说这件事根本无关紧要，而且这样只会让老人更加惹人疼爱。她决定待会儿有机会的时候再说。

男孩手中的骨牌仍然叮叮咚咚响个不停。

“这种事迟早都会发生……我以前只要看到老男人，心里都会想，这样歹活不如好死，更何况现在坎达诺已经不在。”

“你在胡说些什么？快别这样说。”

“不会啦，我现在不会去想这些事了，因为布纳提诺每天晚上都受困在他的房间里，只要他还不能够保护自己，我就会留在这里……”

荷黛夏说：“谢天谢地。”她甜甜一笑，补了一句说：“又不是只有布纳提诺需要你而已，傻瓜。”

老人不由自主地抿紧了嘴唇，沉思片刻后脸上逐渐浮现雀跃的神情，说：“对了，我还没告诉你，萝赛姐昨天打电话给我说，坎达诺的几个儿子正在争夺家产。真没想到，坎达诺当

年在土地改革的时候，花了那么多钱贿赂罗马官员，现在竟然因为几个白痴儿子吵闹着分家，眼看就要被卖掉了。那时候坎达诺虽然买通了官员，可是我在镇公所全力制衡。想当年我还是花了不少力气，才把镇上的公有土地保留下来，现在那些土地还都在那儿。后来又有政客来打洛卡瑟拉镇的歪脑筋，我也把他们全都打发走了。可是现在呢？现在是坎达诺的几个儿子起内讧，要律师把家产土地卖掉。”

荷黛夏简洁明了地说：“该发生的就会发生。”

他听了这句话，再度陷入沉思，心想：“该发生的会是什么？”还没理出头绪，就听见男孩的哭声传来。原来布纳提诺抓着桌脚想站起来，没想到一站起来，头正好撞到桌底，他伸手去摸撞到的地方，只觉得一碰就痛，便哭了起来。老人和荷黛夏赶紧上前安慰。

46

老人述说的故事在研讨会上不断让与会众人感到惊奇，可是他们的故事同样也让老人感到惊奇。原来鲁思卡啃食他的身体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过去就有人经历过相同的遭遇，那人受到惩罚，被锁在悬崖上，那里有只老鹰（而不是雪貂）会去啄食他的肝。老人听了这则故事，深表同情，说：“天啊，那他三两下就会被吃光了。”可是他们又解释说，那只老鹰没有办法吃完他的肝。

老人想那只老鹰一定是老了，不然就是病了，这些书呆子一定没见过真正的老鹰有多么凶狠，那尖尖的嘴巴锋利得不得了，一下子就可以把猎物撕成碎片。不过也说不定那个叫普罗米修斯的家伙很强悍，所以能抵挡老鹰的攻击，毕竟他从众神那里偷来了火。这些故事里的众神才是真正的神，现在的神父所爱的那个上帝和那些众神比起来，根本是空洞的。一比就知道了，那些众神既是神，又那么享受生活，而且大部分是女神。老人聆听众人讨论，也频频发现惊喜，只不过他对于老鹰吃不

完普罗米修斯的肝这件事，颇不以为然，觉得这有点像那些神父口中说的奇迹，从来没有人见过，而且只发生在古代。

例如今天在研讨会上，众人讨论的一则故事是这么说的：从前有一个神附身在一个国王身上，以便入夜之后和皇后上床。老人对这个故事嗤之以鼻。

老人哼了一声，说：“这一点都不像神会做的事，这根本就是小瘪三的手段。最好的做法是，用你自己的身体去和别人的老婆上床，而且在床上的两个人都知道这样做很危险，那样才叫刺激，那样才叫爽……罗希博士，不好意思。”

罗希博士微笑道：“萨瓦拓，您用不着道歉。我就直接叫您萨瓦拓了，您应该不介意吧？请您叫我娜塔莉亚。我们研究神话的人经常讨论通奸，早就习以为常了。”她嘴角上扬的弧度更大了些，说：“况且您说得很对，像这种招摇撞骗，占女人便宜的行为，毫无男子气概可言。”

老人大表赞同，高声道：“是啊，说得好。”

他心想：“真没想到这个瘦瘦长长、胸部平坦的女人，居然比其他人懂得都多。”

他继续说道：“还有，我不明白，如果那个神附身在国王身上，那享乐的应该是国王的身体，这样一来，玩到了的究竟是谁？是附在国王身上的神，还是国王的身体？那个神应该什么也没感觉到吧，对不对？”

罗希博士咯咯笑了起来，频频点头，其他人则相顾愕然。所以说这些读过书的人从没想过到底是谁玩到了……不过这则故事从一开始就很荒谬。

老人又转头打量罗希博士，见她仍是一副乐呵呵的表情，

往下看，又见她双腿修长，虽然没什么胸部，窄裙里的那双大腿却匀称结实。

众人讨论的下一个故事，正好和老人目前的困惑有关，也就是关于树干与花朵，以及男人是否应该开花。

彭康东尼教授问道：“你有没有听过塞壬的故事？就是那个头是鸟、尾巴是鱼的海妖赛壬。”

“鱼是在海里游的，你应该去问渔夫才对吧，我们山上可没有什么海妖……不过我们有‘羊人’卡普欧莫。”

“卡普欧莫长什么样儿？是从哪里来的？”

“他们腰部以上是人，腰部以下是羊，我见过他们的照片，至于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哈！”

他说到这里，突然打住，心想这是哪门子的问题？亏这些教授读了那么多书，居然不知道宝宝当然是从娘胎里生出来的，好，他来解释。罗希博士看起来很满意，不停地在做笔记。

“他们和我们一样是从妈妈肚子里生出来的，也就是说，他们是从母羊的肚子里生出来的。如果有人干了一头母羊，那母羊生出来的当然是半人半羊啰，不好意思，我说得比较粗鲁。可是我想母羊应该很容易流产，或者是不容易受孕，因为现在几乎看不到卡普欧莫了。”老人又以开玩笑的口吻说：“如果母羊被人上了以后很容易受孕，又不容易流产，那现在山上应该到处都可以看见卡普欧莫吧。”

一名研究生听得目瞪口呆，脱口而出道：“真的吗？”

老人向那研究生白了一眼。这些人对生命简直一无所知。

“每个牧童都上过母羊，只是或多或少而已，我们都是那样练习出来的。”

老人见众人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真见鬼，我难得说上一句实话，结果他们都认为我在扯谎！

面对一双双好奇的眼睛，老人只好解释说：“信不信随便你们，我是在十二岁的时候上了我这辈子的第一头母羊，如果你们不相信的话——”

彭康东尼教授插嘴问道：“是山羊还是绵羊？”亟欲知道确切品种。几名研究生吃吃窃笑起来。老人颇为恼怒。

“当然是山羊，山羊比绵羊好，难道你们不知道？山羊的后腿向后伸展得远，手可以抓得比较牢，而绵羊就比较难抓。”

老人以挑衅的眼神看着众人，现场没有人敢再多说一句话。接下来众人展开学术讨论，提出书本中的范例，比如说希腊神话中的复合体精灵萨提尔、长着野兽般耳朵和尾巴的西勒尼，等等，又提到一个类似普罗米修斯的例子，那就是巨人泰坦。最后有人提出了盲先知提瑞西阿斯，据说提瑞西阿斯既是男人又是女人。

“既是男人又是女人？那他下面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罗希博士熟知提瑞西阿斯的故事，便解释说这先知能够转换性别，有时候是男人，有时候是女人，据说他曾经有七年是女人，之后又变回男儿身，是闻名遐迩的智者、先知。

“男人女人他都懂，自然什么都知道。这么说来，他可以一个人当两个人用啰？”

萨瓦拓心中羡慕不已，暗忖：“提瑞西阿斯既可以是爷爷，又可以是奶奶。”罗希博士见老人郁郁沉思，便对他说古代神话中还有许多人物是雌雄同体，而非半男半女，又说了许许多多的名字。

此刻，老人躺在床上，回想罗希博士说的那些人物，却连一个名字也记不起来，但名字是什么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古代的世界显然比现代的世界更美好，既有众神，又有那些雌雄同体的人物，他们就算老了，也可以享受欢愉。女人是不受年龄限制的，只要张开双腿就可以享受，而且老了之后还不用担心怀孕，越放得开就越能享受，幸运无比。这时鲁思卡用力地咬了老人一口，只是老人满脑子都在想这些事，反而不甚觉得疼痛。

老人睡意渐浓，犹自在想：“可是在现今这个上帝面前，每个人都很渺小，他只给我们一次生命，也没给男人乳房……如果男人下面有阳具，上面有乳房……又能当爹，又能当娘，孩子一定会很开心。”

47

夜晚，雷纳铎和安莉亚在房里讨论爷爷。

安莉亚说：“爷爷今天一定是去学校了。”

雷纳铎刚从布纳迪诺的房间回来，躺上了床，说：“可是他以前从学校回来，看起来都挺开心的啊。”

“可能今天不太顺利吧，他是去彭康东尼教授的研讨会上讲神话故事，责任非常重大，教授对他期望很高。自从那个叫凡勒力的研究生对我说了这事以后，到现在我都还不敢相信，我们家的爷爷竟然会是彭康东尼教授的座上宾。还有，你知道吗？那个凡勒力是名律师多明尼戈·费里尼的儿子。”

“至少现在我们知道爸爸白天是上哪里去了。”

“可是我们还是不知道他跑去哪里吃午餐了，如果他都跑去吃一些垃圾食品，那我们还干吗特地为他准备食物？而且他要吃的那些特殊营养食品只会越换越贵。不过，你爸爸竟然会受邀去学校参加研讨会，真是令人跌破眼镜。”

“这有什么好惊讶的？我爸爸对乡村生活了如指掌，还知道

很多久已失传的习俗。”

“可是彭康东尼教授的研讨会讨论的是古典神话学，会不会他们找你爸去说故事，只是拿来当作笑柄？这样讲可能说得通。”

“别傻了，以我爸那个火暴脾气，你以为他可以容忍自己被别人拿去当笑柄吗？”他语气一转，忧伤地说：“反正爸爸去参加研讨会，看起来很高兴，这样就好了，他的日子已经不多……”

安莉亚也伤感起来。就是因为爷爷时日无多，她才没对雷纳铎说他爸爸每晚都偷偷溜进布纳提诺房间里的事，虽然这样会惯坏布纳提诺，可是她也不忍心剥夺爷爷和孙子相处的时间，泰勒诺教授说得很清楚，他最多也只能再活十个月。可是爷爷为什么不回洛卡瑟拉镇呢？他那个仇家不是已经死了吗？她回应道：“说得也是，你爸那张嘴可厉害得很。”

“我爸的一生可说是高潮迭起，你在他晚年才认识他，所以不知道这些。要知道，我爸小时候没有父亲，又是白手起家，最后却成为洛卡瑟拉镇最有威望的人物。他非常爱国，人生最辉煌的时期就是在战时，受过三次重伤。我爸的好朋友安柏修对我说，当年我爸带领一小队的英国士兵，击退了占领洛卡瑟拉镇的德军，并阻止了他们在撤退时试图进行的疯狂杀戮。后来我爸当上洛卡瑟拉镇镇长，而且是有史以来最受人敬重的镇长，他在土地改革时期替镇民出了不少力，可是那个坎达诺却处处和我爸作对，不仅贿赂官员，甚至还雇请杀手要暗杀我爸，结果那个杀手反而被我爸给杀了……后来，我选择离开爸爸，现在心里仍然常常觉得有负罪感。”

雷纳铎把头枕在安莉亚胸口，寻求慰藉，透过薄薄的睡衣，

他可以感觉到安莉亚的身体。她轻轻拨弄雷纳铎的髻发，他那一头髻发就和萨瓦拓爷爷的一样，只不过黑得发亮。安莉亚又觉得雷纳铎的髻发，和那天来接爷爷的学生颇为相似，那人很有罗马人的样子。

雷纳铎又说：“可是如果我留在洛卡瑟拉镇，我永远都只会是萨瓦拓的儿子，不可能成为我自己，所以我必须离开，这你应该可以了解吧？”

安莉亚说：“我当然了解，亲爱的，你只有这条路可以走。”她嘴里赞同雷纳铎的选择，心中却想：“可是雷纳铎始终没有脱离乡村习气，到现在都还只是个工厂化学师，而不是研究室主任。他的未来应该在罗马，如果我不把他拉去罗马，他是永远不会去的……罗马艺术中心的古文物管理部最近有职缺，是个大好机会，比朱利亚博物馆的那个职位还好，而且古文物管理部的部长是丹尼尔叔叔的同事，丹尼尔叔叔是盖斯培里的副秘书长，权势仍然很大。看来我得再去罗马跑一趟，看看有没有办法争取到机会。”

安莉亚越想越觉得兴奋，当然，也可能是因为闻到了雷纳铎身上那充满男人味的气息，而且雷纳铎的嘴唇正在吻着她，使她全身发热，乳头逐渐硬挺。安莉亚伸出手去，缓缓抚摸雷纳铎的胸膛和腹部，雷纳铎也回应着安莉亚的欲望，似乎是想借由身体的热情来忘却死亡的阴霾。

这一晚，布纳提诺迟迟无法入睡。老人的手臂是最舒服的婴儿床，布纳提诺安然地蜷曲着，可是突然间他喊了一声：“No!”然后迅速扭动身体，调整睡姿。说“No”是男孩的最新进展。他闭上双眼，没过多久又睁开，眼眸黑得像漆，映着五光十色的霓虹灯光。

老人暗自担心：“他是不是不舒服？如果他一直喊‘No’，一定会吵醒他父母。还好他的爸妈不是游击队员，听力没那么好，而且和其他中产阶级一样，都睡得像猪。布纳提诺，即便如此，你也要小心提防，不要太激动，喊得那么大声。”

这时布纳提诺又用力喊了一声“No!”发音听起来其实介于No和Na之间。老人非常高兴这是布纳提诺学会的第一个字，比“爸爸”、“妈妈”、“Nonno”都来得好，他想：“你就是应该知道要如何说No，懂得保护自己是最重要的。”

过了许久，男孩终于睡着，老人把他放上婴儿床，在老位子坐下，背靠墙壁，开始执勤。每晚这时候，老人的思绪都转

得飞快。

“我刚刚是不是说懂得保护自己是最重要的？其实这件事我现在也不太确定，就好像树干和花朵，男人和女人，以前我以为他们是对立的，现在我却认为如果我有乳房，我就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爷爷，很荒唐吧？可是这就是事实，现在我才知道他们不是对立的。就像很多树会开花，很多花又会变成树，对不对？如果没有花朵里的种子，哪里会有什么树呢？而树长出来又会开花。我曾经砍过树龄很高的玫瑰树，它的树干就和你大腿一样粗，是结结实实的木头，那是一棵非常粗壮的玫瑰树。”

老人品尝着回忆的滋味。

“你知道那棵玫瑰树长在哪里吗，就在坎达诺家族宗祠的旁边。你知道，坎达诺的家族很要面子，用大理石盖了一座华丽的宗祠，他们之所以没有盖得更大更华丽，是因为怕触怒玛法地侯爵，玛法地侯爵的家族在同一个墓园里也有一座宗祠。你可以想象一下，坎达诺现在就是被埋在那座大理石宗祠里，腐朽溃烂……以前那棵老玫瑰树一直长到坎达诺宗祠的拱门顶上，上头尖尖的好像教堂一样，大家赞扬那棵老玫瑰树比赞扬那座宗祠来得多。那时候坎达诺派杀手来暗杀我，把我气死了，于是有一天晚上，我带了斧头，去把他们那棵玫瑰树给砍了，让他们的宗祠再也没有玫瑰花装饰。砍的时候我才发现那棵玫瑰树的树干很硬很结实。对了，顺便告诉你，晚上墓园里是不会有尸体爬出来的，那全是胡说八道，只有虫子会钻出来，把坎达诺吃得一干二净，坎达诺会爬起来，拍打宗祠的大门，可是大门锁得紧紧的，没有人会去放他出来，我也不会去救他……”

老人说到这里，愣了一愣，立刻甩去这个念头，同时很生

气自己居然会这么想。

“去救他？算了吧，我才不会同情那头猪呢，他已经死了，下地狱去了。我是不是越来越心软了？哼，就让他宗祠里头喊救命吧，就让他拍门吧，那扇门是不会打开的。真是的，我怎么会有这种念头？我是不是被附身了？是不是有人躲在我的身体里，想要突击我们？我的宝贝，记得一定要提防间谍，他们只要渗透到游击小队里，就会立刻把小队瓦解，山帝纳拉的游击小队就是被间谍瓦解的。我们不会让间谍渗透进来，我也不会让间谍渗透到我心里。”

然而去救坎达诺的念头一直在老人的脑海中打转，让老人感到十分矛盾。

“我才不会同情坎达诺呢。布纳提诺，我不是一个邪恶的人，可是坎达诺是我的敌人你知道吗？他剥削镇民，还雇人来杀我，我怎么可能会同情他？不可能，我一点都不后悔，虽然最近我有很多困惑，可是这件事是不可能的，就算是动物也懂得强者生存的道理，这是自然的法则：你必须变得强壮，去咬别人，不然别人就会来咬你，记住了。小时候我常常和一只小公羊玩在一起，我就是从它那里学会了强者生存的道理，那只小公羊很强悍，不像兰布里诺那样任人宰割，所以没有人敢抓它。后来它长成一只大公羊，像国王一样在母羊群中游荡。我从它那学会了这个道理，绝对不投降，奋战到底……你知道我小时候收到的最棒的一件礼物是什么吗？是一把大折刀。我还记得那天阿努琪达从你手中抢走了一把刀，那把刀真小，不过好歹算是一把刀。我那把刀是莫洛丹卓送我的，那种大折刀是现代大折刀的祖先。那时候牧羊人头领对莫洛丹卓说，‘他还

是个小孩，你送他刀他会割伤自己的。’莫洛丹卓说，‘那很好，他正好可以从中学习。’可是我从来没有割伤过自己，从来没有。你知道我第一次用那把大折刀是什么时候吗？有一次厨师在替一只小山羊剥皮，那只小山羊是被另一只山羊撞下悬崖跌死的，我到厨师那里，他让我往挂在架子上准备剥皮的羊腿上刺了一刀，就刺在肌腱和长腿骨之间。我还记得当时我握着那把刀，觉得自己真有能力。话说回来，那个时候的事情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可是今天早上我做了什么事却已经记不得了，真讽刺。现在那把大折刀如果不在我的战时背包里，就是被我那个饭桶女婿扔掉了，他恨我，不对，不能说恨，恨需要胆量，他那个饭桶只是脾气坏而已……后来我还有过很多把刀，比如说我订婚的时候，萝莎就送了我一把‘肚脐刀’。在那个年代，女方在订婚的时候经常送男方肚脐刀。萝莎送我的那把，刀柄是用珍珠母贝做的，就好像黑手党用的刀……可是再怎么样都比不上我那第一把小刀——第一把小刀就像是你的第一个女人，你懂吗？没关系，你以后就会懂了……为什么你又动来动去的？你是不是也觉得‘肚脐刀’这个名字很有趣呢？这个名字取得很好，因为一刀刺进敌人的肚子就能置他于死地，肚子的部分是最柔软的。割断喉咙当然更好，可是你必须从背后靠近敌人……你又在动来动去了，是不是不舒服？”

老人走到婴儿床旁边，摸了摸布纳提诺的额头，感觉没有发烧，却闻到了覆盆子的味道，他微微一笑，在心中说道：“贪吃鬼，你今天吃得太多了。对了，我可以让你舒服一点。”

他在婴儿床旁边跪了下来，把一只大手放在男孩的肚子上。以前萝莎常说他的这双手可以治病。萝莎吃得很少，却常常腹

痛，千辛万苦生下雷纳铎之后，更是经常腹痛如绞。

“对，要攻击敌人就得一拳打向他的腹部，可是谁会是你的敌人呢？我已经把德国猪全都杀跑了。噢，不对，荷黛夏的妹妹好像嫁给了一个住在慕尼黑的德国人，过得很幸福，还生了七个小孩。那是一个好德国人，在纳粹时期曾经被关在集中营里。不过如果以前我在山里碰见他，如果他身上穿着纳粹军服，我一定二话不说，丢一颗手榴弹把他炸成碎片……另外还有一件事我很确定：你一定要战斗才能生存下去。你看看那些伊特鲁里亚人，他们一点都没有攻击性，这是安莉亚告诉我的，在这方面我倒是很相信她说的话……所以被罗马人征服了。可是那些伊特鲁里亚人生前活得好像帝王一样。每次我想起伊特鲁里亚人，就会想起那一对躺在石棺上的夫妻，他们叫它夫妻棺……我敢说坎达诺躺在棺材里一定不会像伊特鲁里亚人那样微笑。”

老人想到坎达诺的头如今可能只剩下骷髅，却仍戴着黑色太阳眼镜，那令人憎恶的金牙还露了出来，他就开心了一下。

“我的宝贝，你懂得战斗吗？你会说‘No’，会把一汤匙的婴儿食品推开，那样做是很对的，可是那还不叫战斗。可是你又肯让我抱在怀里，舒服地依偎在我的手臂里，对，你这个小淘气，你总是赢，你要什么我就会给你什么，因为我是这么爱你，能怎么办呢？你就在我心里……每次你在别人怀里，却向我伸出双手，要我抱你的时候，我的喉咙总是好像塞了什么东西！”

他想到布纳提诺那纯真的举动，思绪暂时停止，沉浸在幸福之中。

“所以，你爱我！虽然你可能还不了解这点。你能和爷爷相处的时间不多了，最多只能到栗子成熟的季节。鲁思卡正在把

我一点一点吃掉，她自己就可以算得上是一把肚脐刀了。对，我知道你爱我，可是我想听你亲口说出来，不要等到来不及了才说。虽然你张开双手迎向我，可是我一定要听你说。当然了，有时候口中说的话不一定是真话……像丹卡就发现了这点，她以前常说，‘不对，你不爱我，你只是要我，你要所有的女人。’然后我就会对她发誓说我爱她。你知道，对女人发誓说爱她算不上一种欺骗行为，再说，丹卡那么好、那么棒，我怎么可能不爱她？丹卡的眼睛是蜂蜜色的，里头有绿色的亮光，好像亚弗湖一样。可是她有时候会用忧伤的眼神看着我，眼睛里的亮光消失了，就好像亚弗湖被乌云笼罩了一样……可怜的丹卡。戴维很喜欢丹卡，可是丹卡只上我的床，戴维从来没有和丹卡在一起过……奇怪，我刚刚为什么要说‘可怜的丹卡’？丹卡要我，而且也拥有过我——等一下，她真的拥有过我吗？现在我觉得当初我给她给得不够多，现在我才知道原来还有那么多可以给。荷黛夏说得对，丹卡那时候就发现了这点，所以她才那么忧伤。然后她就会看着我——现在我仿佛就能看见她的眼睛在我面前——她说，‘就算是谎言也好，说你爱我。’我会立刻说我爱她，还对她说好多的甜言蜜语，就是大家都爱听的那种。丹卡就笑了，然后乌云就走了，亮光又回到她的眼里……她一定是很开心的。你知道吗？让别人开心是一件很棒的事，这你要学起来，从现在开始，对我说你爱我。你什么时候才会叫我‘Nonno’呢？Nonno比爹地或是妈咪好叫多了，而且你已经会说一半了，你只要说两声No就好了，知道吗？说，‘Non-no，Non-no。’我听见你说Nonno的那一天一定会很骄傲，你听见了吗？那会是我这一生中最骄傲的一天。”

布纳提诺已然睡熟。

老人开心地想：“我的手还是能治百病的。”然后把手从男孩的肚子上移开。

就在此时，他的战斗直觉发现有人在背后，他立即转过身，全身像猫一样紧绷。只见房门是开着的，门口立着一个人影。他暗骂自己思绪过于投入，连德国猪掩到了身后都没发觉。

是雷纳铎。两人四目相接，谁都不动。过了片刻，老人走上前去，与雷纳铎面对面，说道：“怎么了？我发出了什么声音吗？”

“没有啊，布纳提诺今天好像不太舒服，所以我来看看，来了才发现您在这里。”

“你刚刚去找过我吗？”

他儿子谎称：“您今天好像不太开心，然后我发现您不在房间——”

这个父亲情不自禁地拥抱他儿子，说：“我就知道你还是有心的。”

儿子默然。接下来轮到老人说谎了，他说：“我只是来看一眼布纳提诺的，他每天晚上都好孤独……”

他说到这里，难过得说不下去，等心情平复下来，才又说道：“走吧，我们睡觉去。”

“好，爸，晚安。”

老人朝自己的房间走去，思索着：“要是以前，我一定会和儿子大吵一架。战士总是孤独的，把周围每个人都吓跑，甚至连女人也不例外。下床以后，我就是孤独的。一定有方法可以不孤独，荷黛夏，一定有……”

老人等了一会儿，又偷偷溜回布纳提诺的房间，并未发现儿子在他房门后偷看。雷纳铎见父亲无声潜入布纳提诺的房间，脸上不由得露出悲悯的微笑。他转过身，悄悄回到床上，不想把安莉亚吵醒，也不想把自己的忧伤传染给安莉亚。

老人来到婴儿床边，轻声说：“现在我不孤独了，你的小手臂搂着我的脖子，你在我的心底。我不战斗了。我的手臂就是你的摇篮，把你抱在我的胸前，逗你开心。我知道，你把自己交托给了我，我的宝贝，我的胖天使，我知道你把自己无条件地交托给了我，我也是一样，我也把我自己无条件地交托给你，这就是你教给我的，现在我不孤独了……”

49

“罗果聂先生，你的电话。”

雷纳铎转向他的同事。

“是谁？是不是裘法娜？”

“说是有急事，好像和你爸爸有关。”

“你好，我是罗果聂。”

对方口气十分和善。

“你爸爸刚才晕倒了，就只是晕倒而已，请你不要惊慌，不过我还是想请你过来一趟。”

“我马上过去，你们是哪一家医院？”

“我是你爸爸的朋友，他在我家，我叫荷黛夏·梅利，我这里的地址是博格裴索街五十一号，顶楼左边那一户。”

雷纳铎六神无主，说了声谢谢便迅速挂上电话，随即向老板请假，驾车冲进拥挤的车阵。车流行进速度缓慢，令他心急如焚。

他来到一栋公寓前，发现这里离家颇近，感觉却十分陌生。

他搭了电梯，来到顶楼，刚踏出电梯，左户的门就打开了，背光中只见门口站着一名妇人，她请他进门，领他来到卧室。雷纳铎走进去，见房内朴素温馨，而父亲正躺在其中的一张床之上，穿着整齐，一条毯子盖到胸口，脸色苍白，把胡子衬得更黑。父亲双眼紧闭，嘴唇微张，隐隐传出呻吟声。雷纳铎只觉得整颗心都揪了起来。

“他是什么时候晕倒的？”

荷黛夏领着雷纳铎来到床边一张椅子坐下，自己坐在对面，说：“一个小时之前，我马上就打电话给你了……他今天来看我，我们正在聊天，他突然跑去上厕所，然后我就听见他倒地的声音，赶快进去把他扶到床上躺下。”

“他需要看医生，我可以向您借个电话吗？”

“我已经请附近一位医生来替他看过了，医生说是大出血，你爸爸他刚才流了很多血，现在身体很虚弱。医生给他打了一针，说他等一下就会醒过来。我们还是先不要吵他，等他自然醒来，你再带他回家，你说这样好吗？”

雷纳铎表示同意，再度向她致谢，同时压抑着自己的好奇心。她的一头黑发用发夹别得整整齐齐，双眼碧蓝澄澈，流露出担忧的神色。雷纳铎满腹狐疑，还没问出口，她就开始缓缓讲述他们在公园认识的经过，因为都是南方人，所以彼此很谈得来，今天老人是来探访她的……

雷纳铎听了如释重负，问道：“我爸有时候会和您一起吃午餐对不对？”

“对，他很爱煮南方菜。”

她语调平稳，仿佛老人只是躺在床上静静休息，什么事都

没发生过似的。

“我爸爸有癌症，是晚期了。”

“我知道。”

雷纳铎心头纳闷：“她和爸到底是什么关系？”口中却问道：“您怎么会知道我在哪里上班？”

“他常常提到你，刚刚他昏倒之前还拿了一封从纽约寄来的信给我看，说是你哥哥写的。”

对，那是萝赛姐从洛卡瑟拉镇转寄来的。信里附了一张照片，是法兰契科的全家福，老人在家里还拿着那张照片，愤慨地说：“他们这身衣服简直就和马戏团小丑没有两样。”雷纳铎心想这番话父亲应该已经对她说过了。

荷黛夏知道雷纳铎正在观察自己，便说起老人跑进浴室之前，正在说他这几天脑袋里一直出现一个怪念头，与坎达诺有关，老人希望那个念头赶紧消失，可是它却不断地冒出来。

那时他说：“我的思绪每天晚上在脑袋里飞来飞去，没办法停下来。最近我一直在想一件很懦弱的事，觉得自己对坎达诺家族感到遗憾。坎达诺的那几个儿子正在分家产打官司，看来他们家族的那栋大房子很快就要被铲平了，虽说那栋房子对洛卡瑟拉镇来说很有纪念价值，可是管他呢，就让他们堕落到地狱里去吧。”

“听说了这么一件事情，你当然会觉得难受。”

“荷黛夏，别这样说，他们是自作自受，坎达诺家族非常贪婪，一天到晚都在想怎么从别人那里牟取好处，我干吗要觉得难受？我会有这种念头真是一点都不像我。”

“你的确已经不像你了，你最近不是有一点改变吗？”

“我就是我，我就是布诺。”

“可是现在的布诺懂得用另一种眼光来看这个世界了。”

萨瓦拓默然不语，苦苦思索。

荷黛夏说：“你知道是谁打开了你的眼睛吗？”

“是你啊，当然是你，女人总是可以颠倒男人的世界。”

荷黛夏说：“要是真的可以就好了。改变你的人不是我，是布纳提诺，你没有发现你对他很温柔吗？我的确对你说过一些话，可是如果不是布纳提诺那个小天使先改变了你，你是一句话都听不进去的。再说，我们之所以会认识，也是因为布纳提诺的关系。”

他露出近乎狂喜的微笑，荷黛夏见了便知道自己说得没错，这种说法他能接受。她想，布纳提诺就是老人的真心，于是口气更为坚定，又说：“是布纳提诺先改变你的，当你碰到我的时候，你已经准备好了，你已经变得温柔了。”

他高声咆哮：“我变得温柔?!”

他忽然打住，伸手摸着肚子，奔出卧室。

接下来的事情她已约略对他儿子提过了。老人在浴室大喊一声，她赶紧跑了过去，打开浴室的门，却见老人软绵绵地倒卧在地，已经失去意识，马桶内外都是血。她惊恐万分，只能勉力安定心神，有条不紊地替老人清洗干净，穿上衣服，把他的手臂扛在自己的肩膀上，站起身来，往卧室走去。

她走进卧室，在衣柜镜子中看见自己：肩膀上挂着一个人的手臂，那个人是个男人，也是个男孩。他头部软垂，倚靠在她肩上，双手也摇摇摆摆地垂落着……看见镜中的景象，她突然觉得肩上扛着的是千斤重担，心头大骇，差点就要当场崩溃。她强自

镇定，把老人扶上床，盖好被子，只觉得双颊滑落两行清泪。把老人安顿好了以后，她才开始打电话……真是令人心有余悸的经过！

雷纳铎一言不发地看着她，眼神之中充满了问号。她觉得也没什么好隐瞒，便坦诚说道：“我和你父亲是好朋友，他常常来找我聊天，我们会一起用午餐，也会一起去看电影……自从我丈夫过世以后，我一直过着孤单的生活，而你爸爸是个很好的南方男人。”她的话声轻柔下来，“可是他并不知道我这么在乎他。”然后她用双眼直视雷纳铎，说：“现在你知道了。”这几句话同样说得云淡风轻。

雷纳铎望向她那双湛蓝眼眸，在其中瞥见了一泓静邃清泉，心中感动万分，当下也坦诚相告，说：“夫人，其实我爸爸也不知道我有多么爱他。”

她微笑纠正道：“叫我荷黛夏就好了。”

“荷黛夏，谢谢你。”两人目光交接，彼此心领神会。

她叹了口气，微笑说：“他真是条好汉子，有谁会不爱他呢？”她脸上那抹微笑如同涟漪一般绽放开来，喃喃道：“我的小男孩，我的布纳提诺。”

她心头忽然一惊，因为自己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可是当她在镜子里看见自己扶着萨瓦拓的那一刻，她就已经知道答案了。她语调坚定，又重复了一次：“是的，我的布纳提诺。”

雷纳铎在一旁静默不语，心中了如明镜。此时老人动了一动，荷黛夏立刻回到当下。

“他一定不想让你看见他昏倒的样子，你赶快到外面去，过一会儿再进来，假装刚刚才到。”

雷纳铎点了点头，推门出去。

片刻之后，老人睁开双眼，微笑地看着荷黛夏。

他用虚弱的声音问：“我晕了很久吗？”

“没有很久，我打过电话给你儿子了，他应该就快到了。”

老人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同时记起晕倒前发生的事。

“是谁把我从浴室里扶出来的？”

“是我。”

“你一个人？”

她点头道：“对，我一个人扛着你的手臂走出来的。”既骄傲，又谦卑，既是淑女，又是忠仆。

老人从被子里伸出大手，执起荷黛夏的手，在她手背上吻了一吻，两颗泪珠同时滴落在上。这时老人的脑海里涌现出多洛纽搀扶着戴维站在山头的那一幕，可是出现的人物却不只多洛纽和戴维，还有丹卡、荷黛夏、他自己。戴维与他交叠，丹卡与荷黛夏交叠，双双融合为一。山谷底下，列车燃烧的漫天火光，变成深夜里圣母拥抱耶稣的光芒。

这一刻，胜利与死亡交融合一。

50

雷纳铎说：“我不知道爸为什么可以支撑这么久。”

安莉亚在床上对丈夫述说带爷爷去诊所检查的结果，他把头倚在安莉亚的手臂上，安莉亚轻轻抚摸着他的头，安慰他。

“泰勒诺教授也很惊讶，他见过无数类似的病例，换了别人，在——在那个女人的浴室里发生那种事，早就一命呜呼了。”

雷纳铎说：“她叫荷黛夏，我对你说过了，荷黛夏是个很棒的女人，只是爸爸他——”厕所意外发生当天，雷纳铎先打了电话向安莉亚报告，才带父亲回家。

雷纳铎仿佛回到了童年时期，那时候巨人父亲下山归来，在露台前翻身下马，一把抱他起来，抱得好高好高，高得让他晕眩，只听见父亲发出洪亮的笑声，犹如溪水奔流的哗哗之声。想起这些，他心都碎了，怎么都想不到那条汹涌的溪流即将枯竭干涸。

“他有没有提到其他的治疗方法，至少可以减轻一点爸的痛苦？”

“没有，他只说继续目前的荷尔蒙疗法，还给我开了一种更

加强效的止痛药，说是等需要的时候再服用。我们得把止痛药放在不同的瓶子里，你爸爸比米兰人更能忍受疼痛……不过泰勒诺教授对我说，现在动手术已经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了，他向你爸爸提起手术的可能效果，我想教授是想鼓励你爸吧，可是结果你知道吗？你爸听了之后脸色铁青，不但不领情，还把教授的好意全都踩在脚底。”

“什么意思？我爸有什么反应？”

“你知道泰勒诺教授对你爸爸特别用心……对了，我忘了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

她兴奋无比，半坐起来。

“你知道你爸爸认识一个人，而且还在战时救了那个人的性命吗？你猜那个人是谁？你一定猜不到，那个人就是皮耶卓·赞比尼。”

“那是谁啊？”

“雷纳铎，拜托你不要这么孤陋寡闻好不好，你的生命里除了化学就没有其他东西了吗？赞比尼是一个共产党议员，同时也是国家艺术委员会的主席，他是一个要求极为严格的人，每个人都怕他怕得要死。早知道你爸爸认识赞比尼，我就不必蒙受不白之冤了，我的履历表明那么漂亮，居然被朱利亚博物馆打了回票……近期之内我一定要再去罗马一趟，去和赞比尼议员见上一面，当面向他控诉……你爸爸应该会介绍我和赞比尼议员认识吧？我只希望你爸爸可以站在我这一边，其他的我不奢求。”

“放心，他一定会的。你还没告诉我早上在诊所里后来发生了什么事？你说我爸把泰勒诺教授的好意全都踩在脚底是什么

意思？”

“可不是嘛。教授非常用心而且细心地对你爸爸讲述手术将怎样进行，手术完成之后又会有什么好处。‘罗果聂先生，这项手术很简单，只是在您身体里缝几针，这样就可以防止未来再度发生大出血。’然后还详细地解说缝合处愈合之后会怎样怎样。你知道，医生都必须懂得如何与患者沟通，可是你爸听了却一脸不屑……你弄得懂你爸为什么会那样吗？当时我看到那个场面，都快疯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等一下，还有，后来我和你爸爸搭电梯下楼的时候，你知道他做了什么吗？他对我比出中指，你能够相信吗？他还说：‘我操他屁眼！’……雷纳铎，我和你说正经的，你不要笑！”

雷纳铎笑翻了天，一时之间停不下来。

“然后你爸爸又开始说一些奇奇怪怪的话，说什么泰勒诺那家伙是个叛徒，他才不上当，居然想把他骗进医院隔离起来，门儿都没有……你爸爸骂了一大堆这种话，你可以想象一下，当时我尴尬得要死，根本就不想再听。后来在开车回家的路上，我不断地好言相劝，可是你爸爸就是一直骂一直骂，一路骂到家，说什么‘要缝叫他们去缝自己的肚子好了’之类的，我都快听不下去了。现在说起这件事，我都还觉得很不舒服。雷纳铎，我必须向你坦白承认，我对你爸爸的同情心已经用完了。”

雷纳铎喃喃道：“他并不需要同情心。”

“而且我觉得很气愤，为什么有人可以那么顽固、那么无知？我老早以前就说过了，除非我们提高南方的教育水平，否则意大利在国际社会上不可能扬眉吐气。”

雷纳铎默然不语。安莉亚怒火渐渐熄灭，同情心再度生起，抚摸雷纳铎的手温柔了下来，心也软了下来，在雷纳铎耳畔柔声说：“雷纳铎，你老实告诉我，我是不是很坏？”

雷纳铎伸出双臂，温柔地把她抱住，答案不言自明。

她又怯怯地问道：“我是不是哪里做错了？你告诉我，你爸爸为什么那么不喜欢我？”

“他当然喜欢你……只不过，他喜欢你可能只是因为你是布纳提诺的母亲。”

“但愿如此……不过说真的，你爸爸非常喜欢布纳提诺，我从来都不知道爷爷原来是这样的……而且布纳提诺也特别喜欢他，只要看看他们两个玩在一起的样子就知道了。”

她钻入雷纳铎的怀抱，寻求慰藉。

“我爱你爸爸，真的，我爱他，只不过，我爱你爸爸可能也只是因为他是那么的爱我们的儿子。我愿意照顾他、取悦他，可是他总是做出一些举动让人难以接近，这一点你必须承认……就拿那瓶葡萄酒来说好了，他偷偷藏了那瓶酒，以为我们不知道，他明明知道自己喝了会伤身体，还是照喝不误。我也是忍了很久才忍下来，一句话也没说。”

雷纳铎难过地说：“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伤害他了，对他而言，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比鲁思卡的破坏力来得更强烈了。”

“所以我才忍耐下来，而且还不只这样，雷纳铎，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爸爸每天晚上都溜进布纳提诺的房间要把布纳提诺给惯坏……不要打断我说话，你心知肚明……你用不着否认，你自己也亲眼看到了的……你以为我有那么笨，什么都不知道吗？我只是觉得你爸爸已经只剩下多少日子了，他又正在经历

那么强烈的痛苦，就由他去吧，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他可以不要那么顽固不讲理！”

雷纳铎侧过身，把安莉亚拥入怀中，让她小鸟依人地依偎在自己的怀抱里。雷纳铎呜咽地说：“安莉亚……安莉亚……”

两人紧紧相拥，共同面对死亡。死亡就在他们身边，就在走廊的另一端，就在生命尽头的角落里。这一晚，他们不是以身体交会，而是以悲悯交会。

51

正当他们在房内相拥慰藉之时，老人也正在他那座建筑于深山峻岭上的强化碉堡中，抱着布纳提诺，哄着摇着。老人对着布纳提诺轻声细语（不只是想而已），因为话语更能够渗入布纳提诺的小脑袋。不过今晚老人说的话并非源自思绪的云雾，今晚他说话的驱动力，来自行动所散发出来的光芒。

“小同志，战况越来越激烈了，前几天我受了伤，流了血，可是现在我痊愈了，回到了我们的碉堡，我决定在这里坚守到底。你不要害怕，我什么大阵仗都见过，这场仗就快打完了，敌人正在节节败退，我们会胜利的，我们会重新征服洛卡瑟拉镇，我们会在明年夏天回到洛卡瑟拉镇，享受胜利的美好。等我们到了栗树林，你就可以看见整个洛卡瑟拉镇，那个属于你的洛卡瑟拉镇。敌人也知道这些情报，所以他们找来了援军……可是没有用，甚至连奸细叛徒也不能动摇我们。就好像那个泰勒诺教授，怪不得他对我们那么好，说了那么多的甜言蜜语，还利用他和赞比尼的友情来欺骗我。满口谎言的叛徒！他是牧

羊人的孙子，可是现在有钱了，就受到了法西斯分子的利用，法西斯分子最喜欢利用这种类型的人了。那个泰勒诺教授没办法靠近这座碉堡，就想把我骗出去，没错，我的小宝贝，他想把我骗进医院里，把我关起来。敌人一定还会想出别的花招，不过可别妄想我会上当！这个战局我看得一清二楚，只要我一躺上担架，你就会落入敌人手中。敌人想把我弄出这座碉堡，然后把你锁在这扇门后头，这样一来，你就变成了他们的囚犯。我的小同志，你已经见识过盖世太保的残暴手段了，还记得那个可怜的路奇亚诺吗？他逃出来的时候，手指甲都被盖世太保拔光了。还有裴卓，他为了救我、救大家，一点口风都不肯透露，最后在我的隔壁牢房被活活折磨而死。我永远也忘不了裴卓的惨叫，也忘不了你第一天被关在这里时的叫声。裴卓的叫声和你的叫声是一样的，就算我能再活一百年，只要一想到裴卓的叫声，我仍然会觉得心痛……但他们是骗不了我的，我是不会投降的，我绝对不会把你一个人孤零零地丢在这里，也绝对不会从这个岗位撤退。我的小天使，我向你发誓，我绝对会坚守岗位。老布诺一向说到做到，你可以放一百个心。”

他说得气喘吁吁，喘了几口气，继续道：“可是没能去住医院倒是有点可惜，你不觉得吗？我本来可以赚到一个很棒的手术，那个泰勒诺教授的医术又是顶尖的。你知道，我缴了四十年的社会福利金，却从来没用过国家半毛钱，我缴的钱就好像丢进了马桶里一样，全都被国家吸光了。我从来没生过病，连一颗蛀牙都没有，连一颗阿司匹林都没吃过，我只吃过坎达诺的子弹，可是那和社会福利不沾边，只和公理正义有关。到了现在，我原本可以好好享受医院提供的服务，享受医生为我

忙来忙去，还有护士在旁边服侍……小同志，你知道，护士都穿着干净的白色袜子，像是要去参加第一次圣餐礼一样，而且全都线条优美。以前我去医院探视受伤的同志，就可以看见那些可爱的护士，她们会弯下腰，用手臂环抱病人，扶着他们坐起来，用身体和他们接触。所以我刚刚才说，没能去医院享受这些服务实在有点可惜，可是我们正在战斗，必须抗战到底。他们一定还会找来援军，可是用谎言是骗不走我的，我们就等着看他们还会使出什么花招来。这座碉堡还可以再强化，可以更坚固。我们可以开始准备撤退行动了，就像那次安柏修带领我们逃出曼德兰山洞一样，我们只需要拿一把梯子架到窗台上，就可以逃走了。我不怕高，小时候我常常爬到悬崖下面去把小羊抱上来。我已经说过了，就算是上帝派救护兵下来，也不能把我从这个战场上拖走。”

老人出言挑战上帝之后，语声更为平稳，说：“我先告诉你，好让你不要担心害怕，我还有很多招数没用，所以我们现在还还用不着撤退，正好相反，我们不仅要抵抗敌人的攻击，更要向敌军推进。我们两个人会稳稳地守在这座碉堡里，用不着护士，也用不着女人。你知道吗？我有秘密武器，如果你需要奶奶，我就会为你变成奶奶，我正在变成一个女人，可是只有上半身，我的下半身还是男人。当我抱你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到我比以前更加柔软？我正在长乳房，是为了你而长的……我对泰勒诺教授讲过，我只告诉了他这一件事，我可不想让他知道其他的事，免得让他拿去利用。教授得知一切都如我所愿，我还长出乳房的时候，看起来很不高兴。我在他面前也一点都没有表现出高兴的样子，他是个叛徒，我当然不能让他知道我

很高兴。他还对我说不用担心，说什么吃荷尔蒙的药是为了让鲁思卡安静下来，还说男人吃了含荷尔蒙的药的确会长出乳房，因为那是女人的药……我心想这真是胡说八道，我会长出乳房全是为了你。我的小天使，我正在开花，这样一来，你和我就不需要其他人了，我们可以向前推进，把世上的每一扇门都踢开，把世上每一扇囚禁婴儿和剥削穷人的门都踢开！我们会轰走间谍和叛徒，凯旋而归，回到洛卡瑟拉镇。到时候你可以亲眼看见洛卡瑟拉镇的风景有多美丽，夏天有多美好！”

荷黛夏走到阳台上。很幸运的，雨停了，而且现在是四月，天气已转暖，轻风微拂。她朝街道的转角望去，期待布诺从那里走出来。今天是老人自从上次大出血以来第一天踏出家门，席梦妮姐会陪他一起来。老人每次提起席梦妮姐，总是赞不绝口，荷黛夏也很想亲眼见见这个少女。

她有些心浮气躁。稍早雷纳铎打了电话来，说老人和席梦妮姐已经出门了，可是算一算时间早该到了才对，为何迟迟不见人影？几天前，雷纳铎曾打电话给荷黛夏，邀请她去家中探视老人，因为老人还不宜外出走动。可是后来老人又打了一通电话来，请荷黛夏不要去家里探视他，荷黛夏猜想这通电话老人一定是趁雷纳铎不在家的时候打的。

“我以后再和你解释，现在不能多说，这部电话可能已经被窃听了……我也很想去看你，可是请你再等一等，我很快就会去看你的。”

此刻荷黛夏站在阳台上，想起老人在电话里讲的那几句神

秘兮兮的话，更添焦虑。

总算盼到了，他们从转角处走了过来。她的心怦怦直跳，从阳台向下望去，老人看起来真小。命运真是残酷，把这么小的老人送到我的眼前，身旁那名少女脚步轻灵，相形之下，他的脚步更加显得迟缓滞涩，显然是大病初愈的样子……尽管如此，那就是他，绝对错不了。荷黛夏三步并作两步，来到厨房按开公寓大门，再走到门廊站定脚步，准备一听见电梯门打开，就立刻打开家门。

终于！过了一会儿，荷黛夏终于听见电梯叮的一声来到顶楼，她立即打开家门。只见老人正伸手去按门铃，门突然打开，吓了他一跳，手尴尬地停在半空中。两人相视大笑。幸亏如此，荷黛夏才不至于露出哀伤的神色，因为老人比起大出血之前明显憔悴很多。荷黛夏邀请老人进门，让他先行，自己跟在后头，却见他肩膀前缩，一条裤子松垮垮地挂在腰际。只是老人不改孤高自负的本色，下巴依然抬得高高的。她想：“席梦妮姐呢？”心下反而觉得甚为欣喜，少女不在，如此便可以和老人独处了。

“布诺，你气色很好，看起来这段时间的休息对你来说是有用的。”

“你今天看起来真漂亮。”老人说话时眼睛一亮，让荷黛夏十分欢喜。“我很好啊，鲁思卡上次那么大力地咬了我一口，结果还是没能把我给怎么着，所以它最近都躲起来了。所以呢，你不用担心，我今天可没打算要昏倒在你家。”

荷黛夏顺着老人的话说：“那太好了，我可不想再次去扛一条壮汉的手臂。”

“你更想让我们这种壮汉抱你吧，对不对？你不要勾引我。”

荷黛夏欢然道：“哈，布诺，布诺，真高兴再听见你这么精力充沛的声音。”

“是啊，我精力充沛得很，可是那个安莉亚坚持要席梦妮姐陪我来。你想想看，要是席梦妮姐和我一起来你家，好像保姆一样，那怎么行？”

他顿了一顿，观察荷黛夏的神色，确定荷黛夏没起什么疑心，才继续说：“他们就是想操控我，我才不会让他们得逞呢。”

荷黛夏其实已经从雷纳铎那里得知了老人的状况，但这时她装作毫不知情，问道：“那么医生是怎么说的呢？”

他以怜悯的眼神望着荷黛夏，像是惋惜连她也中了敌人的圈套。“难道你看不出来吗？那个医生出卖了我，傻瓜，那个医生和他们是一伙的，他们只是想把我骗进医院，然后把布纳提诺一个人给锁起来。哼，我布诺可不是省油的灯，我一定会坚守我的岗位。”

荷黛夏表面上同意他的说法，心中却觉得这番话明显歪曲了现实，尤其是“坚守岗位”什么的，更是不知所云，也因此她更加担忧了。“最近你还是每晚跑去布纳提诺的房间吗？”

他骄傲地说：“每晚都去。”

“你疯了吗？你应该躺在床上多休息才对啊。”

她心里头着着实实惊慌了起来，担心他要是三更半夜在布纳提诺的房里大出血，却没有人发现……

“我一点都没疯，所以我现在都是在白天休息，我是个优秀的游击队员。”

“才不是呢，你是个疯子，要是我去看你的话，一定会叫你

晚上多休息。”

“你要来看我像个病人一样躺在床上？我才不要，所以我才打那通电话给你。”

“难道你不希望我去陪在你身边照顾你吗？”

老人面露喜色。“如果是在你这里的话，我当然愿意让你照顾，可是我们家里有阿努琪达，又有安莉亚在，我才不想。不过现在很欢迎你来我们家，他们都很想认识你，雷纳铎还说喜欢你。再说，他们一定会信赖你，把什么事都告诉你，我正好可以通过你知道他们下一步有什么计划。现在是战时，情报很重要。”

见荷黛夏脸露犹豫之色，他又补了一句，说：“你去了也可以顺便看看布纳提诺啊。”

这句话果然奏效，荷黛夏欣然答应。接着两人就你一言我一句，开心地聊起了布纳提诺。他说现在男孩不只会把椅子推来推去，还会把椅子排成一列，喊道：“哗——”除此之外，布纳提诺还会玩火车，模仿电视上播的那样，把火车推来推去。总而言之，他把家里搞得天翻地覆，阿努琪达都快被搞疯了。只可惜，布纳提诺还是不会说Nonno，可是他会发出的声音越来越多，想必再过不久就会说Nonno了。

屋内的气氛轻松下来，荷黛夏征求了老人的同意，倒了半杯葡萄酒给他。

“我现在只喝葡萄酒，格拉巴白兰地要留着，等战况更激烈的时候再喝。”老人啜饮了一小口葡萄酒，接着说：“味道不错，可是比起我自己酿的还是差了一截。那可是不掺任何化学药品的，用的原料只有葡萄、时间，以及我的力气。”

他踌躇片刻，最后作出了决定，说：“你应该去洛卡瑟拉镇喝一喝我酿的葡萄酒，保证滋补强身。我这个人只要有葡萄酒、奶酪和橄榄，就可以过日子。你想去洛卡瑟拉镇吗？可是不要存有什么奇怪的幻想，那只是一个小镇，没有什么奢侈华丽的东西可以看，有的只是美得不能再美的大自然，放眼望去可以看到好几英里之外。那里的生活也丰富得不能再丰富，一天早早地就开始了。你愿意去吗？说你愿意！”

“我愿意，比什么都愿意，什么时候去都可以！”

“太好了！你、我，再加上布纳提诺，我们三个人会度过一个很棒很棒的夏天。我会教布纳提诺怎么跑、怎么丢石头、怎么不怕被小山羊撞、怎么成为一个男人，而你呢——”

她以戏谑的口吻接口说：“而我呢，就教布纳提诺怎么成为一个女人。”

“不行不行，不是这样说的……你明明知道我的意思，你知道的……”

荷黛夏笑吟吟地解释老人的话中之意，说：“我知道，你是想说，我可以教布纳提诺成为一个女人心目中的男人。”

“对，就是这样，我就是这个意思，你总是可以说出我心里头想说的话。”

“可是女人不会总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女人总是希望男人能够猜得到她的心里话，可是男人就是猜不到。你放心，我会教布纳提诺怎样读出女人的心思，成为一个不只是男人的男人，成为一个真真正正的的男人。”

“唉，荷黛夏，荷黛夏，为什么我没能早一点遇见你，让你来教我呢？”

“即使我们早一点相遇，那时候我也还不懂呀。布诺，我们应该知足惜福，如果我们早一点认识的话，我们两个人都还没准备好呢。现在我们拥有的已经很多了，你不觉得吗？现在我们拥有的，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过，不管是年轻人，还是和我们年纪相当的人，很多很多人都没能得到我们现在所拥有的。”

荷黛夏说的是实在话。的确，这几句话如果以前有人对他们说，他们听在耳里只会觉得索然无味，可是现在他们已经品尝过生命的丰富滋味，这几句话便有了意义。老人听了这几句话，突然有所领悟，突然了解了“左右相伴”的意思。过去他总是把自己的位置放在女人之前，现在他才了解，原来他也可以把自己放在女人旁边……他的胸口忽然像是炸开来似的，脑海中浮现出那一对伊特鲁里亚夫妻的雕像。

只听见荷黛夏继续说：“如果我们早一点认识，我怎么可能教你呢？我自己都还不明白呢。如果我们早一点认识，那时候我还在自欺欺人，更别说教你了。年轻的时候，我总是在我工作的美容院里读浪漫爱情小说，还喜欢上电影院去看俊男美女演浪漫爱情电影。就在那个时候，我认识了汤玛索，很快就坠入爱河，其实，他是我生命中第一个爱情骗子。”

老人听了大吃一惊。那个英勇的水手汤玛索是个爱情骗子？

“对，那个汤玛索是个爱情骗子、下流坯子，他油嘴滑舌，非常懂得说甜言蜜语，一下子就让我掉进了爱情旋涡。结婚以后，我才发现他只喜欢年轻少女，后来他还把我一脚踢开，弃我如敝屣。新婚的时候，我感觉就像在天堂，每天都在威尼斯家中的露台上唱歌，像一只小鸟一样，望着高耸钟楼和美丽的水乡泽国，可是好景不长……他到处勾搭少女，行径恶劣至极。

他专门从美国老女人身上捞钱，除了划凤尾船还兼差当伴游，然后你知道他把捞来的钱都拿去干吗了吗？拿去花在年轻女孩身上……后来他年老不中看了，越来越没吸引力，就开始酗酒，而我就开始照顾他，月月年年地照顾下去。然后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他虽然明摆着是个窝囊废，我却在照顾他的时候找到了安慰，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可是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到现在我也不明白当初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也许那就是天性吧。所以说，你想想看，那时候的我也只是个愚昧无知的小女孩，能教你什么呢？”

老人心想：“教我的不是那时候的那个愚昧无知的小女孩，而是现在在我面前的你，你告诉了我你的人生故事，告诉了我你是怎样交出自己的，那时候你毫无保留地交出了自己。”便说：“你说得对，你说的总是对的。说起这个，我比你幸运一点，我从动物身上学到了一些道理，比起人类，动物要更真诚，可是我也是自己长大的，从来没有人教过我。”

荷黛夏稍稍跨越了雷池一小步，试探地问：“就连丹卡也没教过你？”

老人这次终于承认，说：“对，就连丹卡也没教过我。”荷黛夏听了相当满意。

“不过那是另一码事。”老人既然跨出了这一步，面对旧日回忆，他的心态也跟着转变，从怀念变成了释放。荷黛夏知道她终于要听到这个故事了，她一方面很愿意听，另一方面也知道有些部分听了会让她心痛。

“丹卡是个很不一样的女人，她是个钢琴家，我对你说过吗？丹卡是个钢琴家，钢琴家能干什么？宴会用不到钢琴家，

乐团也用不到钢琴家，可是她在她的祖国克罗地亚就是靠弹钢琴过活的。以前我们在林米尼的海滩上，她常常会指着海的另一边，红着眼眶，说，‘我的老家里耶卡就在那里，不知道我这辈子还能不能再见到它？’丹卡之所以加入游击队，是因为她有强烈的爱国心，这你能够了解吗？一个人会这么爱国，背后一定有一个非常伤心的故事。丹卡每次说到她的老家里耶卡市，就只会说这么一句话，不会再多说。她加入对德抗战，另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她是个真正的女人，只要看她投入战斗的那个样子就知道了，她是一个有热情有胆量的女人。丹卡以前说我是她的野兽，是她‘雄伟的野兽’，她就是这样说话的。她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女子。”

荷黛夏在头脑中想象那些他没说出来的情节，之所以没说出来，不是因为他刻意隐瞒，而是因为他自己看不到，他只是经历过而已：对丹卡那样一个纤细的少女钢琴家而言，萨瓦拓是一份生命的大礼，让她有机会去探索野虎般的爱、野狼般的爱、野马般的爱……荷黛夏看着那双瘦骨嶙峋、青筋暴露的大手，想象着那双大手的爱抚曾经有如疾风骤雨一般，热情澎湃。

“丹卡有时候会发脾气，大叫说，‘我受够你了，如果不是因为这台钢琴，我才不会留下来。’那时候她已经很久没碰过钢琴了，正好那间房子里有一台长长的、矮矮的钢琴。她一天到晚都在弹奏很奇怪的曲子，她只要一开始弹，我没听多久就会不耐烦，走过去抱她起来，扛在肩上，走上楼去。我们的房间在楼上，我走上楼的时候，她会用力捶我的背，还会用脚踢我，可是不管她怎么打我，都没办法从我的手臂挣脱出去。”

荷黛夏听得懂丹卡发脾气时说的那句话。丹卡嘴上虽然那

么说，可是永远不会那么做，她不想去爱萨瓦拓，却又情不自禁，她只好坐在钢琴前面，等着他来逼她。荷黛夏心想：“弹巴赫的曲子最合适不过，肯定会让他听得坐立不安，火大起来。”想到这里，她浅浅一笑，用来抗衡心中的热烈渴望所激起的痛苦。

“那台臭钢琴，要不是因为钢琴那么贵，要是那台钢琴是个男人，我早就把它给砸碎了。钢琴只适合戴维那种人，戴维就像钢琴一样，可是丹卡不要戴维。丹卡在我们那个房间里永远玩不腻，甚至会玩到把那台钢琴都给忘了。可怜的戴维，他比我们大部分同志都更勇敢，他具有真正的勇气，却没有什么男子气概，我们总有很多的机会玩女人，可我都没看见过他和哪个女人走在一起。戴维喜欢的是书，尤其是那本用古希伯来文写的书，他可以一直看一直看，他一定就是因为一直看书才会变成一个大近视……我告诉丹卡说戴维死了的时候，丹卡放声痛哭，哭得好伤心，一直责怪自己为什么没能去爱戴维，好像一个人可以选择爱上谁似的。她哭完就对我发脾气，对我大喊大叫，说，‘我为什么偏偏爱上你？你这个乡巴佬、野蛮人，从来不洗澡！’说到洗澡，我又要疯了，她总是在洗澡，事前洗，事后也洗，甚至会在晚上跳进海里洗澡，一点也不害怕黑漆漆的大海。丹卡如果比我先去洗澡，每次我都会等得不耐烦，冲进那个到处都是镜子的浴室，对她吼道，‘你看看我。’她就会从浴缸里探出头来看，见我已经蓄势待发，就指着我的下面哈哈大笑。丹卡常常大笑，全身上下都充满了生命力，她就好像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好像一团着了火的灌木丛。”

荷黛夏在头脑中想象丹卡的玲珑身形：一名青春少女浸在

浴缸里，浴室里到处都是镜子，忽然，出现一头蓄势待发、光焰万丈的大老虎。

她突然注意到沉默里的紧绷气氛。这股记忆的洪流是不是触到了暗礁？难道说这股恶水里头还有隐藏的礁岩必须浮出，才能让老人从这段回忆里完全解脱？他再度开口，语速慢了下来，声音中弥漫着浓浓的哀愁：“后来我的伤好了，待在林米尼的时间也结束了。我接到命令，回到了斐米纳摩山……丹卡却在林米尼被德军逮住了。听说他们把她送回了克罗地亚，交给了乌斯塔沙组织，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听见她的消息。”

这一次荷黛夏急忙阻止自己去想象丹卡可能受到的折磨，只愿意让丹卡在她的脑海中留下那个美好的形象：一个手持冲锋枪的少女钢琴家、一团着了火的灌木丛。荷黛夏目光一转，见酒杯里的葡萄酒依然半满，心下颇感哀伤——在那次大出血之前，老人喝酒喝得很快。

他似乎看穿了荷黛夏的心思，立刻拿起那个酒杯，一仰而尽。两人默然不语。

过了许久，他才又开口：“如果你想进一步了解我这个人，只要去洛卡瑟拉镇就行了，到了我家乡的土地上，你会看见真正的我。就在这个夏天，你已经答应要去的了。”

“我一定会去，你别忘了，我也是从南方来的。”

“算了吧，你是从另外一头来的，是从另外一边的海岸来的。”

“我们那边比你们那边好多了，等你到了亚玛菲，就会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哼！你以为你是谁啊？”

两人同时大笑。老人忽然想起一件事，说：“嘿，你知道上一次鲁思卡为什么在你家里咬我吗？那是因为忌妒，对，它

忌妒。”

他凝视着荷黛夏，见她眼中掠过一抹阴影。老人再一次看穿荷黛夏的心思，说：“鲁思卡忌妒的是你，荷黛夏。”他向荷黛夏伸出双手。

这时她明白了：丹卡已经走出了他的生命，而她，走进了去了。

“现在我可以教你了。你懂得战斗，懂得那些男子汉的玩意儿，可是还有一些你就不懂了，女人对这些可比男人懂得多了，你只要跟着我就好了。”

老人轻声问道：“是什么？”

他不必去猜，也不需要知道答案，只感觉一阵清风吹来，把他吹上了山巅。

53

这一天，安莉亚打电话给荷黛夏，说：“我们要约在什么时候？在哪里碰面？我很想和您见个面，当面向您道谢，谢谢您替我们做了那么多事情。”

荷黛夏听得出安莉亚话语中的诚意和喜悦，同时她注意到安莉亚说得一口字正腔圆的意大利标准语，甚至咬字过于清晰，果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教授。

“哪里哪里，不用这么客气，我没做什么。其实我也很想和你见个面，我们可以约在你家吗？这样我也可以顺便去看看布纳提诺。”

“那就今天下午好吗？我公公下午会去大学参加研讨会，今天是这个学期的最后一次了。下午家里没有其他人，我们正好可以好好聊一聊，看看是不是能想个办法来处理他的事。”

荷黛夏与安莉亚约好时间，挂上电话，心想：“安莉亚的出发点是善意的，可是如果换成我，我会说，‘为他做点事’，而不是‘处理他的事’，不过我的立场和她的立场究竟不一样。”

下午，荷黛夏依约前来，安莉亚在门前欢迎，两人互触面颊，寒暄了一阵。安莉亚殷勤地说：“外套给我，我帮您挂起来。”荷黛夏则赞美道：“好漂亮的客厅。”两人口里说着客套话，眼睛持续观察对方。她们都没料到对方原来长得是这个样子，可是几句话过后，两人心中都有了一份了解：她就该是这个样子的。

没过多久，小皇帝布纳提诺就从浴室里探出头来往客厅看，接着就大声叫喊，踏着稳定的步伐，朝荷黛夏走来。荷黛夏见到的布纳提诺可爱极了，脚上正穿着她为他精挑细选的靴子，还穿着袜子和一件红色毛衣。可是天哪！他喝了什么？嘴巴里怎么会吹出泡泡？

安莉亚和荷黛夏一阵惊慌，仔细一看，原来男孩喝的是肥皂水。安莉亚解释说最近布纳提诺很喜欢踏上浴室里的凳子，靠在脸盆前，转开水龙头，大玩肥皂游戏。安莉亚对荷黛夏说：“他一定没关水龙头。”

“你这个小坏蛋，我说过多少次，叫你不要再玩肥皂了？”

她们一起跑进浴室，关上水龙头。安莉亚板起脸来，又唠唠叨叨训斥了布纳提诺一顿，布纳提诺面对母亲的斥责，只是撅起小嘴巴，做出顽皮的表情。最后安莉亚和荷黛夏一起大笑，和布纳提诺玩闹起来，同时她们也继续观察对方。荷黛夏欣赏安莉亚的发型，简单有个性，十分适合她的脸形。安莉亚喜欢荷黛夏的衣服，只有一个小地方美中不足，就是胸前别了一只粗劣的风尾船胸针，那看起来就像是卖给观光客的纪念品。荷黛夏察觉到安莉亚的目光。

“这是他送给我的。”她加以说明，同时也为自己辩护。安

莉亚暗忖：“这个女人机敏而且得体。”

两人往客厅走去，在走廊上荷黛夏特别留意到一道开着的房门。

安莉亚说：“我公公就睡这个房间。我们很想替他添置点家居用品，让他住得更舒服一些，可是他不肯。还有，他坚持说那条旧毯子一定要铺在他的床上，说什么也不肯换。”

荷黛夏走进那个房间，胸口起伏着。一定是那条毯子的关系，这个房间里才会充满他的味道。她弯下了腰，温柔地摸了摸那条旧羊毛毯子。只见毯子也是棕色的，和他的帽子同一个颜色。荷黛夏游目四顾，心忖：“这张沙发床底下藏着他的战备存粮，这个衣柜里藏着他那把小刀，这个抽屉里的卫生纸下面藏着那天我们在去剧场的路上拍的照片。”离开房间后，她犹自思索：“这是一个修士、一个游击队员、一个男人的房间。”只希望自己能留下一缕女人幽香在其中。

安莉亚见到荷黛夏抚摸那件旧毯子时的神情姿态，霎时间就明白了，暗想：“雷纳铎根本没把事情交代清楚，不对，雷纳铎可能根本看不出荷黛夏的心意。男人真是的，对感情的事总是这么迟钝。”两人来到走廊上，安莉亚挽起荷黛夏的手臂，又轻轻捏了一捏，表示两人就不必客套了。

两人一边说话，一边看布纳提诺拖来一把又一把的椅子，排成一排。安莉亚说她花费了无数心思想要取悦老人，可是……

“不论我做什么，他都不满意，我甚至任由他在晚上溜进布纳提诺的房间，把米兰最顶尖的儿科医师的建议都丢在一边了。”

荷黛夏试着替老人解释。

“我们南方人抚养小孩的方式和米兰人不一样，我想这一点

你是知道的。”

她说话的语调清楚地向安莉亚传达了一则讯息：“我虽然也是南方人，可是我了解你的想法。”安莉亚也同样倾听荷黛夏的烦恼。

“布诺有时候会……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有时候好像有些精神错乱，说话的语气就好像战争还没结束，好像我们还在一九四三年一样。”

安莉亚听她称呼老人为“布诺”，心中却吃了一惊。安莉亚说：“我跟你说，昨天他还给我惹了一个大祸。阿努琪达最近时常不舒服，可是医生却找不出原因，没法对症下药，所以昨天阿努琪达又请了假，而席梦妮姐要考试不能来，我只好打电话给人力公司，请了一个临时保姆来。昨天来的那个临时保姆是个奥地利来的女学生，来米兰学意大利文，将来打算念酒店管理，我觉得她很不错，懂礼貌，穿衣服也中规中矩。你知道时下的女学生穿衣服都不成体统，席梦妮姐有时候也是……反正呢，我在厨房里向那个女学生交代家里该做的事，这时候我公公探头进来看，他一听见那个女学生说话，马上就走了，然后我就听见布纳提诺房门关上的声音，当时我就觉得有点奇怪，可是布纳提诺正在房里睡觉，又没什么其他特别的事，我就没放在心上。我把事情吩咐完以后，那个女学生坐了下来，脱下靴子，换上她自己带来的拖鞋，然后围上了围裙，准备干活，我也准备出门去上课。”

安莉亚说到这里，顿了一顿，接着开始讲述这整起事件的高潮：“还好我出门的时候遇到电梯故障，而我并不知情，一直站在电梯间里等电梯上来，那个时候我要是走楼梯下去了，

我们一家人昨天全得进警局。我站在那里等电梯的时候，突然间听见那个女学生大叫救命，又听见我公公大喊：‘叛徒！奸细！你是他们派来的间谍！’那个女学生用德语大叫，‘救命啊！强暴啊！’我赶快回到家门口，打开门，正好在门廊撞见那个女学生，她刚穿上一只靴子，另一只还拎在手上，我公公还在那里大吼大骂。那个女学生吓得要死，一把抓住我，说，‘太太，他要强暴我，他的眼睛好可怕，他是色狼！色狼！’我公公转而开始骂我，说我不要脸，竟然让德国人进家里来。我隔在他们两人中间，那个女学生靠在我肩上的大哭，我一直安慰她，她哭着说：‘这是第二次了，第二次了，意大利男人都这样，脑袋里没有别的……可是上一次至少是个年轻男人。’”

说到这里，安莉亚喘了口气。荷黛夏面露微笑，听得兴味盎然。

“现在讲起来是很有趣，可是在当时简直吓死人了。后来我公公回房去了，我对那个女学生说德语，她才慢慢冷静下来。我付给她全天的工资，她穿上了另一只靴子，说她为了我着想，不会去报警。我陪她去等电梯，对她说我公公的脾气本来就很古怪，可是她听不进去，只是一直对我说，‘我知道，都是我的胸部惹的祸，男人都喜欢大胸脯的女人，只要看见大胸脯，他们就会不由自主地兴奋起来，那也不是他们可以控制的。’可是我想她心里其实很以自己的大胸为傲，很奇怪吧，对不对？我也搞不懂。等那个女学生下楼以后，我回到家里，对爷爷说那个女学生不是坏人，可是他却骂我说，‘安莉亚，你什么都不懂，你根本不知道这个国家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头不出来。”

安莉亚终于说完了，喘了好几口气。荷黛夏从心底里觉得安莉亚实在可怜，她和老人根本就无法沟通。

荷黛夏问道：“那时候布纳提诺呢？”

安莉亚微笑道：“外面吵成这样，你想他可能安安静静地睡在房里睡觉吗？”

荷黛夏望着男孩说：“他真是个小宝贝。”却见他爬上一把椅子，伸手想要去拉窗扣。

安莉亚上前斥责道：“不行，不能碰窗户。”随即把布纳提诺抱了下来，以免发生危险。

布纳提诺叽里咕噜说了一长串听不懂的音节，然后模仿母亲的样子，大声说：“No! No!”

这时安莉亚才回说：“对，他是个可爱的小宝贝，可是我们大家都被他搞得快累死了。”

荷黛夏说小孩在布纳提诺这个年纪都是这样的，安莉亚表示同意，并邀请荷黛夏喝杯咖啡。两人带着布纳提诺走进厨房，安莉亚用咖啡机现煮咖啡，请荷黛夏品尝，两人讨论起各自家里咖啡机的优缺点。荷黛夏还说附近有一家店不错，卖的东西比较便宜，安莉亚则谢谢她的建议（但她当然是不会去的）。这时布纳提诺的手指被储物柜的门夹到了，悲惨地大哭大叫，安莉亚和荷黛夏赶紧抱他去浴室，用冷水减轻他的痛楚，然后又哄他、抚慰他……

安莉亚和荷黛夏虽然性格迥异，却十分能够了解彼此，此时她们心中都想着同一件东西。安莉亚心想：“爷爷会对一个年轻女学生大吼大骂，吓得她以为自己会被强暴，可是却能在荷黛夏心中激起那么多的温柔，以至于她会那样地抚摸爷爷的

旧毯子。”荷黛夏心中则想：“那条毯子有布诺身体的形状，是陪伴他走过一生的好伙伴。”

荷黛夏步出电梯时，突然觉得那天布诺说得很对，便在心中对上帝悲愤呐喊：“上帝啊，为什么在布诺年轻的时候认识他的人不是我？为什么和布诺在林米尼共度美好时光的人不是我？为什么我不能早一点认识布诺？为什么要等到布诺的生命已近终点时我才遇见他？”

可是经过公园，来到她和老人第一次相遇的地点，荷黛夏突然想起那场巧遇。

如果不是因为那场巧遇，我们看都不会看彼此一眼。言念及此，她脸上露出笑容，心中发出由衷感谢：“圣方济啊，谢谢你，谢谢你让那辆车飞驰而过，把污水溅在了布诺和布纳提诺的身上。”

这天下午，当安莉亚和荷黛夏在讨论萨瓦拓的时候，老人则正在研讨会上欣赏彭康东尼教授和庞巴卡教授进行科学辩论。庞巴卡教授来自慕尼黑，他所坚持的观点是，要解读人类行为，关键在于心理学，心理学是灵魂的科学，是有关冲动、理智、记忆和人格的综合学说。彭康东尼教授并不同意这种说法，不过话讲得很有礼貌，可是庞巴卡教授坚持自己的说法才是对的，这逐渐激怒了彭康东尼教授，最后两人争论得面红耳赤。彭康东尼教授怒道：“庞巴卡教授，我们的争论到最后可能一点意义也没有，因为心理学根本不存在，心理学就和神学一样，是一种自相矛盾的学说，因为用理智来分析上帝，本身就是一种荒谬的行为，神职人员却坚持一定要这样做，这只能显示出他们有多么自大而已。”

这位德国人吼道：“心理学不存在？你好大的胆子，竟然敢说出这种话，如果心理学不存在，我怎么会是教授？”

“心理学是用智力建构出来的，只在这个意义上存在，可是

心理学和现实的一切都没有关联，只和一种虚幻的东西有关联，那就是灵魂。”庞巴卡教授被气得话都说不出来，彭康东尼教授正好继续侃侃而谈：“人类行为与身体器官无关，只与社会结构有关，人类行为不能用遗传学或心理学来解释，只能用社会学来解释。人类行为不能单从基因和肾上腺素等生理因素来分析，因为它同时也反映了成长过程和社会状况，不管心理学家写了多少本书，事实如此，无法改变。”

庞巴卡教授勃然大怒，吼道：“可是灵魂，天啊，灵魂，die Seele……”他一时气结，过了片刻，才说：“你是个无知又卑鄙的白痴！”

接着是一长串德语，想必是骂人的话。只见他脖子上青筋暴起，手指紧按桌子，啤酒肚因为激动而起伏。彭康东尼教授就坐在庞巴卡教授对面，头上那一圈白发蓬松散乱，仿佛顶着一圈光环，脖子伸得长长的，背部拱起，宛如一只斗鸡。

老人看着庞巴卡教授愤怒痛苦的样子，相当开心，心想：“他们马上就会打起来，先是一拳打上嘴巴。”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却出乎老人的预料。庞巴卡教授抡起拳头，往桌上砰的一声重重捶下，又骂了一连串的德语脏话，就站起身来，气冲冲地走出研讨室，用力撞上了门。

老人淡淡地问道：“他刚刚说什么？”

彭康东尼教授的一名助手微笑着，语带敬佩之意，翻译道：“简单地说，就是‘烂意大利大学’。”

老人想：“那怎么没有人过去打歪他的下巴？算了，这些米兰人都是些孬种。”

两位教授的争论，肇因于老人的一段录音，老人在那段录

音中说，有些小孩被父母弃置在荒郊野外，结果被山羊扶养长大，山羊可不像人类那么冷酷无情。在座众人便把老人说的这则故事，联结到其他的古老传说，比如说著名的母山羊阿玛尔忒亚的故事。后来老人又提到洛卡瑟拉镇举行庆典的时候，许多人争着要抬圣佳兰的花车，便起了冲突，拿出肚脐刀来厮杀。大家听见“肚脐刀”这个名字，都感到非常讶异。之后便讨论到人类和动物的冲突行为，接着彭康东尼教授和庞巴卡教授就对研究人类行为的关键学说有了不同意见。

但是什么也没发生。也难怪，这些米兰人就和小朋友一样，没办法和男子汉一样挥拳击敌。他挺喜欢彭康东尼教授，因此替他感到遗憾，再说，彭康东尼教授的说法显然是对的，庞巴卡那个德国人则显然在说谎，因为如果否认了灵魂的存在，那么神父不就都要失业了？尽管如此，在场众人受到庞巴卡教授的辱骂却没有一点反应，实在令老人难以接受。一想到这里，他就气愤起来，要是罗希博士在场，他绝对会上去对那个庞巴卡教授饱以老拳，向那可爱的女博士展现意大利男人的雄风。

老人当面质问在场众人：“你们这些人怎么没有一个人有骨气？”他往众人脸上一一看去，说：“单单一个德国人就把你们这么多教授给吓死啦？我真想看看你们到前线去作战的样子，可是你们没有一个人到过前线，你们只敢躲在后方，躲在你们的论文和书本后面。”

彭康东尼教授淡淡地说：“我上过前线。”

“你？”他记起他们的游击队以前在希拉山区也有一位队员是教授。

彭康东尼教授打开蝴蝶领结，拉开衬衫，露出一道长长的

疤痕，从脖子延伸到乳头。

“我是瓦莱达奥斯塔区的游击队员，曾经和敌人肉搏厮杀。”

“同志，对不起，是我失言。”

接着老人和彭康东尼教授一同说起当初他们如何把德国猪杀得屁滚尿流，平静地结束了这学期的最后一场研讨会。学生们走出研讨室时，都纷纷上前与老人握手，热情地说：“卡拉布里亚爷爷，明年见。”对他们来说，老人就是他们系里的卡拉布里亚爷爷。老人骄傲地与他们一一道别。

之后，彭康东尼教授带老人和凡勒力去办公室，拿出一张他在游击队时期照的照片给老人看。

老人看了心想：“他们就和我们一样，可是衣服穿得要厚一些，武器也要好一些。”不过这张照片唤起了一个疑惑，老人脸上露出奇怪的神色。

“可是你现在为什么可以在这里？盖世太保为什么没有逮到你？”

彭康东尼教授听凡勒力说过，老人有时候会出现时空错乱的言语行为，便故作神秘地回答道：“那就要用到口是心非的技巧了，我们必须采取欺敌战术，你说对不对，同志？”

彭康东尼教授的回答感动了老人，萨瓦拓受到良知驱使，便从实招来。

“没错，采取欺敌战术是必要的，可是那只能用来对付敌人，不能拿来对付同志。我必须坦白地告诉你，过去这几个月来我没有很老实，我感到很抱歉，我说的故事有时候夸张了一点，只有一点点，我不是故意要骗你，我只是觉得像是在讲笑话一样，就像是在醉酒的时候吹牛一样。我只是想告诉你，不要把我说的那些故事当真。”

彭康东尼教授十分敬佩老人的坦诚。

“谢谢你这么诚实地告诉我，可是你为什么要编故事呢？不可能只是为了要赚几块钱吧？”

“赚钱？怎么可能，我拥有的土地和家畜可比你多。”

“这我相信，土地和家畜我一样都没有。那么，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我很喜欢和人聊天，聊聊斐米纳摩山，聊聊乡村，在米兰是没人有兴趣听这种事情的，而且，和你们聊天感觉很舒服，谢谢你们花了这么多时间陪我，如果有必要的话，我可以把钱还给你。”

“那些钱是应该付给你的，真的。我也必须老实对你说，我早就发现你说的故事有些地方夸大了一点，有些地方好像还有一点错误，可是那些故事即使是你编造的，也是人类学上的重要纪录，可以用来研究你们这一代人的背景和你们的想法。”

老人听了，先是感到惊讶，接着便感到愤怒，霍然起身道：“那个德国人说得对，这是一所烂大学，原来你们找我来聊天，只是想取笑我而已，你竟然这样对待一个同志。现在我明白你刚刚所说的什么口是心非了，原来你就是在用那种招数来对付我，你根本就是个法西斯分子。”

彭康东尼教授也同时站了起来。

“同志，请你冷静一点，我向你发誓，你误会了。我们真的在听你说故事，而且以后还会再听你的录音带，从中学习。你说的传统故事种类非常多，我们非常感兴趣，比如说，当你讲述河流中的宝藏，我们就会联想到西哥特王亚拉里克和他的宝箱一起葬在布森托河底。还有，你知道你第一次讲的那则故事

里头的王子是谁吗？是法兰克王国的查理大帝。至于你的即兴发挥，那是在述说你的背景文化。同志，像你这样一个男人说的故事，不管说的是什么，都一定与你的根源有关。”

老人听得出来，在彭康东尼的这番话当中，隐含着某种伟大的东西，可是他依旧不信任这些米兰人。

“说得好听，你是个文人，什么话讲不出来，就像政客一样，可是我不容许任何人取笑我。”

“你知道我们对你说的故事评价有多高吗？你想要证明吗？我现在就证明给你看。”

“凡勒力，我们把罗果聂先生的录音带归档在哪里了？”

“就在卡其内托镇的杜里图旁边。”

老人听了受宠若惊。杜里图？那个全卡拉布里亚区最有名的说书人？他写的诗和歌曲流传在卡拉布里亚区的每一个城镇和村庄。

“真的吗？”老人露出骄傲的笑容，他终于肯相信彭康东尼教授说的是实话了。

彭康东尼教授点了点头。“上个学期我们请杜里图来参加研讨会，录下了整个过程。再说，反正世上也根本没有人能够分辨得出什么是真理，什么不是。”

“等一下，我分得出来，我只要看一个人的眼睛，就知道这个人是不是在扯谎。真理是可以触碰得到的，我就触碰过。”

彭康东尼教授看着老人，又好奇又怀疑。他以挑战的口吻问道：“真的吗？那么请你告诉我一则真理，一则无可怀疑、无可辩驳、无懈可击的真理。”

萨瓦拓不假思索，立刻回答道：“婴儿。”然后顿了一顿，

想了一想，依旧坚定地说：“婴儿。”

彭康东尼教授陷入深思，沉默了好一会儿，脸上犹如罩了一层寒霜，最后不得不屈服于这个答案。

“我必须承认我无可反驳，不过有但书，比如我就没有小孩。无论如何，我很高兴听见你说的这个答案，因为你一定会很喜欢我们为你准备的纪念品。”

他对凡勒力打了个手势，那年轻人便把一个信封递了过来，那里装的是一卷录音带。

“这是你第一次说的那则故事的录音带。”教授把那个信封交给老人，说，“你可以把它留给你的孙子。”

老人心想：“留给布纳提诺？他们真是好朋友。”

这样一来，他说的话和他那五十多岁的声音，等到布纳提诺长成一个男人的时候，还可以听得见，而且即使隔了许多年许多年，他讲的故事还是会一直流传下去。可是我讲的方言会有人听得懂吗？在研讨会上我有时候都必须向他们解释我说的意思。哦，不过布纳提诺今年夏天就会去洛卡瑟拉镇，到时候他就会学说我们的方言了，而不是这种意大利官话，方言才是男人说的语言。

彭康东尼教授和凡勒力见老人情绪激动，沉默不语，也都尊重他，不去吵他。他拿出录音带，看见录音带的塑料壳上写着“萨瓦拓·罗果聂（洛卡瑟拉镇）”。他把录音带放回信封，又见信封上写着：“献给布纳提诺：爷爷说故事（彭康东尼教授研讨会实录）”。

他们真是大大的好人。他一言不发，径直走上前去，拥抱前市府优秀行道树修剪工凡勒力，又热情地拥抱了游击队好同

志彭康东尼，然后真心诚意地邀请他们今年夏天去洛卡瑟拉镇玩。三人开始谈天说笑，一直走到办公室门口。彭康东尼教授递上一张名片给老人，说日后只要有地方需要他帮忙，尽管开口，接着又陪同他们走到系所大门，踏下阶梯，路上又对杜里图大加称赞了一番，好让老人明白，他是和杜里图同样伟大的卡拉布里亚区民间故事家。

凡勒力打开他那辆小车的车门，老人坐上乘客席，轻轻地抚摸手中的信封，他清楚知道，这里头的那卷录音带，可以永远永远对他心爱的布纳提诺说故事。

献给布纳提诺——我的真理。

轻轻的脚步声和低低的呻吟声，吵醒了老人，让他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畜栏之中。老人在黑暗中张开双眼，只见一个全身雪白的小天使站在房门口，张开双臂，向他床前走来。老人坐起身，跳下床，奔向那个小天使，把他抱了起来，在怀里摇晃着。那个小天使把头靠在老人肩上，老人觉得胸口犹如溃堤般，源源不断地涌出温柔。老人站了一会儿，然后在床沿坐下，沉浸在这甜蜜的负荷之中，小天使渐渐合上了双眼。

“小同志，你逮到我了，你趁我睡觉的时候逮到我了，可是你不要误会，我并没有离开我的岗位，只不过，你知道吗？敌人正在撤退，我们就快赢了，有些敌人已经投降了。你不相信我说的话吗？难道你没有发现吗？你自己看看，你是怎么走到这里来的？你房间的门没有被关起来，和以前不一样，你房间的门今天晚上是开着的，你明白了吗？没错，我的小同志，敌人不会再把你关起来了，他们再也不会把你关起来了，你爷爷赢了，布诺带领的游击队赢了，最后的胜利马上就要到来了。”

他把小孩放在床上，过了一会儿，又抱他起来，拿起宝贝毯子披在肩上，把两人包裹起来。

“你是在问我发生了什么事吗？我告诉你，安莉亚投降了，对，没错，就在昨天。她手里摇着白旗，来和我谈判，对我说了一大堆话，而且说话好温柔。她一直说一直说，不过简单来说呢，就是她把你房间的门让给我们了，我们拿到上山的永久通行证了。安莉亚昨天说，‘爷爷，您不用每晚跑去布纳提诺的房间了，请您安心在自己房里休息，我们不会把布纳提诺的房门关起来，他晚上想去找谁就可以去找谁。’安莉亚就是这么说的，结果你跑来找我，真是最好不过了，你跑来找你的同志，你这个坚守岗位的同志。你看，我们收复失地了，不用再抗战了，你回到爷爷的怀抱里了。哦，我的小天使，你什么时候才会叫我Nonno？那才是最棒的通关密语。这句密语很简单，你不是常常在喊‘No’吗？你只要用你那个小小的粉红色舌头，连说两次‘No’，就可以了，你在听吗，来，听我说，‘Non-no……’很简单的，你如果说了Nonno，我会很开心的。

“你说得没错，我们打赢了这场仗。对，我知道，你不用说我也想到了，敌人可能是诈降，这可能是圈套，可是不管怎样，我们都是在向前推进，所以我们现在才会在这里，在山脚下，而不是在山上。你看窗户外面，现在你不用把头伸出去就可以看见天空了，现在我们对面不是峭壁，而是房屋。你看，那些人睡得这么安稳，那是因为战争就快结束了，再过不久，我就会解放他们，我告诉过你，今年夏天我们就要回洛卡瑟拉镇去了。你看，天气这么好，连老天都站在我们这一边……现在你房间的门不会再被关起来，我也就可以进医院动手术了，他们

会逮住鲁思卡，鲁思卡虽然可怜，可是我只有这条路可以走。为了迎接最后一场战役，收复洛卡瑟拉镇，我一定要强壮起来才可以。你不会等太久的，我向你保证，敌人的阵线全都在撤退。到了洛卡瑟拉镇，你就可以和小羊玩耍，我会带你一起骑马，享受太阳、享受月亮、享受斐米纳摩山。斐米纳摩山上有青草地、有栗树林，全都是你的。我们还会穿过广场，走我们的那条路线。商店里的女人、赶驴子的人、阿杜理发店外排队的人、香烟店里的人、贝保酒馆外喝酒的人、赌馆里的人，看了都会问，‘那个英俊的小伙子是谁？’坎达诺家族已经瓦解了，所以大家会回答说，‘那是罗果聂伯父的孙子布纳提诺，那个小伙子的走路姿势没的挑剔，头抬得高高的，个子虽然小，可是在他身上看得见他爷爷的影子。’大家都会称赞你，有些人称赞你是因为他们爱我，有些人称赞你是因为他们怕我。你会见到安柏修，安柏修就如同我的亲兄弟一样，他会代替我带你去四处玩。到时候你必须很有礼貌地问候大家，那不会很难，我会教你，只要懂得闻就可以了。你就和我一样，有一个非常灵敏的鼻子，很懂得闻，你只要在我身边就可以学会了。

“还有，你要学会如何对待女人，这节课会开始得比较晚，也比较难。我以前一直以为我很懂得对待女人，只要给她们欢愉，她们就心满意足了，一点都不费力气，可是现在我才知道事实并非如此，而是完全相反。如果我以前懂得的话，我就会给出更多的自己。就拿丹卡来说好了，她有一双蜂蜜色的大眼睛，心情好的时候会发出绿色的光芒，只可惜你已经见不到她了。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一点都不了解她。还好，我遇见了荷黛夏，我终于开始懂了、开始学了，荷黛夏什么都知道，是

全天下最宝贵的女人。她的眼睛又像紫色又像蓝色，很清澈，颜色绝对不会变来变去，非常有安全感，就像我抱你的双臂一样，很有安全感，是个安全的防空洞。一开始你不会注意到她那双眼睛，可是慢慢地，她的眼睛会把你包围，让你的心浮出来，使你说话、使你告白、使你臣服。除了荷黛夏，还有谁值得让你臣服？男人和女人之间有一场战争，可是是一场反向的战争，你臣服，于是你喜悦。我的小天使，现在你还很小，可是等你长大了，你也会遇见一双那样的眼睛，像一把刀一样慢慢把你剖开，最后打开你的心，释放你的喜悦。现在我才了解生命是怎么一回事，我甚至还为了你长出了乳房。有一天你会了解的，而且会比我更快了解，荷黛夏会教会你我还不不懂的那些，她是那么的自信、那么的温柔、那么的强壮，甚至可以把我的扛起来。每次想到这件事，我都巴不得当时我是清醒的，可是我又想，如果那个时候我是清醒的，我一定会站起来，把她扛起来。所以说，这样也好，我只要知道我曾经被她扛起来过就好了。从来没有女人把我扛起来过，荷黛夏不是一团着了火的灌木丛，荷黛夏是永恒的春天，这世上没有一种渴是她所不能解的。荷黛夏会成为你的老师，她会和我们一起回洛卡瑟拉镇，她会成为你的奶奶。是的，我的小宝贝，她会和我们一起回去。我们将会征服洛卡瑟拉镇，洛卡瑟拉镇是属于你的，到了镇上，你一定会对着大家哈哈大笑。

“安心地睡吧，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甚至连鲁思卡都已经投降了，她最近都不再咬我了。现在我们来到了这里，胜利的终点不远了。在你爷爷的胸膛里安心地睡吧，爷爷的胸膛就像是斐米纳摩山的岩石。睡吧，好好休息，养足精神，准备

迎接最后一场战役。等我从医院回来，摆脱了鲁思卡，我们就可以开始进攻，在今年夏天回到洛卡瑟拉镇。回到镇上，白天的时候，你可以在田野里到处奔跑，傍晚的时候，你可以坐在我们老房子的露台上观赏夕阳，然后看着天上冒出一颗又一颗的星星……远远地，可以听见有人唱着歌从田里走回来，空气里闻得到新割稻谷的气味，很香，很甜。在那里，你会知道你在生活……”

56

这是什么广场？老人疑惑地看着四周。

我在哪里？我是怎么来到这里的？我知道我刚刚从公交车上下来，可是是几路公交车？我没注意它的号码，因为我分心了……是什么一直让我胆战心惊，我才突然下车的？一定有特殊原因，我的第六感从来不会错的，一定有人在跟踪我，现在我已经把他甩掉了。

一定要保持冷静，这是最重要的。先来看看，这是哪一座城市？他们把我派到那么多不同的城市，害得我都搞不清楚了。我又不能问，这样会引起怀疑……我来这里一定是有任务在身，不过也有可能我正在脱逃，和以前一样。要冷静，我要冷静，我会想出来的，再大的阵仗我都见过……可恶，我一定又中计了，就和那次我们被包围一样，我躲进欧德拉山谷，头部受了重伤……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了？大概三个月吧，可是我好像还没有完全康复。

算了，反正他们在欧德拉山谷帮我缝了好几针，那次只有

我一个人逃脱。那边有一个小摊子，来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真奇怪，报纸上都没登有关战争的事，一定是消息被过滤了，德国猪正在吃败仗。以前每天的报纸头版都是战争的新闻，那些德国猪说他们又占领了哪里，又轰炸了哪里，又捉到了谁，现在那些德国猪什么都不提了，可是这样也救不了他们……咦，刚才经过的那个小子对他女朋友说：“我不要离开罗马，我在这里很好。”那么这里是罗马啰？我来罗马干什么？我会记起来的，只要知道这个广场的名字，应该就可以想起来了。

这时一名年轻警员见老人看起来像是迷路的样子，便走了过来，问道：“先生，您在找什么？需要我帮忙吗？”

小心提防，可是要装得很自然，那就一定要发问才行。

“谢谢你，警察先生，请问这是什么广场？”

“这是卢度维卡广场。”

见老人眼中掠过一丝迷惘，他又问道：“请问您要去哪里？”

你以为我是白痴吗？我才不会透露口风。

那年轻警员又补了一句，问道：“请问我能帮您吗？”

老人听他语气友善，疑心更重。“不用麻烦了，谢谢，罗马我很熟。”

罗马？那年轻警员吃了一惊，又细细打量老人一番……他看起来不像是歹徒，可是却很有攻击性，如果他真的认为这里是罗马的话，一定是头脑有问题……会不会是从医院跑出来的？罗马纳大道过去一点就有一家大学附属医院。

“老先生，您还好吗？您住在哪里？”

老人暴烈地回答道：“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这时已经开始有许多好奇民众围过来看发生了什么事，那

年轻人是个菜鸟警察，被路人这么一看，顿时有些不知所措，加上他血气方刚，最怕被人瞧不起，因此大声回答道：“因为我是警察。”

老人想：“这个应该上前线作战的小伙子，竟然想用军阶来压我？”便语带讽刺地问道：“警察？哪个政府的警察？”

那年轻警员局促不安，被老人这么一回嘴，反而向老人抛出更多问题。围观民众越来越多，那年轻警员只好把老人拘留在警车里，然后打电话回警局请示上级。老人并不想逃跑，那样会显得自己很懦弱，况且他上次受伤流了很多血，并不想消耗体力。

我只要装傻就行了，很简单，这些罗马人总以为我们乡下人是白痴。那个警察一直说这里是米兰，以为这样就可以骗倒我吗？我才不会透露口风呢。老人心下甚是满意，刚才他趁那年轻警员去打电话的时候，把皮夹里的身份证扔进了水沟，这么一来他的身份就不会曝光了。

正因如此，在警局里他们搜出了老人的皮夹，却找不到任何身份证件，老人又不肯说出自己的名字。那巡佐质问老人时，一副耀武扬威的神态，惹得老人无名火起，无法再继续装傻。

他高声大骂：“你这个法西斯叛贼，你骗不了我，你以为你穿着意大利警察制服就能骗得了我吗？快去把你的上级给我叫出来，就是躲在后面的那个德国猪，叫他出来。哼！就算是盖世太保来了，也没能耐叫我供出情报。”

那巡佐心想：“这老头是确实精神有问题，还是装出来的，好掩饰他犯下的什么重罪？”于是命令属下先把老人关在拘留室内。正好分队长出去办事，巡佐便和一名警员讨论起该如何处

理这件案子才好，是不是应该打电话询问各个精神病院、诊所、医院？

那警员在老人的皮夹里发现一张名片，便说：“巡佐，我们要不要先问问这位彭康东尼教授？这上面说他是人类学教授，说不定那个老先生就是这位教授负责的。”

幸好彭康东尼教授在家。他听了那巡佐的描述，就知道是萨瓦拓。不，他不是罪犯，也不是假装的，他只是记忆力衰退，有时候会时空错乱。彭康东尼教授不知道老人的住址，便提供了凡勒力的电话号码，还说如果凡勒力不在家，他会亲自跑一趟警局，把老人接出来。

巡佐与凡勒力通过电话之后，又和雷纳铎联络上，请雷纳铎火速前来警局。挂上电话之后，巡佐立刻命人送咖啡和饼干到拘留室，因为凡勒力的父亲费里尼律师在警界是一位重量级的大人物，费里尼律师的儿子既然在电话中的口气那么关心这位老先生，那可千万不能怠慢。

老人坐在拘留室里，看着托盘上的咖啡和饼干，心忖：“哼，硬的不成来软的，八成在咖啡里下了药。不过外头那些家伙太落伍，只懂得用老招数，先来软的，待会儿再以拳头伺候，应该不会用到下药这种伎俩。”萨瓦拓决定端起咖啡来喝。“我唯一担心的就是得在这里待到晚上，我记得我晚上好像有任务要执行……对，是晚上，可是任务是什么？如果到了晚上我还在这里，那我就不能行动了。怎么办，要是我能记起来就好了。快想想……我没有做出任何会引起怀疑的事情，却被逮到了，那我一定是被出卖了，出卖我的是那个医生，因为没有上他的当，没有从我的岗位上撤退。不对，我想起来了，我

们被那个间谍渗透了，被那个胸部很大的德国女间谍渗透了，她是怎么渗透进来的？对了，她是假借说要照顾……布纳提诺！”

一想起布纳提诺这个名字，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老人的记忆瞬间归位，记起他在晚上要执行的任务是什么了，那就是要保护布纳提诺。眼看窗外太阳就要西下，他必须赶快从这里脱身才行。

他站了起来，戴上帽子，敲了敲门，可是没人来帮他开门，他便大声喊道：“请帮我开门，我知道我是谁了，我想起来了，请来帮我开门，我的名字叫萨瓦拓·罗果聂，我住在我儿子家里，在皮亚维大道，彭康东尼教授认识我，对了，赞比尼议员也认识我，请快来帮我开门，我是——”

这时拘留室的门忽然打开，只见一名警员和雷纳铎就站在门外。

雷纳铎上前拥抱父亲。“爸，你没事吧？”

他带着些微自信，高声道：“我当然没事，希望没吓到你才好，我没事，我没那么容易出事，只不过这些警察自以为很威风，到处怀疑别人，最后还不是得放我走。”

那名警员后退一步，谨慎小心，不想多惹事端。雷纳铎没再多说，把警员交给他的皮夹交还给了父亲，然后带着父亲朝警局大门走去，在走廊上遇见那位巡佐，就又说了一声抱歉。雷纳铎来到之时，被那巡佐训了一顿，说怎么不好好照顾有精神疾病的父亲，让他独自在街上游荡，身上又没有身份证。不过也多亏了费里尼律师响当当的名号，那巡佐才肯快速结案，放老人离去。

雷纳铎和老人离开之后，刚才替老人开门的那位警员对巡

佐说：“你有没有听见？刚刚那个老先生说他认识赞比尼议员，可是他看起来不像是什么大人物啊。”

巡佐白了那警员一眼，说：“人家怎么说你就怎么信啊？那老头子分明就是精神有问题，如果他说他是天父的儿子，你也相信吗？那种人说的鬼话你也信！”

开车回家的路上，雷纳铎只和父亲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怕说得太多会让父亲承受过多的精神压力，只是雷纳铎完全想错了，老人并不是精神虚弱，相反是精神亢奋，斗志越来越高昂，他正在享受胜利的滋味，认为自己成功击退了那些警察，没让他们踩在他头上，他们也没能从他口中套出任何情报，而最重要的，今天晚上，他将会回到自己的岗位，保护布纳提诺不受敌军侵犯。

眼前这座雕像十分神秘，在宁静地叫喊着。雕像中的两个人合而为一，垂死挣扎。雕像并未经过仔细雕刻，仿佛尚未完成，仍然处于加工过程中。前方那全裸男子昏厥无力，后方那名包着头巾的女子扶着他。女子的双臂充满了爱意，脸上露出绝望的神情。荷黛夏看着雕像，完全能够体会那女子的心境。

老人说：“这就是我说的那两个战士，你看，是不是和‘圣殇’扯不上关系？这雕像雕得真好，米开朗基罗那家伙确实有一套。”

提到“圣殇”，荷黛夏通常会联想到其他意象，比如受伤的爱、痛苦的温柔，没料到一看见这座雕像，她就觉得那简直就是她自己和萨瓦拓的化身，道尽了她心中的忧苦，也呈现出她和老人将会以何种方式迈向接下来的人生路途。那天她在衣柜镜中看见的老人和自己，就和眼前这座雕像一模一样。它所流露出的爱的感伤力，撕扯着、却也抚慰着她的心。老人则把那座雕像解释为战士的英雄气概，因此想在复活节前一周的星期

四这一天，带他的荷黛夏来看它。他已经说服了荷黛夏，只要他的文件办好寄来米兰，两人立刻结婚。

老人说：“你说不出话来，对不对？”

“我没想到这座雕像会是这样的，而且我原本以为你是带我来看伊特鲁里亚人的雕像。”

“米兰没有伊特鲁里亚人的雕像，不过这个雕像也很值得一看，这个——米开朗基罗一定是个硬汉。”

“伊特鲁里亚人的雕像也是像这样吗？”

“不是，正好相反，这两个人是战士，而伊特鲁里亚人懂得享受生命，不过他们一样很有勇气。”

走出博物馆，两人眼前一亮，只见户外碧空如洗，暖风拂面，阳光洒在大树上，树影在地上跳舞。两人搭上公交车，老人坐在位子上，瘦骨嶙峋的大手紧握住荷黛夏的手，他呼吸着荷黛夏的芬芳，高兴地谈起最新战况。

“布纳提诺得救了，永远得救了，我是不是告诉过你了？安莉亚投降了，说她不会再把布纳提诺关在房间里了。可是为了以防万一，我还是完成了战术演练。我一向不相信什么救世主，不相信墨索里尼和他编造的那些故事。世上没有救世主，人必须自救才行，所以我教会了布纳提诺怎样移动椅子，靠到窗台边，这样他就可以爬上去，够到窗扣。我才教他第一次，他就学会了，我的小天使真是聪明。现在我可以安心去医院动手术了，布纳提诺已经懂得防卫自己了，何况你也会陪着他。”

然后两人来到圣克里斯托弗教堂。荷黛夏在老位子上坐下来，静静祈祷，瞥眼望着墙上的壁画，却见那是老人肩上坐着布纳提诺，心中感动万分，想把眼前的画面深深藏进她的衣柜

里，而不是装在像框里摆出来，让每个人都能看见。此时老人坐在长椅上，心中却想着：如果有两个人，要渡河到对岸去就简单多了，我和荷黛夏可以手牵着手，肩并着肩往对岸走，布纳提诺则坐在我们两人的手臂上，双手搂着我们的脖子。”想到这里，他被感动了：就是这样，我们三个人左右相伴，并肩前行。

荷黛夏转头对他说：“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吗？”

“记得啊，我们看完圣方济的铜像，就来了这里，我怎么会忘记？所以我们才要在这里结婚，不过证婚的神父一定得是一个坚定的反法西斯同志，就和那个把我藏在教堂圆顶阁的朱赛佩神父一样。那时候朱赛佩神父还向我们布道，可是后来他被德国猪杀了，好可怜。”老人这时才突然记起那位神父的名字叫朱赛佩。

结婚的事，荷黛夏起先不太愿意，可是老人非常坚持。老人已经把文件的事交给安柏修去办了，想来很快就会办好，把文件寄来米兰。老人想象着自己到时候胜利回返洛卡瑟拉镇，身边还陪伴着荷黛夏这么一位出众的妻子，一定会把那个饭桶尼诺给吓一大跳，一想到这里他就开心无比……老人非常需要荷黛夏，荷黛夏不仅给了他生命，也将给予布纳提诺生命。老人认为男孩现在虽然已经懂得防卫自己，可是仍然需要一个女人来指引。雷纳铎和安莉亚当然会照顾布纳提诺，可是安莉亚根本不懂得生命，她能教给布纳提诺什么？老人不希望布纳提诺经历他曾经经历过的那些弯路，布纳提诺不能错过生命，他必须从一开始就懂得如何读出女人的心思。

“所以说，我们会在这里结婚，你会成为布纳提诺的奶奶，继续教导他，他需要你。”

她故作生气，说：“这是什么话，难道你就不需要我了吗？”

他激昂地说：“难道你还不知道我需要你吗？”

“我当然知道，傻瓜，可是我想亲耳听你说出来。”

“好吧，你现在听见了。”

荷黛夏细细品尝了老人的这句话，然后回到静默的祈祷之中，过了一会儿，说：“好，我们在这里结婚。”话说出了口，就表示正式答应。她其实并不需要婚礼，她觉得目前这样已经心满愿足，婚礼能为他们多带来些什么？可是老人说起举行婚礼是那么的兴奋！

两人回到荷黛夏的住处，只见小客厅里阳光满室，熠熠生辉。他们走进厨房，准备食材，打算煮南方口味的面条来吃，却又为了要煮亚玛菲式还是洛卡瑟拉式，嬉嬉闹闹地吵了一阵，还嚷着说应该喝最搭配的葡萄酒，或是应该出去买些甜点回来，又讨论起荷黛夏在婚礼上是否应该依照洛卡瑟拉镇的习俗打扮，也就是一整套的戒指、手链、项链和耳环。荷黛夏扔了一把面包屑到对面屋顶，几只麻雀欢欣地低头啄食。

吃完午餐，老人坐在餐厅里，四下环顾，看见那幅亚玛菲海景图、那把曼陀林、那些茂盛的盆栽，只觉得这间屋子真美，和第一天来到这里时的感觉一样。

不过汤玛索的照片上哪儿去了？汤玛索消失了，和丹卡一样。荷黛夏什么都考虑到了。老人在心中对自己说：“对，汤玛索和丹卡一样，已经走入了历史。”这时忽然一股暖流流遍他的全身，把他从椅子上抬了起来，带他走到荷黛夏身后。

荷黛夏突然被人拦腰抱紧了，她高声道：“布诺，你在做什么？”

突然间他的唇又吻了上来，一种熟悉的感觉涌上心头，她高兴得大笑，挣脱老人的双手。

“你疯啦？午睡时间到了，快点去睡，你这样蹦蹦跳跳的，需要休息一下。”

蹦蹦跳跳？对，的确，我好久没有体会到这样子的吻了。不知道我的另一个敌人鲁思卡是不是也投降了，不对，是我想得太多，它最近咬的那一口是很难好了。

“好吧，可是你也要去床上躺下。”

荷黛夏被老人那雄浑的眼神一望，突然紧张并悲伤起来，觉得自己的身体已然年华老去，心想：“我已经什么都不值了。”可是老人十分坚持。

“不准你拒绝，这又不是第一次了。”

“不一样，那天我生病。”

“难道你不相信我吗？”

他心中忽然闪过一丝喜悦，继续道：“荷黛夏，我们两个都不年轻了，你也不用期望太高，我已经告诉过你了……可是男人和女人相处，最好的地点还是在床上。”

春日阳光透过窗帘射落在卧室里，空气中漂浮着尘埃，也漂浮着话语和宁静。老人和荷黛夏并肩躺在床上，盖着被子，半裸着身体。话语就如同薄暮里的星光、如同静焰中的火红余烬。在话语和宁静之间，他们分享了神秘。宁静把一切都唱了出来，老人和荷黛夏重生了，在这重生的生命中，他们就是彼此的全部，需要彼此来实现一串串的心愿和希望。每当话语停歇，真正的心意便揭露了。

荷黛夏坦诚相告，轻声说：“我本来很忌妒丹卡，直到那

天才比较……可是现在我还是……”

他以夸耀的口气说：“难道你不忌妒我其他那些女人吗？”

“我知道你有过很多女人，可是只有丹卡有过你，至少在你容许的范围内有过你。”

“我现在是你的，完全臣服于你，无条件地臣服于你。你想想看，我居然可以和一个女人躺在床上，没有动作，却不感觉到羞耻，这样还不够证明吗？你看你带给了我多大的改变。和丹卡在一起的时候，完全是相反的，我享受她，可是我从来没想到我还能享受别的。”

一股冲动让荷黛夏坐起身来，她用手肘顶着枕头，双眼几乎要喷出火来，说：“我说老实话你别生气，丹卡要的你都给她了，就像她说的，你是一头‘雄伟的野兽’，她就是要你这样，这连她自己都不知道。”

她顿了一顿，让话语沉淀，才继续说：“没关系，发生的都已经发生了。如果丹卡想谈感情，戴维是最好的对象，可是丹卡拒绝了戴维。你把你当时拥有的全部都给了丹卡，你只不过是到最近才知道原来你还有更多可以给。”

他沉思了好一阵子。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我来到米兰，发现了布纳提诺和荷黛夏，除此以外，米兰没有别的。

“对，我最近才知道，这都要谢谢你。”

“你应该谢谢布纳提诺。”

“你和布纳提诺两个人都给了我爱。”

“是你一个人给了我们两个人爱。”

老人沉默下来，大片的宁静涌来。

老人思忖着：“我，我给出我自己。”这对他来说是崭新的

体验，是最近这几个星期才发生在他身上的事。

现在他很享受被荷黛夏从上往下看的感觉，可从前这种事会要了他的命。他向上凝望荷黛夏的脸，凝望荷黛夏的身体，凝望荷黛夏的乳房从颈线下方突出。

他看得惊叹不已，思量着：“女人体内到底蕴藏着什么力量？那乳房圆圆的、白白的，好像月亮。听人家说，海是由月亮拉着的。”

他想了半天想不出个所以然，便大声问道：“女人的身体究竟有什么力量？”

荷黛夏柔声道：“女人的身体和男人的身体拥有同样的力量。”她感觉到老人的手正轻轻抚摸她的乳房，微微亢奋起来，然后深深叹了一口气。

两人又陷入宁静，不过身体的探触已经说出了很多。

接下来的话语触碰到了哀痛，那一直以来存在的哀痛。“和一个死气沉沉的身体躺在同一张床上，你不觉得悲伤吗？”

荷黛夏极用力又极温柔地反对这句话：“死气沉沉？！你的身体充满了生命力，难道你感觉不到我的抚摸吗？你的胸部毛茸茸的，当我抚摸它的时候，我的手指还会因为被卷住而慢下来。还有，你不是在呼吸吗？你的心脏不是在跳动吗？你的嘴巴不是在说话吗？你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在叫喊，‘我是活着的！’”

更大的宁静涌来，覆盖了他们的语声，覆盖了那温柔的爱抚。当宁静达到顶点时，老人苦恼地喊道：“要是我现在能给你我以前能够做到的那些就好了——”

荷黛夏的手离开了老人的胸膛，轻轻放在他的嘴唇之上，

他的嘴唇要求得太多了。

“嘘，不要对生命要求更多，不要对生命要求更多……”她心中浮起一股忧伤，“不要要求更多，不要打破那已有的。”

荷黛夏说得没错，就由他去吧，学习享受当下。只见荷黛夏依然以肘支枕，他再次想起那个伊特鲁里亚妻子，却觉得那对伊特鲁里亚夫妻不是躺在石棺上，而是躺在宁静的海洋上，海洋就是他们的床，一对爱侣躺在海洋上，共同体会潮起潮落，完全的臣服，完全的自由。老人不再紧抓丹卡的影子，甚至不再紧抓着鲁思卡上次大咬一口使他感到的痛苦，这全都是因为荷黛夏。他知道，过会儿他可以平静地走出荷黛夏的家门，因为他已经懂得如何顺从命运，沉浸在那永恒的当下之中，活在当下所有的屈辱之中。

荷黛夏心里了如明镜，她的胸口正在流泪，既为了他，也为了她自己。她很愿意再扛一次老人的手臂，成为衣柜镜中的“圣殇”。她知道，她的布纳提诺现在很轻，非常轻，以她的力气就可以扛得起来，可是这一点不能被老人看穿。

荷黛夏压抑住心头的悲伤，同样在这当下的纯粹中寻求庇护，心中祈祷着：“希望那已有的不要被打破。”

一辆大卡车稍稍放慢速度，让小轿车先行，那辆车轻巧地超越大卡车。

“安莉亚，你的驾驶技术真好。”

在驾驶座上的人微笑着转向荷黛夏。“您的购物技术才好呢。”

“我以前是百货公司的专柜小姐，可是现在里纳山萨百货公司的那些专柜小姐都不懂得做生意，只会带你去柜台结账。逛街的时候，要是有个朋友很懂得买东西，你把自己完全交给她，让她带领你，是一种享受，反之亦然，向顾客提供商品专业知识也是一种乐趣，所以专柜小姐的工作我以前做得非常开心。”

安莉亚今天和荷黛夏去逛街，的确很享受，荷黛夏不仅天生品味高，而且就是有能力能够以最低的价钱买到最高质量的商品。荷黛夏每次走到特价花车前，手往衣服堆里一钻，就能拉出一件质感极佳的衣服，宛如一头海鸥掠过海面捕食滋味鲜美的鱼虾。

安莉亚一面注视着前方路况，一面想着荷黛夏是这么的纤细敏锐、纯真素朴、气质高雅，爷爷到底是为什么能够吸引到这样一个女人？她不否认他的确有点个人魅力，可是他的个性那么蛮横霸道，怎么可能让荷黛夏如此爱他？而且荷黛夏和老人在一起绝对不是为了钱。安莉亚还记得她和荷黛夏第一次谈论婚礼的时候，荷黛夏说她坚持不要继承遗产。

“我一里拉都不要，我只要他的个人物品，我见他使用过的那些个人物品，像是那条毯子、那把刀子……”荷黛夏讲到这里，哽咽得说不下去。

安莉亚心想：“不对，荷黛夏绝对不是为了钱，反而是荷黛夏的女儿已经在打遗产的主意了，真是让人不齿，和她妈妈一点也不像。”

荷黛夏的女儿曾语带轻蔑，悄悄地对她说：“如果他们一定要我当伴娘，那我就去呗，可是我妈妈真的是疯了，竟然愿意和一个糟老头子在一起，守在一个小镇里，一直到老死，连赡养费都不要。”

安莉亚能够体谅那女孩的心情，如果荷黛夏主张要继承遗产，安莉亚和雷纳铎就什么都拿不到。安莉亚想到“小镇”那两个字，更是纳闷不已，心想爷爷年轻的时候一定很英俊，这一点毋庸置疑，可是那是他年轻的时候，现在他已青春不再，更何况，他来自那样一个乡下小镇，没受过教育，也没教养……对了，一定是因为他那丰沛的生命力，一定是这样。前几天老人为了结婚的事，在米兰的各个机关来回奔波，办理各种繁琐的手续，体力充沛，让大家都感到不可思议。安柏修受邀当伴郎，来到米兰，陪着老人东奔西跑，大呼吃不消，直说老人精

神健旺，老当益壮，和那些公务员吵起架来火暴程度不减当年，比如在枢机主教办公室，那个在柜台小窗后办理行政事务的神父，就被老人吓得魂飞胆裂。

安莉亚曾去找过泰勒诺教授，想听听他对这件婚事有什么意见。

“通常癌症晚期患者到了这个阶段都卧病在床，可能是他骨头特别硬，或者也可以说他有过人的意志力，所以现在才能够依旧生龙活虎的。他想结婚就让他去结婚吧，结婚这件事是推动他向前走的动力。再过一阵子，病情可能会迅速恶化，可是那样对他反而更好，对，反而更好……”

安莉亚当时还觉得泰勒诺教授怎么说着说着就伤感起来，一点都不专业，好像这件事与他个人有关，真不知道这个教授是怎么回事。

安莉亚的小轿车转了个弯，开上麦穗大道，来到博格裴索街街口，经过荷黛夏家的阳台，往皮亚维大道的方向开去。荷黛夏还在想今天的专柜小姐和以往相比真有天壤之别。

看到自家的阳台，她突然想到，自己不是也已改变了很多？她原本以为自己注定要住在这里，一个人过完下半辈子，怎么想得到眼看就要把这间房子给卖了，搬到南方去，有一个丈夫、一个孙子、一个新家庭？人生真是处处有惊奇。几个星期前，她还不认识安莉亚呢，现在居然坐在她车子上；还有雷纳铎，如果她有雷纳铎那样一个儿子就好了，他们互相了解，他是那么信赖她，她觉得自己好像认识他妈妈似的。雷纳铎谈起他妈妈来，是那么的温柔，让她觉得自己好像是他的姨妈。布诺，你真有力量，把我们大家联结在一起，虽然你有时候是那么的

顽固，没人敢在你面前表达不同意见。你发光发热，大家都跟着你。还有我们的布纳提诺，他继承了你的特质，已经是个小男人了，真想象不出他长大以后会是个什么样子。

车子开上威尼斯大道，拐进沙维尼街，路经特伦多杂货行。荷黛夏忆起老人带她来特伦多杂货行的那一天，那个四十几岁、体态优美的老板娘玛德蕾娜，用凌厉无比的眼神打量着她。荷黛夏知道玛德蕾娜偷情的事，被玛德蕾娜那样的眼神一瞧，只觉得浑身不自在。玛德蕾娜的眼神中有忌妒、有忧伤，只因她没能拥有一个像布诺那样的男人。

荷黛夏随着安莉亚回到了家，进门看见布纳提诺，立刻笑逐颜开，把玛德蕾娜抛到了脑后。布纳提诺身上除了可以看见雷纳铎的形貌，同时也可以发现充沛的生命力，同他的爷爷一般。

安莉亚一开门，布纳提诺就欢声尖叫，张开双臂，朝荷黛夏奔来。

安莉亚说：“他爱你比爱我还要多。”尽管如此，她十分乐见布纳提诺如此钟爱荷黛夏，因为她希望倚仗荷黛夏的能力来养育布纳提诺。

荷黛夏从地上抱起布纳提诺，让他坐在自己的前臂之上，说道：“快别这样说，不是这样的，我只是带给他新鲜感而已。如果真要选择，布纳提诺当然还是会选择妈妈的，你心里应该很明白。”

安莉亚幽幽地说：“我不明白，我妈妈在我三岁的时候就死了。”

荷黛夏望着安莉亚，终于明白许多事情何以演变至此。

荷黛夏用另一只手去搂安莉亚的腰际，布纳提诺则伸出双

手搂住了荷黛夏的脖子。

荷黛夏心想：“我的布诺就是我的布纳提诺，而你呢，你这个胖胖的小天使，你就是我的布诺，我喜欢抱着我的布诺。我因为爱他而爱你，我也因为爱你而爱他。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能够看见你长大，在你身上看见年轻时候的他。我知道你会在我身边成长，我会快乐地闭目长眠。”

59

赞比尼来到米兰，停留数日，处理党务。在泰勒诺教授的安排下，赞比尼和昔日战友久别重逢，共进午餐，地点设在赞比尼喜欢的一家小餐馆。赞比尼并非如同敌对政党所批评的那样酷爱五星级大酒店。当天中午，安柏修没有缺席，仍和当年一样，口中嚼着一小根嫩绿的细草，和老人一同赴宴。三名老战友用完美味餐点，喝着餐后咖啡，聊起过去那段美好的黄金岁月。

三人聊到艰苦的战争，光荣的胜利时刻。老人和安柏修温和地批评了一些共产党人的缺点，而三人都同意时下的意大利年轻人已经不像一九四五年的年轻人那样充满热情。最后免不了聊起老人的婚礼，赞比尼遗憾地表示自己无法抽空到场观礼。

安柏修说：“镇上没人想得到萨瓦拓最后竟然会赢得这么风光，每个人听说他要再婚，都张大了嘴巴，说不出话来。当初和他争地的坎达诺家族，现在已经众叛亲离。布诺，想侵占你土地的那些人已经完蛋了，你都想象不到。甚至连那些虔诚保守的妇

女都认为你终于回到耶稣教导的正道了，说不定还会为你祈祷呢，尤其是年轻的时候和你去过果树林的那些女人。”

他们放声大笑。

他又说：“大家只为一件事生气，你知道是什么吗？那就是你竟然不在洛卡瑟拉镇结婚，大家没办法看到一场盛大的婚礼。”

老人歉然道：“要在另一个教区结婚，得办更多的手续。”随即反击，说：“再说，我可不想让洛卡瑟拉镇教堂的那个神父证婚，他是个狡猾的家伙，难道说你更喜欢那个‘圣尿壶’？”

安柏修自然也不喜欢那个“圣尿壶”神父。

赞比尼插嘴道：“你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结婚就好了，那是你自己的婚礼，与他人无关。不过你可能得作好心理准备，说不定有人会去‘摇铃闹床’^①。”

老人微微一笑，似乎早有准备。

“我会在我的猎枪里装上子弹，或是盐巴弹，我绝对不容许有人来摇铃闹床，这种行为对一个异乡的寡妇而言是很恶劣的。我们只想好好地举行一个婚礼，要是有人敢对我老婆无礼，我就要他好看。”

安柏修说：“布诺，猎枪你倒是不必准备了，镇上已经没有人说你坏话了。”

老人自豪地说：“是没有人‘敢’说我坏话吧。”

“对，没有人敢。”

老人不屑地耸了耸肩，然后望向赞比尼，严肃地说：“毛洛，你一定认为我疯了对不对？我剩下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泰

^① 摇铃闹床（Cencerrada），在寡妇再婚的第二个晚上，摇铃或吹喇叭等闹床习俗。

勒诺教授一定已经对你说过了。他是个好人。”

“对，泰勒诺和我说过了，他还说他很羡慕你，因为他的世界里已经没有希望了。布诺，你不是疯了，你是清醒得不得了，我完全可以了解。”

安柏修接口道：“更何况你娶的是一个美娇娘。毛洛，我跟你说，我见过荷黛夏，要是你也能亲眼见见她就好了，换作是你也会想娶她当老婆。”安柏修这个王老五对着老人做了一个以前常做的鬼脸。

老人骄傲地说：“你最好不要爱上荷黛夏，她爱的人可是我。”他望着赞比尼，又说：“今年夏天，我要带荷黛夏和布纳提诺回洛卡瑟拉镇的老家，在那里住一天，抵得上在米兰住一年。布纳提诺开口叫我Nonno的那一天，会是我这辈子最快乐的一天，我好想听见他叫我Nonno。他就快会叫了，在栗子成熟之前，我还有时间。”

他沉默了片刻，沉沉地说：“对，我还有时间，布纳提诺会在洛卡瑟拉镇叫我Nonno，然后……然后……毛洛，你知道的。”

他放低声音，凑到两位同志面前，露出精明的微笑，说明他的神谋妙策：“然后我的小宝贝、胖天使布纳提诺，会有一个世界上最棒的奶奶，教导他如何成为男人中的男人。”

老人回到沉默之中，心想荷黛夏是最佳的接棒人选，他终于可以放心离开他的岗位了。是的，每天晚上，荷黛夏都会在那张沙发床上，迎接布纳提诺的到来，把男孩拥入她的怀中，给他讲爷爷布诺的故事，告诉他爷爷布诺有多爱他们。

60

黑魑魑的房门口走进来一个白晃晃的小天使，张开双臂，准备迎向天堂。可是他今天走进这个房间，却没有和往常一样向上飞进熟悉的怀抱。他嘴里发出叽里咕噜的声音，往前踏了几步，碰到了那张沙发床。

老人张开双眼，看见全身发光的布纳提诺站在床边，便坐起身来，心想自己今天怎么这么累，然后把男孩抱上床来，让他坐在身边。

“亲爱的小天使，我正在保持警戒，我正在等你来，来，我们到车上来，我们要离开这里了。我的这辆车已经是辆老爷车了，可是还能跑，它是我们从玛法地侯爵那里征收来的，是一辆兰吉雅。你可以想象玛法地侯爵以前是多么以他这辆兰吉雅为傲。你今天带了情报书给我对不对？不用给我了，我已经知道了，消息传上山的速度是很快的，尤其是好消息。德国猪败退了，我们赢了，我的小天使，墨索里尼被踢下台了，他们知道他们输了，像老鼠一样抱头鼠窜、四下奔逃。科森萨市的游

击队把德国猪都赶进了海里，他们连抵抗的力量都没有。戴维把德国猪的军火都给炸了，那个戴维真幸运，在林米尼养好了伤，还和丹卡走到了一起，他们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你看，现在世界多美好，每个人都有车子可以坐，像将军一样，再也不必用双脚在丛林里走路，再也不会被包围。你还记得吗？在我们原来那个碉堡里，我们一直被包围，现在我们再也不会被包围了。我们可以搭上车，全速开下山。当然了，我们还是要保持警戒，那些法西斯走狗被逼急了，可能会派狙击手出来。可是管他的，反正他们输了。”

布纳提诺紧紧依偎在老人身边，寻找那熟悉的怀抱。

“我的小天使，你的小屁股就和兰布里诺的一样。你好勇敢，个子虽然这么小，却给我带来情报书。你一定很冷，晚上是很冷的，要小心保暖。别担心，我会把你也给包起来。”

老人拿起腿上的宝贝毯子，把布纳提诺包在里头。布纳提诺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用力地挥舞两只小手，拒绝被包裹在毯子里。

他抗议道：“No! No!”

老人哈哈大笑，把布纳提诺抱在怀中，说：“你说得对，你说得对，还是把你抱在怀里比较好，这样我就可以哄你、摇你，这才是爷爷该做的事……可是不要分心哦，黎明就快要来了，敌人最可能在黎明的时候展开突击，我们现在正在穿过栗树林，这种地方很可能会有敌人埋伏。你看，你看到栗树林了吗？我对你说过很多次关于栗树林的事，你看，多漂亮……可是小心，可能有人躲在里面，或是设下陷阱，比如说在地下埋一颗手榴弹，或者在两棵树中间拉一条引线，让你不小心就绊

到……你看，有光了，快要出林子了，到了山坡上就可以看见洛卡瑟拉镇了，你看，看到了吗？那是教堂的尖塔，左边是我们的老房子，你有没有看见那个露台？那就是洛卡瑟拉镇，我的洛卡瑟拉镇，万岁！哈，你看，是信号。”

只见从露台落地窗射出一道光线，老人虽然疲惫万分，可是心里非常兴奋，他抱着布纳提诺站了起来。

“那是信号！前进！你有没有听见小号声？来，大声唱，大家一起唱，唱《战士赞美歌》。”

他扯开嘶哑的嗓子，在宁静中唱起了《战士赞美歌》。

只见另外一扇视线以外的窗户也射出一道光线，老人停止唱歌，大声欢呼：“是烟火！是安柏修，安柏修最爱烟火了！那是安柏修放的烟火，我们收复洛卡瑟拉镇了！”

宁静中，狂喜爆发了出来。

老人忽然觉得怀中那甜蜜的负担越来越重、越来越重，变得沉重无比，手臂几乎没有办法再支撑起布纳提诺。他想这就和圣克里斯托弗一样。倏然之间，他的胸口闪现一道疼痛，迅速扩散到手臂，引起了痉挛，他在床上颓然躺倒，双手放开男孩。

“小天使，我中了法西斯狙击手的埋伏，可是你不要害怕，你和布诺在一起，子弹总是拿布诺没办法的……我们就快到了，荷黛夏正在等我们，在我养伤期间，她会照顾你的。我知道你爱她，现在她是你的奶奶了，她是全世界最棒的奶奶……别担心，我的宝贝，奶奶会把你抱在她怀里……”

老人想把疼痛驱散，便猛力捶打自己的胸膛，力道之大，扯断了脖子上幸运福袋的棉绳，幸运福袋掉落在床上。

他吼道：“狙击手，妈的！”吼声渐渐变成低低的呻吟。

他坐起身来，背靠着床头板，喃喃地说：“我看不太清楚……太阳出来了，好刺眼……”

他停止说话，以保存体力，可是头脑依然在不停运转，只觉得胸口那股疼痛逐渐扩大。

“这没什么……这没什么……天空中有好多烟火，真开心，闪亮亮的。布纳提诺，你有没有听见小号手正在吹奏乐曲？我的宝贝，我的胖天使，我终于如愿以偿了，我和你一起凯旋，回到洛卡瑟拉镇了。”

男孩却觉得十分奇怪，今晚和以往都不一样，他觉得很害怕，爬到老人身上，抓住他麻痹的手臂，站了起来，把脸凑到老人的面前，等待着……等待着……蓦然之间，直觉告诉布纳提诺，世界崩塌了，只剩下空虚的迷雾。布纳提诺感到十分孤独，耳中时常听见的一个字“Non-no”蓦然从他脑海中冒了出来，来到口中，清清楚楚地说了出来。老人已经失去了视觉，可是听觉还在，耳听得布纳提诺重复哭喊着一个字：“Nonno! Nonno! Nonno!”

他终于听见这天堂的颂歌！

喜悦在他心中满溢出来，宛如五彩缤纷的彩虹，又好似千万颗星星同时大放光芒，他来到了他生命的最高点，在那里他听见一个字：

NONNO!

萨瓦拓永远地臣服在这个字的脚下，他无声地赞美了一声：“布纳提诺！”

布纳提诺觉得十分无助，开始发出悲鸣，突然，他闻到一股味道，内心立刻镇静下来。他循着味道找去，发现了那条宝贝毯子，那上面留有那曾经怀抱他的双臂的回忆。他用那条宝贝毯子紧紧把自己包住，沉浸在那股熟悉的气味之中，沉浸在爷爷的怀抱之中。然后他开始骄傲地吟唱起来：“Nonno, Nonno, Nonno, Nonno……”

同时他拿起那个幸运福袋，在手中把玩。

老人的脸部肌肉逐渐僵硬，嘴边却仍带着一抹微笑，身后的背景颜色仿佛转变成了赤赭色。

雷纳铎听见老人的《战士赞美歌》，又听见布纳提诺的哭叫，他来到父亲房门口，立刻认了出来：“啊，那是伊特鲁里亚人的微笑。”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爷爷的微笑

作者= (西班牙) 荷西·路易·桑贝德罗著

页数= 3 5 2

S S 号= 1 2 2 1 1 1 7 6

出版日期= 2 0 0 9 . 0 3

封面
书名
版权
正文